第一章

远处黄浦江上的钟声夹杂着所有的潮湿和阴冷飘飘荡荡，像个断线的纸鹜悠悠地飘进方鸿渐的耳朵里。外面乍看上去像是飘着雾，尽管睡眼惺忪，方鸿渐知道，外面又下了微雨。

摔断的梳子和散乱的家什还原封不动地呆在老地方，正如方鸿渐的心境，一夜如死的睡，并不能让人真的死去，而没有恶梦的睡，也不能让人有一个得救的醒。冬至已过，竟还有这阴雨的天气，方鸿渐浑身起了一层疙瘩，冷意如电流一般从脚心直窜上头顶。这倒也使他清醒了许多，只是觉得四肢无力，仿佛刚刚扛着行李走

了很远的路，尽管眼屎还没有抹去，像是酒保的幌子，既碍眼又碍事，但既然已经没有工作，也就无需搞一副干净的嘴脸示人，不妨让它们在自己的位置上多呆一会儿。那只祖传的老钟当当地敲了两声，嘶哑而浑浊，宛如第一次讨饭的人含混不清胸的口齿。

孙柔嘉一走，这间屋子就更没了烟火气，特别是没了平时爱在门外把两只尖耳朵钻透门板的那位李老太太，这里该成了圣地了，可惜方鸿渐不是圣人。毕竟他那个大头颅里还离不开许许多多的风尘俗事。首先是那只不争气的胃毫无廉耻地咕噜个不停，仿佛一个没有舌头的人偏要喋喋不休。

这也怪不得它，原本属于它的那些食物，此时早已被陆太太的胃消化殆尽。受此冷落，就是一个涵养得无以复加的人，也难保不有几句牢骚。倒是方鸿渐身下的这张大铁床一如既往地平静，空空荡荡地载着方鸿渐，在这虚空中一动不动。天花板陡然地低矮了下来，此刻几乎要径直压到方鸿渐的胃上，房间里有一种陈腐的气味，是饥饿所赋予的特有的嗅觉的敏感才能发现的。这气味来自陆太太送给的那些家具，不由得让方鸿渐联想起从法国学来法兰西最精熟的国粹的沈太太身上所飘出的恶香。

“鲍鱼之肆！”

方鸿渐暗骂。骂着骂着，突然想起自己还穿着西装裤和袜子躺在床上，又不禁为自己昨晚的背运相而自嘲。人的心境往往如此，如果从一个点上去把它仔细琢磨研透磨熟，最终只会感到前途黑暗一片，可说伸手不见五指，最后以自杀一死而了却残生，以了结这挣不脱的逆运，西洋诗人多患此病。中国诗人则大不然，中国诗人懂得退一步海阔天空的道理，“柳暗花明又一村”的绝唱，真是深得真谛耳。方鸿渐虽不是诗人，写不出“柳暗”之类的真理，但毕竟脱不了中国的血统，“看开点儿”之类的教诲也并未比诗人少听，只恨自己转了几年

西洋，竟染上了“钻牛角尖”这种坏毛病。不过退一步的妙处方鸿渐还是懂得的，所谓人生，乃是无迹可求的东西，“青山”与“柴”的关系，正是人生最好的注脚，当糊涂处不妨糊涂，如此，人也可以淡然老钟、平静如铁床。

人类毕竟是人类，人需要各种修养，以示区别于动物、植物以至元生命的物质，骂一个人没有修养，简直无异于骂他不是人，甚至不是东西。人的修养包罗万象，譬如伦理、譬如道德、譬如艺术。人的一生中有两个小时想某一个所爱的人，可一生中却会有两百个钟点去和所爱的人吵嘴。

这也和人类的道德修养、艺术修养一样，是另一门不可或缺的修养。是修养就有高下之分修养高的可从中获得无尽的乐趣，修养低的可能跟上海滩的那些股票投机商一样，搞不好也会血本无归，甚者还会高楼坠地，去领略一下飘然欲仙的滋味，最后一头扎到暗无天日的地狱十八层里。对于方鸿渐，尽管点金银行里的事搞不好，三间大学的书也实在教不下去，但在吵嘴上还是略有天分而稍嫌不足的。与孙柔嘉这一段你来我往的日子，心血也着实没少耗，可彼此是否就此便一刀两断了呢？方鸿渐心里明白，尽管吵、尽管闹，日子还是要过下去。

其实，人们既不像自己想象的那样幸福，又不像想象的那样不幸。倘如昨晚所想，真的一气之下去了重庆，倒是痛快，可谁又能担保重庆不是另一个较大的三闾大学呢？谁又能知道赵辛楣的那位夫人不是另一个更厉害的孙柔嘉呢？三十多岁的人做事毕竟不能与二十几岁的人雷同，正像半老女人脸皮上的脂粉，除了说明春心未死，剩下的就是让人作呕。方鸿渐觉得，他和孙柔嘉之间还没有仇视到必欲去之而后快的地步，至于爱情，他相信那只是年少无知的另一个名字。一个三十多岁的人谈论爱情，不再有年少无知的可爱，却只有老葱装嫩的可憎。

这四个多月来，不知是由于空间的距离，还是孙柔嘉那些坏话的作用，方鸿渐觉得自己和辛楣之间有些疏远。不过辛楣的信方鸿渐还是一直带在身上的，这是因为方鸿渐直到今天早晨之前还没放弃去重庆再闯一闯的念头，另一方面，他为远方还有一位惦着自己生存与哀乐的老友而心存感激。在这阴冷的早晨，这是唯一还让自己感觉一丝温暖的东西。取出辛楣的信又读了一遍，发现这封简简单单的短信平实中却有一种催人泪下的力量，这让方鸿渐在孙柔嘉一气走掉之后总有些寂寥之意。

想起孙柔嘉与她那姑妈以及姑爹

以及那唤作 Bobby 的洋种走狗，方鸿渐就仿佛到了《水浒》中遭强盗打闷棍的那一瞬间的感觉里，心跳自然加快了许多，只可惜自己不是水泊梁山上的好汉，当然也就不可能有梁山好汉的豪迈与洒脱。幼时读《水浒》，便总想把自己想象成八十万禁军教头或玉麒麟卢俊义，手执一条提卢枪，胯下白鬃马，突人敌阵，砍瓜切菜一般，把敌人杀得流水落花。可是长大后居然一套拳脚也没学到，甚至连西门庆的花拳绣腿也不能比划两下，倒是把千年来落满灰尘长满绿癣的古书典籍吞到肚子里不少。可是这些东西如今居然奈何不得那姓陆的妇人，真

让人惆怅。伦敦、巴黎、柏林也算去了一圈，可终究没能拿到些西洋的实用主义来。美国的克莱登就更不要提了，心念至此，方鸿渐脸上一片潮红，像女权运动领袖想到自己早年主动向陌生的和尚献身一样，感到难以启齿，恨不得将自己痛打一通。方鸿渐这时才体味到欧洲教会中那些苦修僧鞭笞自己，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前因所在。

那陆家的门槛是高的，跨进去不容易跨出来恐怕就更难。方豚翁教给的“礼仪”及“不肯过江东”的气节，鸿渐是很难抛掉的。刮破面皮算不得一件麻烦事，没有皮，大树也不会完

全死掉。面皮有两种制法：自己刮破和给人刮破。最令方鸿渐难以忍受的，就是自己的面皮居然要被陆太太那种让人恶心的东西刮破。当时是，黑压压的敌人围拢过来，姓陆的女人擂鼓呐喊，李妈搭弓射箭，姓陆的男人笑里藏刀，唯有孙柔嘉镇定自若。看着这一场猴戏开场，方鸿渐就好比孟获遇见诸葛亮，七战七败，不单面皮溃不成军，里面的精神也要给当场擒了去羞辱一番。方鸿渐比孟获高明的地方就是败一绝不二战，看来这场官司是打不得的。不过方鸿渐也想，这一夜也许柔嘉也会有所改变，毕竟是夫妻的缘分，姑妈姑爹之类是代替不了

的，而且相遇于危难之际，又如辛楣所说是先度密月后结婚，总该不至于如此情断义绝，在旁边也兴高采烈地来上一刀。这一夜柔嘉肯定彻夜未眠，泪流不止。柔嘉昨夜走的时候已经很晚，即使陆太太进门便大说坏话，也不至于负足五年，终究娇弱女人的心畅也像她们的身体，硬不到哪儿去。也许现在柔嘉正想着这个简陋的“寒舍”呢。想到柔嘉流了一夜的泪，方鸿渐心里不禁酸酸的。方鸿渐觉得今天第一件该帮助的事，就是马上把爱妻接回来，只是转念一想，这一切终究是想象，虽然想象是再美好不过的，可是想象之外的那道鸿门宴却是万万

咽不下去的。倘现在去陆家，更为难听的话她们非说不可，而他也非听不可，除非他扭头便走。还是让柔嘉继续流泪吧，不是有人说，泪水能冲刷所有的一切吗，包括血迹在内。能冲刷一切的东西除了眼泪，就是时间。“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河水与眼泪竟有异曲同工之妙。不妨以时间来推移感情，时间越长，冲突越淡，仿佛不断稀释的茶。也许有一天柔嘉会轻轻扣响外面这扇大门，然后泪水和笑容会像响箭一起射向方鸿渐的怀里。方鸿渐感到这完全是正确合理，符合逻辑的，完全可以在心理学教程这类书中加一条定理一方氏

时间消移原理，弄好了也许还会被牛律或剑桥之类聘为心理学教授，到那时可就不是被国立三间大学解聘的方鸿渐了，可惜的是，方鸿渐在巴黎、伦敦读文学期间未学过一门与心理学有关的知识，要知道每个心理学系的一年级学生都对这方氏原理烂熟于心，因为这是心理学员基础的常识，连几千年前的苏格拉底的老师都已把它整理成羊皮书了。方鸿渐不懂，也不会去理会这些，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找到了似乎可以躲避眼前这道鬼门关的方法。他倚在铁床的栏杆之上，头被咯的有些发疼，但心里却美滋滋的。

窗外微雨挟着灰尘，膝膝一片，

仿佛懒婆娘的烂棉絮一般，塞住了窗户，也塞住了方鸿渐的心口，他自己感觉喘息都很困难。

墙上的老钟“当当”敲了三下，方鸿渐仔细推敲，算出现在大约是8点钟，反正自己已经辞了职，而且老婆也走掉，没有什么人会来摧你，可以在床上大享清福。只是目前的这种样子让老父见到，准会赠上几言，很难吃得消，让老母知道，伤心落泪的样子，方鸿渐更是难以抵挡。

尽管近年家道败落，但方豚翁仍不失绅士风度。钱财虽说少了，房子虽说狭了，但方老绅士的礼数却未见有丝毫更改。不管是先贤古圣整理成

册的，还是以民间文学形式口头流传下来的，抑或是方豚翁自己实践摸索出来的，不管是《三字经》、《女儿经》、《烈妇传》、《忠全大全》或是《宗法礼仪五百种新编》等等，方老绅士从来未敢有过丝毫轻视。方鸿渐虽然对方豚翁那种没落

乡绅的德性看不顺眼，并且心下早有怨言，表面上却不敢不把方豚翁放在眼里，尤其有孙柔嘉的不恭敬，方鸿渐更觉得有责任护着他。人老了便成了孩子，关怀理当多于责备，又不同于孩子，生活已成为即将落地的炸弹，结局却未必有炸弹那样响亮。所谓孝顺依从，其实不过是一块哄着

幼儿不哭的糖，原本不值几个钱，不会因此而节衣缩食。尽管几个儿子皆元出息，让老豚翁叹息半宿，但他却自觉愈老愈有了风度。让他感到宽慰的是，儿女还算听话，自己教子也还有方，只可惜世道坏了，正经人少了，这也怪不得孩子们。方鸿渐很清楚，不接回孙柔嘉，方豚翁那一关便是过不去的。而要离婚，更是给糖尿病人吃糖，方豚翁肯定消受不起，倘若张扬出去，方豚翁那最后一点绅上风度可就丧失殆尽了。

结婚是最令人惊叹的一桩怪事，相爱的人往往不能相合，而无关痛痒的两个人却成了夫妻。看来手里拿着

红线的那位月下老人也真老得可以，其眼力也未必比老鼠好到哪里去。抑或月老也是老小孩，存心开男男女女的玩笑，老不正经。方鸿渐对婚后所发生的一切都如黑暗中航行在汪洋大海中的一条船，懵懵地，不知所从。一个贤惠的妻子，她行为规矩，不作非分之想，是不应该像囚犯一样时时受到监督的。事实上，如果妻子是个荡妇，再怎么守也是枉然，因为总不能用一个铁笼子，。关狮子一样地关了妻子。中国古代的先贤们认为，无论，“何一个男人应该花力气守住自己的妻子。孙柔嘉去了，就等于方鸿渐自己没有守住，按古人的说法缺乏

做男人的资格。一个男人失了做男人的资格，还有比这更丢人的么？方鸿渐觉得，应该找个时机加以补救。

时机是成熟的，但勇气却缺乏。缺乏勇气是方鸿渐最致命的弱点，唐晓芙的离去已成前车之鉴，当时方鸿渐并未觉出勇气的重要，只是自认为命运对他的嘲弄过于无情。如今尽管有了已离去的妻室，但对唐晓芙，方鸿渐却仍不能忘怀，但这仅仅是在想到她的时候，实际上方鸿渐就没怀念!日情人的雅兴。偶尔想起她来，还是那张年轻活泼的脸，一切都没有改变。那脸上的笑容，在孙柔嘉脸上是无论如何读不到的，哪怕只是个大意。

假如是一桩美满婚姻，它拒绝爱情的陪伴与条件，它力图重新建立一种友情。美满姻缘是生活中甜蜜的联合，充满坚贞、忠诚，以及难以计数的有益和牢靠的帮助及相互间的义务，尝到过这种滋味的妇女，没有一个愿意她的丈夫有别的女人或情妇，假如她获得了丈夫对妻子的爱，她将更加光彩和安全。当他的热情和欲望转向其他地方，却仍然让别人来要求他将感情放在他宁愿蒙羞的人身上，放在他妻子或情妇身上，她的不幸会更加折磨他，因为他希望对她有更多的尊敬。毫无疑问，这类问题在牢固的婚姻中是存在的。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婚

姻自然算不得牢固。他们的相识平淡得无话可说，这种平淡不是“绚烂之杖，归于平淡”的平淡，是魏晋玄言诗“淡乎寡味”的平淡坊鸿渐还记得自己关于大鲸鱼的那通胡扯，也记得赵辛楣的评说：“孙小姐就像那条鲸鱼，张开了口，你这糊涂虫就像送上门去的那条船。”确如辛楣所说，女人总是工于心计，只要她们想把一个男人怎样，结果这个男人就是她们所想的那样。中国至尊至圣的孔夫子当年曾慨叹道：，‘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到汉朝，章帝刘炽更发明了“胎养令”对生儿子的有优待，要生女儿也可以。只能生杨贵妃，生杨贵

妃便可以“不重生男重生女”。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杨贵妃好生？何况万一生不好，生出了黄承彦家的丑丫头，除了嫁给诸葛亮，也没人要。但举世滔滔，哪有那么多的诸葛亮？古代中国女人，在中国唯一的出路，就是出嫁做人妻，做人母。在此之前，整天关在家里，绝不会出来念书，或出来跳舞，或出来做女秘书、女护士，是没有这些的。中国的男人，确实有过值得大书特书的无上荣光的历史，甚至连班固、班超的妹妹班昭也不得不写那部一千六百字的《女诫》，教男人如何压迫女人。不知什么时候兴起了新学，兴起了女权运动，娜拉们

动不动就离家出走，把男人留在家里自卑，不但方豚翁想不通，方鸿渐也常有走钢丝的感觉。

大鲸鱼那塞满肉屑、白得居人的牙齿历历在目，只要它高兴，那只已划到里面，停泊于齿丛间的小船，随时可以化为齑粉。方鸿渐打了个寒战，不敢再四平八稳地躺着，遂坐起来，两臂交叉抱于胸前，一来为了抵挡四面逼来的寒气，二来也好稳定因饥饿而趋于恍惚的精神。

陆家的门是登不得的，除非方鸿渐存心要扩大战火。写信也许是个可取的办法。这些年来，方鸿渐发现，人与人之间最好的交往手段，不是电

话，也不是当面交谈，而是写信，许多说不出口的话，却能写得出手。得感谢发明了信的那位祖先，别人的灵位可以不要，倒是这位祖先该被后人好好地祭奠祭奠，多磕几个响头也不算冤。想到信，方鸿渐就记得自己写给盾晓芙的那些信，脸上不禁浮起了一片潮红。这一年多的奔波，那些信竟不知遗失到哪儿了。他甚至已经记不清自己在信上都说过什么，反正是一些让现在的他耳热心跳的话。

方鸿渐下了床，伸一个老老实实的懒腰，食指抠去眼角坚硬的眼屎，顿觉眼前豁然开朗。方鸿渐已经有两年多没睡过这样的懒觉了，倡一为之，

却有无限感慨。自己毕竟不是有睡懒觉资格的人，醒来也断无三明治、热咖啡伺候，想当年五代后梁太祖朱全忠，他生的那天晚上，家里有红气上升，邻居跑来叫："你们朱家着火了。"方鸿渐出生时，风雨交加，却不见电闪雷鸣。方豚翁得此贵子，按捺住心中的狂喜，在书房大诵其《论语》道："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之孝乎，惟孝友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家里终未着火。

方鸿渐在桌前坐下，摊开纸，提起笔，写下"柔嘉爱妻"四字，刚刚清醒的脑子骤然混饨一片。方鸿渐暗

想，自己与孙柔嘉向无文字上的交情，所以写封短信也是这般艰难。孙柔嘉的长圆脸在

方鸿渐眼前摇荡，分得太开的两眼彼此间失去了照应，辅以脸上滚滚不断的红晕，一半是惊异，一半是天真，间或有一点娇羞作为调剂。

隔壁不知谁家的无线电开得惊天动地，红透天下的那位国产女明星漫天飞舞着她那鼻涕般又粘又腻的歌声——

好花不常开，
好景不常在，
愁断结笑眉，
泪洒相思带。

方鸿渐直想拍苍蝇一般把歌声拍死在墙上，那歌声却在劝着他——

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罢。

今宵离别后，

何日君再来？

方鸿渐一个喷嚏几乎把五脏六腑一股儿喷将出去。他想自己可能是得了风寒。

信纸上依然是“柔嘉爱妻”四个字，方鸿渐看着感到有些肉麻，却无论如何不能再发展下文。苍白的信纸盯着他，像孙柔嘉的白眼，抑或大鲸鱼的牙齿。他索性将笔摔在桌上，笔尖上淌下一片泪水，蓝幽幽的，在古旧的书桌上浸开，像一团饥饿的火苗，

无声地啮咬着方鸿渐瘦弱的意志。若是一位历史学家坐在这里给他离家出走的爱妻写信，断不会有方鸿渐的这种苦恼。其实在中国做一个历史学家即使不是最容易的，至少也是次最容易的。看看他们穷毕生之力写的东西，如《相祈书》、《帝王家谱》、《统治者起居注》等等，便可知道。所有的人，帝王也罢，爱妻也罢，都喜欢听别人说好听的，用蜂蜜加了白糖糊住自己的耳朵，历史学家做起这种事来比别的人更专业一点儿，所以是次最容易的美差。惟独方鸿渐连这次最容易的差使也做不了，所以也活该了头痛。

方鸿渐记得刚回国时在家乡的省立中学所做的那次演讲，似乎是什么“西洋文化在中国历史上之影响及其检讨”之类的题目，本是极易骗来个“历史学家”的头衔的，结果竟招致乡亲们纷传方家留洋回来的儿子公开提倡抽烟押妓，头衔没捞着，反得一恶名声。从此方鸿渐对历史学家多了一层敬意，因为他们躲在牛角尖里，却能把牛吹得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这营生也不是随便谁都能干的。方鸿渐不敢对孙柔嘉吹牛，他怕牛皮没吹彼，倒吹破了自己的脸皮，得不偿失。方鸿渐将信纸揉了，笔帽戴了，感觉睡意盎然，乃起身。忽觉一阵头晕目

眩，他又重新倒在床上。刚才翻江倒海的胃此刻却变得微波荡漾，许是饿昏了头的胃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自己给消化了。方鸿渐昏昏地睡去，却并不扎实，总好像是醒着，甚至隔壁把半导体关了他都知道，却对墙上老钟那耸人听闻的报时声浑然不知。

“当，当”这次的钟声是伴着急促的敲门声直直地抛过来，方鸿渐顿时睡意散尽，急忙从床上跳下地。自打他搬到这以后，来这儿串门的主要就是方、陆两家的亲戚，可如果亲戚造访，而又如此着急那必然不会有什么太平的事。这一切方鸿渐的直觉都告诉了他，于是三窜两窜到了门口，

拉开门一看，立刻被懊丧之意冲晕了头。门外款款站着的是李妈。

方鸿渐心下道：你也懂得敲门、要是你们孙小姐在时，看到你在门外偷听之前也敲门，那该多好，太可惜了。

“小姐说了，她不回家了，让我把她的东西全拿回去。”李妈的眼光越过方鸿渐，仿佛立在这里的本来就是一团透明的空气。方鸿渐本来对孙柔嘉如此果断的决定在昨晚心理上是有所准备的；可是这一晨不曾顾及到它，它便远远地躲了起来，弄得方鸿渐此时心里颇没有底。

“她真的是这么说的？不不不，

我不信，天底下只有最大的 fool 才会相信，这种话只有她姑妈才说得出口。姑妈，姑妈，姑且称妈，既然肯收留孙柔嘉，干吗不再给她重新添置一套？何苦用旧的？那才称得上姑妈。”鸿渐忿忿他说，竟忘了注意李妈脸上极易觉察的变化。

“我今天来这儿只是来取小姐的东西的，不是来听你念叨的。”

方鸿渐听她这般口气说话，心里更是凉了半截，打狗看主人，而主人的心情正长在狗的脸上。虽明知不能再听任事态继续恶化，正好像已经熟透的柿子，切不可再去挤一把。但是方鸿渐仍是大气难平。

方鸿渐正色道：“请你告诉你家主子，她不妨亲自来一趟，我不会吃了她，有些话我要当面说说清楚。请吧！”

方鸿渐挥手送客，而李妈却想侧身挤进来，于是两人卡在门框问形成衍拔乃张的态势。

方鸿渐觉得刚才的话有些不妥，便将口气软下来，道：“夫妻间难免吵嘴，总不能一吵嘴就搬东面，这不是要活活把人累死么？我的意思，东西还放在这儿，话说清楚了，再拿也不迟。”

“我今天来就是要把所有东西拿走，拿不走我也是不会走的。”李妈

一副正义在手便可蛮到底的轩昂器字，眼睛膘着房顶上的电灯。

鸿渐道：”你也是过来人了，夫妻间的事难道你还不知道？你不是也常受老李的气么？夫妻总归是夫妻，夫妻吵架不像两国开战，最后要分出个战胜国战败国。你听说过有不斗气的夫妻么？吵完了也就完了，两个人又好成一个人。可怕的是吵过之后竟成了路人甚至仇人，那这架吵得便实在划不来。”方鸿渐一面说着，一面忍气吞声，自觉身材正一寸寸短下去，站在李妈面前，倒好像方鸿渐是佣人。

李妈是个精明人，或者说李妈被她那个老李训练成了精明人。仿佛谈

判对手存心找对方话里的疏漏。方鸿渐只顾劝说李妈做和平使者，并未顾上斟酌几句，不料却被李妈抓住。李妈得意非凡道：“你想怎样划得来？你骂小姐、打小姐还嫌不够，还想用吵架来赚钱不成？我早就看出来，你心黑得很，从来就没打算和小姐好好过日子，总是挑起事端。我看小姐若不离开你，迟早是要给你气死的。”

李妈说得解气，方鸿渐却听得来气：这简直是法官对罪犯的审判！他把在胸口冲撞的气压了又压，忍了又忍，竭力和颜悦色道：“一只巴掌拍不响，吵嘴斗气是两个人的事。就算我是战争贩子，柔裹当然是出钱买战

争的人，现在我愿意赔本出买和平，不知孙小姐肯不肯赏脸，也像买战争一样买下我心里的和平？”

“我成了什么了？我成了你的推销商了。什么战争啦，和平啦，我和小姐才不会相信你的鬼话呢。”

方鸿渐不知自己何时变成了鬼，倘是孙柔嘉这样说自己，还有一个不痛不痒的好笑也就罢了，然而是谁给了李妈这个权利呢？方鸿渐想说：“我说人话怕你不懂。”话出口却成了“鬼话也罢，人话也罢，我是希望柔嘉能明白我的心思。夫妻的情份我方鸿渐还是记得的。倘没有那个可恶的军师在背后捣鬼，柔嘉也断不会做

出这样的事来。”

李妈道：“你是好人，别人都捣你的鬼。你怎么不想想，这么好，这么通情达理的一个人，为什么偏惹得众人厌恶呢？莫非大家全都瞎了眼，看不见你那些好处？”

方鸿渐顿时气青了脸，但一想，李妈虽是佣人，语言技巧却不逊于那些衣冠楚楚的外交家，倘不涉及切身利益，自己该为她击节了。等脸上的青稍褪，方鸿渐故作可怜道：“昨晚的事你也见了，我的左颧至今作痛。我何曾下过这等毒手？这且不说，那位姑奶奶吃了我的饭，还教人治我，害得我至今饿着肚子。”方鸿渐相信，

李妈会一字不漏地把这话传给孙柔嘉，那时孙柔嘉会在忿恨之外加些怜悯，仿佛自己一下子成了圣母，有责任把她宽厚的爱来抚慰方鸿渐这只可怜的羔羊。世界上最不怕蛮横和暴力的，不是梁山上的好汉，不是亚历山大大帝，也不是动不动就切腹的日本武士，是女人，强暴只能使她们更勇敢。但有一个办法却能轻易打垮她们，那就是男人假装自己是弱者，向她们展览自己的伤口，并证明自己需要她们的保护。女人都是虚荣的，男人一旦不再是她们的敌人，立刻就成了她们的婴儿。这也许是存在于所有女人潜意识的“圣母情结”罢，但男人却不能

表演得过份，一个可怜巴巴、窝窝囊囊的男人，不但得不到女人的同情，反而招至她们更恶毒的嘲弄，因为她们觉得这样的男人不堪一击，不值一爱，她们早在战前就已经胜利了，所以不再需要以母爱来证明她们的胜利和仁慈。

方鸿渐的表演果然见效，她发现李妈的口气已经缓和下来：

“这你怨谁？你们这种人不让你们吃些苦头，不知还会怎么样呢。小姐是我喂大的，我最了解她。”——方鸿渐暗想：“这自然，你是她的奶妈，人吃狼奶还像狼呢。”——“天下再没有小姐这样好脾气的人了，你

却不知足，天天气她，打她，你还有良心么？”李妈一边说着，眼眶刷地红了，把手拎了袖子去擦。

方鸿渐惶惶然，盯着李妈的袖子在眼睛上揉来揉去，心中不禁为李妈的眼睛是否承受得住这样的躁蹭而担忧，这简直比英法联军焚毁圆明园的行为更残暴。方鸿渐心想道：“我打过她么？还是天天。真是秀才遇到女人，有理讲不清。”

李妈的袖子终于对眼睛失去了兴趣，垂落下来，两只眼眶通红，宛如猴子的屁股。“姑爷，你是个聪明人，还是仔细想想罢。”

李妈的话音没落，人早已噎噎地

下了楼梯。

方鸿渐猜想，差李妈来演这出话剧的不会是柔嘉，肯定是那位陆太太。他不知道这表演的背后到底暗藏着什么，但他认为导演的手法未免过于拙劣，至少自己是不肯掏钱买票的。李妈腿地掉头一定，似乎也并不是真要抄了这家。古人说得好：“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今者项庄拔剑舞，其意常在沛公也。

“料想那姑奶奶虽好搬弄是非，但为柔嘉计，也不好活活拆散了方孙二人。此次无非是探探口风，顺便暗中递个眼色，“聪明人”自当心领神会。方鸿渐对戏剧素无研究，但他觉

得李妈当了佣人着实可惜，倘若小姐在，定让她给赠她书的作者写封信，举荐李妈在他的戏剧里扮演个女主角，不会错的。眼睁睁看着一个人才被埋没在家务琐事和宫廷争斗之中，局外人也会为之嗟叹再三。

雨不知何时停了，而灰灰的水气还漫在一片片高矮错落的房顶上，房间里也如小商河大战后的战场，一切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方鸿渐把这两间屋子彻底收拾了一通，那把摔断的象牙梳子仿佛古战场遗留下来的断枪残剑，自有其完好无损进所没有意义，正如断了两条手臂的维纳斯。方鸿渐将它们拼合起来，工整地放回柔嘉常

坐的镜台前。看此镜后，柔嘉那动人的身影仿佛又在面前，仿佛正在涂粉擦口红，不一会儿一个普通的女学生便被改造成艺术品。人都是被伪装过的，最初的伪装是全毛，如同猴子身上那样的，肩来害了脱毛症，体毛大部分脱落了，便以树叶遮盖私处，也是伪装。又后来，有了棉花或蚕丝或羊毛，织成布，做成衣冠，伪装了大部分身体，人便成了人，有别于禽兽。这还不够，人体相当重要的一部分——脸，竟不知羞耻地暴在外，真让人脸红！于是有了胭脂、口红、香粉之类，人终于被完全伪装起来，仿佛蜗牛有了一个让人放心的壳，却因这壳

多了些赏心悦目。据最新的考古发现，死了上万年的死人也是擦口红的，据称，这一发现把人类文明的历史，大大地提前了。中国的古人最爱看的不外是俏佳人坐于膝间“懒扫蛾眉淡梳妆”。方鸿渐惭愧的是，结婚后再没有一次端坐在这里看柔嘉梳妆。虽说自己也顶喜欢柔嘉那粉饰生活的脸，而不愿看刚醒来时那张蜡黄的脸，但不知怎的，一到柔嘉往镜台前一坐，方鸿渐的头发便要往上立，仿佛受了惊吓的猫，可是在湖南平城的三间大学时，第一次注意到柔嘉梳妆擦口红，自己那种感觉真如一头撞破了窗户纸。至今虽说尚未理出眉目，但当时那种

感觉始终难以忘怀。

女性有一种特殊的美，在她们面孔上表现为纯洁的皮肤，带上了一种浅浅的美丽红色。方鸿渐知道孙柔嘉脸上的红色来自胭脂而不是血液，这当然无法和纯粹健康和元气旺盛的红色相比——那是一种更细致的红色，仿佛一种精神从内部的嘘气——而在这种美下面，脸的轮廓，眼睛的顾盼，五官的大小及配置，都显得温柔、体贴和松弛。

方鸿渐胡思乱想了一通，突然感觉到肚子里又开始翻江倒海，抗议声强烈，仿佛满肚子的肠子正在被消化。他在每一个有可能藏有食物的角落搜

寻，却一无所获。口袋里也是空空如也，一毛钱都没有，钱袋昨晚被橇手悉数卷跑，那小浑蛋此时不知在哪里狼吞虎咽呢。不禁又暗骂孙柔嘉，都是她的馊主意才让自己落到。“此田地。方鸿渐在镜台的抽屉中拿出家里放钱的小首饰盒子。平时首饰盒子都是装家里零用钱用的，因为镜台在卧房里，佣人不会随意走动，安全些。他打开盒子，里面没有首饰，孙柔嘉那几件首饰是整天披挂在身上的，但里面放着小张整齐迭了钞票，方鸿渐见此，黯然神伤柔嘉不管怎样，毕竟还是个温柔贤淑的好妻子。方鸿渐心里酸酸的，扭头下楼，向大街信步走

去。

别看方鸿渐在梳妆台前大发概叹，但此时的孙柔嘉却仍然是黄脸一张，还未做任何修饰因为任何修饰也难抵泪水的冲刷，昨晚回到姑妈家时，已经十点多了，姑父已经睡下，姑妈看到孙柔嘉衣衫不整，满脸泪痕地提着皮箱进家，马上就明白了怎么一回事，立即上前把柔嘉扶到沙发上坐，打发下人打了洗脸水来，然后吩咐下人退下，这才关心地坐在柔嘉身边，那条叫 Bobby 的哈巴狗也凑趣地蹲在主人身旁。

陆太太语气温柔："柔嘉，在我这儿住上一阵子，我正愁没人说话呢，

Aunt①见你来，心里好喜欢。”

孙柔嘉本是个极善分析语言的女人，她能在一句话的背后找出说话人所有的动机和起因，并能熟练地控制语言，开一些恰到好处的玩笑。而此时此刻却不同了，她觉得自己就仿佛一个人在漆黑的长夜中穿行在荒凉可怖的坟地中，只看到四面鬼火闪动，却无论如何也走不出去，惶惶不安中竟见到亲人的脸，感情实在难以控制，“哇”地一声大哭起来，泪水如同自来水龙头开大一般，其伤心足以令观者动容。

陆太太亦是大家出身，纵情嚎啕是见过不多的，但毕竟以年龄与阅历

辅路也足以练就一副硬心肠。

陆太太道："好侄女，哭吧，哭出来就好受了。"

孙柔嘉听到姑妈劝告，反而哭声小了许多，心理的反射开始起作用，便一五一十地把带来事情的来龙去脉有始有终地详述了一番。姑妈听完再也坐不住了，多年贵族教育培养出的修养仿佛一瞬间全被 Bobby 吞掉，从沙发跳起来，蹦着高地大骂方鸿渐。其言辞之激烈、之肮脏、之一针见血，实不忍复述。

孙柔嘉道："姑妈，我真没想到他会是这么自私的人，以前我总觉得他还是知书达理的，可这一两个月来，

他越来越讨人厌，我的话好像从来没有对的时候。”陆太太道：“我早告诫过你，他这种小乡绅家庭出来的人，身上带着永远洗不掉的穷酸气。我们这种人家的一切，都让他们心里不受用。他虽说也留洋，但恐怕只是开了开洋眼，没学到什么真货色，自己又没多大能耐，可不就是见天骂人使气呗！”

孙柔嘉道：“他们方家人一个比一个讨厌，那两个弟媳简直令人作呕，到了我们家，似乎八只眼也不够用的，好像是要寻什么宝贝似的。”

陆太太道：“那种乡下人可不，什么都没见过，看见你这个大学堂出

来的名门闺秀，自然就要找点什么不如她们，好让她们也满足一下，真俗气！”

孙柔嘉从香港到上海时，虽不知情地做了二妯娌间的和平使者，可如今这俩妯娌又无意间成了孙柔嘉与她姑妈间沟通感情的桥梁。

两人大骂方家，从远古到当今，从祖先到晚辈历数一番以后，陆太太见柔嘉疲惫不堪，便让她上楼休息。孙柔嘉明知自己上楼也不会睡着觉，可方才的痛骂还是让她长出了一口恶气，气既出过，又感到有些难堪。看不惯方家的一切，可总不至挖开祖坟，历数那堆枯骨的丑恶吧，所以还是一

个人静休的好。所以孙柔嘉也没推辞，便到楼上躺了。

这一夜是否如方鸿渐所想的一宿流泪横流，湿透半个枕头，那便不得而知，连孙柔嘉自己也搞不清楚，只觉得自己一会儿是醒看的，一会儿又回到了自己的小家里，望着方鸿渐在笑，一会儿又仿佛走在了去三闾大学的路上，就这样恍恍诅榴地熬了一夜。天刚有些发亮，孙柔嘉被胃里一阵翻腾搅醒，忙下地跑到卫生间，干吐了半天，胸口里如同搅散的调料，什么滋味都有，最后只吐出一些黄水，然后回到床上，昏昏地睡去。

陆太太早上起来蹑手蹑脚地上了

楼，见柔嘉还在熟睡，便又蹑手蹑脚地下去了，吩咐佣人们不要出声，又把李妈叫来让她上街办事，办完事后去我方鸿渐如此这般地吩咐了一通。这时陆先生穿着睡袍走出来，睡眼惺松地重重地坐在椅子上。

陆太太道："嘘，小声点，柔嘉还睡着呢？"

"陆先生道："现在几点了，还不起床？"陆太太叹息道："这孩子昨晚不定几点才睡着的呢。唉，孩子命苦哇，要是早知道会这个样子，我就下狠心把她送到美国去；总比如今，家不家，业不业地受人气好。"

"说得真好听！那个时候你舍得

为她花那么多钱？天晓得，你的良心长在哪里。”陆先生大打了一个哈欠。

“噢，就你嘴长，当时不是你亲口说，那笔钱你有重要用途，怎么倒成了我不肯为她花钱？柔嘉是我侄女，我当然要比你疼她。你们男人怎么就没有一个好东西？”陆太太说着说着，两只眼睛便充满了血丝，话音也迅速提高了八度。

陆先生哑着喉咙道：“嘘，你不是说柔嘉在睡觉吗？”

陆太太气鼓地坐在沙发上，陆先生赶快过去又是捶肩又是揉背。

“好了，好了，太太，我的心肝宝贝。男人没有好东西，女人都是好

东西，气消了吧？对柔嘉我是完全听你的，这次柔嘉会上这儿住上很多日子吧？”

陆先生的语调仿佛被人打了闷棍一般，一下就曲折了许多。

陆太太道：“也许会，这你就不要管了，一切我操办，你去上班的时候，给我传个信，我今天不去上班了。”

“那为了啥？”陆先生把眼睛挤了又挤，满脸懵懂。陆先生是机电工程师，对于物体的平面与力的直接传导了然于心，可惜有些起伏跌宕，便不知其所以然了。

陆太太道：“柔嘉现在这种心情，

我能把她一个人抛在家里？”

“太太，不好了！”，一个佣人在楼梯上大叫。

“怎么了，吵什么？”陆太太跟着激动起来。

佣人道：“孙小姐她吐了。”

陆太太一听，大惊失色，忙和陆先生跑到楼上，只见孙柔嘉趴在卫生间里，拼命地呕吐，吐出些黄水，青绿青绿的。

陆太太把丈夫推到门外，为柔嘉轻轻地捶背，问道：“柔嘉，哪不舒服？”

孙柔嘉那张涨红的脸渐渐地变得惨白，她长舒一口气，道：“没有什

么，就是头昏，想吐。”

陆太太问道：“以前吐过么？有过这样的情况？”

孙柔嘉重重地点点头，陆太太脸色瞬间变得非常难看，命佣人取水让柔嘉漱了口，扶回到床上。随即又命丈夫下楼。自己陪了柔嘉坐在床上。

“柔嘉，你老实说。还有哪不舒服，都告诉我，我让你姑父去请医生。”

“不，不用，我就是觉得有点冷，头昏，胳膊抬不起来。”

“你昨晚着凉了？”

“我也不知怎的，心里难受，头就昏起来，身子也酸软酸软的。姑妈，

你瞧我给你添了多少麻烦，让您陪着我受罪。”

“傻孩子，说哪里话，自小姑妈就疼你，什么时候不是拿你当亲闺女看，你呀，别说傻话，好好养着，一会儿医生来了，吃点药很快就会好了。”

孙柔嘉听着，眼泪又扑扑地落下来，此时她觉得自己如同无家的孤儿忽然得到了母爱的温暖，泪眼婆娑，实在说不出话来。

“柔嘉，我再问你，你可得告诉姑妈，不能跟姑妈遮着盖着的。”

“姑妈，我什么时候瞒过你哪？”柔嘉不知姑妈要问什么，心中惴惴了

两下。

“那好，说实话，你多长时间没来例假了？”

陆太太一步一挪地走下楼来，脸色难看得如同房外的天空一般，陆先生忙迎上去问道：“太太，柔嘉怎么样了？”

陆太太道：“你快去打电话把辛森堡大夫叫来。”

“柔嘉病了？”

“她不光是病了，而且……还怀孕了！”

方豚翁最近心里一直老大的不痛快，从家乡逃到上海这么长的日子，一直是坐吃山空，家财越来越少，眼

见得一天不如一天，老先生对自己的晚年多遭磨难耿耿于怀。鹏图，凤仪两兄弟又都不成器，鹏图帮忙的那家银行不见得能靠得住，凤仪更是整天在外面飞，让老人看不出个眉目来，豚翁只有每日勤捧《周易》卜上几卦，以求保凤仪能平平安安便足够了，不敢有更高的奢望。但最使老人头疼的莫过于大儿子方鸿渐，鸿渐打从留洋回来，便一直不能使豚翁遂愿，在点金银行混饭吃固然不是长事，可三闾大学的教书活儿他又自己辞了。这件事让豚翁寒了心，本来乡绅门户，家里出了个留洋的秀才，也算得上光耀门楣，再到大学中做教授，足能使九

泉之下绷着脸的祖先白骨含笑了。可是这一辞，又落个闲散江湖，在报馆混事由，说实话，豚翁根本看不上眼。豚翁为鸿渐可说是处处操劳，操适了心，鸿渐呢，又有几天没露面，而那同是大学堂出来的儿媳就更是难得一见了。

凤仪的媳妇过来道："公公，这个月的房费和米钱是二哥出的，下个月轮到我们了，可凤仪还没回来，我不知道他做什么去了，能不能拿钱回来。我手头的零钱不够，公爹，您看呢？"

凤仪的媳妇轻声在豚翁身旁说着，说完便捶手立在一旁，听候公公的发

落，那模样和神态就像做错事的猫等主人的打，但求恭谨的神气足能使主人手下留情。豚翁对于此类事近来也是心烦得要命。本来这种事以前归方老太太负责的，可是自从家境衰败后，大小事都须豚翁亲自过问，倘没了这根中流砥柱，家境更不知该怎样一泻千里了。

豚翁道："没有钱等凤仪回来你去和他商量，这个家是靠他们兄弟俩撑着的，倒了一个，另一个也得倒，都倒了，谁也跑不了。不要以为谁手头紧就可以往回缩，也别以为我是向你们要钱，这是培养你们的社会责任心，当今这社会动荡不安，没有责任

心这个炎黄民族就算完了。”

方老先生总喜欢以名言警句或民族国家之大义来劝告别人，“赠人以车，不如赠人以言”嘛，可惜的是三儿媳只识大字五斗，国家大事一概不晓，赠她以言不若赠她几张钞票。

三儿媳唯唯诺诺地退下，阿丑、阿凶又跑进门来吵着爷爷闹。豚翁心里烦乱，又不忍将两个孩子轰走，眼看这部药方秘籍是抄不完了方豚翁自幼多病，俗话说：“久病半个医。”也就逐渐对医药有所研究，渐渐地也有人上门求医。方豚翁的医术虽说不太救命，但也不太杀人，于是平常有些固定的乡邻来登门请教，这更增加

了方豚翁的信心，遂打算在自己的晚年把中国古药学的精华从散见的书籍、口头流传中搜罗起来，编上一部洋洋大观的《新纂古方宝典》。可是人和事的不断骚扰，又常常使他的信心摇摇欲坠。

这时方老大大走进，把阿丑、阿凶轰了出去，倒了壶茶，为豚翁沏好，然后坐下躬身对豚翁道：“后天是祖上的祭日，这阵子租界不好出，你看是否让鸿渐和他家里的来这，全家一同向南祭祭，了了这个心愿？”

豚翁道：“要换了往年，全家都该去祖坟上祭奠，如今也就只好这么办吧。孩儿不孝哇！”

方豚翁一脸悲戚，走到祖先牌位前虔诚地跪在地上磕了三个响头。方老太太也没想到自己一句话招来老头子一肚子忧伤，蔫蔫地坐着，不敢出气。

不去祖坟，老人本还是想得开的，时世不同，确有难处，可真正让老人伤心的莫过于鸿渐娶的这房媳妇。本来在香港订婚，只来信通了个气，老人便有些不满，但尚且能忍。可是来家后发现孙小姐此人一脸傲气，动不动便露出城里人的毛病一不通情理，对方家的乡绅门庭毫无恭敬之意，使得方豚翁实在憋气。而且大嫂子的到来，使得鹏图、凤仪的两个媳妇也随

着傲气了许多，大有自己是名媒正娶，花红轿抬过来的，比之在外地私订终身，不知做了什么好事的大儿媳更有正宗一枝的感觉，一天到晚在方豚翁眼前晃，这倒反使老先生吃不消。大伙都凑到了一起，麻烦事就多起来，方豚翁大有自己威望尽失的感觉。

方豚翁暗想，这都是鸿渐未尽到长子责任的缘故，便赶忙喊道："去叫鹏图，我有话讲。"

方老太太赶紧搭腔道："鹏图做工还没回来呢。"

方豚翁道："都几时了，还不回来？"

"今天阴时候还早哪，有事哇？"

“等鹏程回来，让他去找鸿渐来一趟。”

“让鹏图去给鸿渐打个电话不就得了。”

“行，去吧……记住，要让大儿媳一起过来。务必，别忘了。”

“忘不了。”

老太太赶忙出去让二媳妇给鹏图打电话。方豚翁重又端正纸墨笔砚，可一阵头晕，手中的笔掉在刚抄好的药方上，漫浸成一大片。

由于刚下过雨，路上还湿乎乎的、天空也湿乎乎的，似乎可以拧下一团脏水来。方鸿渐走到街上，不知道自己要到哪里去，反正肚子饿了找个吃

饭的地方去便是了。他信步走着，不知不觉就到了那家外国面包店。窗里的灯已不亮了，窗外的那个槛楼的老头也不在了，可男。些糕点还在。突然他想起昨天就是在这把钱包丢的，下意识赶紧摸摸口袋的钞票，钞票还在，他稍稍放心，又大步向前走去。前面不远处一家俄国馆子，进去点了菜。里面的人很少，只有两三个学生模样的人在争吵，吵着吵着又哈哈大笑起来。

“先生，你的菜。”一个高大的白俄女人站在方鸿渐面前，白花花的大脸长满了红点，两只不对称的大眼睛显得如此空洞无神。看到这张脸，

方鸿渐突然联想到了三闾大学韩学愈的“纽约”太太，说不定那女人是个沙皇时代的公主或王妃之流呢，不，韩学愈的太太顶多是个舞女或者是克里姆林宫中的姆娘。方鸿渐不禁为自己的幽默而哈哈大笑起来。那白俄女人被方鸿渐直盯盯的注视搞得发愣。这时方鸿渐忽然醒过神来，很不好意思，挥挥手让她下去，可那白俄女人眼巴巴地看着他，嘴巴里叽哩咕噜吐一句俄语。别看方鸿渐没到过莫斯科，可那神情却是全球通，便摸出些零钱放在她手心，那白俄女人千恩万谢地退下。

方鸿渐虽说肚子里已经吵翻了天，

可是眼前的这饭食却令他全无食欲。冷冰冰的汤和干硬的面包牛排，说实话，比起汪处厚家中的中式饭菜可差得太多了，特别是汪太太那一点朱唇和十指尖尖，足令人心旌摇荡。不过这可是孙柔嘉的观察发现。方鸿渐一直认为自己缺乏艺术气质，观察力太差，包括汪太太那几笔青绿山水也没有看出个所以然来。在这一点，鸿渐自以为比赵辛楣可差远了。辛楣不仅发现了朱唇与纤指，而且连汪太太那仪表气质及内心深处的东西，辛楣都感上了兴趣。方鸿渐大叹自命不济，天赋不足，后天也未能补齐。

为了平息肚子里的暴乱，方鸿渐

还是拼命将冷若白眼、硬如牛脾气气的饭菜吃下去。吃完盘子里的食物，却像是经历了一场磨难，肚子里的革命未见得有所平息，反倒咕咕得更欢。方鸿渐只好又叫了一杯热茶，坐着慢慢喝，好在也没有什么事，成捆的时光正无处消磨呢。

有人曾在酒中品出了爱情，有人在鸦片中获得了灵感，而方鸿渐却从茶中读出了道德。方鸿渐曾经最坚信的情感现在已不重要了，因为有些情感本身也并不道德，就如有些标榜妇女权力的女人晚上也会出去卖淫一样。道德这种纯精神上的产物，方鸿渐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学来的，他并没

上过任何道德教育课，但却常常自认为是个有道德的人，却又并不知道该属于哪一种道德。方鸿渐悲悯自己的命运，仿佛自己被别人开了一个玩笑，别人笑够了，而自己却还不知道哪里；；人发笑。他在欧洲读书时，老师曾讲一典故：一个西西弗斯的神，把一块大石头往山上推，椎到山顶石头就滚落下来，西西弗斯便再一次从山脚把它推到山顶，于是乎它又滚落下来，循环往复，西西弗斯就这样一边一边地推着。方鸿渐当然不是西西弗斯，但他却感到自己的腰部有些腰痛。方鸿渐仿佛刚从山上走下来，无力再去推那块顽石，而那块顽石却追

着要他推，他叹口气道："你这样不道德的。"那顽石蜷缩在山脚嘤嘤抽泣，仿佛说："道德可以夹在面包里吃吗？"方鸿渐暗笑道："面包可以夹在道德里吃，以冷茶送下。"说罢端起茶，一饮而尽。

自以为美若天仙的白俄女人站在门廊，列着大红色的嘴冲方鸿渐传送着脉脉笑意。方鸿渐的眼球突然碰到那大口中占据了五分之四空间的牙龈，顿觉心跳加速，如此光滑，粉红的东西突兀地横在食物进出口的显要位置，仿佛拦路抢劫的强盗，假如不能吓退走送进口里的食物，至少可以吓退共同进餐者的食欲。中国宫墙一般的牙

龈，再配以墙头上鳞次栉比的鹅黄色短牙，构成天下最为残暴的景观，令方鸿渐胆战心惊，落荒而逃。方鸿渐猛然被刚好进门的一条大汉撞个正着，几乎坐到地上，被大汉轻轻一扶，竟未倒下。方鸿渐注意到，那大汉的手又黑又大，只有那些玩弄过板斧铜锤或像弄狗一样戏弄过狮子的人才会有。再观其面。豪放中略带婉约，显然不是李逢之类的莽撞之徒。大汉身后又闪出一人，方鸿渐感到似曾相识，正待搭讪，那人道："世界挺大，饭馆真小。鸿渐兄，幸会。"一壁说着，一壁过来与鸿渐握手。握手者脸上一片真挚，容光焕然，一声幸会发自肺

腑，掷地有声。这一握，热切久长而欢悦，好像此公是刚从遥远的沙漠归家的挚友，而实际上方鸿渐还没想过这人是谁。方鸿渐一壁把笑容堆在脸上，一壁拚命回忆这张脸所代表的那个名字。鸿渐道：“幸会，幸会。这时来吃饭，不知是中餐还是晚餐？”

那人道：“当然是中餐，或者叫中西合璧；中午来吃西餐。中学力体，西学为用嘛。”说罢，被自己的幽默逗得不能自持。笑罢，把方鸿渐硬拽至桌旁，道：“不要走嘛，一起吃，咱们也算是难兄难弟了。”

听到“难兄难弟”四字，方鸿渐猛然记起，此人乃是华美新闻社的王

先生，一时满脸愧色。鸿渐道："王先生，你太客气了，我刚刚吃过，刚刚吃过。"

王先生道："那不要紧，再来一顿，多吃一点据生理学上讲虽说对胃口不太好，但对中国人来讲，临死有一副好下水，还是划得来的。来来来，不饿就算陪我，我还有事要与你商量，这点面子总要赏的吧?

世上有这样三种人：一种就如王先生，只要有人在场，他总是以自己的情绪去感染别人，譬如一个 party，只要王先生一到，那这个 Party 便成了以王先生为主体，其他人为陪衬的王氏 party，这种人可称为"传染源"。

还有一种便如方鸿渐，总是被别人感染，而且往往一经感染，就变得更像要感染别人的人，这种人姑称为“被传染者”。再有一种人那就是铁板一块，任你风吹浪打，他楞是毫不动摇，即使你把有菌的血液挤进他的体内，他也健康百年，这种姑且称为“顽石一派。”这是最最最可怕的一种群体。往往大政治家与患精神顽症者都属于这一类。王先生与方鸿渐在一起，那传染的渠道自然畅通元阻，鸿渐所以就捡了一个靠角落的位子坐下。这时王先生突又哈哈大笑起来，指着站在一旁的，险些撞倒方鸿渐的汉子道：

“哈，瞧我见到新朋友倒把老朋

友忘了，该打八十大板。鸿渐，我给你介绍我的老朋友，逐日出版社的副主编洪先生。这位是和我一同从报馆被赶出来的方贤兄，不不不，方贤兄可不是被赶出来的，是主动弃营而走。”

方鸿渐望着眼前这个高大的北方大汉，估量着他的身高与体重，而对方也迅速伸出令鸿渐望而生畏的大手，抓住方鸿渐犹豫不决地手上下摇着，脸上带着北方人不常有的矜持道。“久仰。在下洪水宏，不要听王先生夸张，只不过是在家小书局中谋差。”

方鸿渐道：“拱先生，你太谦虚了吧。我虽读书不多，却也知道书是

开启民智，传播文化的重要手段，对于你们搞书的人，一直不敢有半点不恭。敝人方鸿渐。”

二人一番寒暄，反倒使王先生有些坐卧不安，于是两手按住方、洪二人的肩膀，左右晃着脑袋道：

“都是自家兄弟，不要瞎客套。你俩今天头一次见面，我说的不错吧？头一次见面是朋友，第二次见面便是老朋友了，这个道理再简单不过。你们放心，我交的朋友是没有错的，我的朋友们之间也都会是好朋友的，相信我。”

王先生说罢又红头涨脸地大笑起来。方鸿渐以前没发现王先生是个如

此开朗，笑声不绝的人。洪水宏一直在一旁若有所思偶尔开牙一笑。方鸿渐虽说未得过相学真传，但面相上还是稍有些见地的。洪水宏那两道粗壮的直眉问隐隐含些细小的皱纹，一定颇有城府。果然洪水宏出言犀利，方鸿渐不禁为自己的判断暗自得意。

洪水宏道："王兄，人们常说：有酒醉人，无酒亦醉人。你在这儿对鸿渐兄自吹自擂，可你那贤妻怎么就跟人跑了。…"

王先生道："唉，老兄，你不要专捡我的痛处戳好不好，人总有走眼的时候，交友不慎遗祸终身。不提它，不提它，点菜。"

方鸿渐槁不清王先生一这位刻薄的汉子之间的友情有多深厚，反正这种玩笑自己是很少开的，即使跟辛楣也难得如此豪爽。

白俄女人上来递过菜谱，鸿渐垂下限，怕见她的唇齿，只要了杯热茶。王先生点了几个菜，很快就送上来。方鸿渐慢慢饮着茶，一壁观赏着王先生与洪先生西餐中吃的吃相。两位先生省去所有客套，埋头甘吃，吭味之声不给于耳。方鸿渐心下道：“这二位一定也是从昨晚开始饿着肚子，见到食物比见到亲妈还亲。

王、洪二人吃罢，抹抹嘴也要热茶。王先生那张脸已经渗出了一层心

满意足的细小油珠，而洪先生则变化不大，只是用不惯刀叉的大手绞在一起，力图蹭掉头上的油腻。

玉先生咽下一口茶道："鸿渐兄，你看我俩吃相如何？不过有必要提醒你一下，我便是绝对'食不言，。早年在北平读大学时，我可是顶烦老洪的了，开饭的时候就见他一头栽进饭憎里，1u…Iu…Iu，难看极了。后来我俩到了上海，我便被他改造了，改造成现在的模样。"

方鸿渐道："不难看，还可以。吃饭时说话不仅从生理上对胃不好，而且从精神上也是很有害处的。"

洪水宏道："我洪某今日与方先

生初次见面，愿听方先生高论。”洪水宏在这关键处紧逼一步，方鸿渐只好沿着话题继续编下去。

“吃饭说话，总要有个话题吧，无非便是谈谈做事呀，老婆呀，或者饭菜之类。说做事总要谈到失业，失了业便没饭吃；说老婆呀就想到明天已无米下锅，眼前的饭菜就不知是吃了好，还是不吃留待明天的好。这样吃饭还有什么兴趣？这样的话，你的胃口就会形成了见饭菜就抑制的状态。所以说吃饭时还是闷头大吃的好。”

王先生叫道：“有理，有理。可见古代的圣人们早已有所预见，不，是深有体会。怪不得圣人都是穷汉。”

洪先生追问道：“方先生，那要是谈谈饭菜，也有害处吗？”

方鸿渐呷口茶道：“洪先生，你是和文字、纸张打交道的，未必晓得食物的来历，譬如说，是麦子做的，麦于是地里长的，中国的农民要用粪便浇麦子。平时我们吃面包，注意不到这些，但当面包变质了。我们就可以嗅到面的原味。再譬如牛排，是牛肉做的，牛肉出自牛的身体。你知道这牛生前患过什么病么？说不定是鼠疫，也不可知。”

三人大笑，王、洪二人莫不佩服鸿渐脱口而出的胆气与才气，而鸿渐则心有余悸，不过见二位并无怪罪之

意，便以笑掩羞。

洪水宏见鸿渐出口伶俐，知与王先生乃同道之人。便问道：“方先生，现在可谋得高就？”

方鸿渐道：“在家闲呆着罢了。”

洪水宏道：“那方先生可有兴趣助兄弟一臂之力？”

王先生一听，忙道：

“鸿渐，反正你现在也没什么事做，和我一起给水宏兄编一套书吧，这样咱们兄弟就又有机会在一起聊天了。”

洪水宏道：“方兄，我们这个小书局准备搞一套书，叫‘邓林丛书。”把近代的一些新思想全部收起来。玉

老兄替我编《论知识》和《论真理》两部，方先生也替我搞上几册吧。”

方鸿渐道：“洪先生与我初次见面便委以重任，实不敢当。你可不要像王先生那样看人看走了眼，最终坏了大局。”

洪水宏道：“那不会，方先生的才能我是信得过的。”

方鸿渐刚失了业，妻子又离家出走，银行储蓄也没有多少了，这样下去自然是穷途末路。而如今竟有人强拉着给你事做，这自然是天下的好事，怎能不应允？至于自己的才华嘛，虽没有哪一门的专长，但编书还是心有余而力也余的。不是有人讲，所谓教

授们写书，无非就是到图书馆去借回些参考书，把别人的话稍加删改，移到自己的书里去，然后把参考书连同自己的书一同送回图书馆，留待别人以后写书时参考。而编书也无非如此，把别人的书摘抄成自己的书，然后把它留待别人再去摘抄用。此时的方鸿渐仿佛觉得心境澄明，上午的晦气已经一扫而光。

方鸿渐觉得，直接答应了，未免显得自己急于找事做；而不直接答应，又怕真的丢了这差事，乃咳嗽一声道：“好吧，我先答应下来，但不至于最后搞成什么样子，我可没把握。”

王先生道：“鸿渐，你啊，就是

大客气，这可不算是什么美德，大伪善。”

鸿渐道：“伪善也是邪恶和善良的人表示的虔诚敬意呀。洪先生，你的书局怎么称呼来着。”

洪水宏道：“逐日书局。不过可不是我的，我也是替人做事。”

鸿渐道：”逐日？火药味太浓了点吧? ”

洪水宏：“不不，这个名字跟Japanese 没有什么关系，而是取了‘夸夫逐日？”的意思。”

方鸿渐道：“噢，其中有典呵！恕我孤陋寡闻。”

洪水宏道：“夸父与日逐走……

未至，道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所以我们编的这套书叫‘邓林丛书’。不过就是希望今天我们撒下一点种子，明天能长成葱葱密林。一点点理想而已。”

鸿渐道：“密林葱葱，元奈大泽已涸，国人恐怕还是无救。”

王先生道：“唉，鸿渐兄，你怎么这么低沉，有点希望总是比没有希望要好得多嘛。”

方鸿渐本来也是有一腔热血的，只是这几年在冰冷的世面上跑得多了，血也很快凉下去。他觉得理想呀，希望呀，离他都是那么那么远。自己不比辛楣，至少还有一些政治上的执着。

只是自己散漫惯了，要集中起来恐怕也很难，所以谈天说地总不愿扯上这些很是累人的话题。既然搞这几本书能让自己渡过这一段时间，不妨做一做，做不好也不会有什么太太的损失。

“鸿渐兄，”王先生一惊一诧地大叫道：“瞧我这记性，前两天辛楣从重庆给我来了封信，还特意提到你让我注意点你，鸿渐，辛循这些私下的话，我和你说了，你不会怨辛楣，辛楣可没有恶意……”

鸿渐点点头。辛楣这个人，鸿渐还是了解的，辛楣的用意使鸿渐心中酸酸的。如今辛楣虽不会再把自己称为“同情兄”，可目前自己的状况若

让辛楣见了，不知道他又会作何感想。反正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路还是要走下去，自己走还是让别人看着走都无所谓，多一个人看着，也许会消除些寂寞。

凡事都有个终点，孙柔嘉的泪水也不会永远淌下去。现在天色已经黑下来，小雨又微微地下起来，仿佛垂死的病人安静了一阵以后，又开始抽搐。陆太太陪着孙柔嘉坐在灯下，悄悄他说话，陆先生远远地坐在一旁，跷着二郎腿，嘴里叼着雪茄读着当日的报纸。大厅中虽然不够灯火辉煌，但仍可以看清孙柔嘉脸上的每一个表情。现在孙柔嘉头发整齐，刘海也齐

刷刷地在额前荡来荡去。施过粉的脸颊与淡淡的口红相呼应，使脸色略显红润，但眼眶周围的红和肿却是什么粉都掩盖不了的。相形之下，陆太太倒显得疲惫得多。早年从美国留学回来，戴的是机电学博士的方

帽，可总有人认为她毕业的学校是在西部牛羊成群的牧场里。陆太太那套昂贵但明显不合身的旗袍紧巴巴地套在身上，勾勒出一条圆滚滚肉敦敦的曲线。李妈殷勤地端上一盘甜橙，陆太太精心挑选了一个，翘着兰花指剥开皮，一瓣瓣喂进孙柔嘉的嘴里。

柔嘉的红脸更红了。

陆太太道："好侄女，吃个橙子

吧，这样好的橙子，这个时节很难吃到的。咳，你那雪茄少抽一点好不好?呛死了！你要注意别人的健康。”

陆先生听到喝声，赶快把烟掐灭，对太太道：

“太太，你看报纸没，前线又在吃紧……”

“管他吃紧不吃紧，现在我们的前线是在这儿，对手嘛，也不是小日本，而是那方鸿渐！”

“太太，言之过重了吧，柔嘉和鸿渐还不至于到这样的程度，回头让鸿渐来向柔嘉认个错，下个保证，事情也就解决了，小夫妻还是和和美美地过日子……”

姑妈本想说一句："狗改不了吃屎"，可是只说出了"狗改不了吃"，"屎"到嘴边又咽了回去，不管怎么说，柔嘉现在有孕在身，吵翻闹离婚，柔嘉的后半生不好交代，可目前这种况自然不会轻易放过他。只是这就像以饵套狗，饵太远，狗不上钩，饵太近，狗叼了饵便跑，那可就赔了，这种事自然做不得。所以姑妈只好接茬说道：

"就算他不能改，他肯来认错？说心里话，我还真不愿见他来，柔嘉住在这里，舒舒服服。我见了，心里舒坦，更何况平时我还有个伴儿不是。Bobby 最近越来越讨厌，早晚把它处

理掉。还

是柔嘉懂姑妈的心思，有柔嘉陪着那多好，又体贴，又温柔。我可不愿再让柔嘉受那穷小子欺负。”陆先生道：“这是方鸿渐前世没修下这福份。”

柔嘉听姑父，姑妈一唱一和，不禁泪水又在眼眶中打转。一天来，姑妈一直替柔嘉出气，痛斥方鸿渐的话说得比日本人的炸弹还多。本来孙柔嘉有点后悔，却被姑妈连篇累犊的痛哭炸断了退路，心想：如果你方鸿渐聪明，就该来说几句话，不然是不好收场的。上午那个德国医生来看病，又问了一遍柔嘉例假什么时候停的，

是不是经常想呕吐，搞得柔嘉心神不定。这种话又不好问姑妈，方鸿渐更是不知自己如何是好。孙柔嘉从下午就坐在大厅里，眼睛虽然低垂着，耳朵却伸到了门外，盼着能听到熟悉的脚步传来。可钟声一下一下地敲过，天也渐渐地暗下，最后外面街道上全掌上灯了，孙柔嘉的心也越绷越紧了。

女人就是这样一种动物：外表柔弱，往往内心坚强得很，面貌如男子者，其心理深处却如纸包着的一堆糖水，经不起戳的。孙柔嘉温也罢，柔也罢，方鸿渐敢变脸，她就敢马上走开，让方鸿渐自省一会儿，最终还是要来笑着拍她的肩头。可今天不一样

了，情况不同，心情自然也不同。眼见天越来越晚，心底的希望也像残烛一般，飘摇不定，最终耗干成灰。孙柔嘉一片期望慢慢地变成一丝怨毒自下至上升起，姑妈的话也渐渐地顺耳起来。

李妈永远是个闲不住的角色，从早忙到晚，在这种有固定收入的大户人家帮佣，特别是陆氏夫妇没有子嗣，自然是件难得的美差。别看一天到晚地走上走下，其实活儿并不多。，“人重在表现”这句话放在李妈头上再合适不过。刚刚把厨房的剩菜倒掉（当然其中的精华是没被倒掉的），又一溜小跑地走进来，在陆太太耳边

嘀咕了几句，陆太太听完马上站起身，对柔嘉道："柔嘉，你上楼去躺下，快去，听话。伦伯，你也躲开，让我自己在这儿对付他。"

陆先生知趣地捡起未抽完的雪茄，拎着报纸溜开了。柔嘉站起身，可两脚却没挪动地方。柔嘉心里清楚来人是谁，抬头看表，时针已过了九点，心里不禁泛起两句国骂。姑妈见柔嘉没动地方，又催了两句，孙柔嘉这才扶着梯拦上楼去。姑妈四面环望，又一切收拾停当。这里虽不比开封府的大衙门，但只凭陆太太与李妈这两员女将横眉立目的气氛，就足以让方鸿渐下跪服输了。

“李妈，把方鸿渐叫进来！”

方鸿渐此时心里正在痛骂自己。一种上这两只脚仿佛不是自己的，连个小弯都没拐便直奔陆家，方鸿渐几次要停下向后转，可这两只脚就是不听使唤。见到陆家灯火通明，这两只脚更像撒了欢，亏得在门房便被李妈拦住，这才感觉到全身仿佛大庙中的金身菩萨一样，动也不能动。心里顿时完全凉下来，只剩点力气来咒骂自己的怯懦和缺乏男子汉气概。

李妈一见方鸿渐，脸便拉得如裹脚布般冗长。喝道：

“哟，这不是我们的姑爷嘛，这么晚来，我们小姐可再经不住折腾

了。”

方鸿渐心中暗骂：“狗肉吃多了就开始咬人。世道一乱，什么动物都出来了。”嘴上却道：“柔嘉怎么样了？我来看看她。”

李妈走后，方鸿渐站在几十级梯之下，心里暗自盘算：当年刘邦赴鸿门，还带着满脸横肉、两眼大如铜铃的黑大汉樊哙，如今自己孤身一人，势单力薄，凶多吉少。

李妈久久没出来，鸿渐在早晨蕴酿的勇气也一点点地减少，更别提想好的策略，眼下的局势是只能前进，不能后退。前面即使是油锅，看来也只好往下跳了。临阵脱逃，匹夫不为。

溜掉之后，固然可以少挨几句奚落，可那岂不让陆家人笑得满地找牙。

上，只能如此，至于会发生些什么难堪的事，那只有听天由命，不是自己管得了的了。

这几十级台阶，方鸿渐不知道是怎么捱过来的，总之一进大厅，顿觉气氛不一样，里面并元三把铡刀和成排的衙役，只有陆太太低头坐在沙发上修着指甲的神态和李妈那张冰得滴不下水的脸上可以感受到阴森肃杀的气氛。

陆太太还是没有抬起头来，仿佛那血红的指甲是英王冠冕上的宝石，磨得不好难免惹人笑话。方鸿渐用力

拍打身上的雨水，想以此引起陆太太的注意，或者反感。

陆太太端详着她的指甲道：”李妈，你下去罢。”

李妈极不愿意地转身出门，人刚一出门，脚步声就没了。方鸿渐嘴角带出一丝冷笑；故伎重演，狗真改不了吃屎。大厅里剩下的两个人都不说话，教纱嗔敕胶杞ㄗ碌囊馑级济挥小U獯蟾盼舜崛梅胶杞ハ鹿蚩梢约虬阈7胶杞ジ烧咀乓恢蓖纯斓脑诎阶匕约盒乩锼阕庞Ｂ缓笤约焊纱嗌蛋鸵环ü匀谘较壬仗贸贫嵯ｆ侵幸恍蓖溃ＡＢ教咳塘苏半天，换来的是方鸿渐的一声冷笑，再也忍不住，挥舞着刚修完的

明晃晃的指甲道：“你笑什么？”

方鸿渐道：“到现在我才懂得为什么纱厂的工人都吃不饱肚子。”

“你少瞎扯，你够自在的，工作辞了，这一天够清闲的吧？怎么，想睡觉了，就找老婆来了？”

方鸿渐道：“请不要误会，我不想拿走什么。”陆太太心里一惊，这可与自己的盘算大相径庭，赶紧追问道：

“这么晚了，我也并未请你，请问你来我这儿有何贵干？”

方鸿渐道：“这是我和柔嘉的事，你何必过问。”

陆太太道：“可要知道，柔嘉在

我的家里，受我的保护。”

方鸿渐道：“好，好，那我走，再见。请你让人把柔嘉的东西全拿走，愈快愈好。再见。”

陆太太严厉地喝道：“方鸿渐，你站住！”

方鸿渐转过头来道：“还有事？”

陆太太没想到一上来没把方鸿渐震住，反倒让这穷小子耍起了光棍作风。她脸色惨白，嘴唇直哆嗦，刚刚修剪过指甲的手一会儿掀起，一会儿松开。如果不是她的脸皮厚，一定可以看见里面万丈高的火苗。陆太太真是火了。

“方鸿渐，柔嘉虽说不是我的亲

生女儿，可她是我亲手带大的，从小到现在，我都舍不得碰她一手指头，你竟敢动手打她。柔嘉从小就乖，从来就不会招惹谁，体贴、温顺、善解人意。娶了柔嘉是你天大的福份，你怎么就舍得向她动手！”

“唉，你可不是蛮不讲理，谁动手打柔嘉？是柔嘉自己说的，还是你亲眼看到的？”

方鸿渐的话正中要害。女人的天赋是吵架，女人的吵架几乎百分之百是蛮不讲理，胡搅蛮缠。陆太太很少与人当面理论，她的特长是背地里传授些人生经验，却上不了台面。被方鸿渐一通

逼问，陆太太一时乱了方寸，想撒泼，脸却不易撕破，忍了又忍，陆太太瞥了方鸿渐一眼道："你说你没打她，好好的她为什么不呆在自己家里，跑到我这儿来了？"

方鸿渐想说："不是你在教她怎么对付男人吗？怎么自己倒忘了？"

考虑到和平方式为了解决的，尽量还是避免战争，乃心平气和他说道："身为女人，你竟不了解女人么？拌两句嘴便离家的不算少罢？不是还有那寻死觅活的么？"

陆太太道："拌两句嘴？你倒真会说话。难道你以为柔嘉是那种拌两句嘴就离家，就寻死觅活的女人么？"

方鸿渐心想：难道孙柔嘉不是个这样的女人么？但他没这么说，他只是委婉他说道：“柔嘉是个好女人，可惜她没嫁一个好丈夫，否则，她的脾气也不致坏到这份上。”

陆太太道：“你这话还有些道理，但你说她脾气变坏了，我就不同意。是你从来没把柔嘉放在眼里，处处与她作对，怎么能怪她脾气变怪了呢？”

方鸿渐道：“我并没怪她，这都怪我自己，都是我不了解她的脾气。…

陆太太道：“你是不是还要怪自己瞎了眼，娶了个泼妇？”

方鸿渐睁大眼睛道：“难道柔嘉

是个泼妇么？这我可没看出来。不过两口子过日子，少不了磕磕碰碰，倘若谁一赌气就搬到姑妈或舅妈或者别的什么亲戚家，这日子还能过下去么？”

陆太太道：“你不要伶牙俐齿地指桑骂槐。我就不信柔嘉能把你气走，就算能，我也不信你的姑妈肯收留你这种人。”

方鸿渐心下道：“难道不正是孙柔嘉和你先把我气走的么？但是我没有这样一个挑拨离间的姑妈倒是事实。”陆太太的脸色缓和了许多，方鸿渐也没兴趣再让它变色，便和颜悦色道：“姑妈言之有理；言之有据。

我方鸿渐是天底下最没良心的人，而且又没有一个好心的姑妈，柔嘉肯屈尊下嫁，也算三生有幸。若姑妈让我将柔嘉接回去，姑妈的教诲每日当铭记不忘，对柔嘉我也将相敬如宾，好好侍奉，和和美美的生活，誓做天底下最和睦、最美满、最让人妒忌的夫妻。”

陆太太道：“你不要跟我赌咒发誓，你的心又不在脸上，究竟打的什么算盘我可不知道。但你们毕竟是夫妻，我管不了你们那么多。柔嘉现在不方便，暂时还得在这儿住一段。”

方鸿渐问道：“柔嘉病了么？”

陆太太道：“什么病了，你要当

爸爸了！”方鸿渐仿佛听到一声炸雷，耳朵里余音袅袅，眼前金星乱飞，陆太太理直气壮道：

“我早就知道你从没把柔嘉放在心上，现在假惺惺地要接她回去，我能放心么”

方鸿渐没听见陆太太又说了些什么，他只觉得自己就要昏死过去。

第二章

黑乎乎的夜把所有的东西全吞噬掉了，方鸿渐简直分不清自己与黑夜有什么区别。远处几点亮光，像几点鬼火般的飘动，他感到不能忍受，忍受不了心脏在胸腔中的撞击和鼻息与

夜雾的混合，他觉得自己像一团腐肉马上就要溶化、烂掉。

黑暗是压抑的，人格也是压抑的，方鸿渐走着走着，发现自己的双脚跟自己开了个莫大的玩笑？同一条路走了来，又走了去；同一个门进了去，又出了来。自己像一只苍蝇，远远地飞了一圈，又回到了原地，走时的脚印还清晰可见。

人原来是一种转圈的动物。

自从在茶室早餐见到孙柔嘉，至今已经一年有半，方鸿渐从来没有感到两颗心是否真正地碰撞过，更不要提什么爱情的火花了。这几个月来，方鸿渐就如身陷在梦的泥沼之中，不

知眼前的一切是真、是幻。反正从陆家出来走过的这条路很长，自己艰难地在没有希望的路上挣扎，而且永远挣扎不出希望。没有希望的心灵是死的；而只有希望，没有挣扎的路又不属于此时的方鸿渐。幸亏前面一家小酒店还开着门，使在心灵上徘徊的方鸿渐终于找到个去处。

方鸿渐于酒，是不在行的，可今天不一一样，也许酒后的感觉正是方鸿渐所求的，于是乎他便自斟自饮起来。中国人办喜事或千里遇故知，总是离不开酒的。可古人又说：一醉解千愁。可见酒确实是个好东西，它总是起到平稳心理的作用。办喜事它能

加喜，愁事喝它自然更愁。喝着喝着，方鸿渐头越来越沉，眼前的酒杯越来越大，酒水荡漾波涛汹涌，一只大鲸鱼带着一只小鲸鱼畅快地在其间游着，一只小船在拼命地划着，想要躲开这波涛间的所有危险与邪恶。

方鸿渐自小便受方豚翁的严格教育，忠厚持家他是懂的，孝敬父母，关怀子嗣他也是完全了解的。方鸿渐本来对未来儿孙满堂还是抱有些幻想的）只有孙柔嘉此时怀孕，对方鸿渐来说，简直无异是个圈套。这正是他最不能忍受的。

夜深了，外面冷风凄雨。小店要打烊了。方鸿渐已不知道这一切。他

趴在桌上昏昏沉沉的睡去。店主走过，把他推醒，将他送出门外，或者说扔出门外。

喝醉酒的人往往都表现得像个胜利者，可实际上胜利的是酒，失败的是人。

雨丝借冷风之力像一丛细小的刀片划在方鸿渐的脸上，它划破了黑夜，也划破了意识；方鸿渐觉得自己只剩下个头颅在空中飘荡，无知的双脚划着圆圈把自己带向那被称为作家的方向。过了一个街口又一个街口，路是一步一步换过来了，可眼皮却渐渐地靠拢，脑子里也如大地未开时的混沌，越来越分不清路与脚的界限，最终他

一头栽在家门口不远处的阶上。

孙柔嘉又在嘤嘤地哭。当一个坏消息你有所猜测而最终被证实的时候，你的心情会是空落落的就好像一个人走在薄冰上，明知自己要一脚踩空，心惊胆战，而结果真的是一脚踩空冰水没顶一样。所有的情感都揉合在一起，成了一套分不出味道的东西，这才叫可怕。孙柔嘉知道自己要做母亲了，这一份从未体验过的感情架空在所有的失落之上，只能靠泪水的倾泄才能捱过这熬人的时光。姑父、姑妈相对无言，所有的或慷慨、或温存、或激奋、或委婉的言辞现在都无济于事，只有沉默才符合此时的心情。

方鸿渐要接回孙柔嘉，姑妈自然不会痛快放行。不过姑妈以为方鸿渐听到柔嘉怀孕的消息后良心发现，痛改前非，但见他瞠目结舌的样子，便知朽木不可雕J仿佛鲁班爷弄斧却砍了自己的脚一般：也明了以后的情况会变得更加复杂，遂更加为柔嘉的未来担忧。不过姑蚂此时想到了方豚翁老先生，这倒也是拴住方鸿渐的一条办法。尽管方家衰败、儿孙不孝、但自己的亲骨肉是不会舍弃的。然后以方豚翁出面训导自己的儿子，兴许情况会有所好转。

外面冷雨纷飞，里面柔嘉哭泣不止，看来即将到来的又是个不眠之夜。

在黑夜中痛苦往往比黑暗引起的痛苦还要痛苦。

鸿渐醒来时已是明天，他发现自己躺在自家的大铁床上。他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的家，望望四周，没有人。欲抬身起床，可是一阵天晕地眩，只得复又躺倒。耳朵里嗡嗡的，仿佛日本飞机盘旋在头上扔炸弹。四肢酸疼，眼睛好像要冒出火来。头涨得不行，似乎大脑里的东西一夜间都发酵了，实在容纳不下。周围很静，只有自己躺在床上，像个已踩着死神脚面的人，嚎叫着不敢去见上帝。方鸿渐抬头摸摸自己的额头，仿如触到一盆炭火，他知道，自己病倒了。

他已记不清昨夜的寒风与冷雨，眼前闪动的只是姑妈那修得亮光光的指甲，像把钢叉在眼前挥过，之后的事一概模糊，钢叉闪过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他想不起来了。唯一清醒的只是浑身的酸痛与血液在头颅中的冲击。方鸿渐觉得有两条小虫子从眼角爬下，凉唆唆地爬过耳朵。方鸿渐已经很久没有感受到泪水在脸上滚过的那种苍凉悲怆的感觉了。在柏林，在那些狂热的德意志青年的背后，他曾有过这种感觉。在留洋出国时，海船离岸的那一瞬间，他体会过这种感觉。再以前，想不起来，大脑在热度不断升高的体温的烘烤下似乎已经罢工了。方

鸿渐不能不怀疑自己的额头已被暴烤出一道一道的裂纹。父亲、母亲、鹏图和风仪现在也许正围坐在家中吃着早餐。家，一个曾经多么可爱、多么诱人的字眼，而今已变得冰冷而遥远，模糊得像一个躲在雾里的梦。所有的心伤，所有的情痛，无人可与诉说。孤寂是人类的大敌，耐得住寂寞乃人生最高境界。如果能耐住情感的痛苦，那可以称得上是神了。

细雨仍未停歇。是多年罕见的冬雨，灰乎乎，冷冰冰。冬天的上海，总是那永远望不断的天空。这片天空底下，人们都在做着他们各自的事。此时的方鸿渐，与其说是平静地躺在

床上，不如说是踩着痛苦奔跑。墙上的钟又“当当”做响，可方鸿渐已辨不出它敲了多少下更不可能去推算现在几点了。当然时间对他已无所谓。现在所有的一切，包括时间和空间都已凝滞，除了那颗心脏还在顽强地跳动。

辛楣、重庆，鸿渐的意识中仿佛现出了一条裂缝。此时若有老友在场，生命也许还会有意义，世界也许还会在脚下旋转，只是现在一切已偶然。重庆，多么遥远的地方，连想象一下都是困难的。辛楣现在做什么？也许正抱着娇妻酣睡。唐晓芙，她不也在那个难以想象的地方？唐晓芙，那个

曾使自己心神不宁，并一度改变了自己生命罗盘的姑娘，她是否还在静静地盼着从未有过恋情的男子出现？这一切难道都是真的吗？这一切难道真的存在过吗？鸿渐想着想着，思路渐渐模糊，又昏昏沉沉的睡去。

一个人可能存在几十年，而地球已有了几十亿年的历史，从漫漫洪荒到地球表面为无穷无尽，数不胜数的细腻情感所充斥，其间跨越了多么壮观的历史长河。历史就是这样繁衍下去，可每个人都不过是其间一粒微小的沙子，有些在太阳下还会闪亮，而绝大部分可能毕生都未见过阳光。浑浑噩噩，了此残生。有人扳着手指说，

人生是灿烂无比的，有如许如许光辉美好的事情，可事实上能为后人记住或落人后来所有史官笔下的，恐怕连沧海一粟都找不到。过去戏台上有这样的一副对联：舞台小人生，人生大舞台。这个比喻倒是蛮恰当，人生不过就是这样一出戏，先是序幕和开幕，轰轰烈烈，壮观非常，而一进中年，之后的大半生其实不过是演完了童年和青少年时期多姿多彩的故事后拖长的谢幕而已。

　　不知过了多久，方鸿渐又醒来，嗓眼像烧草的灶台，火烧火燎的。方鸿渐想找点水喝，可床头上的杯子空空如也，他又实在难以抬身，只好平

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硬挺着。时钟还在叮当叮当地走着，清脆的钟摆声在方鸿渐此时看来，就如有人用头一下一下地往自己头上钉钉子。这响声从头顶直进心里，如同用刀在剜活人的心脏，这撕心裂腑的疼痛，使牙齿磨得挣挣作响。假如此时孙柔嘉在身旁，方鸿渐会忽地坐起来，抚着孙柔嘉那日渐隆起的肚子，会心地向她微笑。而如今孙柔嘉是不会知道自己死活的，也许心里正怨恨自己为什么现在不去跪在她面前，呼呼地磕着响头向她求饶，不过方鸿渐自信，即使自己现在是个生活在阳光下的活蹦乱跳的健康的人，也不会在孙柔嘉面前跪

下求得虚伪的宽恕。虽说女人的心是软的，可所有允诺都是虚伪的，都不是发自内心深处，也许女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心灵。除了像鲍小姐那种人拥有”绝对真理”以外．其他人只有狭隘与一副用于掩盖“真理”的骨骼和薄薄的一层皮肉。方鸿渐倒真希望孙柔嘉能早一天为他产下一个后代，把幼小稚嫩的肉身在股掌间嘻耍，这也可能是后半生中最大的乐趣了。

　　喉咙里烧得冒烟，额上的温度还在持续。方鸿渐想，如果有人在此划根火柴，自己也许会“通”的燃烧起来，就像把秋后的干草。他挣扎着向床下爬去爬向房间那头茶几上的水壶。

身子刚探出床沿，头上一阵热血冲来，方鸿渐便如一滩烂泥般掉到地上。

方鸿渐昨晚晕在门外的台阶，恰好此时房东太太的儿子下晚班从外面回来，便招呼他妈把方鸿渐抬进他的房里。方鸿渐一身透湿，酒气熏天，进屋便大吐一场。房东太太知道孙小姐不在家，小两口闹别扭，把方鸿渐甩在家里了，所以房东太太只得亲自动手，把酒秽打扫干净，换下方鸿渐淋湿的衣服，让他睡下。明天早晨，房东太太见方鸿渐没下楼来，心里有点不踏实，便上楼来看望他。这样的房客也真难为房东。一对小夫妻经常吵嘴，房东也就难免不时看他们的脸

色行事。好在房租他们会按月交的，总比那些元职业经常拖欠的家伙强。房客吵嘴，房东操心，正如借债人赌博，债主揪心，毫无办法。房东太太一路咕浓着，“踏踏”地踩着陡峭的小楼梯上了楼来。方鸿渐正四仰八叉地哼哼。房东太太惊魂未定，儿子已急急地跑上楼来，发现方鸿渐已经昏过去了，而且高烧热得怕人。房东太太犯了难，孙小姐不在家，又不知道她在哪里做事。他俩的亲戚朋友也很少来往，现在孤零零地甩下这么一个病人该如何是好。

　　不一会儿请来大夫，大夫号脉诊断一番之后道：“酒后着凉，幸亏身

体好，不然就引起急性肺炎。”

房东太太听罢，更是心悸，只佩服自己预见正确，上楼及时，送走大夫，房东太太便差儿子去方鸿渐的报馆打听方家的住址。她伺候方鸿渐喝了水，便用凉毛巾为他去热，一会儿冰凉的毛巾便滚烫，房东太太只得一遍一遍地为方鸿渐换。儿子从楼下气喘淋淋地跑上来，道：“妈，方先生已经把报馆的事辞了，我去问，他们都说不知道方家在哪里，幸亏有个人，好像不是报馆里的，见我四处访问方先生，便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他便让我先回来，一会儿用车要把方先生接走到他家去

养。”

“那太好了！也不知他是方先生的什么人，有这副好心肠。”“我看他好急的样子，肯定是好朋友，说不定是方先生亲戚。”此时的方鸿渐已经人事不知，胶水样的口水从嘴角流到枕头上。大夫为他打了两针退烧针，跟房东太太交代了几句，便出来了。

方鸿渐用力睁开眼睛，房间黑乎乎的，只在角落里有一盏台灯，被遮得暗无天日。方鸿渐突然感到这里一切都非常陌生。这是一个从未到过的地方。仿佛一个小生命刚从母体中滑落出来，方鸿渐觉得连自己也都是新鲜的。耳朵里还在呜呜作响。头倒是

好像轻了许多，大脑也清楚了。四周尽管很暗，但他还是在朦朦胧胧中发现房子装饰得很豪华，雕花的家具，墙上挂着字画。方鸿渐还觉得有一股隐隐约约的脂粉香。躺着的铜床也不像自己家里那张床一样吱呀乱啊，怨声载道。这是哪儿呢？我没有在家里吗？我不是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听那墙上的壁钟瞎敲一气吗？方鸿渐自己解答不了这些问题，只好闭上眼睛听凭命运来操纵自己。这时远处黄浦江上的钟声又飘飘忽忽地传来，夜已深了。方鸿渐在昏暗中数着自己心跳的次数，轻冈飘地睡过去。

每个人在一个新环境中都会感到

从心底升起的孤独，特别是当你已经不能操纵自己的行为，这种孤独便会愈演愈烈，最后它就变成一把火焰，烧掉你自己。

明天，方鸿渐刚刚醒来，便听到一个轻巧的，但甜美优雅的声音传来，那么细，那么柔，宛如一根蝗丝撩拨着敏感的听觉。

“方先生醒了，斜川，你来看看他是不是好些了。”

方鸿渐从未听到这么好听的声音，即使在巴黎那些充满浪漫情调的仿古酒吧中。眼前飘过一道轻柔的影子，如同风摆清荷，暗香浮动。方鸿渐简直怀疑自己是在做梦，只是从房外又

快步走进一人来，方鸿渐才觉出这一切都是真的。

“鸿渐，你可算醒来了，现在好了，昨夜风狂花木去，今朝清月三分春。”

方鸿渐认出，来人正是赵辛楣的好友，诗人董斜川。方鸿渐努力要坐起来，董斜川急忙拦住，道：“方兄，别客套，躺好，你还没全好，等你全好了，你想躺在这儿，我也不会应允的，要知道这是我太太的卧室。对了，这是我的内人，采薇。”

董太太道：“方先生，寒舍敝陋，不足以容身，还请您将就些日子。”

方鸿渐对这种客气，简直承受不

了。并非是因为语言得体，面是董太太款款行礼，仪态万方之神态，确实使方鸿渐受用不了。方鸿渐又欲起身行札，但被董斜川拦住。

鸿渐道："斜川兄，董太太，方鸿渐受此百待，实在心愧。"

斜川道："鸿渐兄，你就不要客气了，你我都是辛楣的朋友，说这些客套话反倒显得见外了。若在平时，我请你都请不来呢。采薇，给鸿渐沏杯茶来。"

鸿渐道："斜川兄，你我相见两次，小弟都酒后失态，真让斜川兄笑话。这次又让斜川兄奔波操劳，我心里实在……。"

斜川道："鸿渐兄，你是不是看不起我们这些在家享福的闲人。我嘛，终日以吃家产生活，游手好闲，要是再不为朋友。伸把手，那我不真成了粪土上的肉虫了嘛。鸿渐兄，你若不肯合作，便是把我往火坑里推。"

方鸿渐知道董斜川与赵辛楣是气味相投的好友，脾气秉性也都相似，如此言辞激烈无非是让自己宽心。这一天来的愁闷与痛苦搅得鸿渐恨不得与斜川一诉衷肠，但他还是控制住了。久别重逢，絮叨这些，定是自讨没趣。董太太端茶进来，把茶轻轻放在床头柜上。

"方先生，请用茶。斜川，方先

生还没痊愈，还是要静养，你别话说起没完没了，反引得方先生陪你说话。方先生，你需要什么就请吩咐。”

说完董太太便款款走出去，方鸿渐直勾勾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门外，魂魄都仿佛被勾走。方鸿渐从没有领略过这样的女人，成熟、优雅、大方得体，方鸿渐大脑中的有关于美的形容词都用完了，但他还是觉得不足以概括出董太太给自己的印象。方鸿渐紧紧抓住董斜川的双手道：“斜川兄，从你身上我明白了有些人生来快乐的原因。”

董斜川听罢大笑道：“鸿渐兄，福祸所倚的道理我想你懂吧，别把所

有的事看得大简单了，哈哈。”

董斜川出身名门，家财万贯。而且他自幼才学盈车，为家族所瞩望。可成人后却对名利一无所求，便一直赋闲在家，做起诗人来。他的妻子鸿渐是早有所闻，辛楣多次提起，才华绝不下斜川，而且是大家闺秀，模样气质都是顶尖的。辛楣每次提起都感叹自己命薄，无此艳福。据辛楣说，斜川的好友，大哲学家褚慎明自从见过董太太一面后，再不敢登斜川的门，唯恐乱了心智，搞不成智学。鸿渐见过后，确有名不虚传之感，只是对斜川所说“福祸所倚”大为不解，见斜川不愿往下说，自己也不好深问，只

得心存疑窦留待日后细细琢磨。

时至中午，查太太已经吩咐下人去准备午饭，斜川特意叮咛要清淡一些，唯恐鸿渐肠胃未好，吃多油腻不好消化。斜川又为鸿渐找出一身在家穿的便装。鸿渐服了药，下地走走，除两腿轻

飘飘的以外，其它都大有好转，心情也就开朗了许多。斜川见鸿渐气色渐渐好起来，便又拣起了自己的老本行，以鸿渐打趣：“鸿渐，昨天我赶到你那里，便四处找……”

鸿渐问道：“找什么？”

斜川道：“古人说‘金屋藏娇”，自然去找阿娇呀。”

鸿渐道：“那你只能去书页中找。”

斜川道：“书页中只能有用片，怎么会……”

鸿渐道：“古人不也讲“书中有女颜如玉”？

斜川道：“鸿渐兄，你不要瞒我啦，你们房东告诉我你已结婚，这大喜事为何不通知我呀？是怕请我吃喜酒，还是家有娇妻，不愿示人呀？”

方鸿渐这心窝里的创痛，别人是轻易碰不得的，幸亏是董斜川的时机好，方鸿渐才没在意。

方鸿渐苦笑道：“我可没有你那好福气，小时候有人给我算卦说，中

年要遭七劫，这不过是刚开始呀。”

其实方鸿渐并不知道是否有人为他算过这样的卦辞，这不过是信口胡编的，倒也符合方鸿渐此时的心境。董斜川调侃道：“鸿渐，你言之过重了，唐僧西天取经历经八十一难而终成正果。方兄七劫而立大业，比玄藏高僧的造化还要不知高上多少倍呀。”

方鸿渐还是第一次听别人把自己比做去西天取经的高僧，倒蛮新鲜别致。可是唐憎不管经历了多少牛魔王、白骨精之类的妖怪纠缠，最终还是用驴子把成捆的经书驮回了长安。而自己在这人生的途中走了来，走了去，也许永远到不了西天也许到了西天只

看了一眼经书便一命呜呼。方鸿渐想自己属于后一种可能且的机遇几乎为零，只能属于前者，就如西西弗斯，永远地这样推着、推着、推那顽石。

午饭过后，鸿渐与斜川夫妇坐在客厅里，董太太为鸿渐准备了脚蹬，又为他膝间围上毛毯。壁炉中的火上下跳跃着，客厅里一片暖洋洋的气氛，鸿渐舒适地倚在沙发上，体验着这无比温馨

的家庭气氛。

董斜川在饭间，从鸿渐的话语里也渐渐明白了鸿渐与孙柔嘉的关系，于是不敢再提这个话题，只得将注意力引到自己妻子身上，道：“采薇，

闲坐着也无事可干，你为鸿渐弹首曲子吧，让鸿渐解解闷。”

董太太道：“唉，斜川，方先生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大学者，怎能看得上我这乡音怪调，只怕会让方先生听完要洗耳三日。”

鸿渐道：“嫂夫人，你不要取笑我好不好，嫂夫人的才华有口皆碑，能亲耳聆听嫂夫人弄琴，恐怕是要先洗耳三日，除却污秽，方能聚心赏之，赏后马上就封住耳穴，使其绕穴三月。”

斜川听罢大笑，对妻子道：“你总算相信了吧，方先生可是个机智过人，论斗嘴，辛楣都往往不是他的对

手。”

董太太道：“那就不怕方先生见笑了。”

董太太起身取出一架古琴，横卧膝上，信手划出一串铮鸣声，这串亮闪闪的音符像一申铜弹打在方鸿渐的胸扉，顿然心荡神驰。只见董太太纤指轻舒，秀眉微蹙，朱眉轮廓鲜明，玉肌消秀，一曲《平沙落雁》便在明眸玉肌中荡然而出。方鸿渐不禁举手击节，为这苍拙、古朴而又如此悠远、散淡的乐声叫好。

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时经常跑到业余音乐会上去消磨时光，对于莫扎特、贝多芬和比才这些大音乐家多少还能

记住一些。后来由于银行里钱越来越少，便再不去听音乐会，贝多芬与莫扎特也渐渐被抛到脑后了。倒是回国以后经常去看美国电影，对于那些爵士乐与大腿舞倒蛮喜欢，但就是这样，赵辛楣仍说他”土”，居然不知道弗兰克·辛纳特拉，方鸿渐对这些从美国回来的自傲自大的留学生一直没什么办法。孙柔嘉的姑妈不也是美国留学生?

董太太指下生玉珠，眉间含山翠，正将自己置于漫漫白沙之上，翩翩雁群之中。董斜川却没有陷于这优雅的古典氛围，正细细推敲着方鸿渐。鸿渐的为人，辛楣也曾跟他说过，如今

方鸿渐落到这步田地，赵辛楣又远在重庆，能帮鸿渐者非自己莫属，只是自己出面不知鸿渐他能否接受。斜川自己也很为难，看来只有去和孙小姐面谈一次为好。

雁群从琴弦的最后一抹上飞远，唯白沙脉脉，一望元际。董太太粉脸通红，微笑向方鸿渐点头致意。斜川把太太拉过来让她坐在自己身边，亲呢地关怀着。方鸿渐则鼓掌表示自己赞叹之意，接着对董太太说道：“‘清音天际远，寒影月中微。’嫂夫人琴艺非凡，真乃‘唯有此中心更静，声声可作后人师’。倘若被孔老夫子听去，必定又是‘三月不知肉

味’。”

董太太垂眼道：“过奖。”

董斜川却突兀“‘旅雁不归应有怨，白云高去大无心’。不过雁仍有平沙可落，有高无可飞，那看雁的人呢？鸿渐兄有没有听出看雁人无声的呐喊？”方鸿渐被这突如其来，有些走题的话问愣了，不知如何回答。董太太脸上再度飞起红云。

斜川道：“你还记得你我与辛楣、诸慎明和苏小姐吃饭时所说的那个围城的故事吗？外面的人想进去，里面的人要冲出去。呐喊着冲进去，再呐喊着冲出去，多么荒唐！”

方鸿渐似乎有所感悟道。

“不，是昂着头冲进来，低着头冲出去。”

斜川托办事出去后，鸿渐便与董太太坐在客厅内闲聊，东拉西扯，谈自己小时候，谈在欧洲求学的事。只是回国后的事却只字未提。董太太津津有味地听着，让鸿渐感觉对方对他谈的事还饶有兴致。鸿渐便饶有兴致地继续说下去。

大凡女人都没有谈自己的本领，而只会大谈特谈别人怎样。而一个女人能否得到别人的认可，那得看她能否聚精会神地把对方的话听完。方鸿渐此时完全陶醉在自己谈吐之中，说得特别多，也特别精采，每到幽默之

处，方鸿渐自己便会首先大笑起来，董太太也会捂着口轻轻地笑上几句。方鸿渐今天第一次找到如此出色的听众。以前这样讲话是难得有反响的。很多人都有这种经验，如果你对谁问话，而他却如没听到一般毫无反应，你心里会感到气愤万分，脾气暴的人也许还会老拳相向。

鸿渐边说边望着对面的董太太，望着她的一颦一笑。她的每一个神态都那么风情四溢，每一个举止都那么雍容典雅。最使鸿渐着迷的还是董太太那十指尖尖的细手，修得非常好，指甲抹着一层粉的指甲油，为一双纤手更增添了凡分风韵。

把手指甲涂红，在中国五千年的文明中源远流长。女孩子采凤仙花瓣，加盐捣碎，置于甲上，包而裹之，约一两个时辰后，玉甲其红如醉。不过这个办法相当麻烦，凤仙花也不是时时处处都能采到，于是随着洋枪洋炮的开进，西洋女人的蔻丹闯了进来，把凤仙花打得落花流水，死不瞑目。鸿渐说得眉飞色舞，突然觉得自己只顾兴之所至，而把董太太冷落了，赶忙刹住话题道：

“你瞧我这个人，说起话来便没边没沿的，真不好意思。我曾听斜川兄说过嫂夫人不仅弹得一手好琴，还画得一手好画，今天让我一开眼界如

何？”

董太太浣尔一笑道：“我正听得高兴，方先生却不肯说了，至于画，方先生如果肯赏脸过目，自然不能推辞，只是不知如何下笔，还请先生命题。”

方鸿渐知道命题写字容易，而作画却很难，古时科举考进士才考这一科的。董太太既然能这样讲，自然能够应付，自己不妨选个有意思的题目，让她略略为难一下。可方鸿渐搜肠刮肚也没能想出个什么好题目也许这两天发烧得厉害，把幼时的家学全烧掉了。董太太铺好笔纸，回头笑等方鸿渐命题，方鸿渐便脱口而出道：“回

眸一笑百媚生，如何？”

董太太道：“方先生真是好才学，出的题目不仅意味深长，而且难做，看来方先生是要考考我了，我可很难能让您满意，只要别留下笑柄我就知足了。”

方鸿渐道：“哪里，我不过是想选个好题，以后我也好跟着这幅画来沾点光而已。”

董太太略一思忖，下笔龙蛇，挥洒自如，不一会一幅酣畅淋漓的水墨小品便跃然纸上，不仅浓淡有致，而且笔力泼辣豪放。纸上几束牡丹垂首摇摆，芬芳诱人。最妙处，是花瓣上的几颗露珠，晶莹剔透，似乎隐隐映

着蝴蝶的影子。

“好画！好画！嫂夫人刚柔相济，以刚为柔，以柔为刚，真没想到。只看嫂夫人外表，实在是看不出这样多的内蕴。而且嫂夫人扣题扣得更妙，回眸一笑百媚生，连牡丹都羞得低了头，而且蝴蝶也只远锭地飞，不被牡丹吸引．其媚状足够想象一番了。而且就此还引发了‘六宫粉黛无颜色’之意，真是妙笔妙思，好！”

董太太低头一笑道。“还是方先生诠释得好，把所有的画外之意都和盘托出，我可是没有想那么多的。另外还请方先生题款，才能算得上珠联璧合。”

方鸿渐一听，本来不厚的面皮“腾”地一下红了，赶忙推脱道：“我不会写字，字写得难看得很，让我写这画就糟蹋了。”

“什么让你糟蹋了？”

斜川大步走进门来，一看到画便称赞道：

“夫人，好笔法，真乃佳作也！夫人，回头我给题诗一首。现在不行了，鸿渐快回床上去，我给你带来了一位朋友，你一见准会大吃一惊的。”

说罢斜川便把鸿渐连推带搡地弄到床上，董太太也连忙收拾好纸笔，出去迎客。方鸿渐躺在床上还想，斜川这是卖的什么关子，见朋友何必非

得到床上。只是现在不能违了斜川的意思，便倚在床拦上，看着斜川急急地出去。

一会儿，门轻轻地打开，进来一人，方鸿渐顿时一愣——是孙柔嘉。

她还是那样，怯怯地站着，两眼间距离虽说和肖远一些，但眼神还是那么集中，仿佛要把什么都看透。除了头发稍有些卷曲外一切都与方鸿渐初次见面时一样。方鸿渐看着孙柔嘉喉咙里仿佛便住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倒是斜川从门后挤进来，笑道："鸿渐兄，这位朋友不用我介绍吧，好了，你们认识，就在这儿谈谈吧！"说罢退了出来，轻轻带上门。

孙柔嘉这两天一直盼着方鸿渐会来接她回家。自己要做母亲了，这滋味在心里又酸又甜。如果鸿渐回心转意，肯来接她，以后的日子也许会美满地继续下去，而且随着孩子的出世，家里还会增添几分乐趣。每想到此，就更盼着方鸿渐会早些来接她回家。听完董斜川的话，孙柔嘉恨不得一下就赶到方鸿渐的身边。孙柔嘉对病的滋味有过很多体验。自然会想得到方鸿渐此时的心情。可姑妈拦住不放，似乎感到这种收场太不体面。陆太太拉着柔嘉的手道："柔嘉，你别轻信别人的话，这样你以后会后悔的。方鸿渐没有什么表示，你是不能回去

的。”孙柔嘉还是挣脱了姑妈的手，跟董斜川走了。姑妈在身后气得几乎从眼里喷出火来。没办法，不是自己的亲骨肉，总不能撕破脸皮。

如今站在方鸿渐面前，孙柔嘉又无话可说了。眼前的方鸿渐眼窝深陷，胡茬子也长出来许多，真是大病一场后的样子。孙柔嘉真地动情了，泪水滚滚。她轻声问道：“你好点了嘛？”

方鸿渐又见到那既熟悉又陌生的泪珠，一年间多少喜悦与苦恼一时都涌上心头，繁乱而且理不出个头绪，忙答道：“我这不是挺好嘛，你瞧，胳膊上的肌肉，还那么棒！”

柔嘉咬道：“那你赖在人家床上

干吗？”

“等你来接我回去。”

这句话也许说到了孙柔嘉的心窝里，她破涕为笑，方鸿渐便一把把她拉到自己身边坐下。

柔嘉道：“早知道你是这样，我就不来看你了。”

鸿渐道：。”你不来，心里不着急？你不着急，他也会着急的。”

方鸿渐指着孙柔嘉的肚子道：“我们的儿子就用这么大的小脚踢你：‘快去看爸爸！快去看爸爸！不去我就折跟斗。”

柔嘉：“你怎么知道是儿子？”

鸿渐道：“我猜出的，准错不

了。”

柔嘉作凶恶状道：“是个儿子也随你，忘恩负义！”

鸿渐道：“哎，话不好这么讲，我们儿子还没出世就蒙此不白之冤，这岂不是天大的冤案。”

孙柔嘉知道方鸿渐嘴上是不会服软的，可是这一次也不能大便宜了他，不然这几天的泪也白流了。

柔嘉道：“你打算在董先生家赖到什么时候。”

鸿渐道：“你什么时候从你姑妈那儿出来，我便也马上搬回家。”

柔嘉道：“那好，你明天去姑妈那儿接我，我就跟你回家。”

方鸿渐经常痛恨自己，往往在一些关键时刻功亏一匾，一个小小的时机没把握住就导致了全军溃败。孙柔嘉先发制人，方鸿渐不敢奋起反击，因而这场战争的胜负就这样决定下来。

第二天早晨，方鸿渐早早地起了床，他感觉自己的精神特别的好，就像充足了气的车胎，董太太把斜川修面的家伙拿了来，方鸿渐把这几天蓄积的胡茬彻底打扫一下，十分钟后，董太太进来，见到鸿渐便笑道：

“方先生，我简直不敢认你了，就跟变了个人似的，几乎跟我那小弟弟一样年轻，漂亮。”

人没有不喜欢听夸奖的，男人更

喜欢听女人的夸奖，尤其是漂亮女人的夸奖。方鸿渐对自己似乎又恢复了信心。吃罢早饭，董斜川押杞夕揭鹿袂埃盟羯硪路?SPANlang=EN-US>

斜川道："鸿渐兄，你来的那天就裹了张床单，今天你总不能还披着床单去接老婆吧？闹不好还让别人以为你是个骑毛驴的阿拉伯商人呢。"

方鸿渐看着这满柜子摩登的衣服，想起自己从国外带回来的那几件西服都已；日了。结婚后人就变得不修边幅、方鸿渐也不再注重穿着。人们总说，人一结婚，就开始走向死亡。这句话看来是有道理的。他随手取下一件，斜川急忙拦住道：

“这件不行。这还是我在捷克做参赞时穿的呢，料子不好，式样也陈旧，这件也不好，太随便了，穿这套衣服去她姑妈家，会让她们觉得太轻浮。”

方鸿渐真不知道自己该挑件什么样子的衣服，在欧洲的时候，也曾注意穿着，也有过几套当时还算得上流行的衣服，而如今时髦些什么，他已经全不晓得了。再到裉焖闶且桓鍪裁闯『稀L姹悴恍校纤嗷嵯窀雠懔樗驮岬幕摹Ｖ缓萌萌眯贝丏约貉∫患∕患了。?SPANlang=EN-US>

斜川道：“鸿渐兄，这套衣服很好，正宗英国货。你瞧，做工多精细。

你穿着准像个地道的绅士。”

鸿渐自嘲道：“我呀，穿多好的衣服，也像个给别人拎包的。”方鸿渐虽然嘴上自我贬低、可他在镜子重看到穿着笔挺西装的自己已是另外一副模样，觉得以自己的心智再加这漂亮的外套，足以征服占有的一切。只可惜心智是自己的，而外套却是别人的。董斜川为方鸿渐扣好扣子，笑道：“鸿渐，你真不应该去什么三闾大学呀之类的地方去教书，你该到外交部去做官。以你这长相气质，日本天皇的女儿也会爱上你，那样的话，日本飞机就再不会往这儿扔炸弹了，中国百万大众可就逃出苦海喽。你就是中

华民族最大的功臣，我们就为你塑个铜像，立在黄浦江心，以后所有的姑娘都到你的面前献花。老兄，那时你这体格可就招架不了喽。”

鸿渐打趣道：“那我三分之一给你怎么样？”

斜川一板脸道：”鸿渐兄，我可没想到你会如此吝啬。”

鸿渐道：“我是怕我们嫂夫人不会同意。”

董太太道：“他的事我是不会管的。我倒想看看他对女孩子有多大的吸引力。”

董太太伶牙俐齿，说得董斜川哑口无言，鸿渐接道：

“嫂夫人果然大度，有了嫂夫人这样贤惠的妻子，即使身边姑娘成群，斜川兄也不会看上一眼的。要是换了我嘛，情况可能就不一样。”

董太太翘首向方鸿渐道：

“原来方先生这次患病事出有因呀。早知道这样，我可不要再撮合你们夫妻，免得害了孙小姐。”

董太太说罢便咯咯笑起来。方鸿渐不是头一次见董太太这般爽快，自己反倒不知该如何应付，只得一脸通红地傻站着，倒是董斜川接过话题对妻子道：

“采薇，瞧你把鸿渐说的，鸿渐怎么会是那种人。”

董太太道："方先生是聪明人，自然听得出的，怎么会怪罪我呢？倒是斜川，往往分不清哪句是真的，哪句是假的。"

看到夫妇二人调侃，鸿渐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尽管他并不完全明白董太太的意思，但方鸿渐还是觉出这种滋味在心底愈来愈浓烈，便忙插话道：

"说到西装，我倒想起了一笑话。"

斜川道："我的太太最爱听笑话，鸿渐，不妨讲来让我们听听。"

方鸿渐清清嗓子，拿出一副在三闾大学教书时的腔调道："那还是在

伦敦，一位教授讲给我们的。中国人的西装是跟欧洲学来的，可欧洲最正宗的西装在英国。法国的裁缝们都从英国旅游者那里学些新样子。后来他们发现所有来法国旅游的英国人的裤子上，不仅纵向有条裤线，而且在膝盖地方横着熨上这么一道。后来才知道，这些英国人的裤于是在箱子里迭着，才压出了这么一道。”

鸿渐说罢，自己先放声大笑，董斜川也跟着笑得前仰后合，唯独董太太一丝笑意没有，只低低他说道：“哎，这些法国人真蠢。”

斜川夫妇把鸿渐送出门，鸿渐请他们留步。斜川突然说后天大哲学家

裕慎明要请吃饭，请鸿渐务必去，鸿渐不好推脱，便答应下来，并请斜川向诸慎明致谢，说罢便走出董家豪华的宅邪。回头望去，董太太那尖尖的指甲还在空中反映着一点点的光辉。

阴雨天过后，天空格外清朗，蓝天白云间也没有日本飞机，所以四周显得格外平静。方鸿渐不想叫车，他愿接受一点阳光，在阳光下他觉得自己好像透明的一般，阳光照来会不留下一点影子。方鸿渐慢慢地向陆家走去。

今天早晨起来，姑妈还在生孙柔嘉的气。昨天一听说方鸿渐病了，孙柔嘉就跟丢了魂似的，今天一早就起

来等方鸿渐来接她。姑妈心下暗骂柔嘉没骨气，方鸿渐一句话，就乖乖地跟着跑了。长此以往，怎能降住男人?日后不哭着鼻子跑回来才叫怪事。这次闹别扭是个多好的机会，白白放弃了真可惜。女人应该珍视这种机会如同珍视自己的容貌一样，因为这是男人在公开场合向妇人跪下服输的唯一机会，抓住了这次机会就会改变夫妻双方的力量对比。一着错，满盘输，可惜孙柔嘉不懂这一点，姑妈恨不得骂出声来。

孙柔嘉早上起来，仔细梳妆打扮一番。然后吩咐李妈把要带的东西都收拾好，放进皮箱里，这才下楼来吃

早饭。姑父边吃早饭边读晨报，嘴里念叨着什么日本人已经占了马来群岛等等。姑妈阴着脸头也不抬地吃着早点，柔嘉看出姑妈的心思，可自己也不好开口劝，所以只好焦的地看落地钟的钟摆慢慢地晃来晃去。

吃完早饭，孙柔嘉又上了楼，见到李妈已把皮箱整理好，便倚在床上抚着自己的肚子想心事。钟声敲过九点，柔嘉突然跳下床，把皮箱里的东西重又扣在床上，脱下穿着整齐的衣服，干脆钻进被子里，闭上眼睛努力使自己睡起来。方鸿渐又来到陆家的台阶前，这一次他没有等通报，李妈便把他领进客厅。陆太太还穿着晨衣，

见方鸿渐进来，便请方鸿渐坐下。

陆太太道：“方鸿渐，你今天来是接柔嘉回去的？”

方鸿渐点点头，陆太太转头叫道：“李妈，去请小姐，就说方先生来接她回去。”

李妈一路上得楼去，又一溜小跑下来。

“太太，小姐吃罢早饭又睡下了。”

姑妈嘴角露出了会心的一笑，心想柔嘉还是蛮有点鬼心眼的，便对方鸿渐道：

“柔嘉睡了，你看是等一会呢还是下午再来？”

“那我就过几天再来吧，也让她在姑妈家好好休息休息。”方鸿渐随口答道。

陆太太一听不禁心里一堵，这儿又不是寄宿学校。再过几天来接，方鸿渐说得轻描淡写，可这几天孙柔嘉的眼神，姑妈早就受不了。所以陆太太就又吩咐道：

“李妈，你再上楼去看看小姐醒了没有。。”

李妈又一溜小跑地上楼去，一会儿回来道“小姐已经醒了，知道姑爷来了，正梳妆呢，让姑爷稍等一会儿。”

于是方鸿渐便在这里等起来。与

陆太太又没有什么好聊的，他便像个局外人般地把这间大房子中凡是有字的东西全看个遍。

钟声又报了一遍时，孙柔嘉这才款款地从楼上走下来。

方鸿渐等了这么长的时候，心里自然好不痛快。他觉得这幢房子就像个玻璃的动物园，自己刚好是一只红屁股猴子，供别人参观。孙柔嘉下来后，姑妈拉起孙柔嘉的手千叮万嘱，其音量之大足以盖过外面小贩的叫卖声，最后才对方鸿渐道：

“现在我把柔嘉交给你了，她现在可不比往常，我希望你能多照顾她。而且我也不愿再见到她哭着跑回来。”

方鸿渐斩钉截铁地答道：

“那绝不会。不过她要是非要回来，我也没办法。”

陆大大的脸色顿时惨白。孙柔嘉白了方鸿渐一眼，向姑妈告别，姑妈的眼泪又如“银河落九天”般地飞泻而下。孙柔嘉又与姑妈拥作一团。方鸿渐此时真觉得这出戏似乎永远不会有结尾了，在此耗下去，这两个女人的泪也许会减弱今年的旱情。

此时李妈已叫来了车。姑妈见车来了，泪流马上中断，从腰里掏一叠钞票，塞给孙柔嘉道：

“你要多吃些营养品，不要怕花钱，你现在是一人吃两个人的饭，要

多注意，注意保养。你走后，姑妈不在身边，要自己关心自己……”未说完眼泪复又落下，砸在地上，叮咯作响。方鸿渐突然问道：“姑妈，您家那条是叫 Baby 还是叫 Batty 的哈叭狗到哪儿去了？”

陆太太道：“是 Bobby，送给人了。”

陆太太想起自己那条越来越讨厌的狗，不禁有点伤心，方鸿渐冷冷地道：“多好的一条狗，可惜生错了人家。”

车到了家门口，李妈先把行李提上去，方鸿渐、孙柔嘉夫妇千恩万谢地感激了房东太太，这才上了楼。数

完楼梯，两个都气喘时时。方鸿渐倚在栏杆上，说道：“英雄不比当年哪！”

孙柔嘉听方鸿渐说这种话，仿佛话里有音，便一撇嘴道：“哟，还不比当年哪，连姑妈都给你奚落了，谁还敢不怕你呀？再说，进得这个家来，你不还是说了算。”

鸿渐道：“天气已经够冷的了，何必再吹那么多的凉风！”

进门后，李妈已经下厨房收拾午餐，孙柔嘉坐在床沿上，看着房里的一切，说道：“还是老样子。”

鸿渐道：“当然是老样子，你放心，没有人上这来偷东西。”

柔嘉道："我不怕偷，就怕有人惦着。"

"你放心，我们方家的人还没到你说的那么下贱。倒是有的人乐意插手别人家的事。"

孙柔嘉哼了一声，便扭过头去不再理方鸿渐。方鸿渐就如斗鸡场的鸡，还没分胜负，对手就躲开来，自己不免有点悻悻然。

一会儿，李妈端了中饭上来，生了这一上午的气，方鸿渐早就没了胃口，只是呆坐在桌前想着心事。李妈见小夫妇面带不悦之色，知道旧病又复发了，便道："小姐，你可要记住，生气对胎儿不好，还是总笑笑，那样

小姐生出来孩子也是爱笑的。姑爷，你可别惹着小姐，再说小姐肚子里的不也是你的孩子吗？”

李妈絮叨完，便又从厨房端出一大盆鸡汤，放在柔嘉面前道：“小姐，把它全喝了，大补的。”

方鸿渐问道：“是不是人们总说：‘吃鸡生鸡，吃鸭生鸭，吃什么生什么？’”李妈道：“不对，是‘吃什么补什么’，是什么‘吃心补心’，‘吃脑补脑，啊，还有……”

李妈还想说下去去夸耀一下自己肚子里收藏的民谣大全，可孙柔嘉却一推筷子说：“我不吃了真讨厌。”说完便气鼓鼓地进了卧室。

李妈知道自己铸成大错，忙一路小跑地追进卧室。方鸿渐于是闷着头把鸡汤喝完，他可不管吃什么补什么之类的问题。喝完后便擦擦嘴，拎起衣服出门而去。

方鸿渐叩响了洪水宏的大门，许久才有人答腔。开门后，就见洪先生两眼惺松，披着睡袍，还不住地打着呵欠。方鸿渐见此问道："洪先生，打扰，可以进去吗？"

洪先生认出是方鸿渐，便赶忙往里请，道："方先生，请请，在下孤家寡人一个，你什么时候来我都欢迎，你稍坐一下，我去洗洗。"

方鸿渐打量这间屋子，四周一片

狼藉，仿佛日本炸弹曾掉在屋中央一般。一堆堆的书与被褥衣服搅在一起，不能不使方鸿渐怀疑洪水宏此人是睡在被里还是睡在书里。一会洪水宏洗漱完毕，便正正经经地为方鸿渐沏了一杯茶。方鸿渐问道：“洪先生，恕我冒昧，你这是午睡还是……”

洪先生道：”晚睡，不，只能说是早睡。我今天早晨天亮之后才睡下，昨晚整理了一宿稿子。”

鸿渐道。”你这么阴阳期倒，黑白不分，没个人管着你点。”

洪先生一听便大笑道：“方老兄，我正是怕有人管，才来到上海，妻儿老小都在山东呢，我现在虽说难以享

受天伦之乐，但能享受到自己，这笔帐仔细算算，很划得来。”

方鸿渐只得对他陪以苦笑。方鸿渐想，洪先生确实是个快乐的人。首先他能够一味追求而乐此不疲，追求到手便紧紧把握，畅享胜利之乐。再者，正是方鸿渐自己远远做不到的，洪先生能割舍一切情丝而寻找自身的价值。方鸿渐看着笑呵呵的洪先生,不禁有点妒意。

两人谈完编书的构思，方鸿渐就走出洪先生的小破屋，到大街上找到了一一家卖文房四宝的画店，买了一套上好的砚台，手捧着来到董斜川的家，董斜川一见方鸿渐，便拿他打趣，

问为何不在家陪老婆，不怕老婆跑。方鸿渐支支吾吾他说不出话来，便把砚台捧出，说留点心意，以谢兄嫂操劳。斜川痛快地收下，说董太太那幅画他已题了诗，董太太拿去裱了，裱完后送给鸿渐留做纪念。斜川还低吟了自己的题诗，神色悠然。方鸿渐便道了谢，便从董家出来，时天色晚，赶忙往家里奔。

路的长短依人的心情而定，这似乎不合理，但实际确是如此。方鸿渐赶到家里，家里一片冷清，只有李妈依着炉火边上做言手工活。见方鸿渐回来，忙放下手里的活道：

“姑爷，你回来了，饭正热着呢，

一会儿我给你端到房里去。”

方鸿渐冷冷地问道：“小姐呢？”

“小姐见姑爷出去一下午都没回来，就自己去看电影了，小姐刚去的。”

方鸿渐走进房里，思绪烦乱，恨不得痛痛快快地揍自己一顿，因为自己太懦弱了，永远挣脱不了自己身边这一切。他记得小时候，自己和小伙伴们在树林里玩，在两棵树间拉起一张大网，这时小伙伴们一起轰，小鸟仓煌逃去，便有好多鸟一头钻进网眼里，脖子被紧紧卡住，吊在哪里，无论如何也挣脱不了。方鸿渐怀疑自己是不是一只钻进别人圈套中的小鸟。

墙上的钟叮叮当当地乱敲了一通后，黄浦江上也传来大钟声。已经十点，孙柔嘉还没有回来，方鸿渐被这钟声乱了心思，书便写不下去了，就放下笔，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脚步声慢一阵紧一阵，活似墙上的钟。

楼下传来拓拓的脚步声，半分钟后，孙柔嘉推门进来，脸上还带着兴奋的光泽，进门便道：

“鸿渐，你没去看，真悔死了，你不知道有多好看，好莱坞刚拍完的。”

方鸿渐冷冷地答道：“我还不至于因为没看上一部美国电影就去死了。”

孙柔嘉刚进门时所有的兴奋劲儿骤然烟消云散，于是，也拉长了脸道：“你不爱看就算了，何必那么冷言冷语。。”

鸿渐：“我是心里冷。你一个人这么晚去看电影，你想过没想过肚子里的孩子。”

孙柔嘉听他提起孩子，便提高了嗓门道：

“你还有脸提孩子，你想设想过我？我刚回家你便出去疯，你还回来干嘛？去找你的那些狐朋狗友去罢，去找那个诗人去罢，去重庆找你那个大恩人赵辛楣去罢。你还有心思来考虑我，真奇怪！”

鸿渐道：“你真……真是蛮不讲理，我出去为了什么？眼看你就不上班了，我不找点事做。你去喝西北风呀？”

柔嘉道：“哟，你居然还有心思为以后着想了，亏你说得出。告诉你，我用不着你这么为我费心思，我有姑妈给我的钱，你养不起，我姑妈养得起我。”

鸿渐道：“哼，你姑妈，要是没有你姑妈，这个家早就太平了。”

孙柔嘉气得涨红了脸道：“你，真庸俗！”

方鸿渐昂起了头，他知道庸俗这两个字是从来套不到自己头上的。

第三章

这两天实在没心思去应酬别人。诸慎明要请客吃饭，方鸿渐更是兴趣索然。只是一来答应了斜川要去，二来这两天闷在家，情绪变得很坏，不如出去散心。方鸿渐这几天越来越觉得，自己这个家也许风水不好，踏进这个地方便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一股邪气就在头里撞，不撒出来就难受。

方鸿渐从家里来到宽敞的街上，不觉畅快了许多，脚步也渐渐轻松。一个人在痛苦难熬时如果能稍稍忘记眼前这所有一切，那种心情是一天无所事事时绝想象不到的。这时一辆车

在方鸿渐身边停下，一个子不高的年轻人跳下，大叫道：“鸿渐哥，你可想死我了！”

方鸿渐驻足仔细辨认，原来是险些成了自己小舅子的效成。效成现在可不是以前那副模样，西装笔挺，头发梳得油光光的，只是鼻子下还有鼻涕流过的痕迹。

效成道：“鸿渐哥，你不是去什么三……三间大学当教授了嘛，怎么又回上海了？鸿渐哥，你是不是回来娶那个苏小姐来了？”

鸿渐道：“少废话！你告诉我你怎么不念书了？”

效成道：“鸿渐哥，你还说呢，

都是你害的我，你一走，我的古文，英文都没人替我做了。考试没及格，要留级。”

鸿渐骂道：“活该！看你还胡闹不。”

效成这时也换成一脸得意之色道：“鸿渐哥，你别看咱考试及不了格，可是咱老爸有能耐呀！我爸看我挺可怜的，就把我弄进点金银行。鸿渐哥，我现在已经是襄理了。”

方鸿渐见效成仍一脸稚气，不禁想笑，道：“你爸让你做襄理，居然放心？先把鼻涕擦擦。”

同效成脸上显出有点不好意思，道：

“鸿渐哥，你走后，我爸我妈总念叨你，你回去看看吧。”

鸿渐道：“好，转告你父亲，我有时间一定去看望他，还有你母亲的病还犯吧？”

效成摇摇头道：“我不知道。”

鸿渐道：“那好吧，我走了。”

效成道：“鸿渐哥，明天晚上我在浦江大饭店请你吃饭。明天晚上七点半，你一定来。”

鸿渐道：“明天晚上，我一定……不去”

鸿渐来到饭店，董斜川已经到了，他见鸿渐来了，便迎出来道：“鸿渐兄，你真准时。很可惜呀，主人还没

有到，看来大哲学家要让我俩空樽对月了。”

鸿渐道：“斜川兄，哲学上不是讲，真理是正确的但也是空洞的，看来慎明兄要让我们钻钻概念的圈套。”

董斜川慨叹道：“幸亏我早年只对诗学感兴趣而没有对哲学有任何爱好，不然的话我也会变成褚先生那样遍设天罗地网等别人来钻了。”

鸿渐打趣道：“斜川兄要是也逐步哲学，董太太可就会如惊弓之鸟，”一行白鹭上青天’了。”

斜川道：。‘鸿渐兄，不提这些，咱们要菜，自己吃，今天这个东我来做。”

方鸿渐附和道：“看来褚先生今天是摆空城计。不过能和斜川兄畅饮，仍是不虚此行。”

两人叫了满满的一桌菜，举杯共饮。方鸿渐心里直打小鼓，提醒自己不要贪杯，不然的话又要第三次出丑了。上一次他见过斜川的酒量，斜川不仅称得上诗人，恐怕也称得上“酒人”。当然最值得称道的还是太太娶得好。方鸿渐一杯酒下肚，两眼就有些迷离，道：“人生最难得是什么？斜川兄，你能告诉我不？”

斜川道：“鸿渐兄，今天咱们二人在此喝酒，不讨论这些深奥的问题，这些问题不还是留待慎明兄去研究罢，

这一部分归他。”

鸿渐道：“不，斜川兄，褚先生是永远搞不通这些问题的，这是一道考察你心智的试题，你要回答。”

斜川略一思索，脱口答道：“偷得浮生半日闲”。

方鸿渐大摇其头道：“不不，斜川兄，你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呀！最难得的不是古人所说遇一红粉知己，而已。斜川兄你限得如此贤能的妻子，人生的真谛你已完全获得，浮生半日闲对你还算什么？你真是该满足了。”

董斜川听罢哈哈大笑道：“鸿渐兄、你又不是我肚里的蛔虫，你怎知我的心意？这个世上哪有十全十美的

事，表面上看来最快乐的人也许是内心最痛苦的人。你瞧我，也该成哲学家了。”

褚慎明一溜小跑地窜上楼来，气喘时时地问道：“谁该成哲学家了？明摆着是要抢我的饭碗。”脸上往下淌着白汗，几络长发紧紧贴着面颊上。褚慎明道”斜川兄，在楼下就听到你的笑声，你是成不了哲学家，从你这笑声看就成不了哲学家。鸿渐兄倒是有希望，只是还需再去留洋几年。注意，必须拜罗素为先生！”

方鸿渐与董斜川看着这个浑身冒着热气的哲学家不禁内心暗自发笑。鸿渐道：“褚兄，今天主人比客人来

得晚，是不是本末倒置？这种命题恐怕很难推衍吧？”

褚慎明道：“不不，我这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刚到菜就上好了，这种偶然率是很难遇到的”

斜川插话道：“不算来的巧，虽说菜上了，可帐还没付，我和鸿渐中都是两袖清风而来，这个摊子当然也该由你来收了。”

褚慎明张那张白脸一抽搐，夹鼻眼镜便掉在桌上，斜川忙为他捡起，递给他道：

“褚兄，你别紧张，你要是也两袖清风，那吃光后便把你押在这儿，我和鸿渐取来钱再把你赎回来，你看

怎么样？”

褚慎明一听，忙紧甩额前长发，腆起满是骨头的胸脯道：“哪有，既然是请客，那钞票自然是要东家出的，今天是我做东，所以我来结帐是符合三段论推理逻辑的。再说，来吃饭哪能不带钱，笑话。我请罗素一起吃饭也是我结帐的”

方鸿渐在欧洲留学曾对大哲学家罗素有过耳闻，但今天才知道罗素是个吝啬鬼，出去吃饭居然好意思让一个中国穷留学生掏钱。斜川与褚慎明相交多年，知道他的毛病，便道：

“褚老兄，谁付钱的事先搁在一边；今天你晚到了半小时，害得我和

鸿渐好等，不说别的，罚酒四杯。”

褚慎明一听，顿时睁红了眼，忙从口袋里掏出些瓶瓶罐罐，道：

“斜川兄，你可是知道我的，从不喝酒的。茶房，来杯奶。”

斜川道：“你旁的时候喝什么我不管，今天这酒你是要喝的。”

方鸿渐见势，觉得没必要让褚慎明走自己的老路，便劝道：“要是褚兄实在为难，也不必勉强。”

褚慎明见到救星般紧接道：“对，对，还是鸿渐兄体贴人意，不像斜川，阴险毒辣。”

斜川道：“鸿渐，你不要心肠太软，不然我就戳穿老底喽。”

褚慎明忙捂住斜川的嘴，而斜川依旧不依不饶，道：“鸿渐，那天辛嵋请客，日标是对准你，我们几个签订了攻守同盟，一致对外，褚兄就装了一副滴酒不沾的样子，实际上这厮蛮能应付一气，而且喝完酒之后，椿兄的哲学高论更是语惊四座呢。这个机会，鸿渐，你说能放过吗？”

方鸿渐事隔一年半才知道底细。忿忿不平。没想到辛楣还曾出过如此损招，要不是斜川一语道破，自己恐怕一辈子都要蒙在鼓里呢。今天锗慎明在此，自然不可轻易放过，于是又为褚慎明倒上两杯，道：“褚兄心术不正，道德不良，且不如斜川兄来得

爽快，更该罚，一共六杯，一气喝下。”

斜川道：“还是四杯，我和鸿渐各陪你一杯，怎样？”

董斜川是怕褚慎明玩一个死活不认帐，你总不能按着他生灌下去，看来只好打个圆场，喝四杯完事。

褚慎明现在那张脸上已经赶得上烤熟的红薯了，越想辩白越急得说不出话来，只见他双目圆睁，牙关紧咬，宽大的西装套在身上像通了电般的抖擞。哲学家此时已说不出一个字来了，更不要说什么数理逻辑。

褚慎明突然一口气连把四大杯酒全倒进肚子里，这时嘴里才崩出话来，

声色惧厉:

“你，你们，全把酒喝了”

董斜川和方鸿渐忍不住哈哈大笑，笑得直不起腰来，方鸿渐从没见过如此富于戏剧性的场面。褚慎明的形象就如一头吹足了气的猪，夹鼻眼镜已滑到了鼻头。斜川与鸿渐都把酒喝掉，把酒杯来个底朝天让褚慎明检查，褚慎明这才坐下。鸿渐道:

“真没想到褚兄有如此的好酒量，可那次却和我用牛奶做戏，这是不是该罚”

褚慎明把求救的目光转向董斜川，斜川道:

“褚兄那天行为着实该罚，可鸿

渐兄表现也不佳，二人同罚一杯。”

褚慎明喝完这一杯，脸色开始转白，渐渐地越来越白，最后仿佛一张白纸一般，眼镜后的那双眼睛却如盛猪血的大碗那样血红。嘴里就开始不停地念叨：

“打是亲，骂是爱，罚酒也不坏。今天本不该罚我的，来晚了，有原因呀，要不是陪老婆上街，能来晚么？要不是没叫着车，能来晚么？要不是回家取钱，能来晚么？”

褚慎明喝多以后，嘴里不停他说，而眼神却越来越明亮，逐渐神采飞扬起来。董斜川在一旁苦笑不止。方鸿渐觉得褚慎明在欧洲不是跟罗素学哲

学，而是跟威尼斯的商人学的口才，颇有些文学上的修辞功夫。

方鸿渐和董斜川又继续慢斟慢饮。方鸿渐觉得褚慎明匆匆地来，匆匆地倒下，又匆匆他说些胡话，怪可怜的，便道：

“慎明兄要是让咱俩害惨了，回去后胃口又要难受两天。”

斜川道：“褚兄生来脾性如此，再说平时运气不济，总不能顺心罢了。”

鸿渐问道：“怎么？”

斜川道：“家有恶妻，无异于当头一棒。”

鸿渐道：“褚兄的妻子很霸道

吗？”

斜川道：“今天不谈这个，要是说起来足够讲到天亮的。鸿渐兄，喝酒！”

鸿渐此时已觉得肚子里热乎乎的，头也有点摆不正了，便道：“人活着，抛不掉的是困惑；人死了，带不走的是希望。我们就是小孩子手中玩的陀螺，转起来是影子，停下来倒在地上就是块木头，反正总不是自己。”

斜川抚掌叹道：“鸿渐兄，出言精辟。古人说最高境界是‘禅房花木深’，可人禅又怎样？还不是落个空落落一人而已，到死也不过是白活一世间。困时难斩江中水，寂中不望云

外山。清白一世已经很难，更何况想修成正果。”

鸿渐打缠道：“斜川兄，说了半天，这里面可并不包括你，你是红粉拥在身，不思窗外事。”

斜川嘿嘿一笑，道：“别看红楼倚大区，更思清水伴寒山’。人类的出路就在于战胜自己，摆脱自身，重塑一个崭新的人生。鸿渐，我打算近期去香港发展，老父的一位挚友在那儿办了一份《香江早报》，请我去做副刊的主笔。”

鸿渐不解地问道：“你在上海的情况不是很好吗？”

斜川道：“鸿渐，由此可看出，

你还是没有看透禅的真谛。”

鸿渐道：“全家移民，这可是兴师动众的大事呀，你做好准备了吗？”

斜川道：“不，就我一个人去香港。”

鸿渐道：“那董太太呢？”

斜川道：“她还在上海。怎么样，鸿渐，和我去香港吧？”

鸿渐思索了半天，道：“我现在很难走开，但也许有一天会离开这里，只是去哪里，我就说不准了。”

方鸿渐心绪烦乱，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有如此漂亮贤惠的太太的董斜川也会割舍一切逃出上海这座城市。可自己却像一只欲飞的苍蝇，撞在蛛

网上，眼看着那只庞大丑陋的蜘蛛一步一步爬过来。

方鸿渐晕晕乎乎走出饭店，董斜川付了款，扶起一团烂泥般的褚慎明，在外面要了辆车，先把椿慎明送回家，又把方鸿渐送到家门口，斜川才回家。方鸿渐一下车被冷风一吹，浑身打了个冷战，头脑略有些清醒，这才一步一步向楼上走去。

方鸿渐刚一进门，房东老太太就慌里慌张地跑出来急急火火地道。

“方先生，你可回来了，你太太被车撞了！”

方鸿渐一听，这一晚上的酒全从脑门中窜了出来，大脑仿佛瞬间出现

一片空白，全身也僵直了。

方鸿渐呆头呆脑地问道：“怎么样了？怎么回事？”

房东太太结结巴巴地答道：

“车夫死了，太太被摔出来，受了伤。哟，好惨呀，血流了一地，车夫的脑浆全出来了。呀！吓死我了。”方鸿渐一把死死抓住房东太太道：“现在怎样了？在哪儿？”

房东太太道：“太太给送进医院了，我儿子在那儿。”

鸿渐问道：“哪家医院？”

房东太太道：“东华医院。”

方鸿渐转身冲下楼去，在黑暗的大街上拼命跑。街上此时行人稀少，

车也叫不到，方鸿渐只得靠自己两条腿跑。他这时的脑子里已经浑饨一片了，只有酒后的疼痛还在随着心跳一下一下地撞击着头盖骨。

他刚冲进东华医院，便被一人拦腰抱住，仔细一看，原来是房东太太的儿子，方鸿渐此时已说不出一句话了。

“方先生，没关系，你别急，方太太已经脱离危险了，正在病房呢？”

方鸿渐不知自己何时有了这么大的力量，扯开他的双手问道：“到底怎么样？”

“太太受了点轻伤，腿骨断了，不要紧，过一段时间就能长好，只

是……只是……”

“怎样？快告诉我。”

“太太她小产了。”

方鸿渐头“轰”的一声，简直要炸裂开，他已想不到别的什么了，他只觉得眼前这一切都不是真的。方鸿渐拔腿往病房跑，房东的儿子又抱住他道：

“方先生，你别去，大大的亲戚们都来了，谁都不能探视。而且我听他们说，要揍你呢。”

方鸿渐此时根本不去想别人会怎样，他只是要看看孙柔嘉现在是个什么样子。他拼命挣脱了房东儿子的双手，向病房跑病房门口围了很多人，

踮着脚尖向里面张望，基本上是孙家的亲戚。方鸿渐跑来，不自觉脚步就放慢了，像地上有胶一样，最后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孙家人见方鸿渐来了，一齐向方鸿渐行着注目礼，只是眼光中充满了仇恨与敌视。两军对垒，谁也没有动，孙家刚才商量要揍方鸿渐的气势也没爆发出来。这时只有孙柔嘉的姑妈慢慢走出来，一直走到方鸿渐面前。

方鸿渐此时觉得好像自己是那个撞倒孙柔嘉的肇事者一般心虚，胆战心惊。而孙家人的目光齐刷刷地盯在自己身上，仿佛自己是开零式飞机向上海丢炸弹的日本鬼子。

姑妈走过来，抽抽鼻子道：

“哟，喝酒去了，好清闲呀！恐怕柔嘉就是死了，也改变不了方先生的福份。”

姑妈有预谋地挥起浑圆的手，重重地打在方鸿渐的脸颊上，方鸿渐的脸上顿时泛起了红红的一个巴掌印。方鸿渐只觉得脸上一阵火辣辣的疼，还没醒过神来，孙家人蜂拥而上。方鸿渐此时并不想逃走，只是想见孙柔嘉一面，看看她伤得怎样。刹那间拳头和皮鞋雨点般落在方鸿渐身上，方鸿渐觉得两眼金星乱飞，一瞬间只见一个黑乎乎的东西在眼前一闪，他便失去了知觉。

孙柔嘉回家这两天，脸上就没有一丝笑的模样，心里还是跟方鸿渐闹别扭。孙柔嘉知道虽然方鸿渐把自己接回来，可他并没有服输，也许是自己心肠软了点，反正这样下去，自己这日子还是不好过，不如自己去寻开心，晾一晾他，让方鸿渐自己反省一番，也许日子久了就会好些。所以今天见方鸿渐出去赴约会，孙柔嘉自己出去看电影。电影是个悲惨的故事，孙柔嘉不愿自己陪它落泪，便中途迟场，叫了辆黄包车回家。到了家门口，车夫要把车停到马路另一边让孙柔嘉下车，这时一辆黑色的小卧车飞快地驶来，撞倒了车夫，也把孙柔嘉重重

地抛出来，恰好被房东太太发现，赶忙送去了医院。肇事的小卧车早就跑得没有影子，谁也没再见过它是个什么模样。

方鸿渐醒来时，房东太太的儿子已把他弄回了家。躺在床上，浑身骨节都酸疼。他回想着几天来所发生的一切，仿佛从一场恶梦中刚刚醒来似的，不禁打了个寒颤。房东太太端着一盆热水进了门来，瞧瞧方鸿渐，道：

“哟，这孙家也太不像话了，把人打成这个样子。那方太太被车撞了，跟方先生有什么关系？啧啧，你瞧，眼眶都肿了。”

方鸿渐望着好心的房东太太，眼

泪几乎要滚下来了，房东太太又安慰他道：

“方先生，回了家就好，这几天你跟我们一起吃，他们要是敢来，只要我老太太在，他们孙家人就进不了这门。”

方鸿渐感激地点点头。

方鸿渐虽说没受什么重伤，可皮肉却受了不少苦。肿没消，伤没好，方鸿渐也不敢回父母那里，怕父母担心，也怕弟媳笑话，只好在这里挺着。好在方鸿渐行动还算自如，平时还可以坐下来为洪先生继续编书。但只要一想到孙柔嘉，心里就立刻就乱糟糟的，兴致马上索然。特别是想到自己

孩子还未出世就夭折，心里一阵空落落的。

一天，鹏图来找哥哥，发现红肿未消，便把方鸿渐拽回家里，方豚翁见状，一再追问，方鸿渐只得实话实说，把前后经过大概说了一遍。方母涕泪零落，抱怨儿子在外面受了苦，为何不回家来。豚翁老先生痛骂了孙家一番，鹏图、凤仪更是要和孙家拼命，为哥哥报一箭之仇。方老先生劝住兄弟俩，对鸿渐道："鸿渐，那孙家固然有非礼之处，可你也有错。稳重持家乃人之本分，不要有大多非分之想。这阵子你就住在家里，鹏图，你和你妈去谢谢人家房东老太，知恩

图报，起码的礼仪还是该有的，鸿渐暂时还是帮我辑录那部药典。”

鸿渐道：“爸爸，我答应给人家编一本书，还没搞完，人家催着呢。”

豚翁道：“那你就专心给人家写罢，这才是留洋的人该干的事，我的事你就不用管了。”

方鸿渐于是在家专心地写起书来，不几日书就脱稿。方鸿渐给洪先生寄去，之后就在家中为父亲辑录古书中的药方。母亲这几天总是为鸿渐跑前跑后的张罗着好吃的，只是两个弟媳经常在背后嫡咕，被方鸿渐听见过两次。

一日，方鸿渐翻开报纸，有一则

消息被他偶然发现：本报讯：XX 纱厂雇员陆女士在下班途中被两名歹徒殴打，歹徒随即逃走。殴打理由不明。陆女士已经住进医院治疗，现本地警察正在合力追缉逃犯。

方鸿渐看罢不禁开怀，但又一想，此事也许有些溪跷，但想不出个头绪，便把报纸扔在一旁。

又一日，董斜川登门拜访。他从房东太太那里听说了此事，便买了许多水果，按图索骇找到了方家。二人坐定，斜川间道：

“孙家再没找过你吧？这样的话他们也就不会再寻衅闹事了。依我看，鸿渐，你还是跟我去香港吧，在香港

也许还会有所发展。上海也不安全，日本人随时有可能打进来，上海危如蛋卵。现在很多人都去了香港，听说连名伶梅兰芳都已到了香港，我们还是越早越好。”

方鸿渐以前在去留这个问题上一直摇摆不一，时至今日也确实该下决心了。只是香港对他吸引力并不很强，所以一时难以回答斜川。于是他便含含糊糊地答应了斜川。

方鸿渐把董斜川送出门，又陪他走了一段路，才依依告别。

斜川希望鸿渐打定主意不要变，方鸿渐若有所思道：“这一步迟早要迈出的”

又过了几天，洪先生、王先生也来探望方鸿渐。洪水宏见面便道歉，道：“方先生，真对不住！你那部书写得非常好，可惜的是日本鬼子轰炸了印刷厂，书稿和纸样一齐被烧了，真可惜。书局为了能弥补一点方先生的损失，差我送来几百元稿费，请你务必收下，也好表示书局的一点心意。”

方鸿渐一听，忙道：“这些钱我不能要，不能再让书局受损失。”

洪先生涨红了脸道：“方先生，你要是不收钱，岂非是埋怨我不成？这样的话，我心里可就放不下此事了。”

王先生在一旁劝道："鸿渐，这钱你就拿着。这事也怨不得咱兄弟，谁让小日本专往那儿扔炸弹呢。"

方鸿渐收下钱，心里仍空落落的。自己的心血付之一炬，这毕竟是难以承受的事实，如今上海再也没有什么可挂恋的了，于是对王先生道："这次我已经决定，离开上海，到一个新地方再去谋发展。"

王先生一拍大腿道："鸿渐，你做得对！不瞒你说，我早就想劝你离开这儿，只是当时不好出口，如今你也来去元牵挂，应该离开这里。不知方先生准备去哪儿呢？"

鸿渐道："我还没决定去哪儿，

香港、昆明或是重庆都行，只要能离开这里每一天都让我恶心的地方就行。”

王先生道：“那我看还是去昆明好，那里自由，学术气氛好。”

洪先生沉稳地插话道：“鸿渐兄，我倒希望你能去重庆，那里也许更适合你。”

王先生听洪水宏让鸿渐去重庆，心里不好再阻拦，便道：

“反正鸿渐一走，咱哥俩又少了一位喝酒聊天的。鸿渐，不管你去了哪儿，都别忘了这儿还有在水深火热中挣扎的老哥儿俩。”

一壁说着，王先生不禁心情沉重

起来，便赶快和方鸿渐告辞，起身走了。

第二天，董斜川又来到方家，给方鸿渐送来一张一周后飞往香港的机票，并说到时候两个人一路同飞。方鸿渐见机票送来，就只有去香港，而没有什么选择了，乃答应下来，和老父老母请行。老母自然又是抽抽嗒嗒，以袖拭泪。老父深思半晌，道："鸿渐，既然你决计要离开上海，你就走吧，到了香港，莫负了董先生一番好意。但是你要切记，在外面为人，要勿刚勿柔，二者相济才能游刃有余。家里的事你不要挂念，有鹏图、凤仪在家，就是我不在了，方家这个门户

也撑得起来。”

方鸿渐听完父亲的一再嘱咐，便退出来收拾东西。老母亲一边整理衣物一边暗自垂泪。方鸿渐劝了母一回，便出了家门，信步走到婚后一直住着的房子，见到房东太太，亲自道了谢，并要上楼再去看看。房东太太忙解释道：“陆家已经把所有的东西拉走了，现在这间房已经住上新房客了。方鸿渐悻悻地走出来，回身再望一眼这个熟悉的地方，心想以后就要永远离开这里，在这里的所有记忆都会被封存起来，也许会掩上厚厚的尘土，也许一辈子都不会打开。就让它静静地躺在这里罢!

临行时，方家一家人都来送行。方鸿渐的行李很少，而董斜川却像带着全部的家当一般，大箱小箱一堆。董太太远远地站在人群后面，望着这两个要远行的人。方鸿渐回头望去，只见董太太那杏红的唇和五个轻轻摇晃的红色指甲尖在阳光下显得那么清晰。

临上飞机时，董太太把一卷包好的东西递给方鸿渐道：“这是那天我画的回眸一笑，请方先生收下，做个纪念。”

方鸿渐感激地点点头。董太太又向斜川告别。斜川泪水盈盈，而董太太依旧一副冷艳的模样。

二人告别，飞机便缓缓滑向跑道。飞机越飞越高，地面上的人也越来越小，最终留给方鸿渐的仍是那轻轻晃动的几点红。方鸿渐的心也随着飞机的轰鸣飘人这无边元际的空旷之中。

第四章

到了香港，董沂孙的老友率领着很多喽罗家将来机场迎接，这阵势真叫方鸿渐心惊胆战。一见面，斜川便向中间的老者行了大礼，道："韩叔叔，侄儿向您行礼了。家父也要我向您问候。"

斜川的这位韩叔叔爽朗地笑道："侄儿，免了。令尊一切可好？"

董斜川道："家父还好。韩叔叔，这位就是方先生。"

方鸿渐与这位，'韩叔叔"行过礼后，发现此人一头鹤发，皮肤白皙，是平素很注意养生的样子，穿的衣着像是个满清遗老，可架势却和上海滩上的黄金荣、杜月座之流一般，而且比他们也毫不逊色。后来斜川介绍说，韩老伯名叫韩望，字平远，乃满清皇前的大内侍卫，辛亥革命便举家南迁，来到香港。此人什么生意都做，以此发家，现在已是香港最响亮的家族之一。他与孙老先生曾合称文武双友。年轻时韩平远最疼爱斜川，而且他由于练功不慎，终生不育，故一直都把

斜川当做亲儿子看，所以斜川来老头子要亲自来接。

一支车队浩浩荡荡开进韩府。这韩府的院墙几乎和紫禁城的城墙一般高，整体上器宇轩昂，远远望去，金碧辉煌。方鸿渐偷偷问董斜川：何故如此奢华？斜川答道：大概是老头子太怀念在皇宫的那段日子了。进府后便有下人安顿好住处。斜川与方鸿渐径直来到大厅，再次与韩平远见礼。落座后酒席便摆上来。喝罢酒，方鸿渐就推说自己路途颠簸，身体有些不适，回自己的卧室睡下来。到了掌灯时，斜川一身酒气地推门进来，见方鸿渐正酣睡，便把他推醒，问道：

“方兄，今天又耍的是什么心眼，早早就退下，把我一个人扔在那里？”

鸿渐道：“我看你跟韩老伯那么亲热，我又插不进嘴，别人又不理我，我在那还呆着有什么劲儿？”

斜川道：“方兄，你这话怎么好像有点男女之间赌气撒娇的味道？”

鸿渐道：“算了，算了，我和你老兄还犯不着来这一套。斜川兄，你到香港这块地方看来算是蛟龙进了黑水潭，你就是想把所有的女人全娶回家，你韩叔叔也能做得到。”

斜川笑：“只是我不想那样干，我总还应该给你鸿渐兄留几个玩玩吧？”

鸿渐道：“亏你还念着兄弟情意。”

董斜川觉察出方鸿渐话中有话，不过他觉得可能是鸿渐刚刚离开家，刚刚从心头上把孙柔嘉割舍，心情还有些不太畅快，所以也就没往心里去，便和鸿渐告辞自己去睡了。

方鸿渐一到香港，心头就紧缩一下。香港不过是块弹丸之地。在这里的作为再大恐也难有大发展。下了飞机见了韩平远，发现他与上海滩上的帮会头子没什么两样。自己苦苦才冲出了上海，一头又扎进这种环境，心境实难好起来。

这一天依然在喝酒吃饭中度过。

这个社会里，如果说穷人每天工作是为了吃口饱饭的话，那富人则把每天吃饭当工作。

在这一天里，鸿渐发现斜川再遇见自己，脸上就现出一阵啡红，这反使方鸿渐自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

明天早晨，吃罢早饭后，斜川对鸿渐道："赶快换件衣服，韩叔叔叫咱俩去一趟。"

方鸿渐忙穿戴整齐，和斜川来到大厅里。韩平远见到二人后，示意他们坐下。

韩平远道："昨天我听斜川说，你们要急着找事做。其实你们

刚来香港，还是休息两天的好，

不过既然你们已经提出来，我也不妨透个底。以前这里有家《香江早报》，我姓韩的不知哪里得罪了他们主编，经常和我们做对。我这个人听不得别人指着鼻子骂，就把它给买下了。我年轻时就仰慕沂孙老友的才学，恨自己不是这方面材料，今日侄儿来了，你们两个就去接管这家报社，把它变成一份给老学究们读的报纸。一些具体事情，斜川你看着办吧。”

方鸿渐心中吃惊不小，未料韩平远的势力如此的大，更未料到与斜川来香港是做‘接收大员’，偷偷瞧瞧董斜川，斜川脸上的气氛也有些斑斓。

斜川道：“韩叔，侄儿的才能实

在难以胜任此职。再说办报纸侄儿可是一窍不通”

韩平远的手在空中一划道："什么通不通的，办成咋样就咋样，办不好关了就是了。好，我还有事，过两天你们就去接了吧。"

韩平远起身要走，方鸿渐赶忙向前说：

"韩老伯，小侄与老伯素味平生，今日吃住在老伯家，受此礼遇心里实在愧疚，我想搬出去住，一来看看香港世间风情，二来也免得总是骚扰老伯。"

"方先生，说骚扰老朽可承受不起，要是想看看香港这个地面，出去

走走也就看了。不过方先生如觉得在此感到拘束或是招待不周，就让老程出去找家旅店包间房也行。老程，你去办这件事。”

一个管家模样的老人答应着，韩平远便进里屋去了。

出来后，斜川劈头就间道：

“鸿渐，搬出去这儿你怎么不和我商量一下？你冒冒失失地提出来，反倒弄我一个措手不及”

鸿渐道：“斜川兄，你的好意，我心里是明白的，可我不能做人家的食客呀。这样的话，心里不安，而人家派给的活儿也不能不做。”

斜川道：“这么说，报馆的事你

是不想做了？”

方鸿渐自己也不知道想做不想做，只觉得韩平远这人做事心黑手辣，自己再去做他的帮佣，不免降了人格。可是管理一个报馆，这在平时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所以犹豫再三也拿不定主意。斜川见他犹豫，便道：

“鸿渐兄，此事可为亦不可为。说实话，我心里也犹豫。但目前问题是，咱们俩中缺谁这报馆都做不下去了，你我都再考虑考虑。”

二人都心事重重，可又都拿不定主意。下午，管家老程回家说，房间已租好，请方先生前去看一下是否满意。方鸿渐请斜川同他一起去，三人

便上了路。

来到香港中部最繁道，方鸿渐眼里的一切都带着一种怀旧的味道。他和辛楣曾在这里吃酒聊天，如今辛楣不在身边了，只有董斜川成为最知心朋友。尽管二人也曾推心置腹，但方鸿渐感觉总还是有些话不投机。老程把他俩领进一家大旅店，方鸿渐突然发现这里很眼熟，转瞬间他便记起这里就是与孙柔嘉度蜜月的那间旅店。老程把方鸿渐引起一间客房，恰好是在半年前方鸿渐与孙柔嘉甜言蜜语的那间客房的正对面。老程陪着笑道：

“方先生，真不好意思，这一阵内地好多人都迁到香港，香港的房价

猛涨。就是这样，房还很不好租到。这是香港最好的一间旅店，就请方先生暂时就合一段，等有了好房再换。”

方鸿渐问道：“这里一天房租多少？”

老程道：“方先生不用费心，韩先生已经吩咐下来，房租从帐上划过来。方先生要是满意，我就差人把方先生的行李送过来”

方鸿渐点点头，他还能说什么呢？斜川在一旁叹息再三，后悔自己没提出到外面住，不然会比在韩家快乐上许多。

夜深了，窗外霓虹灯有规律地变着颜色。方鸿渐躺在床上，想到自己

与孙柔嘉曾在这里巫山云雨，而如今却两心相背，天各一方，心中不禁酸楚。曾几何时，人的命运就如此大起大落。方鸿渐又想起了那个比方，一只苍蝇飞了一圈又回了老地方，暗想自己也许会一夜之间长出对翅膀，真的变成只苍蝇，古人说："沧海桑田"。这种变迁往往要等上千万年，而一个人的变迁却会在短短的一瞬间发生，这之间的关联细细地品来实在可笑。方鸿渐大脑里掠过一个古怪的想法：孙柔嘉现在在想些什么？她无论如何想不到方鸿渐此时正呆呆地望着这个两个人曾订下终身的地方，暗自楞神儿。夜色愈来愈浓，街头的吵

闹声也略弱了一些。对面的房间传来一阵男女放浪的笑声，这笑声像一把芒刺刺向方鸿渐的耳膜。

这种调情的声音出现在自己曾缠绵过、云雨过的地方，方鸿渐内心仿佛被玷污一般。只是细想一下，这也实在算不得什么，自己这场已经结束的婚姻也未曾高尚到哪里。伴着对面房间里那对男女调情的笑声和喘息声，方鸿渐觉得雾一般的睡意悠悠地飘落下来，盖在他的鼻子上。

这夜方鸿渐又梦见了那只大鲸鱼和那艘疲于奔命的小船。

第二天，方鸿渐和董斜川两人在香港繁华地段转了一天，临晚约好明

天坐船到澳门看看。转天早晨天空阴沉，压在人的头顶上，仿佛一团浸透水的烂棉絮横陈在天上。鸿渐在旅店等斜川，可斜川迟迟未到，鸿渐以为斜川不会来了，于是自己一个人带着把纸伞步出旅店，到码头叫了条小船向澳门划去。

据说澳门从有了人烟，就有了赌业。也许第一个到澳门的人是个最聪明的人，他最先知道经营赌博是容易的一条致富途径。不管我们的猜测是否正确，反正从那以后，澳门赌业便像烂肉上的蛆般迅速繁衍。方鸿渐上岸之后，便发现街道上每三户中便有一家赌院，一家炯馆，再有的一家则

大半是妓院或药房。方鸿渐一边闲走一边四处张望，这里的风景在上海是见不到的。间或有一两个葡萄牙人走过，胸脯挺得象只打鸣的雄鸡。方鸿渐奇怪为什么这些洋人在远离自己祖国的地方仍这样趾高气扬，这可与黄浦江畔的那些白种俄国人大不相同。那些俄国中有些以前曾是俄罗斯小邦中的公主，而如今则在一些下流场所里当舞女，有些曾是骑马挎刀的将军。而现在只好去给别人当门房，更有甚者就沿街乞读，这种情况在上海很常见。而在澳门，这里情况却大大不同了。这里沿街乞讨尽是些中国人、安南人和澳门本地人。

乞丐们见方鸿渐走过来，便叩头作揖，乞求些施舍。方鸿渐已吸取了在上海的经验，怕贼跟上，忙快步走过去。”

这样晃来晃去，不一会儿便累了。方鸿渐见前面不远处有家茶馆，就快步走进去。刚一进门，像条胖蛆般的老板娘就费劲地扭动实在没有多少活动余地的腰肢向方鸿渐迎来，血红的嘴张开，露出两排黑黑的小牙齿。

“哟，先生，多谢你照顾我们的生意，您要吃点什么？”，

方鸿渐见此架势，知道情况不妙，想抽身逃出去，可是退路已被老板娘巨大的躯体堵住，只得硬着头皮坐下，

道：“来杯茶。”

老板娘扯上嗓子喊道：“红儿，给客人上茶”

茶馆内没有别的客人，方鸿渐进来，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柜台边围聚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姑娘，望着方鸿渐吃吃地笑。

屋外忽然下起了瓢泼大雨，方鸿渐思忖，幸好自己进了茶馆，不然连个避雨的地方都没有，看来自己也只好在这硬挺下去。

一个妖治的女子端茶给方鸿渐送来，把茶放到桌上便坐在方鸿渐身边，望着方鸿渐，两只手拧成兰花状，在方鸿渐眼前摆弄着。方鸿渐有些发窘，

但又不好意思开口让她走。倒是这个一脸雀斑的红儿先发话道：

“先生，你是头一次来澳门？我一猜就知道，澳门人从不穿你这样子的衣裳，不过倒是蛮好看。别说，让我猜猜你是干什么的。”

其实方鸿渐根本没想说话，瞧着这张脸上密密麻麻的雀斑，方鸿渐早就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这姑娘只是一味地自作多情，装模作样地端详了半天，大叫道：“姊妹们，你们来猜猜这位先生是干什么的”话音刚落，柜台边上那几位姑娘便呼啦一下围到了方鸿渐的身边。你一言我一语，插不上嘴的便冲着方鸿渐吃吃地笑。一

会工夫，方鸿渐头部都被搞大了。有些姑娘干脆把手搭在方鸿渐身上。

根本就没猜出什么正式职业，这群姑娘就如倒了大树的猢狲般哗拉散去。胖蛆又走上前来向方鸿渐讨茶钱。方鸿渐一摸口袋，钱包早就不翼而飞，幸亏自己今天出门时，有意没带太多的钱，可是目前这情景怎么收拾？方鸿渐此时真是有口难辨，无奈只得看着老板的脸色了。那条胖蛆拉长了脸道：

“没钱也敢进来喝茶玩姑娘，三儿，把他打一顿赶走。”

里屋门帘一掀，出来一个精瘦的男子，看样子象个谤病鬼，可身上却

绑着铁腰带，两手上戴着铁护腕，虽说走路一晃一晃的，却踏着丁字步，拧着两条细眉毛向方鸿渐逼过来。方鸿渐跳起来，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茶馆里响起一片哄堂大笑。

此时的方鸿渐，像只被淋透的鸡站在路中央，脸比鸡冠都要红。自己被偷了钱，反被小偷奚落一通，真是天下奇谭。可自己身元分文，连雨伞也丢在茶馆里，如今怎么办？连香港也回不去了。方鸿渐不禁打了个冷战。雨像帘子一样挡在眼前，在这个陌生地方，自己更是孤单一人，方鸿渐鼻子一酸，眼泪和着雨水淌下来。

这时从路边一家门帘中跑出一个

人，把方鸿渐拉进屋里，方鸿渐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搞懵了，定下神来仔细环视四周，原来是家诊所，刚才拉自己进来的是个十八九岁的小伙子，他瞧着方鸿渐道：

“进来避避雨吧”

说完便又走进里屋，一会儿他一脸不高兴地出来，手里拿着两件干净的衣服，甩给方鸿渐道：“给你，到后边去洗个澡，把这些换上。让你去你就去呗，罗嗦什么？”

方鸿渐平生头一次遇见这样坏脾气的好人，便到后面冲凉的屋子里冲了一下身子，换上干净松软的衣服。出来时发现刚才的年轻人已经走了，

门脸也锁上了。方鸿渐正在迷惑不解的时候，里屋传来一个女人千娇百媚的声音?

“方先生，进来吧”。

方鸿渐真是糊涂了：“这里怎么会有人认识我呢？他推开门，顿时眼前一亮。这个女人他是忘不了的，她正是在白拉日隆重子号上与方鸿渐有过一夜风流的鲍小姐。

此时的鲍小姐可与在船上时相去甚远了，眼角已有了细细的鱼尾纹，眼袋也明显地下垂，嗓音也比以前有些嘶哑，只是“熟食铺子”还照开不误，“局部真理”也还袒露如初。方鸿渐此时像遇到救星一般，顿时感觉

有了依靠。而鲍小姐则比以前更纯熟，为方鸿渐倒了杯酒，便顺势倒在方鸿渐的怀里。

鲍小姐的丈夫为她开了这家诊所，就根本未打算靠她挣钱，不过是给她安顿个去处。鲍小姐如鱼得水一般，正好在这儿寻欢作乐。她那个秃顶丈夫忙于赌场的生意，很少能腾出时间去跟老婆风流一夜，反正赌场内有的是姑娘。鲍小姐也因此有了充裕的时间，诊所就变成了鲍小姐的风流场所。今天外面下着大雨，没什么“登门就医”的人，鲍小姐闹着无聊，正和打杂的小伙计你一言我一语地调情，突然发现方鸿渐站在雨地里茫然不知所

往，鲍小姐便差小伙计去把他叫进来。小伙计眼看就要到手的风流转眼化作了泡影，自然嘴啄得老高，可又不敢得罪了主人，只得气鼓鼓地走了。就这样方鸿渐又一次被鲍小姐揽到怀里。

第二天天刚蒙蒙亮，董斜川就到旅店中找方鸿渐，人没在，听跑堂说，方先生整夜未归，心里不免一紧，唯恐鸿渐在外面出事，就让韩平远差人来澳门找。而此时的方鸿渐躺在鲍小姐的臂弯睡得正香呢。

就在方鸿渐做着好梦时，外面的敲门声吵醒了一宿心满意足的鲍小姐。她的秃顶丈夫来了。她慌忙喊醒方鸿渐，一边答应一边让方鸿渐穿上衣服

从后门逃走。可当鲍小姐懒洋地起床，为丈夫开门时，她吃了一惊。走进来的不仅有自己黑胖秃顶的丈夫，还有被手底下人押着的方鸿渐，鲍小姐马上换上一副惊讶的神色道：

“哟，这是谁呀？”

秃顶丈夫道：“太太，你不认识他？”

“不认识。”

“他可能是趴窗根偷看你的。太太，你看怎么处置？”

“打一顿扔到海里去。”

方鸿渐心里恨得牙很发痒，这个姓鲍的婊子昨天夜里还心呀肝呀地嗷嗷乱叫，现在却变脸作另外一副模佯，

毫不念两夜风流的情意，这个女人从骨子里就是个耍弄人的贱货。他望着眼前晃动着的熟肉，真想一口吞了它。

万幸的是韩平远的人很容易地找到他，使方鸿渐既没挨打也没被扔到海里，平安地回到香港的旅店里。

方鸿渐进了旅店后便把自己关在屋里，他觉自己已无脸再见董斜川，便提笔给董斜川和韩平远各写了一封信，交给门房，又望了一眼自己曾度过蜜月的那间房，便匆匆地离开，去买了张飞往重庆的机票。临行前还给赵辛楣拍了封电报，这样准备停当，就在一间小客栈里捱了两夜，便匆匆上了飞机，直奔重庆去了。

第五章

自从国民政府迁到重庆以后，这座依傍三山两水的山城就变成了临时的国都。中国人向来把国都看得郑重，然而迁都的事却屡有发生。见被定为首都的城市，其地位就像被选为正宫的妃子，立刻有了做视偏房的权利。一国之都类似于一人之脸，都城不够气派犹如圆脸上无光。南京的陷落虽然元异于挨了一记耳光，却也算不得要紧的事。西南面还可再长出一张脸来，只是这脸长得必须比南京更耐看，才算得未失面子。正好像靖康皇帝连人带首都一齐丢给了女真人，却并不妨碍赵构在江南重建都城。

而且杭州也确实比开封更美、更抬人。有此先例，重庆也就当然一夜间变得繁荣起来。随着大批政治、文化及军事机构迁人重庆，整个中国的重点开始西倾。而这座城市也开始充满了政客、文人和投机商，就好像一个姑娘脸上突然抹上姻脂和白粉，这对别人的刺激远大于对自己的刺激。

方鸿渐下了飞机就感到胃口好像有什么在蠕动，四肢酸疼酸疼的。他以前坐飞机从没有过任何反应，这一次也许是从香港出来急了，心情焦虑所致。他倚在机场外的护栏上大口地喘息，以让自己在最短时间内恢复过来。

太阳像只橙子般斜挂在远处的山峦之上，天渐渐地暗下来。江水奔腾的声音隐隐传来。刚才在飞机上嘉陵江还像小孩胸前的垂涎般若有若元，而现在却如一只三月未进食的饿虎，觊觎着每个过往的行客。这时又一架飞机轰轰地向斜阳苍茫中飞去。辛楣没有来机场接方鸿渐，方鸿渐有些失望。重庆他第一次来，除了辛楣外，方鸿渐再难找一个熟人，地形又不清楚，辛楣不在，方鸿渐心里不免有点紧张。飞机反应渐渐过去了，方鸿渐不由得一声声长叹：人真是老了，以前是长身体的时候，可现在该往下拆零件了。

在轿夫的指引下，方鸿渐住进了一家“江边客店”。这是一座临江的二层小楼，从样子上看像个小别墅。方鸿渐住进看得见嘉陵江的一个房间，房间里设施都还齐全，只是非常冷。方鸿渐放下行李，便出来找到客店主人。客店主人是位三十出头的妇人，人长得蛮端庄；只是两只圆眼睛总是不自觉地转来转去，透着一丝狡黠，脂粉掩不住的细纹也泄露了过早衰老的迹象。方鸿渐见她正忙着把一件毛衣拆来织去，便问道：“太太，房间里怎么没有暖气？太冷了。”

这妇人抬头一看，马上端出一副很迷人很优雅的笑容，以一种带浓重

川腔的国语笑道：“方先生，听你的口音可不像是北方人，你晓得的，我们南方冬天哪里有啥子暖气？其实没得暖气，夜里也不会很冷的，尤其是像方先生这样子的体格，是不会觉得冷的。”

方鸿渐被这番话堵回来，再不好提什么，只是这晚不采取点措施恐怕实在难以捱过去，便道：“我看这房间里有壁炉的，为什么不点火呢？”

女人一听便“扑”地笑出声来道：“方先生，你好糊涂呀。现在是战时，一切都要节约，剩下物资支援前线。就说这幢楼吧，本是财政部胡次长的别墅，国民政府迁到重庆，来重庆的

人也多了，胡次长就把别墅让出来，好让你们这些初来乍地的多个落脚的地方。你说全国自上到下都在节约，我们也不好破这个例呀。”

这个女人“吐赋”他说了一通，方鸿渐再也元话可说，只好认命冻上一夜。那女人却又作惊讶状道：“哟，方先生，你的领带卡好漂亮呀，真的，满重庆也找不到这么漂亮的卡子。方先生，是不是好贵呀?

自从三间大学回来以后，方鸿渐就很少听到别人夸赞自己的话了，不管是自己的才华人品，还是身上的衬衣领带卡，都很少。听到这妇人惊叹自己的领带卡，自己不免要谦虚一番，

谦虚无非是等待第二次夸赞。

“不贵的，也不算漂亮，这是我在法国买的。”

果然这两句话赢来了更富于舞台性的惊叹：“哟，怪不得的，是法国货！方先生去过法国呀？真是好福气，要是让我去法国，恐怕连东南西北也分辨不清呢。方先生，法国有好多好多玩的吧？”

这个妇人虽然眼角都有了细细的鱼尾纹，可一听到法国这两个字，脸上顿时长满了二十几年前曾有稚气，一副好奇的样子，仿佛要把整个法兰西都吞到肚里才满足。方鸿渐想横竖这一晚也无所事事，与其回房间里挨

冻，不如与这女人聊聊天打发时间来得有趣。女人嘛，就应该是一种听话的动物。于是乎方鸿渐就大讲特讲了一番法兰西，把自己见过的，投见过但听说过的，既没见过也没有听说过的都揉在一起，有声有色他讲给这女人听。这女人最后竟听得眼泪汪汪，似乎为自己没生在法兰西而埋怨爹娘没有出”息，以至于方鸿渐觉得自己还不够留洋的风度，毅然忍痛把领带卡送给这女人。女人感激得脸上堆满笑，圆眼睛也开始迷迷离离地扫射方鸿渐。方鸿渐回到自己的房间，和衣钻进被窝。他没有开灯，静静地听着窗外江水哗哗地流过。在这个陌生的

地方，迎接自己的会将是什么呢？方鸿渐感到自己有一种中学生临考的不安。方鸿渐的不安有他自己的道理，面对未可预测的前途，又有谁能准确地把握自己的命运呢？此刻的人生就如烛头上的火苗，随时都会被一阵不知来自何方的风吹灭，化做一缕淡淡的青烟。方鸿渐搞不懂的就是自己为什么不愿留在家里，却又有一种走了的惶恐。在这种漆黑清冷的夜晚里，他想象不出明天会是个什么样子。

房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女店主闪了进来，手里端着一盆炭火。方鸿渐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那女人被吓得嗷地一声怪叫。方鸿渐打开灯，灯

的烛数很低，电压也不足，像簇闪动的鬼火。女店主道："方先生，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睡着了呢。我搞了点炭火，怕也管不了啥子用，不过总比没有要好一点。"

方鸿渐道："不是都不供应煤炭了吗？"

女店主道："这是我以前存下的，哪能一点都没得有呢？先生，你可莫要对别人说呀？"

方鸿渐又和女店主围着炭火说了一会儿话，直到炭火变成青蓝色，那女人才离去，方鸿渐这才知道，这幢楼原来的主人是重庆的一一个小税务官，有着几座别墅，几房姨大大，女

店主便是他的第二房姨太太。后来国民政府迁到重庆，这位胡某便把自己最好的房子献给了政府作办公楼，作为交换，胡某被耀拔为财政部次长，也算是一桩公平交易。为了表示自己为官清廉，这位胡方便把大老婆连同几房姨大大开将出来，各分得些产业，随便以后怎么过，只把自己刚娶到手的最小那一房留在身边，并雇了一名贴身女秘书。女店主分到的这幢别墅不算好，但也不算坏，为今后的生计打算，她把别墅改造成一家小旅店，但每年的收入自己只能留很少一点，绝大部分都要孝敬这位胡次长。方鸿渐觉得这真好笑，国民政府财政部的

官员真是生财有道，居然让自己的姨太太们为自己赚钱。方鸿渐听说政府已开始征收卖淫税，号称“为国捐躯”，与胡某人的行径异曲同工。

女店主临走时，方鸿渐道：“胡太太，我不送了。”

女店主马上站住，转过身来对方鸿渐严肃地道：“我不是胡太太，我姓林，请叫我林小姐。如果你愿意，还可以叫我阿宣，这是我的小名。”

一个女人如果让你唤她的小名，这背后定有些名堂。很遗憾的是方鸿渐第二天早晨便忘了女店主的小名，只与她打了声招呼便上街去，打听国防委员会的大楼去了。林小姐望着方

鸿渐的背影，费劲地咽下一口唾沫。

明天天晚亮，斜川便来找鸿渐，简单地吃了些早点，两人来到山脚的海滩上散步。鸿渐问斜川道。

“斜川兄，你能不能和韩老伯说一下，赶快把活儿给咱？否则在这儿呆着心里总没谱。”

斜川道：“我想咱们刚来，还是盘桓两日再说，怎么样？”

鸿渐道：“也行，只是我觉得吃住都在韩老伯家，而且受此礼遇，时间长，总有些不大好吧？”

斜川道：“那倒没关系。”

二人静静地走到沙滩上。这一片海滩上礁石很多，渔民无法在这儿打

鱼，所以人烟很少。海鸥在海水的波涛问飞上飞下，羽毛把阳光反射得一闪一闪的。

董斜川望着这迷人的景色，两眼间充满了迷茫和怅惘。方鸿渐见了，知道斜川心事重重，便自己走到一旁坐下。

斜川停立片刻，突然意识到自己失态，忙转过身来，发现鸿渐正注视着自己，便走到鸿渐身旁坐下，仿佛自言自语般的慨叹道：

“走过所有的路后，你原以为前方已没有路了，以为自己已经到了终点，可是当你凝神四顾的时候，所有的道路又都显现在你眼前，使你不能

不觉得，你正在站起点上，而不是终点。鸿渐，这个道理，你肯定是懂的，所以你不必羡慕我，我也不会去羡慕谁。我和采薇是父母指腹为婚的。出生之后，采薇样样比我强，聪明伶俐，模样又好。她的画和琴都是跟名师学的，一般是难比的。而我就会写几句诗，走走‘同光体’的老路。后来父亲送我去留洋，采薇也要去，可我父亲死活不同意未来的儿媳妇是读过洋书的，采薇就没去成。采薇这人心比天高，她自己在国内找了许多泽介西学的书来读，等我从国外回来，我发觉她的新学并不比我差多少。就是这样：我一直生活在妻子的阴影之下。

采薇对我也并不满意，这我很清楚。鸿渐，你现在该明自我这个留过洋的人为什么爱读古诗的原因吧？”

斜川费力他说完这些，脸已涨得通红。方鸿渐真没想到，看上去优裕自在的董斜川，心理会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这番人生道理，方鸿渐还真是第一次听说。斜川又慢慢地道：

“后来韩叔叔邀我来香港，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便答应。和采薇商量，采薇也觉得是一条出路，于是便这么定下来。见到你之后，我便给韩叔叔拍电报，举荐了你。韩叔叔一口答应，所以我们这就来了。鸿渐，你还有不明白的吗？”

鸿渐道：“那你与太太算是离婚了？”

斜川摇摇头：“谈不上离婚。每个人都走自己的路，也许有一天还会相逢，也许再也没有见面的那一天了。”

方鸿渐被这话惊得呆住了。他从未想到过如此富足美满、让人羡慕的婚姻还有如此深刻的危机，他简直不敢相信听到的这一切，他觉得是斜川编的瞎话来骗自己。可是，从斜川严肃得几乎结冰的神情上看，这一切都是真的。

人生就是这样无情，从表面上看是美满的，实际上却是最不幸的。

两个人慢慢地踏着沉重的步子往回走。回到韩府后，方鸿渐还是想着斜川说的话，感到这一切是那么不可思议，仿佛从未对自己的生存环境产生过疑问的人们，有一天忽然被告知，他们祖祖辈辈踩在脚下的土地，居然不是一张平坦的大地毯，而是一只煮熟的鸡蛋。方鸿渐联想到自己所遭遇的一切，比较起来，这一切便都如瀚海一粟，实在没什么可伤心的了。不过董斜川能同自己说了这些心底最隐秘的话，可见斜川拿自己当成知心朋友，鸿渐心里一阵感激。

重庆是座山城，方鸿渐很早就从地理书上知道了，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重庆还真是满街都是山，所谓走路，就是爬山。不是上阶梯就是下阶梯。方鸿渐磕磕碰碰跑了一上午的路也没找着国防委员会在哪里，找当地人问路，很难听明白他们在说什么。方鸿渐便只好站在路中央拦住两个学生模样的姑娘，可这两个姑娘一起齐刷刷地摇头说不知道，但是告诉方鸿渐不妨到前面的一幢红砖洋楼去问问，那里是国民政府的资源委员会。方鸿渐见前面低头匆匆走来一人，一身制服，腋下夹着一个公文包，公文包已经旧得不成个样子。方鸿渐一向相信自己的直觉，他一看便觉得此人如果不是个小政客，也是个政府机关中的文犊

主义者。

方鸿渐挡住那个小政客问路，来人一听问国防委员会，便闪动两只精巧的小眼睛上上下下打量了方鸿渐一个仔细，打量完才开口道：“你找国防委有什么事？”

方鸿渐道：“我找个人。”

“找谁？”

方鸿渐道：“一个朋友。”

“是谁？”

方鸿渐很奇怪此人为何问得如此细致，莫非赵辛楣的工作机构是个保密组织？方鸿渐心里断然否定，国防委员会如果怕被外界知道，那几百万国民军岂不成了无头之鸟。只可能是

自己问错了人，来人也许是个化了装的密探，或者是个军统的特务。但既已如此，方鸿渐只得如实供道：“赵辛楣。”

“哪个司的？”

“我不知道。”

来人脸上一笔茫在的神色道：“赵辛楣？我不知道。”

“他刚来重庆不久。”

“怪不得呢，我不知道。”

“那请问去国防委员会怎么走呢？”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说罢这个人便自顾自走了，把方鸿渐一个人甩在路中央。方鸿渐心里气得大骂：

这绝对是个有偷窥癖者，要不然就是自己到了白色恐怖区。

到中午时分，方鸿渐才找到这个国民政府国防委员会。这是一幢大楼房，就戳在一条显眼的路边。方鸿渐真是搞不懂为什么当地人对它都讳莫如深。方鸿渐上得台阶后被卫兵拦住。方鸿渐说明了来意，卫兵说谁是赵辛楣他不认识，现在已经下班了，不能进去，让方鸿渐下午两点以后再来。方鸿渐好生气恼，可肚子已经咕咕叫，只得找了家饭馆填肚子。吃完饭，方鸿渐转动着被辣得不成体统的舌头，痛骂四川菜辣得还不够意思。店家招呼方鸿渐再来再来，方鸿渐抹一把脸

上的汗，冲着店家红彤彤地一笑，便出了门。

每个饭馆门前都是成人堆的人，空气中弥漫着红得耀眼的辣椒味。方鸿渐百元聊赖在街上溜达好不容易耗到了两点。等他走进国防委员会的大楼，才发现里面冷冷清清的没有几个人。沿楼道转转，听到一间屋子里有些争吵声，方鸿渐敲门进去。里面一群人正大搓麻将，失了火一般的烟雾，几乎看不清人的面目，方鸿渐小心翼翼地问道：“请问赵辛楣在哪办公？”有人不耐烦地答道：“二楼。”

“请问哪个房间？”

“欧美处。’

方鸿渐赶忙把头缩回，真怕多吸了两口里面的烟气，就会一头栽在楼梯上窒息而亡。他爬上一二楼找到挂着“欧美处”牌子的办公室，轻轻地叩门，许久里面也没有答应。方鸿渐只好在楼道旁边的长椅上坐下，静候这些国家要员们的来临。他感到过了大约一年，才有一位穿军装的小姐一扭一扭地向这边走来。方鸿渐马上凑上去搭话道：“请问赵辛楣来了吗？”

那位小姐板起脸严肃地问道：“你找他有事吗？”

“我是他的朋友，刚从香港来。”

这位小巧玲戏的小姐马上淡淡地笑道：“前两天那封电报就是你打来

的？真不巧，处长去成都开会了，已经走了好几天了。”

鸿渐问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大概再过两天。”

方鸿渐一愣问道：“你刚才说处长去开会，是辛楣陪同去的吗？”

小姐扑地笑道：“什么陪同？赵辛楣就是我们处长，你是他的朋友，竟然不知道？”

方鸿渐“唔”地答应一声，觉得非常惭愧。到重庆后，没有想到的事真是大多了，但最出乎意料莫过于辛楣做上了处长。虽然他在三闾大学的政治家预料不得不中途辍学，却在重庆青云直上，大展鸿图，怪不得辛楣

现在连信都难得写上一封。方鸿渐从小姐那里借了纸笔，给辛楣留了个条子：

辛楣：

听说阁下已升为处长，我自不胜欣喜。此次擅自来渝，方知赵处长公务繁忙，心中甚为不安。友情毕竟比不过国家大事，况且投奔处长似有高攀之嫌，所以下敢有半句怨言。我现在住在江边客店，你要是还记得我的话，不妨抽空走一趟，也算体恤一下民情。

鸿渐一月十九日

方鸿渐走出国防委员会的大楼，便奇怪为什么自己如此背运，找谁谁

不在，一切都跟自己拧着来，好像整个世界都颠倒过来似的。一气之下，方鸿渐就躲进客店，跟林小姐连一个招呼都没打，便跑到自己的房间，趴在阳台上看着银带般的江水愣神。

天光渐暗，夕阳最后一缕余辉毫不吝啬地染红了江对岸的城市，高矮错落的楼房形成了一幅独特迷人的景色清风吹来，能感受到山城冬天的阵阵寒意。鸿渐不禁打个冷战。回到房间里，关好门窗。随手从行李中抽出离开上海时董太太送给自己的纸卷，打开一看，正是董太太亲手画的“回眸图”，经过精心装裱，在这谈谈天光的映照下，几束墨牡丹更显得楚楚

动人。鸿渐把墙上的一幅俗气的水彩风景画摘下换上“回眸图”，停立画前静静地观赏。这几束牡丹几乎幻化成董太太那欲去还留的背影，在这背景中，方鸿渐似乎能分辨出哪些是笔下的墨水，哪些是董太太的泪水，左上角斜川用草体题道：

空谷纵留回眸媚，

无颜粉黛亦动人。

方鸿渐从这两句诗中读出了董斜川的抑郁，心中不禁感伤：世间也许真的没有什么十全十美，所谓美满，无非就是不幸者给自己设定的永远实现不了的希望。孙柔嘉的离去对自己来说是失望也是希望，可失望是现实

的，而希望却实在缥渺。人的一生孜孜不倦的追求，也无非是给自己鼓足活下去的勇气，而肯活下去就已经预演了自己一生的结局。这是一个多么奇怪的人生怪圈，人一辈子也逃不出这个圈子，就如人永远也不可能看到这个世界的尽头。

这一晚，那个林小姐再没有送炭火来。夜里方鸿渐冻得发抖，很晚才睡着。

第二天早晨，方鸿渐就被一种如同破水缸发出的声音吵醒，刚一睁眼就发现一个高个子、穿西装叨雪茄的人站在床头盯着他傻笑。

鸿渐一惊：“辛楣！”

方鸿渐一咕噜爬起来，抓住了赵辛楣的手，眼珠子有些发热，鼻子有点发酸。和辛楣分手不过半年，可方鸿渐觉得这段时间是那么长，他似乎已经想象不出辛楣曾是个什么模样了。如今乍一见面，他又觉得眼前的这张脸是那么熟悉，就如每日熟读的一首诗，诗的平仄、韵律、涵义，他都清楚万分。方鸿渐感觉得到自己的手在抖。

辛楣道："鸿渐，真没想到你会这时候来重庆。"

鸿渐道："你当然想不到，办公室里守着那么多漂亮的小姐，还会想到我？"

赵辛还没有太多变化，只是气色要比在平城时好得多，西装也更体面些。赵辛楣望着鸿渐一脸的委屈笑道："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兄弟什么时候敢怠慢鸿渐兄？不过你昨天那条子也有点大绝情了。唉，是不是我升了官，你小子嫉妒我？是不是？"

方鸿渐见赵辛楣还是老样子，心中便舒但了许多，笑道："哼！嫉妒你？我还怕你升不了官，一时想不开，一头扎进嘉陵江喂了王八，我也少了个挖苦讽刺我的冤家。就凭这点，你说我还敢嫉妒你吗？"方鸿渐一边说一边就要穿衣服，赵辛楣一把拦住道："你别起，继续做你的好梦，我还得

回去对局长汇报。今早我一上班看见你声讨我的檄文，就赶紧跑过来，看你准备好讨伐武器没有，这回我放心了。中午我来找你，你等着我，不见不散。”

方鸿渐挤出一阵冷笑，道：“这会儿，表现得像个政客。显然比在三闾大学当教授强多了。”

辛楣道：“鸿渐，你不要挖苦我好不好，中午在蜀燕楼我向你陪罪总可以了吧？”

鸿渐道。”不不不，今天中午，理应圣拜见嫂夫人，蜀燕楼不妨推迟几日。”“那也好，中午我来车接你，同时把客店的帐结了，到我家去住。

你那嫂夫人见不见都可以，不过你嫂夫人料理饭菜的手艺，你可是务必要见的，并不次于蜀燕楼。”

赵辛楣一溜烟儿地走了，方鸿渐又倒头躺下。看来辛楣的日子过得不错，言谈举止神采飞扬。得意和失意都是掩盖不住的，失意的人不能掩盖，得意的人不想掩盖。方鸿渐很想知道赵太太是个什么样的人，他只记得在香港时曾看了照片，可现在怎么也记不起那女子的长相了。方鸿渐想自己这半年来跌宕坎坷，而辛楣却是一帆风顺，安享人生，看来辛楣在重庆找到了自己的出路。这让方鸿渐多少感到有些不是滋味。

走廊里走动的声音多起来，方鸿渐赶忙穿好衣服，踱到街上去转商店。在香港时，仓促间只给辛楣的妻子买了几件舶来的化妆品，另外给辛楣买了点上等烟草。可是这次发现辛楣已经抽起了雪茄，自己的礼物既寒酸，又不合时宜。辛楣自然不会在意，方鸿渐只是不知道，这位赵太太是不是也像辛楣一样的随和。他心里没底。

中午，辛楣开车来到客店，把方鸿渐接到自己家里。辛楣现在住着一套带花园的房子。虽说是冬天，可花园中树木并未凋落，在浓密的绿荫中掩映着一栋小小的二层洋楼。

方鸿渐长叹道：“辛楣，真没想

到你现在如此奢华。你知道不，现在前线将士正在泥上中打滚？”

赵辛楣毫不在乎地道：“这是老泰山很早以前置下的产业，现在留给我们了。就凭这点能耐，混一辈子也甭想住进去。”

进了大厅，辛楣让佣人把鸿渐的行李送到楼上客房，便与鸿渐坐在前厅。这时，里屋的门一响，出来一位少妇。

少妇道：“辛楣，你回来了。这位就是方先生么？”

方鸿渐慌忙站起身，但见这位少妇淡扫蛾眉，眉目清秀，个头不高但苗条纤细，只是脸色稍嫌苍白，不像

是很健康的样子。辛楣在一旁说道：“鸿渐，这位就是我内人，阿珂。这就是我常提到的方先生。”

此时的赵辛楣可与当年追求苏文纨时大不一样。方鸿渐这不是头一次见到辛楣这样颐指气使的，方鸿渐险”些笑出声来。赵太太坐下寒喧了两句，辛楣便让太太准备酒饭，转头对鸿渐道：“我对你讲过吧，阿珂是学电机工程的。”

方鸿渐隐约记得辛楣提到过，但他却看不出赵太太是位工科大学生。

辛楣道：“做饭阿珂是从不使用佣人的，她信不过他们。所以我一直说，她是炊事科毕业的。这话对不对，

待会儿自有分晓。”

鸿渐道：“看来你真是福分不浅。政治家自然该去负责外交，膳食家自然应该主持内政。一内一外，互为表里，相得益彰。辛楣，你总算熬到了得意的日子。”

辛楣掏出雪茄，示意鸿渐抽一支，鸿渐连连摆手，辛楣乃自己取出一支，在手中把玩再三，才点上。辛楣吐出一口浓烟道：“得意不得意，只有天知道。鸿渐，我还没问你，你怎么一人来重庆，把太太留在上海？”

鸿渐抢过辛楣的雪茄，抽了一口，被呛得又咳嗽又流泪，便又还给辛楣道：“这话你不提还罢了，你提起，

我真要恨你一辈子。”

辛楣向上推推眼镜：“吵架了？”

鸿渐道：“不再吵了，我被打出来了。”

辛楣笑道：“这话过于离奇。你被孙柔嘉打出来了？”

鸿渐道：“不知你安的什么心，竭力撮合一对冤家，害得两人痛苦。我是找你算帐来了。”

辛楣烟灰也顾不上弹，分辨道：“原本只是一个玩笑，谁能想到你们会假戏真做，一个有情，一个有意，怎么能怪我呢？”

鸿渐刚要说话，阿珂进来道：”方先生吃辣的怎么样？”

鸿渐瞥一眼辛楣道："人乡随俗，如果辛楣能吃，我也不会输给他。"

辛楣道："我可不行，我看鸿渐也不会比我强到哪去。不如这样，辣还是要吃，否则川菜的意义便全没了，但我们只是要一点意思，名目上还是川菜，但又不至辣得全身冒火。"

阿珂下去，鸿渐道："我不知道阁下搞政治的时候，是不是也常常羊头卖狗肉？"

辛楣道："你不要同我谈政治，你只会乱发议论，还不知道政治长着几只鼻子。"

鸿渐道："与商人谈经商，会学些投机窍门；与音乐家谈音乐，会长

点乐理知识；与军事家谈打仗，会了解怎样躲避炮火；唯独与政治家谈政治，你什么也得不到。

辛楣讥讽道：”精辟！我曾听到谁家上中学的小儿也这样说过。”

鸿渐道：“政客的狡猾。其实你不必介意，我向来认为，你赵辛楣还算是政客中鲜见的有良心有抱负的一个。”

辛楣道：“不觉得肉麻吗？能说出这种肉麻的话，我看你也离政治家不远了。”

鸿渐道：“你别糟践我了。”

阿珂进来笑呵呵道：“你们总是相互糟贱么？”

辛楣道："鸿渐是最擅使粑的，往往倒打。"

鸿渐道："哼！"

阿珂笑道："你们都不是善主儿。别斗嘴了，用嘴的地方在那边，走罢。"引辛楣、鸿渐入餐厅就座。大圆桌上酒菜早已星罗棋布、气象万千。

鸿渐坐定道："辛楣果然没有吹捧，嫂夫人确实身手不凡。我与辛楣只会斗嘴——对不起，辛楣——嫂夫人却是实干家。辛楣，若没有这样的群众，我不知道你们政治家怎么去搞政治。"

辛楣道："还没吃上，就先吹捧起女主人了。阿珂，别信他，他的攻

击是在吃过之后的。”

阿珂只是笑。鸿渐道：“政治家的通病，对所有的人都防着一手。”

阿珂道：“还是先用菜把嘴堵一堵罢。你们喝点葡萄酒，方先生肯定认得，是法国酒，别人送给父亲的，他喝不惯。”

鸿渐道：“辛楣肯定喝不惯了，留过美的人必然学到了美国人的作风——享受高级生。”

辛楣道：“我最看不顺眼的，就是从欧洲留学回来的人的那种小家子气。”

鸿渐道：“不要以为在美国转了一圈身上就有了美利坚血统，一只猫

叫得再响也还是一只猫，成不了老虎。”

辛楣被刺得脊背痛，驳道：“我听说照猫可以画虎，虎毕竟属于猫科。倒是有一种驴，也硬要啊哈啊哈地高叫，想吓走老虎，结果却成了老虎的午餐。”

阿珂见两人越说越不像话，便从中斡旋道：“什么猫呀驴呀的，这鱼你们还没尝尝呢。”

方鸿渐本想痛击辛楣，不料阿珂从中作梗，明显地偏袒丈夫。鸿渐心中憋得难受，夹了一大块鱼，竟被鱼刺卡住喉咙。辛楣在一旁欢欣鼓舞，鸿渐一边咳着，一边冲着他翻着白眼。

阿珂道："方先生远道而来，你就不能让方先生好好吃饭？方先生，你要不要喝点儿醋？"

鸿渐道："给我一块面包。"

几乎整个面包都吃完了，鱼刺才下去。鸿渐道："不好意思。"

阿珂道："你们好好吃饭，以后有的是时间吵。"

方鸿渐赶快说道："我和辛楣从来都是以打嘴仗下酒的，这样喝起酒才有味。"

"那看来我炒的这些菜都是没什么滋味了，惹得你们打嘴仗找滋味。"

辛楣马上接过话题道："内人是道地的四川人，做的菜固然不错，只

是口味重些，不知你这个江浙书生吃得惯不？”

“我最爱吃的就是北方菜，别忘了我在北平上了四年大学。我这个人就是到一个地方就能适应一个地方的口味，嫂子的手艺非常好，令人倾倒。”

辛楣笑道：“我吹吹倒也没啥，你来这套就有些不真实。我记得一本书中说过，我们过分夸赞别人的好品质，与其说是出于对他们功绩的尊重，不如说是出于对我们自己意见的尊重。在夸赞别人的同时，自己也感到一种满足，仿佛是自己造就了一个了不起的人。是不是这样，鸿渐？”

方鸿渐哑口无言，他搞不懂辛楣在做官的同时居然还有心思去读书，居然还能记住这一长串翻来覆去的话。也许是他信口胡诌出来的，反正辛楣最擅长这一手。

下午，辛楣要去上班，鸿渐上得楼去，取出礼物，送给辛楣和阿珂。鸿渐道："不成敬意，请笑纳。"

辛楣道："亏你还记得我抽烟斗。"

鸿渐道："幸亏不知道你改抽雪茄，否则还真没法给你搞到上等雪茄。"辛楣道："也好，偶尔抽抽烟斗，也可以鉴古知今。"鸿渐道："好在你还是不靠礼物活着的人。"

辛楣把烟丝收了，就上班去了。赵大大见这些送给自己的化妆品，便坚持不收，道："方先生，怎么好意思让您破费。再说，我是从不用这些的，这些东西我不能收。"

鸿渐见此，只得自己鼓动簧舌，猛劝一通，赵太太才收下。

楼上的房间收拾得朴素典雅，正合方鸿渐的心意。鸿渐把衣物收拾停当，又粑董大大的画悬挂在窗边墙上，细细体味了一番，才稳坐在一把竹制的躺椅上，望着窗外的远山发呆。方鸿渐不晓得赵辛楣为什么会娶这位太太。阿珂看上去不像个大学生，倒更像个家庭主妇。鸿渐记得以前看照片

时，还是个两目炯炯的姑娘，怎么只半年就成了妇女？辛楣这么仓促地结婚，究竟对阿珂有多少感情实在难说。这阿珂虽说气质上仍不脱大家闺秀的风范，但比起辛楣喜欢的苏文纨来，却如南辕北辙，不可同日而语，这层神意方鸿渐一下子也很难领略，不过，自称有一百个追求者的苏文纨，不是也嫁给了曹元朗吗！这二者之间的道理颇多类似，这只能说辛楣与苏文纨有些缘份，只是这缘份今天看来显得太过于残酷了些。

　　正在方鸿渐要迷迷糊糊睡去时，女佣人从楼下面上来道："方先生，赵先生打来电话说找你。"

方鸿渐接起电话，电话里传来辛楣嘻嘻哈哈的声音："鸿渐，晚上吃饭我给你带个女伴怎么样。"

"那好哇，你带上太太，咱们一同去吃。"

辛楣道："鸿渐，你不要装糊涂好不好，我可是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可不要不领情呀。"

鸿渐道："既然你是有预谋，还问我干吗？不如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辛楣道："你还是不领我的情。请姑娘一起吃饭，当然得征求你的意思。否则你又闹出笑话来，我可没法收场。"

鸿渐道："辛楣，听你的意思，我怎么像是个多余的人。辛楣，你要是自己有意思可别拉我陪绑，否则我非坏了你的事不可。你今天有约，改天请我，我也不在乎的。"

辛楣在电话的那一头似乎有点发急，语气近乎哀求道："鸿渐兄，你不要兜圈子，我可是为你着想。如果你没意见，我就请人家去了，不过人家去不去还很难说，你先做好准备吧。"

撂下电话，方鸿渐也没闹懂辛楣的意思，不如就由辛楣去摆布，自己在这些方面的心眼远远不如辛楣，就依他算了，闹砸了有辛楣收场，自己

仍落个一身清白。很得意的算打定，方鸿渐就到楼上睡下。

这一觉睡得真香。连日来从上海到香港再到重庆，这段时间内所有的焦虑与疲劳全都因一个好觉而通通化解。方鸿渐气息均匀了，四肢也完全展开了。这一觉居然没有梦。

下午辛楣早早地就回到家，拉着鸿渐出去吃饭。鸿渐又套上斜川送给自己的西装，对着镜子看看，感觉颇有些外交家的风度，于是乎对这顿晚餐充满了信心，因为从辛楣的神色上看，今天不像是出去吃饭，倒是有点去参加社交晚会的架式。两个人没有叫车，慢慢地散步去。辛楣见到鸿渐

之后，脸上就一直兴奋得眉飞色舞，面鸿渐却能稳稳地保持自己的神态不改。尽管内心里也无比喜悦，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脸皮也逐渐老成起来，辛楣见鸿渐面无表情，自己也就收敛起笑容道："鸿渐，你我之间可算得上是患难之交。虽说没遭过多大灾难，但也同样经历了一场情难。所以我有一句话说给你听，你可不要怪我，今天下午我收到斜川的信，你和孙柔嘉的事，斜川都详详细细地告诉我了。其实这段感情过去了，没有必要总来翻老帐，闹得情绪总这么消沉。鸿渐，你不是说过女人就如一件衣报，用时穿上，不用就可以扔了？你和她已经

闹翻，破镜圆不上了，何苦总这么糟蹋自己呢？”

方鸿渐听辛楣说起孙柔嘉，不禁哼地一声冷笑道：“你真的以为我还想着你的那位‘侄女’？开玩笑！辛楣，这女人不光像衣服，还像山间的云彩，一会妩媚多姿，一会又变得丑陋不堪，古人讲的过眼烟云，就是这层意思。谁要是钟情于哪个女人，最终肯定落得个“想把云留住”式的失望，这是确实无疑的。”

辛楣哈哈大笑道：“鸿渐，你现在可变得口是心非了，早这样你何至于在上海那么痛苦。你呀，说的是一套，心里却是另一套，别骗我了。我

告诉你吧，我们这代人最爱用漂亮的理论来掩饰自己凄惨的内心，真理成了思想的遮羞布。”

鸿渐道：“我并不是要遮什么羞，我确实没有把所有感情献给她。”

赵辛楣紧逼一步道：“那你为什么和她结婚？”

为什么和孙柔嘉结婚？这个问题不仅辛楣不懂，就连当事人方鸿渐也搞不懂，他一直为自己行为的荒唐和缺乏逻辑性而迷惑不解，这也许是鬼使神差，或者有过爱情但如今早已忘怀。那瞬间逝去的东西，方鸿渐不曾捉住也不可能再捉住。方鸿渐反问道。“那你与太太这么快结婚，感情一定

很深厚了？”

辛楣听鸿渐反咬自己一口，便忙岔开话题道：“到了，就是这儿，这可是本地最正宗的川味馆子。走，上楼。”

二人上了楼，找个角落坐下。方鸿渐问道：“你不是要给我找个小姐吗？在哪儿？”

辛楣道：“想不到你竟是猪八戒嗅到狗肉香。小姐，这是一种身份。早早跑到饭馆里等东家请吃饭，那还叫小姐？你别太心急，她答应了就肯定会来。”

鸿渐道：，‘我心急？哼！不知道谁心里火烧火燎的呢？唉，辛楣，

你和太太是怎么认识的？说说让我吸取点经验。”

辛楣取出支雪茄，点上，又慢吞吞地吐出一串烟圈，才有气无力他说道：“其实在香港时我曾对你说过，那会儿你正泡在新婚的蜜罐里载沉载浮，我的话自然是左耳进右耳出，我也知道等于白说。好在这套说辞我已重复过无数次，早就滚瓜烂熟，无所谓再重复一次。她父亲是先父的一位四川朋友，我来四川，最初就住在他家里，认识了阿珂。她当时正在念机电工程，念得叫苦连天。放了署假，报告单来了，倒有两门不及格，不能升班，这孩子又要面子，不肯转系转

学。这么一来，不念书了，倒愿意与我结婚了。于是就结了婚姻。他父亲是很大方，送了那座别墅作女儿的陪嫁。我每次问阿珂后不后悔，她总是满足地一笑。这孩子不像苏文纨，一点野心都没有，老老实实的一个主妇。你没发现我胖了么？”

鸿渐道：“容光焕发得像一只橘子。阁下什么时候摇身一变，成了处长了？”

辛楣熄了雪茄道：“在国委会里你没听说么？说赵辛楣有一个好老婆，老婆有一个好舅舅。对这些议论我向来置之不理，搞政治就需要有手段。阿珂的舅舅在行政院供职，这算不得

什么错误吧？我赵辛楣知道该如何利用这层关系。我并不去向他要官，我只要他来国委会走一走，看看我的工作。老头儿来了，转了转，一句话没说就走了。过了三天，提拔我为对外司欧美处处长的命令就下来了。这就是中国的政治。”

鸿渐道：“高明。我要有你这么个内舅，还真不知道怎么用呢。不过你有没有觉得，你做得多少卑鄙了点？”

辛楣笑道：“我是在对牛弹琴。看来你是无论如何搞不成政治的，弄好了你也只能是个屈原。大家都睡成死猪，唯你夜猫子般醒着；大家都浑

浊得如同烂泥，唯你清白得好似蒸馏水。你走着瞧，迟早走到汨罗江里去。”

鸿渐发现，辛楣不变的外表只是一个骗局，内心的变化令人吃惊。但鸿渐知道，辛楣是有野心的，将来有一天成为总统也未可知。方鸿渐问道：“你靠着老婆往上爬，那么你与太太的感情怎样？”

辛楣道：“感情是艺术家的宝贝，是政治家的敌人。自古多少英雄豪杰为感情所累，功败垂成，教训深重。政治家并非不需要感情，但政治家的感情就像政治家脸上的笑容一样，是做给别人看的。”

鸿渐吃了一惊，问道：“以感情为代价，对太太，对自己，你不觉得太残忍了么？”

辛楣道：”人是有价值的，只不过没有像猪肉、牛肉那样标出来。价值的实现是要付出代价的，小价值付出小代价，大价值付出大代价。如果说最高的代价是生命，那么与此相比，付出点感情又算得了什么呢？”

鸿渐道：“今天我是长足了见识。”

辛楣道：“那么你不会再说与政治家谈政治，什么也得不到了吧？”说罢又把雪茄插到嘴里重新点上。

鸿渐道：“在江山与美人之间，

我宁要美人。”

辛楣道：“这又傻了。有了江山还愁没有美人乎？不过，今天我给你请的这位小姐可是位大美人，国防委的男人没一个不做梦梦见她的。今天她答应来确实给足了面子，人家是金陵女子大学外语系毕业，一口英语绝不比我差，你要当心。”

鸿渐道：“世上漂亮的女人并不很多，哪能轮得到我，我可不做这种黄粱梦。”

辛楣狡猾地挤挤眼道：“等你见过她，就一雨春宵入梦来了，不想也得想。”

鸿渐挖苦道：“这么说也曾入你

的梦里去了？”

辛楣道。“我是兔子不吃窝边草。”

两人哈哈猛笑。又等了好半天，这位被辛楣说得天花乱坠的小姐还没有到，跑堂的几次来催，后来辛楣亮出派司，跑堂的才恭恭敬敬地退下，不敢再来打扰。趁这个机会，方鸿渐、赵辛楣两个人便把这分别一年来的所有见闻猛说一通。天已完全黑下来了，方鸿渐的肚子饿得咕咕乱叫，辛楣也急得忍不住地向楼梯处张望，后来干脆说道：“鸿渐，她可能突然有事不来了，咱们先吃。上菜。她连你这个顶头上司的帐都不买，看来架子不小

哇。”

鸿渐这句话说得辛楣脸上红一块白一块的，只好低头猛吃一通。方鸿渐已领略过川菜的降人之处，不敢轻举妄动，只得轻夹细拿，小心行事。这一顿吃得很晚，回家后两人又聊了一会儿，才醉意朦胧地各自睡去。

方鸿渐明天早晨醒来，仍想着辛楣昨天晚上的话，他觉得辛楣不会像他说的那样坏。辛楣是语言上的巨人，行动上的株儒，方鸿渐也听说过他与汪太太的故事。就好像有一种人逢人便讲他与多少个女人上过床，让多少女人一失足成千古恨，而实际上他连一、两个女人的手都没拉过。这种人

可以称为“另一类口淫者”。其实，他说的只是他想做而不敢做的。赵辛楣就属于这类人。

起床后，方鸿渐发现桌子上有一张纸条，上面写道：

我去上班，你且大睡，我代你向朱小姐问罪。

辛楣

看辛楣那潦草的字条，鸿渐不禁暗笑，还好意思说什么“问罪”，不定怎样去向那朱小姐献殷勤呢。

早上辛楣到了办公室后，发现朱小姐的桌前还是空荡荡的，便躲进自己的办公室埋头起草处理每周处长汇报的文件；每天起草文件、过目文件、

听汇报再向别人汇报，这一套繁杂的过程让赵辛楣烦得不行。虽说自己是学政治的，可这些繁文褥节却跟政治毫无关联，甚至都比不上华美新闻社的那种政治时事来得有趣。现在赵辛楣连报纸都懒得翻一翻，每天早晨只是把要传阅的文件例览一番，就觉得足够把这一天的事务对付过去了。如今的政治就如同儿童玩的游戏，看不透就觉得艰深无比，茫然不知所从，看透了便好象秃子头上的癞疮，一目了然。

辛楣起草完文件便叫秘书去看看朱小姐有没有没来。一会儿门被轻轻地推开朱小姐袅娜地进来，双目低垂，

站在门口一动不动。在晨光的照射下，眼眶里一闪一闪的，似乎蓄满了泪水。古人说“梨花带雨”是最可爱的，这位朱小姐就如一支含泪的梨花，白皙的皮肤微微透着些红润，泪眼迷膝，一张饱满的小嘴鼓鼓，透着一种握得住的娇气。

秘书见朱小姐含泪不语，便知趣地关门出去了，屋里就剩下辛楣与朱小姐。辛楣从大写字台后转到朱小姐身边，示意她坐下，朱小姐却一动不动。辛楣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原先准备好的既温柔又带长官色彩的措辞一下不知跑到哪里去了，便轻轻问道：“朱小姐，谁让你生气了，瞧这么漂

亮的眼睛哭肿了，真是天大的罪过。”

谁知这一劝，朱小姐的眼泪便如断了线的水晶项链，散落一片。辛楣慌了手脚，忙扶住朱小姐的肩头，朱小姐就如孤儿突然见到亲父母一般，顺势倚进辛楣的怀里，哭道：“处长骗人，昨晚让我空等了一晚，饭店里那么多人都瞧着，丢死人了。”

赵辛楣就如抱着个烫手的水晶罐子，抱也不是，丢也不是，此时若有人闯进办公室，那可就跳进太平洋也洗不清了。辛楣急得话都说不连贯了：“昨，昨天，我们去了，到饭店等你了，你怎么…？不，别这样。”

朱小姐抬起如同挂着露水的苹果

般的脸，惊讶地问道：“我等了一晚上，也没见到你。”

辛楣更是搞不清楚缘故。看样子朱小姐不是个会撒谎的人，可这……辛楣道：“你在几楼等我？”

朱小姐道：“燕春楼二楼，不就是葛坪拐角的那家饭店么？”

辛楣急道：“唉呀，我不是告诉你在蜀燕楼嘛？唉呀呀，你记错了。”

赵辛楣此时无话可说，早想好的“问罪”之词更是烟消云散，剩下的只有方鸿渐所猜到的一大献殷勤了。好容易才使朱小姐破涕为笑，赵辛楣也是出了一身大汗。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赵辛楣又一次发出邀请：今天

晚上到嘉江饭店被请一顿。两人又细细约定了时间地点，朱小姐才放开赵辛楣的手，临走时还向赵辛楣说了声：seeyou1ate，辛楣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

赵辛楣自十二四岁见过女相士以后，便以为自己真的符合《麻衣相法》所说的南方贵官之相，将来名位非凡，定是著名政治家。乃是常把自己比做一只高高在上，俯视人间万物的老鹰，故而孤做独立，像个幻想中的人物了，一碰就会如肥皂泡般地破碎掉。辛楣从美国口来后；又有了用外国话演说的嗜好，因他喜欢那种在台上俯视群众的体验。不料恋爱不比讲演，须奴

颜卑膝地仰视，全元万众之首的感觉；竟连摔了两个跟头，此时的心再也做做不起来了。于是便娶了阿珂这个典型的中国式太太，也还相当。但辛楣此时发现，自己从圣洁无比的光环中掉出来，一头栽进了世俗的泥潭，此时要再想洗净身上的淤泥，可就实在难了。这个泥潭犹如一条绳索，紧紧地缚住你，逃脱不掉。朱小姐临走时妖媚的笑容，辛楣是能领略到其中深义的，只是岁月荏苒，自己这颗心已不再年轻，也不再容易冲动。辛楣愁眉苦脸地耗着钟点，等待午休的铃声。

中午吃饭时，方鸿渐对辛楣道：“我到重庆也这么些天了，总不能这

么干呆着，你能不能给我找点事做？随便什么都行。”

辛楣道：“你刚到重庆，对这儿的人情世故都还不熟悉，我先给你安排个闲差，等你把重庆摸熟了，我再帮你找个顺心的活儿怎么样？”

方鸿渐点点头。他真佩服辛楣，到重庆刚半年，门路便通达起来，找工作就仿佛上街买盒火柴般容易。

下午一上班，赵辛楣马上要通了国立中央图书馆馆长的电话。馆长潘佑辅是辛楣留美时的老同学，只是年龄上比辛楣大些，人还随和。潘佑辅听辛楣说完，马上同意方鸿渐来上班，而且说随便哪天来都可以，他随时恭

候。辛楣谢了两句，便撂下电话。

秘书进来道：部里开会，要辛楣赶快去。辛楣奇怪为什么政治和开会几乎是同义词，没办法，一个人的事业有时就是应付着做出来。开完这个烟熏火燎的会议，辛楣头痛得厉害，恨不得马上找个地方睡上一觉，可还没走进办公室，秘书就迎出来说有位女士在等他。辛楣一听，马上皱紧了眉头道：“真见鬼，没完没了的事！”

辛楣仍整整衣衫，因为毕竟是接见女士而不是看望伤员。推开沉重的办公室的门，只见一个女士坐在辛楣的写字台前正翻弄桌上的文件。辛楣不禁眉毛一皱，可就在这时赵辛楣认

出了这个女人，这个一度让自己梦魂牵绕的女人。

“苏小姐……不，曹太太。”

苏文纨还是那副老样子。虽说结婚作了曹元朗的太太，可体形却没向曹元朗方向发展，只是脸上的脂粉抹得多了些，在脂粉掩不住的地方仍流露出些世故和冷漠。苏文纨见辛楣进来，忙站起来向辛楣笑道：

“没想到我会来吧，辛楣？是不是认不出我了，正应了那句话：‘一代新人换旧人’。”

辛楣掩住自己惊讶的神色，恢复了往常的样子道：“是呀，是不敢认了。有了新人，旧人连想都不敢想，

否则曹先生找我来拼命，我的身家性命可就难保喽。再说，曹太太是重庆社交圈子里的红人，我赵辛楣一介草民，也不配去想呀。”

苏文纨一抖手中绞着的手帕，娇滴滴地道：“你呀，还是那么刻薄。别说别的，你当了官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害得我好一阵打听，多亏有个朋友告诉我，这才过来给你道喜，要不然，不知道你心里怎么骂我呢。”

辛楣慌道：“骂你？天地良心，你说我敢么？我紧着高攀都还来不及呢。人们是夫贵妻荣，曹先生仕作坦荡，正处在火爆头儿上。曹太太又这么聪明，处理内治，最近没少发财

吧？”

苏文纨明知赵辛楣指的是什么，可表面上仍做出一副笑容道：“我就知道来你这儿就得受你奚落，得，我这就走，免得你冷言冷语的，让人心里难受。现在我们曹先生哪里得罪你了，让你这一顿讽刺挖苦？”

辛楣道：“我可没有这个意思。曹先生现在是重庆政界的要员，挖苦曹先生那不等于把自己的饭碗往地下摔吗？”

苏文纨道：“别说笑话了，辛楣，今天去我家吃晚饭好吗？”

赵辛楣一愣，不知苏文纨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便说道：“曹太太，你

做苏小姐的时候可都是我请你吃饭，今天到了重庆反而你请我了，真奇怪？不明用意，我是不去的。”

苏文纨瞪了他一眼道：“什么用意不用意的，你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到我家吃饭聊聊天，叙叙旧，哪来这么多废话？”

辛楣断然说道：“不去，叙旧伤心。”

苏文纨道：“哼！你这人就是招不得，我们好心好意来请你，你倒拿起架子来了。你说你到底去不去！”辛楣见苏文纨真的来气，便软了口气道：“你一番好意，我心领了就是了，只是我已经和人约了出去吃饭，实在

是分不出身来啊！”

苏文纨道：“那明天怎么样？”

辛楣道：“明天也定好了。”

苏文纨见赵辛楣一个劲地推脱。便杏目圆睁道：“当了官的人还真是不一样。你今天约的是谁？”

辛楣道：“这个嘛……说出来你也不认识。”

苏文纨不快道：“赵辛楣，赵太太我可是见过的，你可不要做出对不起赵太太的事。”

辛楣话里有话道：“那不会，倒是我觉得去你那儿吃饭倒容易让太太疑心。”

苏文纨已经气得涨红了脸。赵辛

楣虽说仍像以前那样刻薄，但比以前更多了几分冷酷。发现了这一点苏文纨又缓和下来，柔声细语道：“辛楣，我知道这两年你一直都恨着我，可谁又知道我的苦处呢？”说着，苏文纨的嗓音便有些埂咽，眼圈也有些发红。赵辛楣可不愿一天有两个女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哭天抹泪，忙做出关怀状，扶起苏文纨低垂的头劝道：“好了，好了，我可从来没恨过你，你有什么话对我直说好了。虽说你曾经让我一度伤心透了，可我并没记恨过你。文纨，你不要总是折磨自己。”

　　赵辛楣确实称得上天底下心肠最软的男人。在这个世界上，心肠软的

多是男人，而手段毒辣的则多是女人。此时的苏文纨已经牢牢地抓住了辛楣的手，让自己的眼泪准确地溅落其上。

苏文纨泪眼婆娑道："辛楣，且凭我们从小的友谊帮我一次忙。"苏文纨哀求的眼神在泪影闪烁的映衬下显得那么迷茫。

苏文纨无事不登三宝殿，她来重庆后很少与赵辛楣来往，不知是曹元朗不同意还是苏文纨心底不愿意，反正与辛楣联系很少，这一次苏文纨托人从香港弄过来一批私货，有舶来的化妆品、布匹等，还有一些药品。这批货到重庆机场时，因没打点好，被保卫机场的士兵卡住。苏文纨这才突

然想起了赵辛楣。只要能办到一张国防委员会的“准运证”，这批货自然可以轻易过关。

辛楣一听便问道：“你家曹先生手眼通天，有什么东西办不出来？找我这不是舍近求远吗？”

苏文纨见辛楣提到自己的先生，便鼻子里哼了一声道：“他呀，还不是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太监，做不成什么好事。”

辛楣听苏文纨为了找自己办事，居然把曹元朗比做不顶用的太监，心里不禁有了些傲气，于是就轻松地办了一张准运卡。苏文纨望着得意的辛楣，喜得像一只逮到了耗子的猫。

苏文纨欢天喜地地去了，赵辛楣仰在自己宽大的坐椅里，思绪也逐渐回到了过去。怀念过去就好像麻醉剂，你不会有疼痛之感，只会觉得美妙而模糊，就好像牙掉了露出了豁口，总是忍不住要去舔一舔。辛楣眼中的苏文纨曾经是多么纯洁高尚，头上总有一圈光环，使辛楣看不清眼前的路。苏文纨要嫁给曹元朗，赵辛楣感到了给人挖走了心般的痛苦，只愿一生爱一人式的感情也随着时光的迁移而渐渐靡烂。但辛楣有时仍扪心自问，你恨苏文纨吗？这时的辛楣总是敢在心里说上句实话：实在恨不起来。到了重庆后，他又开始可怜起苏文纨。这

位留洋回来的女博士就像一块表面上很迷人的腊肉，里面已经被蛆至出洞来了。辛楣耗到了下班时间，又去和朱小姐重新核对了一下接头的时间、地点才回家。

方鸿渐整个下午闷在房里，给董斜川写了一封长信，为自己的不辞而别再次抱歉，同时也为斜川与太太之间的感情破裂表示局外人的遗憾和同情。在动物中间人类自以为是唯一具有复杂感情的种类，就如男人向女人夸耀自己具备被爱的本钱一般。可是人世间轰轰烈烈的旷世悲剧，又多是因为感情复杂细腻而不可理喻所造成，更知道悲剧可不是平庸的人所能够出

演的。人类就是这样的，一面进化自己，一面埋葬自身。

方鸿渐自认为一向重视情感，在感情世界可以找到庸俗凡尘所没有的东西。西人曾经说过人类是一种高级动物，高级之处就在于具备感情。方鸿渐虽说并未像西人笔下的有些痴男怨女那样，不食人间五谷杂粮，但他觉得只有能在感情世界里全身心投入的人，才能与山林中或菜园里的野兽家畜有所区别。方鸿渐空想了一番，才封好信跑上街，找到家邮局以航空信发出。刚一出邮局，便碰上了赵辛楣，两个人一同走回家。

上楼后，鸿渐沿着信的思路，又

发了一通“感情这东西不可捉摸”，简直是“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类的感慨，引得赵辛楣又想起苏文纨。辛楣就想把下午之事告诉鸿渐，只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改说道：“鸿渐，我有一见面礼送给你。”

鸿渐道：“面早已见过，怎么又出来了见面礼？”

辛楣便把国立中央图书馆潘佑辅的话重述了一番，令鸿渐兴奋异常：真亏得老友鼎力相助，自己得以来重庆发展。想至此，鸿渐便把斜川与夫人间的事一五一十向赵辛楣述说了一遍。辛楣听完，沉默良久才长叹一声道：“董太太真有勇气。”

方鸿渐被辛楣说得好生纳闷，不知辛楣话中何意，一时不好开口。辛楣站在董太太的“回眸”前久久注视，一言不发。方鸿渐看出辛楣此时心里不好受，但究竟是什么触到了他的痛处，方鸿渐也搞不懂。

今天晚上吃饭的地方是在江边一处奢华的酒楼。这附近分明是闹市区，人来人往，万头攒动，大有上海外滩的意思，辛楣带着鸿渐大步往酒楼的雅座单间里闯，门口跑堂的慌忙把赵辛楣拦住道：“两位先生，抱歉得很，这里面已经让别人包了。”

赵辛楣一听，便用下巴一指问道：“那一间怎么样。”

跑堂道："先生，今天很不巧哦，所有雅座全让财政部胡次长包下来了。先生，您就在一楼就合一下怎么样？"

赵辛楣一听马上眉毛一皱，心想请鸿渐吃顿饭怎么这么不顺利。昨天朱小姐找错地方，今天好容易凑齐了，却偏偏遇上个来头不小的胡次长。要是跟一群小贩流氓们一起吃饭，未免有失体面。方鸿渐便要拉辛楣下楼，赵辛楣甩开方鸿渐的手，对跑堂的喝斥道："去把老板叫来。"

饭店的老板是个干瘦的老头，个头不高，身体像金字塔里发掘出来的木乃伊。大凡自己开饭店的人都又干又瘦，而为别人饭馆帮佣的人都又白

又胖，这个真理还可往别处推广。赵辛楣见老板出来；便点燃了手中的雪茄，往柜台边一倚，做出一副不吃完饭绝不后退一步的架式。老板果然识相，一见赵辛楣便如见亲爹一般道：“哟，赵先生，您可有些没照顾我的生意了，今天来了得罚您三杯。赵先生今天又是什么喜事呀？和朋友一起来的？”

辛楣眉毛一扬道：“不错，今天不光是这位朋友，还有位小姐，老板，你总不能让我到一楼去闻汗臭味吧？”

“那哪能呢。快，来人，给赵先生摆台。”

一会儿便在靠窗的地方摆起了一

张桌子，伙计们又找出个竹制的屏风围在一边，形成了一个别有情趣的小茶室模样。老板见布置停当，就仰起脸得意地问道：

“赵先生，虽说革间雅座被别人订下了，可这一间比雅座还高级吧？这是我平素不敢用的，就为临时来了朋友长官预备的，赵先生，满意吗？”

赵辛楣真不能不佩服这具木乃伊的心计，便道：“行啊！告诉伙计，一会儿有位小姐来，给领到这儿来。”

老板点头退下，辛楣、鸿渐二人在屏风里坐下。鸿渐道：“辛楣，你的气派够大的，瞧你刚才那模样，活脱脱一副衙内相！”

辛楣道：“俗话说，店大欺客，客大欺店。我不过是经常来这儿吃饭，这个老板知道我的身份。在重庆，比我牛的人有的是，我还真不算什么，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

鸿渐道：“辛楣，你觉得重庆像个什么？”

赵辛楣一下没明白鸿渐的意思，愣了一下，答道：“依我看，重庆很像纽约，在这儿每个人都有成功的机会，但失败的人远多于成功者。”

方鸿渐道：“我看它像一只饿极了的老虎，所有经过它面前的人都提心吊胆。”

一会儿朱小姐来了，辛楣站起来

为鸿渐介绍。方鸿渐觉得来人很面熟，那朱小姐却笑道："我们见过面的，那天是您给处长留的条儿吗？"

方鸿渐这才想起那个穿军装的小巧的姑娘正是眼前这位打扮得非常漂亮妩媚的小姐。辛楣在一旁对朱小姐说道："以后不要再处长处长的，听了怪难受的。"

朱小姐头一歪道："那叫什么？"

这个问题倒把辛楣问住了，当官的跟下级之间太生疏了会让人觉得架子太大，难以亲近，可亲呢一点，风言风语就能让你寝食不安。辛楣正愣神时，方鸿渐插语道："就叫辛楣吧。"

朱小姐的脸腾地红了辛楣也尴尬得不知如何好，便道：“还是叫我老赵吧。”

鸿渐道：“以前有人管你叫‘赵叔叔’，如今你又想自称“老赵”，辛楣，你是不是觉得我们都比你小好多畦。”

辛楣道：“鸿渐，话不能这么说，年龄的差距是更改不了的，大一岁也是大呀。得得，不谈这个问题，今天打算吃什么？我提议，咱们来正宗的重庆火锅怎么样？鸿渐，到重庆不吃火锅就等于不了解重庆。朱小姐，你说怎么样？”

朱小姐淡淡一笑道：“我无所

谓。”

辛楣一拍手道。”好，那就这么定了，小姐发话，一锤定乾坤。鸿渐，今天是考验你的时候，要挺住，做个样子给这位重庆小姐看看。”

辛楣的话，方鸿渐根本就没有听进去，他已被朱小姐那淡淡的一笑所迷住。重庆这个地方有山有水，人杰地灵，所以姑娘也出落得漂亮。虽说朱小姐也属于文静纤弱的一类，可绝不比上海姑娘那样动不动装出一副久病初愈的模样，叫人看了好生心疼，总想找个玻璃鸟笼把她关进去。山城的山和雾陶冶出了重庆姑娘独立而且神秘的特点。方鸿渐这时又一次感到

他被一种新的气质所迷惑，似乎能闻到朱小姐身上散发出来的一股清香。

店堂伙计跑上来先点着了桌下的炭火，然后又端上一锅滚开的汤，汤的表面上飘着厚厚一层红色的油，油中一团团的辣椒末在浮上沉下。此时的方鸿渐眼睛瞪得如两个绿橙了一般，嘴里大叫道："辛楣，你怎么把古代的酷刑给搬上来了。"

辛楣和朱小姐都一愣，方鸿渐继续道："朱小姐，在古代，谁要是犯了法，就准备一口大锅倒满油，下面点着柴火把油烧得咕咕冒泡，这时候就把犯人绑了扔到锅里，就像上海人炸油条一样，翻着个儿地煎来炸去。

辛楣，咱们今天准备炸谁呀？”

朱小姐噗噗笑出声来，赵辛楣也笑道：“既然你说这种话，那今天就炸你了，就是不知道你的肉是不是太老了，太老了要塞牙的。”

朱小姐道：“把方先生留给牙好的吃罢，我们还是吃鱼片好。”

方鸿渐一听，忙攀着话题道：“朱小姐，你这话是不是太刻薄些？我怎么能跟鱼片比？炸我就等于是炸思想呀。就算我的皮肉又老又糙，可思想总胜于鱼片呀！”

说罢三人哈哈大笑。这时伙计端上了鱼片、牛肚、河虾等等几大盘可下锅涮的东西，又把一碗佐料倒进锅

里，他确实被这阵势吓呆了，如此这般吃下去，五脏六腑不闹火灾才怪呢，赵辛楣举起酒杯道：“鸿渐，不管是思想还是鱼片，反正你的话已经得罪了重庆的姑娘和美味，先罚你两杯。”

鸿渐道：“辛楣，你不要让我在这出丑好不好？”

朱小姐快言快语道：“方先生要是怕喝酒，那就在锅里舀两勺汤喝也行，反正不喝酒就喝汤，不然是放不过去的。”

辛楣道：“说得好！还是朱小姐聪明，鸿渐你看着办吧，这个面子可不能丢在小姐面前。”

这番话使方鸿渐又一次证实自己

的判断是正确的，那就是天底下手段最毒辣的是女人，而重庆姑娘可能是因为辣椒吃多了的缘故，手段更辣。没奈何，只得把两盘酒全倒进肚子里，并以空杯底向他们做出了保证。

这时朱小姐笑得最欢，笑道："方先生，你真棒，不像我的一个教师，春节时学生聚会请他喝酒，他就装肚子疼往外跑，可刚一出门就掉沟里了，摔得好惨哟。"

方鸿渐说道："朱小姐，这只能说你的那位教师运气不好，实际上他比我聪明。你不知道酒到肚子里的滋味，那要是撒起酒疯来，天大的脸也丢尽了。辛楣，罚完我是不是该罚你

了？昨天你让朱小姐苦等一晚上，该不该罚？”

赵辛楣辩白道：“鸿渐，该不该罚你说了不算，得问朱小姐，你不要在此借机报复我。”

朱小姐道：“若让我说呀，赵先生也该罚，不过得由我来倒酒。”

这时朱小姐和鸿渐的四只眼睛加上赵辛楣自己的两只眼睛，全盯在辛楣面前的酒杯上，朱小姐浅浅地往杯里斟了小半杯酒，方鸿渐马上抗议道：“朱小姐，我知道你是辛楣部下，有赖于辛楣的栽培。可是酒席上是不分长幼尊卑的，你没必要怕他，也没必要巴结他，要不然我可就往别处想了。

现在不是最需要精诚团结么？”

辛楣道：“鸿渐，你别攻击朱小姐好不好？罪行有轻有重，重的多喝，轻的少喝，这很简单的道理你不会不懂的。瞧，怎么样？全干了。”

方鸿渐自知不是他们两个的对手，只是把这么个漂亮活泼的姑娘轻易放过未免有些可惜，于是便把柔头又对准了朱小姐，道：“朱小姐，我这是头一次来重庆，人们都说设见过重庆的人吃辣椒就等于没到过重庆。朱小姐，你给我表演一次怎么样？也算是让我不虚此行呀。”

朱小姐笑道：“方先生不是打算在此长住吗？以后有机会的，你可以

大无见到。”鸿渐见对手要溜，便圈马拦住道：“不不不，第一印象最重要，朱小姐这么漂亮，肯定会给我留下最美妙的印象。换了别人，我也许一辈子再不愿碰辣椒。”

朱小姐道：“方先生，你可真厉害，看来我今天要是不吃，方先生今晚就要打铺盖卷离开重庆了，这个责任我可担当不起。好吧，那我就表演一下，免费观摩，禁止喧哗。”

说罢，朱小姐便慢条斯理地把鱼片放进锅里涮好，又蘸好辣椒佐料，放在嘴里漫慢地嚼着。方鸿渐看着那红彤彤挂满辣椒沫的鱼片被送进朱小姐细嫩、仿佛水做的嘴巴里，不禁心

惊胆战大气不敢出。如此秀美娇弱的姑娘怎么能消化如此辛辣的玩意？这实在难以理解。

朱小姐吃完了一片，向辛楣鸿渐二人笑笑。赵辛楣笑着对方鸿渐道：“鸿渐，知道厉害了吧？朱小姐表露的这点本事足够你学几年的。”

方鸿渐点头称是，朱小姐却羞红了脸。

吃完饭，三人从饭店里出来，赵、方二人送朱小姐回家。朱小姐家住得不远，所以就没有要车，三人散步去。街上的行人已渐渐稀少，只有些零星的小摊贩点着汽灯沿街叫卖。三人路过国泰影院时看见广告牌上正贴着美

国电影《乱世佳人》的大幅海报，辛楣马上提议明天晚上来看电影怎么样，三人很快取得一致意见：明晚七点在影院门口集合。

回到家中，辛楣问方鸿渐感觉怎么样？方鸿渐不解道：“什么怎么样？”

辛楣道：“你别装傻，当然是朱小姐。除了她还能有谁？”

方鸿渐此刻最怕答的就是这个问题。感觉无非就是个最初的印象，可方鸿渐知道女人给人留下的第一印象往往跟她的实际差上十万八千里。辛楣见鸿渐不答便又说道：“朱小姐可是百里挑一的好姑娘，追求她的人不

计其数，仅让我给挡回去的就足有一排人。鸿渐，我看今天朱小姐对你印象蛮好的，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错过了她，人生三分之二的乐趣就与你擦肩而过了。千万不可放松。”

夜里，方鸿渐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大脑里活跃得像是在跑一场马拉松比赛。也许是辣椒吃得太多了，刺激大脑过度兴奋，可是在方鸿渐的脑子里，总抹不去的是朱小姐那淡淡的一笑的影子。方鸿渐觉得自己真可笑，自己早已不是轻易爱上任何一个从窗前走过的漂亮女孩子的中学生了。何至于被一个刚刚认识的姑娘如此深地吸引？方鸿渐想起了唐晓

芙，这个朱小姐不知什么地方好像有着唐晓芙蓉的影子。方鸿渐躺在床上胡思乱思，不知到了什么时候，思维开始模糊起来。他睡着了。

第二天早晨辛楣正在吃早饭，方鸿渐走下楼来。赵辛楣见他眼中充满了血丝便打趣道："鸿渐，怎么样，失眠了吧？"

方鸿渐嗅怪道："去你的！还不是你请我吃的辣椒作怪，整折腾了我一宿，嗓子里火烧火燎的。"

赵太太在一旁说："辛楣你真害人。方先生，这辣椒可不能一次吃得大多，慢慢才能习惯。"

辛楣道："你别听他的，鸿渐是

有了心事才唾不着觉的。昨天我也吃了，还是睡得挺好！”

赵太太嗅道：“睡得跟死猪似的，呼噜打得吓死人。”

辛楣道：“鸿渐，赶快写封情书，我给你带去，保证不偷看、不丢失。”赵太太好像恍然大悟道：“原来方先生有心上人了，恭喜你呀！”

鸿渐道：“还不是辛楣捣的鬼，嫂子你别听他瞎说。”

辛楣道：“唉，鸿渐，你可别把我的这片好心当成驴肝肺。得，我的这份情你爱领不领吧。”

辛楣这一天几次碰到朱小姐，朱小姐几次都向辛楣笑笑，闹得辛楣心

里怪忐忑的。

中午赵辛楣刚坐进办公室，就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随着便探进一个青葫芦的脑袋来，松驰的皮肉在脸上堆满了笑模样，让人担心那笑会跟脸皮一起脱落到地上。低低地问道：“处长，我能进来跟您汇报问题吗？”

来人是欧美处负责档案的林景年，五十多岁，早年肄业于黄埔军校。当他的同学都横刀立马逐鹿中原的时候，他却因患先天性噪音恐惧症躲进了上海的教会医院。后来他的同学当上战区司令，便把他弄进了国防委，找个最没噪音的差事给他干。

林景年进来后就把一小半个屁股

放在椅子边上，恭恭敬敬地问道：“处长，我能向你反映点问题吗？”

这时的赵辛楣已摆出了一付十足的处座架子，斜倚在椅背上，眼睛向上翻着，手里的雪茄还一缕一缕地冒着烟。“你说罢。”

林景年道：“处长，有个重要情况向您汇报。处里的陈凡这几天一直抱着外国书在看，嘿，我也不懂外语，不知道他看的是啥。不过我可听到他和别人讲资本什么的。那《资本论》不是本宣扬共产主义的吗？我查过他的档案，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就有过这方面的言论，好像还跟C·P这类有过联系……”

赵辛楣一听便做出惊讶之色道：“老林，这个情况很重要，你千万不要对别人讲，有事直接汇报给我。老林，你很警觉呀，做工作都应该向你这样。”

林景年面有喜色道：“我已经写了份书面报告，请您过目。”

林景年得到了上司的夸赞，几根稀疏的眉毛像孔雀尾巴一样煽情地抖动。赵辛楣接过林景年的汇报，上边用蝇头小楷工整地记录着陈凡这几个月来所有的可疑之处。辛楣认真地读了一番后道：“这个我留下仔细看一下，然后向上级汇报。你的精神很好，应该表彰。你去吧。”

林景年的脸此刻已兴奋膨胀如紫色的茄子，激动地向辛楣深鞠一躬，转身要走。赵辛楣又把他喊住，道，“等一下，你的工作是保存档案，不是查阅档案，记住以后不允许再违反保密守则。记住了吗？”

林景年此时真是后悔万分，本来一个立功的机会偏偏被自己嘴里无意溜出的一句话抹掉了，真是该天杀。不过不审表扬多于批评，自己的心情总还算说得过去，于是乎便得意地夹起尾巴溜了出去。辛楣把这张精心编撰的汇报团成一个纸球，远远地扔进纸篓，突然觉得不放心，又过去拾起，把它撕成一把纸末，这才拍拍手，自

言自语道：“真可惜这满篇好字！”

辛楣一到家便在厅嚷起来：“太太，今晚我和鸿渐约好出去看电影，早点开饭。”太太答应着到厨房，吩咐下人们准备做饭。辛楣上楼看鸿渐，鸿渐正捧着一本书，见辛楣进来，便打趣道：“你居然读起了这种书。”鸿渐以封面示辛楣，却是张恨水的《啼笑因缘》。

鸿渐道：“别人借的，只是偶尔翻翻。”

辛楣夺下书，夹到腋下，瞪着鸿渐道：“我看你如饥似渴，该不是害了相思病吧？”

鸿渐涨红了脸道：“别胡扯，我

相的什么思？”

辛楣道：“我奇怪，你这样没用的人，怎么就贪贪会讨女孩子的喜欢。看来，你只能是一个好情人，永远成不了好丈夫。”

关于情人丈夫这之间的关系，方鸿渐还从役想过，只是中国男子历来都是择一良辰吉日摇身一变成了某个女人的丈夫，就算成家立业了。中国男人有权选日子，元权选老婆；中国女人既元权选日子，也无权选丈大。从新思想随着洋枪洋炮闯进中国后，无论男人女人，选择余地都大了起来，不想结婚的，也可做做情人，这是件很开心的事。但要做一辈子情人，方

鸿渐绝对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幸亏辛楣这不过是句笑话，否则方鸿渐还真承受不起这个事实。

赵太太从厨房出来对辛楣道："你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下午有个苏小姐来过，送来一篮水果，还给你留了个条儿。"

辛楣道："晤，知道了。"

辛楣心里暗暗责怪妻子什么时候不行，偏挑方鸿渐在的这个当口。方鸿渐这时已反应过来，道："苏小姐，哪个苏小姐？"

辛楣本不想要鸿渐知道苏文纨现在重庆，而且还与自己有联系，免得两人碰头，各自都不自在。可此时，

辛楣只得实话实话：“还有哪个苏小姐？苏文纨呗！”

鸿渐叫道。”苏文纨？”

方鸿渐在香港订婚时就已经听说曹元朗到重庆任职，可到重庆的这些日子里他居然一直也没想到苏文纨就生活在离自己不远的地方。

辛楣轻描淡写道：“她前天托我给她办点事，大概是表示感谢来了吧。”

辛楣打开纸条，上写道：“辛楣：事情已办妥，多亏你鼎力相助，不胜感激。有暇请携夫人到寒舍做客，我将不胜荣幸。”

苏文纨的字体仍然娟秀、轻盈，

只是在辛楣眼里已失去往日的光辉。辛楣把纸条递给鸿渐道：“我没跟她说你到重庆了，你们少见面为好，免得双方都下不了台。”

鸿渐道：“现在没关系了，方太太也跑了，我也增加了些涵养，即使她跳起挑战，我也不会应战的。”

辛楣道：“那你们见了面一定沉闷得很！”

方鸿渐苦笑一声，封存起的记忆一旦打开，痛苦和欢乐都新鲜如初。鸿渐道：“那个“四喜丸子”现在怎么样？”

辛楣道：“哎哟，发得不得了，凭羞王尔恺侩的后台，现在已爬到掌

管军事大权的宝座上，三天两头在报纸上招摇。‘四喜丸子，该变成“八喜丸子，了，原本就心宽，现在走起路横着晃，一般的小门口怕要挤不进去了。”

鸿渐道：“那苏文纨怎么受得了？”

辛楣道：“说的是。”

辛楣至今也弄不清苏文纨为什么会突然嫁给曹元朗，曹元朗怎么会被苏文纨这也是自作自受。但是人算不及天算，很多事都不是人为改变得了的，与其空自伤怀，不如抛诸脑后。于是辛楣对正在苦思冥想的方鸿渐笑道：

“管她那许多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你觉得对的，也许人家还以为杂乱不堪呢！”

方鸿渐点头称是：“这话不错，比如我吧，就得这么飘来飘去才能活下来，要不然是非出事不可。再说你赵辛楣……”

赵辛楣打断方鸿渐的话道：“这种比方不要总往我身上扯，我还不知道该怎么活呢？好了，现在吃饭，别忘了晚上的电影。”

吃完饭，鸿渐上去换衣服，而辛楣却有些魂不守舍，这时佣人在楼下喊道：“先生，您的电话。”佣人的话音还没落，辛楣早已跑下楼。一会

儿辛楣垂头丧气地回来道：“简直糟透了！上司让我马上去行政院汇报度计划，真讨厌！非赶在这个时候。看来只有你陪朱小姐去看电影了，这么好的机会居然错过，太可惜。”

鸿渐道：“这怎么好？不如你给朱小姐打个电话，通知她改天再去。”

辛楣道：“又不是两个人的事，何必改期？况且我也没有她的电话。让你去你就去吧，怎么忽然变得羞羞答答。替我解释一下。我要来不及了。”便出了门。

鸿渐走了不久，赵辛楣又衣冠楚楚地溜回家。阿珂一见便问道：

“你不是去行政院了吗？”

辛楣诡黠地笑道：“你还真信！鸿渐去会女友，我跟着干吗？我不过到对面茶楼喝了碗茶，行政院的那帮老爷们才不会大晚上听汇报呢。”

夫妻二人便对坐在灯下各做各的事。阿珂突然道：“辛楣，该过春节了，我看方先生就那两身衣服翻来覆去地穿，咱们是不是给他添置身衣服呵？”

辛楣道：”在重庆哪去买呀？都是些乱七八糟的蹩脚货。”

阿珂道：“我上街去扯块布，给他缝一件好不好？”

辛楣道：“算了，算了，重庆不是三闾大学，长袍你给他做了，他也

未见得会穿。”

阿珂道：“街上的人不都在穿嘛。”

辛楣不耐烦地挥挥手道：“行了，行了，回头我去想办法。”

房间里没了声音，夫妻俩一晚上也再没说过几句话。

方鸿渐出门后径直向国泰影院奔去，虽然时间还早，可他还是怕耽误了，虽说方鸿渐对朱小姐确有心意，但第二次见面便单枪匹马地杀去，仍感到有点势单力薄。不过鸿渐知道自己的进力所在，所以也就稍有些安心。方鸿渐一边走一边怀疑赵辛楣接的那个电话，总觉得其中有些蹊跷。到了

国泰影院门口，朱小姐还没来，鸿渐就先去买两张票子，站在台阶上稍微明亮的地方等朱小姐。由于全国的几所高校都迁到了重庆，而且此时正处在寒假期间，所以影院和剧院的生意非常好。在寂寞长夜中，打发时光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躲进漆黑的剧场，去欣赏别人的眼泪和笑容。

影院门口的人越来越多，人们开始陆续链场。方鸿渐觉得自己站在这人流中间好生尴尬，不断地和别人摩肩擦踵可不是什么快乐滋味。所谓潮流，便是所有的因素向一个你不能更改的方向移动，如果此时你要驻足或逆向前进，那就会感到无尽的孤独和

寂寞。方鸿渐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突然感到自己的心脏仿佛发生了大爆炸，所有的血液全部冲向头顶。在这一瞬间，知觉也凝固了，掩盖记忆的尘上被骤然清除，目光凝聚在一个点上，一个抹了千百次终于没能抹去的身影，一个幻觉多了些真实的幻觉——唐晓芙！

　　此时的方鸿渐已经不能相信或者怀疑自己的眼力和判断力，所有想象力以外的东西突然瞬间变成了眼前的现实，所有的梦想和情感在瞬间突然变成可以用手触到的东西。此时需要的不是判断力，而是能力和克服自身懦弱的胆量Q矍暗南质等缱患笆卑盐

站突嵘材羌涫e槐郏盐兆∷只嵋蚝嘶竦眯┤裁茨兀糠胶杞ゾ醯贸统匀涣α吭谒负跞沓擅嫣醯募怪贤屏艘话眩赂业刈叱鎏亻贸统匀坏纳艉暗溃?SPANlang=EN-US>

“唐小姐。”

三个字飞进空气里，方鸿渐便再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了。有人说，相信奇迹的人必定是相信命运的人。然而方鸿渐相信命运，却从不相信奇迹。因此，他不能像别人那样有条不紊地迎接奇迹。对他来说，奇迹的出现正好比黑暗中飞出的暗器，他被毫无准备地击中，只在奄奄一息的时候才不情愿地承认：“这是一个奇迹。”这

一年多来，方鸿渐虽说也偶尔想到过唐晓芙，但毕竟时过境迁，知道想也没有用，还要生活，还要做事，还要结婚过日子，感情也苍老迟钝了许多。娶了孙柔嘉，更使他觉得自己已经早过了孟氲哪炅洹Ｋ永床蝗ド柘胪裁粗胤甑某∶妗∈颏跋樱觥樯珊谩Ｋ醯靡桓霾ｍ氦罄贤范龉勺棂谖庑┦敕ǎ旧砭褪鞘５逼婕Ｕ娴某鱿终档猛司司忧Ｌ葡芙的变化不小，如水果般新鲜的脸上依然荡漾着没有把握得住的喜悦与快乐，皮肤比上海时更细腻白皙了些。但在方鸿渐的眼里，第一眼便看出唐晓芙身上多了一种成熟的青春气息，昏暗的灯光掩不住她的满月般的明

朗?SPANlang=EN-US>

唐晓芙循声望去，见一个人影向这边走来。她感到自己的心像被蜜蜂蛰了一下。她立刻明白与她结交的所有明友相比，这是一个对她有着特殊意义的人，他曾经在自己的生命航程中留过一个醒目的标志，她曾经刻骨铭心地爱过、恨过、怨过，也曾经刻骨铭心地想过、悔过、绝望过，然而他却在他应该出现的时候不出现，不应该出现的时候反倒出现了，她的心被蛰过的地方有些痛。又有些酸和甜。

“方先生，你怎么会在这儿？”

方鸿渐空无一物的大脑立刻被这熟悉的声音唤醒，在它的引导下，记

忆的闸门一下子被开启，所有要说的话全涌堵在嗓眼儿。此时的他又该如何表白呢?

“我，我已经到了重庆，现在……”

这时一个大学生模样的男孩子手里惧着两支冰糖葫芦跑上台阶，对唐晓芙亲呢而又温存他说道：“晓芙，快走，该开演了。”

唐晓芙仍是呆呆望着方鸿渐，眼前这不亚于奇迹的现实使她忘掉了周围的存在。那个男孩子犹疑望着唐晓芙和同样发呆的方鸿渐问道：“晓芙，这是谁呀?”

唐晓芙此刻才从记忆的谷底清醒

过来，说道："这位是我在上海时的老朋友方先生，这是我的同学秦禹。"

方鸿渐不能容忍这样残酷的现实：这个唇上长着黄色绒毛的男孩居然挽着唐晓芙的手。从幻想的高峰上跌落，其惨重远甚于现实的打击。方鸿渐明白，自己所失去的如今已不再拥有。方鸿渐强打精神对邓小孩彬彬有礼说道："方鸿渐。"

方鸿渐恼怒地想：居然跟这个小毛孩子之间划上了等号，成了董斜川所发明的"同情兄"，这真是可笑。

秦禹似乎根本未把方鸿渐放在眼里，拉起唐晓芙便往影院里走，倒是唐晓美回过头来道："方先生，我现

在在西南政治学院……”话未说完，人已消失在人流之中。

方鸿渐呆呆地望着人潮涌去的方向，心里一片茫然。敏感的心灵怎能容忍这命运如此的捉弄？命运把两个人结合在一起，然后又抛到天各一方，而这情感的岩浆逐渐冷却以后，又将二人牵扯在一起，它则躲到一边静静地欣赏自己这件残酷的作品。人类就是在这命运的绳索上跳着生命的痛苦之舞。

“方先生，你以前和她很熟吗？”不知什么时候，朱小姐已经站在方鸿渐的身后。方鸿渐忙整理脸上可能有的失态，望着身边亭亭玉立的朱小姐，

不自然地解释道："是的，以前在上海时很熟，不知道她现在也在重庆。"

朱小姐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问明了辛楣没来的原因后。两个人便进了影院。

在漆黑的剧院，方鸿渐已不可能再找到唐晓芙，但他仍用眼角的余光努力搜索，企图再看她一眼，可是他得到的是失望。银幕上郝思嘉与白瑞德之间撕肝裂胆的爱情，方鸿渐没有体会到多少，反倒是在这黑洞洞的空间里，思维神经纵横驰骋。身旁朱小姐的呼吸似乎都为银幕上的人物所牵动，一张一驰都显得那么激动。在亚特兰大的大火烧遍整个银幕时，朱小

姐那汗津津的纤手紧紧抓住了方鸿渐。此时方鸿渐才感到现实就在身边，而大脑中的一切自由的想象，都不过同银幕上的炽热爱情一样，是虚幻飘渺，毫不实际的，因为那原本只是个影子。

三个多小时轰轰烈烈的爱情终于落下了帷幕，方鸿渐陪着朱小姐走出影院。在人迹渐渐稀少的街道上，两个人都没有怎么说话。月明星稀，凉风吹过，捎来江水轻轻的波涛声；朱小姐静静地走着，大颗的眼泪顺着面颊悄悄地滑落。方鸿渐看着这泪水留下一条闪亮的轨迹，心里也元话可说。此时的姑娘就如一棵刚从温室中移栽出来的幼苗，劝不得，也讥笑不得。

倒是朱小姐自己擦干了泪水，对方鸿渐笑道："真不好意思，让您笑话了。是不是我大幼稚了。"

鸿渐道："不，我很羡慕你。我常骂自己为什么变得这么冷漠，冷漠就意味着衰老、我真盼望着能像你们那样年轻，想笑就笑，想哭就哭。"

朱小姐道："方先生，您怎么说起话来比赵先生还老气横秋？其实你俩都不老。以前只知道有倚老卖老的，现在知道，还有倚小卖老的。"

方鸿渐笑道："这可是对我们最大的夸奖。其实人老与不老并不在乎年龄而在于心，你瞧克拉克·盖博脸上都有了皱纹了，不是还和费雯丽谈

恋爱吗？”

朱小姐道：“方先生，您说要是有一天我变成了躬背弯腰满脸文章的老太太，会不会还跟现在一样幼稚无知？”

鸿渐道：“要真是这样，你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最快乐的人了”

转眼就到了朱小姐家门口。朱小姐停下脚步对方鸿渐甜甜地一笑道：“真高兴您能陪我出来看电影，这一晚上我很快乐。”

鸿渐道：“我也很高兴。”

朱小姐：“是吗？那太好了。谢谢您陪我回家，再见！”

鸿渐道：“朱小姐，你能把你的

电话号码告诉我吗？如果有事我就给你打电话。”

朱小姐道：“我没带着纸和笔。晤，赵先生那儿有，再见！”朱小姐的身影很快消失在花园的树影里。方鸿渐看到有个窗户亮了灯，这才满腹心事的向辛楣家走去。

第六章

一夜无梦，方鸿渐醒来的时候天光已经大亮，外面落下了一片撕不破的大雾，缠绕包围住一切，使方鸿渐觉得周围的人和物全部舍他而去，只把他抛到虚空之中，大雾迷漫，仿佛要从窗口中挤进来似的，拥挤在玻璃

窗前向里面张望，方鸿渐挥不去的思绪与雾交织在一起，盘在头上，栖在眉头。

方鸿渐昨晚回来，辛楣已经睡下，一早辛楣就跑上楼来敲开方鸿渐的门，迫不及待地问道：“鸿渐，昨晚战果如何？”

方鸿渐道。”你的心意我领了，可以后不要这样好不好？你骗我什么开会啦，我当时真信了，辛楣，你这不是存心让我在朱小姐面前闹笑话吗？”

辛楣道：“啊呀，冤杀我也，鸿渐，你不要得了便宜就把屎盆子往我脑袋上扣，我当时要是说了实话，你

还去吗？真没想到你这么没有良心。”

两人开了半天玩笑，方鸿渐便把昨晚与朱小姐看电影的情况大概说了一下，之后方鸿渐又问道：“你猜我昨晚碰到谁了？”

辛楣道：“谁呀？苏文纨。”

“不对。”

“快说，少卖关子。”

“唐晓芙！”

赵辛楣一听也愣住了，真没想到这个世上还有这么巧的事了，道：“It’sasmallworld”，中国人把这称作‘千里有缘来相会，不是冤家不对头。”

方鸿渐道：“你不要大肆渲染，我们只不过打了个招呼。”

“她告诉你地址没有？”

“她只说她在西南政治学院上学，她身边还跟着个露着牙茬子的小男孩。”

“怪不得呢，要不是有这个小男孩给唐晓芙保驾，你早把朱小姐扔在一边尾随唐晓芙去了。不过呢，鸿渐，我想苏文纨肯定知道唐晓芙的情况，我去问她，就是不知道她会不会告诉我。”

方鸿渐一挥手道：“算了，过去的事再提起，准没有什么好结果。辛楣，我今天去图书馆上班，去见一见潘佑辅。”

辛楣道：“行啊，你想去就去。

不过你记着，在那儿少说话，少做事，不然你一天也做不下去。”

方鸿渐打听到了中央图书馆，刚跨进了大门就找到了馆长办公室。方鸿渐有礼貌地敲敲门，听到有人说：“请进，”这才推门进去。

方鸿渐冲里面喊道：“请问潘馆长在吗？”

屋里黑洞洞的，只见四面墙上都顶天立地地堆满了书，从一个漆黑的角落里钻出一个五十多岁的干瘪老头儿，拍拍身上的尘土问道：“你有事吗？”

方鸿渐不相信此人就是和赵辛楣一同留过洋的潘佑辅，只见他一身中

山装皱皱巴巴，汗渍的尘土在上面绘出了一幅不知是何年出上的古代地图。圆眼镜只剩下一条腿，一边用细绳挂在耳朵上。荒芜的头上不挂着一缕摇来摇去的蜘蛛网。

方鸿渐：“您就是潘馆长，我是方鸿渐。”

潘佑辅道：“哈，请坐。有什么事吗？”

“我是国防委员会的赵辛楣介绍来的，他好像和您通过电话。”

“噢，我记起来了，瞧我这记性，唉，真是一年不如一年，老糊涂了，以后就该看你们这些年轻人的了。”潘佑辅这一连串的感叹，震得天花板

上扑扑往下掉土，空气中马上充满了呛人的尘埃。方鸿渐屏住呼吸，唯恐尘土随呼吸进到肺里。潘佑辅从一个类似熊胆的乌黑油亮的小口袋里抓了点烟叶，顺手撕下报纸的一角，搓搓便卷成一支烟，让让方鸿渐，便自己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脸上马上就有一片满足如落水面的油珠一般辅展开去，随即黑且干的唇齿问冒出一团浑浊的赤黄的烟雾。

潘佑辅道："方先生，以前曾在哪里高就。"

方鸿渐道："我在来重庆之前曾在湖南的三闾大学做过事。"

"三闾大学？噢，知道，知道，

高松年的那个学校，方先生为什么不在那儿干了呢？”

“自己不太习惯那儿的生活，便辞了。”方鸿渐不怕脸上红，屋里暗，脸上红看不见，他倒怕心跳得厉害，给潘佑辅听见。

“噢，好，很好，方先生以前在哪里深造？”

“在北平读完大学以后到欧洲随便读了几年。”

“好，好，方先生太谦虚了，好。”

方鸿渐搞不清楚潘佑辅嘴里这不住的好是真好还是说话爱用的语气词，只好在这灰尘弥漫的黑屋里忍受着肮

脏与赞扬。

潘佑辅给方鸿渐安排的工作，是到善本书库协助老馆员做一些整理工作，而这个老馆员正是潘佑辅的太太，名扬四海的大学问家宋浊流，宋浊流看上去足有六十岁，可实际年龄她比潘佑辅还要小得多，她的曾祖父做过大清皇室的太子学监，家风深厚，宋浊流自幼饱读诗书，据说随便提出一本书，她都能说出此书共有几种版本，何时刊行，现存的尚有几册，当时江浙一带提起才女宋浊流，大人小孩没有不晓得的。后来潘佑辅从美国学回来，经父辈撮合便与这宋才女结成连理，虽说潘佑辅也是辛楣辈恭推崇的

大学问家，可比起太太实在是小巫见大巫。晚上潘佑辅睡不着觉，宋浊流便把所有的魏晋诗倒背一遍给自己的先生催眠。潘佑辅在自己老婆的压力与指引下，苦钻故纸十年，终成一代汉学大家，天降大任于斯人，潘佑辅到武汉做了图书馆馆长，他便把太太请出山，专门管理善本书，目的是不让一代英才埋没，武汉被日本人占领，潘佑辅又成中央图书馆的馆长，太太宋浊流形影相随，也到了中央图书馆，也还是与善本书为伍。方鸿渐就在这位蝶碟不休的老大大的训导下，在尘土和烂纸中钻了一天。终于盼到了下班，方鸿渐急忙跑到街上的“华龙浴

池”中痛痛快快地进行一场大清扫。这才感觉身上舒服了些。

辛楣今天一上班就把朱心意小姐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朱小姐一进门，辛楣便一通道歉。可朱小姐的嘴角却露出一丝微笑。

朱小姐道：“赵先生，你可真有意思，不就是没能去看场电影，何至于这样道歉？”

赵辛楣反倒一下被朱小姐问住，不知说点什么好，朱小姐紧逼一步，道：“昨天我问过父亲了，行政院晚上就根本没人在那儿．不知道赵先生向谁做的年度计划汇报？”

赵辛楣的脸腾地一下红了，像只

熟透的西红柿。朱小姐的父亲正是赵辛楣上司。辛楣暗自后悔，这个谎编得实在破绽百出，先被方鸿渐识破，又被朱小姐戳穿，简直失尽了面子。

辛楣转移话题："你昨天玩得怎么样？方先生回到我那里可大半宿都没有睡觉，你是不是给方先生注射了什么兴奋剂。"

朱小姐道："瞧你说的，方先生的心思我可不晓得，不过我看．方先生失眠是另有缘故吧？"

辛楣不得不佩服朱小姐的观察力，从今天早晨辛楣就看出方鸿渐的神色不比往常，很想劝劝方鸿渐，过去的感情已不会新鲜如初，只不过在想象

中还具诱惑力，而一旦去启开它，所有美好的想象都会化做泡影。但是由于方鸿渐一口否认，辛楣这些劝说的话就不好再说出口。

朱心意的父亲曾经做过金陵大学的英文系教授，后来转到国民政府中负责对外具体事务的处理，朱心意大学毕业后就进了国防委员会，最初和赵辛楣面对面地办公，后来辛楣有了自己的办公室，朱小姐就感觉每天能见到辛楣的机会越来越少，可辛楣的形象、言谈举止在她心中留下的印象却越来越强烈，以至于每次再见到辛楣时，自己的心就会剧烈地跳动，她总怕自己的脸红得被辛楣看出来。平

素追求她的人列队可以排满一条街，可朱心意却对这些送上门来的人连看都不愿看一眼，反倒是盼着辛楣来约她去吃饭、看电影或者出去玩，每次她都是爽快地答应。

近年她发现，辛楣竭力撮合她和方鸿渐接近的。对方鸿渐，朱小姐并无什么反感，甚至还很有好感，但她却无法向方鸿渐做出任何承诺，因为她不愿抹掉自己的梦想。

辛楣道："那好，朱小姐，以后我们一起出去玩怎么样？去爬山。"

朱小姐笑笑道："长官的话哪能不执行，可我就是怕您公务太忙，事到临头，又要去行政院汇报工作。"

辛楣尴尬地笑笑。

方鸿渐一进门，便对辛楣大叫道：：“辛楣，我要是有了钱，一定办一座活国宝博物馆，选两个玻璃笼子，把潘佑辅夫妇放进去，两毛钱一张票，保证生意兴隆得很。”

辛楣道：“鸿渐，你这样投资太太，不会赚很多，你只要往潘佑辅的家门口一站，大喊：快来参观两个学问最大的活死人，花上一块钱，保你学问大长。这样准能赚得大钱。”

方鸿渐不解地问道：“他们家还有特别之处？”

辛楣道：“你以后去一趟就知道了，这两老口足称得上是绝代双娇，

他们的笑话让你听上三天三夜。”

方鸿渐急急地请求道：“辛楣，快讲一段，让我开开胃，好多吃点饭。”

辛楣不慌不忙道：“图书馆迁来的时候，潘佑辅见四川人都爱吃辣椒，不明白是什么缘故，就问宋浊流，宋浊流也不知道就去查古书。查到一本医书上写道，说蜀地多湿热，辣椒可驱湿热。宋浊流一想，人患湿热难得大病，蜀地既然又湿又热，而那辣椒可去湿热，于是乎宋浊流便想出一个办法：三九天她和潘佑辅光着脊梁空口吃辣椒，有人说共吃了两斤，有人说吃了二十斤，反正隔天有人去看她

们，发现这两个活宝正躺在地上打摆子呢。”

方鸿渐听完一阵心酸，没觉得这个笑话的多么可笑，尽管他并不怀疑这个笑话的真实性。辛楣笑罢道：“鸿渐，古人说的‘食古不化’，他俩就是最好的写照，不过话又说回来，在他们手下做事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可以自由上班下班或旷工，因为宋浊流不希望身边有个小伙陪着她，你以后就知道了，不过你记住：千万要少说话特别是关于时政的话，这两个都胆小如鼠，有什么不顺耳的就给你汇报上去，到时候你就吃不消了。”

辛楣的太太喊他俩吃饭。吃饭时

阿珂提起快到春节了，家里该置办点年货，让辛楣留点心。方鸿渐猛然想起离春节没有多长时间，不知家里的年货买了没有？鹏图、凤仪两兄弟不知怎样？父母一定又为自己担心呢。想到家，方鸿渐的心里一阵发酸。阿珂看出自己的话勾起了方鸿渐的心事，赶忙刹住嘴，辛楣瞪了妻子一眼，对方鸿渐道：

“鸿渐，今天晚上，重庆几所大学组成的南华剧社，在重庆第一礼堂演易卜生的话剧《玩倡之家》，我们去看看好不好？拉上朱小姐怎么样？”

方鸿渐点点头，答应下来。辛楣马上给朱小姐打电话。刚刚打完电话，

佣人便跑进来道：“赵先生，苏小姐来了。”

话音刚落，苏文纨便跨进门来，满面春风道：“我的运气真好，正好我还没吃……”

苏文纨刚一站定，她就呆住了，方鸿渐也木然地端坐在那里望着她，脸上的表情就像暴雨来临前迅速变化着的天空，阿珂赶忙迎上去对苏文纨客气地言道：“快坐。王嫂，给客人盛饭。”

苏文纨这时已恢复常态，大大方方地在桌前坐下，用眼角瞟了一眼方鸿渐就阴声怪气地对赵辛楣说道：“辛楣，口风很紧哪，来了客人怎么

也不跟我说一声，是怕我把客人吓着？”

辛楣见苏文纨口气不善，便打圆场道：“鸿渐也是刚到重庆，还没……”

不等辛楣说完，苏文纨就打断道：“方先生，一个人来的？怎么没见方太太呀？是不是舍不得让我见见呀？”

方鸿渐此时也泰然起来，便冷言冷语的道：“知道你在重庆，谅她也不敢来呀，再说我也不愿看你俩撕打起来，伤了双方的和气。”

苏文纨一听，脸都气白了，不过仍装出副骄傲的神色道：“方先生真是会说笑话，方太太智勇双全，连方

鸿渐这样的人都能弄到手谁还敢惹她呀。”

鸿渐道：“曹太太过奖了，比如说办点私货什么的，她就不在行了。”

赵辛楣看见苏文纨脸上的肌肉都在微微的抖动，眼看火药味十足，舌战不可避免，忙站起身对方鸿渐道：

“鸿渐，你快去换衣服，不然朱小姐等急了。”

苏文纨一听马上接言道：“怪不得没把方太太带来呢，原来重庆又有了新欢。方先生，本事又见长啊。”

鸿渐道：“不值一提，不过倒是有人心里急，可就是没人来约。”

方鸿渐说罢转头上楼去换衣服，

苏文纨看着方鸿渐的背影，气得血直往头上冲。阿珂看着这一切，不知其中什么奥妙，就忙陪着笑脸，给苏文纨的碗里夹菜。苏文纨以前对方鸿渐的心思，赵辛楣是再清楚不过了，可自打苏文纨嫁给了曹元朗，和她的联系骤然少了，苏文纨心里再想些什么，辛楣就不得而知了，而今天这场斗嘴，辛楣想可能两个人之间都还存有敌意吧。辛楣此时心里暗暗叫苦：本来今晚可以和鸿渐、朱小姐出去散散心，去看大学生们激情的表演，可如今只好在家陪着这个来意不明的危险分子了。

一会儿方鸿渐从楼上衣冠笔挺地

下来，苏文纨一见言语犀利地讽刺道：

“方先生果然潇洒，哪个女孩子见会不动心呢？”

方鸿渐弹弹袖子上不存在的灰尘道：“真的吗？”其实我最想邀的还是你——曹太太，只是不知曹元朗先生同意不同意？”

苏文纨道：“你主要还得问曹太太我同意不同意。”

方鸿渐道：“唔。”

方鸿渐装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走出门厅，在门口故意大声地道：“辛楣，第一礼堂怎么走？”

辛楣道：“从国泰影院继续往前走就是了。”

方鸿渐大踏步地走出辛楣的家。

吃罢晚饭，赵太太给苏文纨端上茶，苏文纨亲热地把赵太太拉到身边坐下，问长问短。辛楣在一旁好生不自在，仿佛苏文纨这次来就是为了和阿珂拉家常似的，辛楣见苏文纨一直没有和自己说话的意思，便到墙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跷起二郎腿看起了前天的报纸，这时苏文纨噗笑出声来说道："辛楣，瞧你那个不自在的劲儿，我和阿珂说说话，你瞧你在旁边坐不安立不稳的，幸亏阿珂是个贤惠大度的人，要不然还以为咱俩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呢。"

辛楣道："这不可能，就凭着曹

先生的地位势力，我赵辛楣就是再长几个胆子，也不敢打曹太太的主意。”

阿珂道：“曹太太，您可真会说笑话。”

苏文纨道：“阿珂，你可别叫我曹太太，叫我文纨吧，辛楣和你说过吗，以前我和辛楣自小就在一起玩，后来又一块儿上小学、上中学，在朋友中，就数我和辛楣最好，后来他去了美国，我到了欧洲，这样一别就是好几年。再回国时，我就嫁给了曹先生，我的婚礼辛楣还去了呢。”

辛楣不痛快地翻过报纸，道：“没错，是去了，我还记得你们曹先生当时那高兴劲儿呢。不过好像你不

是刚回国就嫁给了曹元朗吧？要是这样的话，那你和方鸿渐……在什么时候呢？”

苏文纨立即愠红了脸，对阿珂道：“你说他多刻薄，专门拣那些不好听的说，不过辛楣，当时你不好像也是天天往我们家跑吗？”

阿珂的脸上掠过一丝阴影，辛楣不客气道：“是啊，我是三天两头上你家去，可我并没有追不到心上人，就一气之下嫁个连自己都瞧不上的男人。”

苏文纨再也坚持不住了，眼泪顺着消瘦的面颊滚落下来。她今天来辛楣家没想到遇见方鸿渐，而且还遭他

一通奚落，她更没想到以前曾那样爱自己的赵辛楣也会戳痛自己心底的伤疤。

阿珂赶忙抚着苏文纨的肩，用自己的手帕给她拭泪，并对辛楣道：“辛楣，快向苏小姐道歉，你太不像话了。”

辛楣此时为自己的冒失话感到内疚。很多话完全是符合真理的，可一说出来就违背情理。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世界上诞生了这么多小说家和语言家，可谓应运而生。苏文纨继续哭道：“自从我结了婚，你们就都不理我了，就跟我犯了多大的错似的，其实谁又能理解我呢？”苏文纨就这样

哭着诉着，让赵辛楣和阿珂感动了一晚上。本来苏文纨这次来是要请赵辛楣去她家做客，正赶上春节了，背井离乡的人凑到一起聚一聚，说说话，曹元朗本不同意请赵辛楣，可听苏文纨说“准运证”就是辛楣办的，而且他已经结了婚，也就放了心，可苏文纨一进门便遇见方鸿渐，旧伤新愁一齐涌上心来，就忍不住要报复他几句，才惹下这一晚上的怨怨艾艾。

苏文纨嫁给曹元朗后，真是享受了一段皇后般的日子，每天的洗脸水、洗脚水都要曹元朗端到屋子里来。只要苏文纨一绷脸，曹元朗马上就矮半截。“四喜丸子”对她百依百顺，两

个人也曾相偎在窗前看月读诗，好一派柔情密意，当时若是让赵辛楣见了，赵辛楣非抡圆了胳膊揍自己几个耳光不可。可是日子一长，苏文纨渐渐感到一切都变得味同嚼蜡，曹元朗那一张肥胖的黑脸也变得恶心，尤其是每到夜里，曹元朗都推说身体不适，自己蒙头大睡，使苏文纨更觉得难以忍受，所以在一个朋友的指点下，苏文纨就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投入到走私后方紧俏的物资上；随着曹元朗的官职越做越大，苏文纨的贪心也越来越难以满足，自从那天忽然想到赵辛楣可以帮她大忙之后，她那压抑很久的心仿佛冬眠的是它被春天的气息所召

唤了一样，渐渐露出头来，她又一次来到辛楣的家，这一次几乎是不由自主地来。

苏文纨哭哭啼啼离开赵家以后，赵家陷入了难以觉察的寂静之中。辛楣坐在一旁，想着刚才的这一切，心里烦乱，这时他突然发现阿珂的脸上挂着一颗泪珠，忙走上前问道：“你怎么啦，受她传染？”

赵辛楣起初还以为调侃两句就能结束，谁知阿珂越哭越厉害。此时辛楣摸不透阿珂的心思。其实辛楣从来就没摸透过阿珂的心思。赵辛楣到重庆后，就住在阿珂家。阿珂的父亲是辛楣先父的好友，拿辛楣当干儿子看

待，愿意把女儿许配给他。后来的一切平淡无奇，辛楣和阿珂高高兴兴地结了婚。婚后不久，辛楣发现阿珂难得说上一句话，虽然在洋学堂念电机工程，可对新文化思想知之甚少，辛楣有时不能不提防着点，唯恐自己的哪句话招惹到她，让她伤心。但阿珂却从未过问过辛楣的任何事，这也使辛楣对阿珂存几分恭敬之心。今天阿珂落下了泪，辛楣自然心里发毛，不知该如何是好。

阿珂腮上挂着泪道；“辛楣，我好不好？你说，我对你好不好？”阿珂依在辛楣的肩头，泪眼充满了渴望，渴望能得到一个肯定的回答。

辛楣郑重的回答了妻子，并同妻子一同走进卧室。在枕边，阿珂紧紧拥住幸福，使辛楣第一次觉得两颗心靠得那样近。

方鸿渐按辛楣所说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第一礼堂。礼堂前聚满了寒假元家可归的学生。在嘈杂拥挤的人群中，方鸿渐还是一眼就认出了婷婷顾盼的朱小姐。朱小姐今天打扮得非常漂亮，虽说是冬天，她还是穿着条羊毛的长裙子，上衣着一件蓝白色的毛衣，显得那么清新脱俗，使得她在人群中非常醒目，她见方鸿渐一个人翩翩而来，便笑道：

“赵先生今晚又到哪儿做汇报去

了？。”

方鸿渐此刻心隐隐感到有些失望，一个女人和一个男人见面。不先与身边的男人热情，倒追问另一个男人的事，假如身边的男人不是根木头，他心里不会没有想法。从朱小姐那掩饰不住的表情中，方鸿渐可以看出些名堂来。

方鸿渐道：“辛楣今晚确实有事，这一点我可以作证。临出门的时候来了个朋友，只好我自己来了，辛楣急得直跺脚，说我好福气。”

朱小姐道：“对好福气，这话，您是怎么看的呢？。”

方鸿渐道：“当然，能陪朱小姐

这么漂亮、大方、有涵养的姑娘看戏，恐怕没有几个人享受过此等福份。”

朱小姐道：“那太好了，我们进去吧，能让方先生这样英俊清洒的男士陪着，我也是好福气。”

二人说说笑笑在向剧场里走，这个剧场在重庆很有影响，很多进步剧团都在这儿上演剧目，许多学生剧团也经常在这儿排演自己的剧目，所以只要听说这里有新戏上演，附近的甚至江北的大学生都不惜长途跋涉来这儿看戏。今天虽然是学生剧团演出，但观众依然如潮。方鸿渐一边走一边和朱小姐笑说，前面一幅大海科报吸引住他，上书：

今天《玩偶之家》由大学生南华剧社演出

娜拉……西南政治学院唐晓芙……

方鸿渐看到这个名字，脚步再也不愿往里挪一步。唐晓芙竟然开始演起话剧，方鸿渐真不敢相信。但方鸿渐知道，她是有这份天赋的，只是自己以前没有特别注意，可如今的方鸿渐又怎能躲在黑暗中，傍在另一个姑娘的身旁，去欣赏以前的情人在强烈的类光下展示另外一种爱情生活呢？这一点他做不到，他缺乏欣赏这种爱情游戏的勇气。

朱小姐拉起方鸿渐的胳膊道：

“方先生，别看了，快进去吧。”

方鸿渐道：“朱小姐，我倒是有个主意，咱们别看这出戏了，这不过是一个业余剧团，我们再去看一看《乱世佳人》好不好？这种好片子是很难得的，值得再看一遍。”

“是个好主意，不过你不看这出戏不后悔吗？”

方鸿渐大方地甩了一下头，拉起朱小姐走出了礼堂。二人找到一家放映《乱世佳人》的影院，又在黑暗中欣赏了一遍思嘉丽的爱情。方鸿渐看到朱心意一边看一边落泪，暗想女人可真有意思，一生中恐怕有一半时间是伴着落泪过来。大事也落泪，小事

也落泪，皮肤整天泡在水里，怪不得比男人的细腻，散场之后，朱心意板起脸对方鸿渐道：“方先生，你既然陪我出来看电影，那你就答应我个条件，否则……”

方鸿渐问道：“否则怎样？”

“否则……否则我就自己出来看，不让你们陪。”

“那我们就要为你生命安全担心啦。要是让坏人看见你晚上一个人在街上，那可就要出大事了，你们看这个小姑娘细皮嫩肉的，绑回去宰了涮火锅吧。”

朱小姐“嗷”地一声道：“方先生，你别吓唬我，哪有吃人肉的？”

方鸿渐板起面孔道：“怎么没有？古书上记载过的，记得吗，张飞不就是拿人大腿上的肉下酒吗？”

朱小姐以手掩口道：“恶心死了，别说了。”

方鸿渐道：“好了，你快说是什么条件？”

朱小姐道：“你呀，不能把我刚才的事儿向外人说。”

方鸿渐努力瞪圆眼睛道：“刚才什么事？我怎么不知道？”

朱小姐道：“昨天的事也不能说。”

方鸿渐又努力张大嘴道：“昨天又有什么事？”

朱小姐一甩方鸿渐的胳膊道：“哼，你是故意的，不理你了。”

方鸿渐改作一脸的无辜道：“唉，小姐，你别冤枉好人好不好？我真记不起来了，再说有好多事，也不知你指的是哪件？”

朱小姐看着她的脚，好像脚上有一朵花，道：“就是……就是……”

方鸿渐这时马上做出了一副嚎陶痛哭的样子说道：“是不是这件？”

朱小姐满脸桃花，狠捶了方鸿渐几拳道：“真的不理你了！”

方鸿渐此时真是兴奋，朱小姐的拳头捶在自己身上，就如同一只小孩子的手，挠在脊背上一个痒得难受，

自己却又够不到地方，这一挠，解决了一处痊痒，却导致全身舒但。鸿渐道："好，好，好，我答应还不行?不过我也有条件。"

朱小姐道。"你有什么条件? 真是世道要变，竟跟小姐提条件了，说吧，我听听。"

方鸿渐道："要让我不泄密，你得答应，以后还要我陪你看电影。"

朱小姐道："这个嘛……"

"怎样? "

朱小姐调皮地一笑。说："那要看你表现。"

就在方鸿渐满心欢喜的时候离家出走的"娜拉"却正在后台一个人无

声地落泪，今天是唐晓芙参加南华剧杜以来，第一次挑大梁演出，满心欢喜并暗示追她不舍的秦禹，在演出结束之后到后台来给她送上一束鲜花，让她尝一尝做明星的味道。可是场里的人都散尽了，唐晓芙也没见到鲜花。自己第一次值得记载的辉煌时刻，就落得这个冷冷清清的结局，不仅兴致荡然无存，就连正待含苞欲放的爱情也危在旦夕。不说那刚培育阳的三两根胡须的秦禹若是知道了，该怎样恨不能把自己打个皮开肉绽，就是自以为坚强无比，不知道眼泪是从何处来的唐晓芙，此时也控制不了自己了，躲在幕布后面暗自流泪。

唐晓芙随父亲来到重庆以后，就转到西南政治学院学习，刚到这里，她就感受到了一股清新的气息，这里没有上海的世俗与成见，由于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机关都迁到这里，使得这座山城充满了五彩缤纷的气息。在这里可以听到各种方言，可以体验到各种生活方式。如同一片珊瑚丛中，各种鱼类、虾类和其他复杂的、简单的生物们和平相处，自由活动，平淡的生活却有着一种温暖的、和谐的、动人的意蕴，感情丰富的人甚至会为之落泪，为之慨叹，为之赋长诗一首。在这里唐晓芙如鱼得水，身后很快就聚起了一群追随者，上海留给她的伤

痛渐渐淡漠了。枯燥的政治理论学习，她很快就厌倦了，阴谋与权术，战争与和平的空洞说教，也令她感到厌恶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她发现了比理论更有激情、更有说服力的东西，那就是话剧。她并不关心“大舞台、小人生”、“小人生大舞台”之类的咬文嚼字，但她确实认为，倘若不能改变社会，至少可以改变舞台，并通过舞台，通过艺术的激情，通过演员说出来的和没有说出的台词，通过艺术化了的知识，改变观众，再由观众去改变现实的生活、现实的社会。带着一种青春与理想杂揉的狂热，唐晓芙在见到招考通知后，立刻报名参加

了重庆儿所大学联合组建的大学生南结剧社。

她把所有的激情与自己纯洁的人生观全都投入到戏剧中，终于成了南华剧社中最有潜力的新星。这时她的心也终于被一个忠诚追随者打动。唐晓芙觉得自己可能已经爱上了他。

曾有一位物理学教授在课上提问学生，问这个地球最难分辨的是什么，有的学生答是分子，因为仅凭肉眼看不到它，也有的学生说是空气，还有的学生自作聪明说是具体的人，因为地球是有几十亿人，很难一个一个清楚，最后一个女学生站起来“是人类的感情。”这女学生被教授给了零分。

以物理学的眼光来看待人类世界，这里无非是运动与静止；以生物学的眼光看人类世界，就会简单看成是进化与淘汰。如果肯潜心于类心灵的研究，则会发现，这里充满了模糊的怀疑与不可知。感情是人类永远研究不透的东西，永远没有人能找出其中的规律，因为每个人的情感思维都不相同，而且又都在变化当中。唐晓芙的哭泣即使不被幕布挡住，也没有一个观众。只有一个演员的舞台，大得像海，像无尽的悲哀。唐晓芙忽然感到迷惘，她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爱上了那个清纯、冲动的而又天真的男孩。秦禹可以给她带来欢乐和权力欲的满

足，但是在她最需要有人分享她的快乐的时候，他却消失得无影无踪。在她扮演娜拉兴奋而出的时候，离开舞台的一瞬间，舞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可这掌声属于自己还是属于那个寻求自由的娜拉呢？唐晓芙搞不清。

唐晓芙和着泪水在伤感之旅中艰难的跋涉。剧场里的灯一盏一盏熄灭，唐晓芙知道自己该走了，这一段落就要随最后的一盏灯熄灭而落幕。唐晓芙拎起自己的包，头也不回地走出剧场。

“晓芙。”

路灯下的秦禹热情洋溢地追了上

来。唐晓芙看到他，心里更是气愤，便加快脚步向前走。秦禹忙追上来。侧着身子边走边说：“晓芙。”你演得好极了，我看见很多人都掉了泪。”

唐晓芙冷冰冰地道：“你掉泪了吗？”脚步却一刻未停下来。

秦禹道：“晓芙，散场后我一直在外面等你，我没敢去后台。我没买到鲜花，我跑了好多余街也没买到。”

唐晓芙一听，更是气愤。道：“你没买到还来干吗？快回学校做你的功课，做你的理论力学与建筑结构去。”

秦禹那张白脸变得更加惨白，嗓

子里渗出了一丝哭腔道：“晓芙，你听我向你解释……”

“不需要解释。”

“晓芙，明天我把花送到你家里，好不好？”

唐晓芙这时才站住脚，望着脸色苍白的秦禹道：“你以为创伤是可以弥补的吗？你不是总口口声声他说会关心我照顾我吗？在我最需要鼓励的时候，你到哪儿去了？”

秦禹的角色完全是一个被呵斥的可怜的孩子，他声音颤抖道：“晓芙，我不敢……”

“你以为我那么俗气，就为了那几枝鲜花？”

秦禹呆住了，此时他才明白这个骄傲的姑娘到底需要的是什么，可是已经晚了，唐晓芙的眼上表里已经不再是过去的那种爽朗与温柔，而充满了愤怒与仇视。秦禹吓呆了，他暖暖地恳求道：“晓芙。对不起，请原谅我，我一定……”

“对不起，我不会把我的感情施舍给一个不懂感情的人。”

说罢唐晓芙拔腿就走，秦禹不愿放弃最后一线机会，赶忙追上去拦住唐晓芙道：“晓芙，我求求你，给我一次机会。”

“算了，感情是不会扭转的，谢谢你以前对我的帮助，我也衷心祝福

你，再见！”

秦禹眼里突然充满了恐惧，他知道自己所有的幻想都要破灭，他不忍心看着自己落人失望的深渊，他用自己带着稚气的童音声嘶力竭地喊道：“晓芙，我爱你！”说完，便猛扑上去，把唐晓芙紧紧搂在自己的怀里，用自己哆嗦的嘴唇在唐晓芙细腻的脸上寻找，寻找着自己情感的最终失落之处。

唐晓芙被秦禹的举动吓呆了，她从没受过这种污辱，从没遭受过别人的意志强加在自己纯洁肉体上的屈辱，她绝不能忍受。她拼命推开这个全身痉挛的半大男人，随即手掌便重重地

落在秦禹白嫩的脸上。

“无耻。”

唐晓芙愤怒地跑走，灯影下，秦禹失魂落魄地站在那里，他搞不清刚才究竟发生了什么。路边的小摊上还亮着灯，小摊的主人还悠长地喊道：“买灯笼唆！买个灯笼过年唆！”这声音在漆黑的街道上传得很远很远……

方鸿渐早晨醒来的时候，外面已经有早起的小孩辟辟叭叭地放起了爆竹：该过年了，此时是小孩子们心情最急迫的时候。方鸿渐自己也曾有过这样一段时光，在除夕的头一天，就把新衣服和爆竹全压在枕头底下，躺

在床上大睁两眼想象明天将是个什么样子。而如今过年几乎跟奔波成了同义词，每天马不停蹄地走来走去，吃饭喝酒、拜年道喜。幸亏这段时间图书馆的工作不很正经，否则身体还真难以抵挡。

　　这段时间方鸿渐已经摸清了图书馆的规律：每天不要太早去，也不要走得太晚，宋浊流吩咐给的事，只要答应一声“是”，然后就找个地方看报喝茶，过不了几分钟宋浊流就会欢天喜地地把自己刚才吩咐下来的事做完，而且自鸣得意他说没有谁能比她做得还好。自从方鸿渐到善本书库以后，潘佑辅就三天两头在往善本书库

跑、说是关心方鸿渐的工作，可从没问过方鸿渐整理过几本书。

方鸿渐觉得这对夫妻蛮有意思，便要耍些花招来旷工。后来发现根本不必这样，不想来就不来，潘、宋二位绝不会过问，所以方鸿渐在这儿乐得清闲，虽说薪水不高，可这钱却跟自来的没什么两样，有一天方鸿渐去上班，听到善本书库里有撕打的声音，鸿渐跑去一看，原本是潘佑辅与宋浊流正滚在地上扭打，嘴里丕大骂不止。方鸿渐不知道为什么，也就没有管。到下午看见两人正整理散乱的书籍，见到方鸿渐，两人一起向他咧着嘴笑。方鸿渐不禁毛骨悚然。

方鸿渐刚从床上起来，辛楣就在楼下喊道："鸿渐，醒了没有，快下楼一趟。"

方鸿渐匆匆洗了一把脸跑下楼来，赵辛楣正整理桌上的一堆东西，他拿出一套西装对鸿渐道："鸿渐，穿上试试。"

鸿渐道："哟，这样漂亮的衣服，不是在重庆做的吧？"

辛楣道："那当然，重庆的服装店你大概也转过了吧，这是我托人在香港给你买的。"

鸿渐责怪道："辛楣，你怎么又在我身上花钱？这一阵子够让你破费了。"

赵辛楣一把拦住他道：“好朋友之间不提钱字，显得生分。再说我托的那人一听说给你买，死活不收钱，就算送给你的。”

鸿渐诧异到：“谁会这么瞧得起我？”

辛楣一脸神秘道：“她让我保密，所以你就别再问了。”

方鸿渐好生疑惑，谁会对自己这么着重？所以更想问个水落石出。“不知道谁送的，那我就不能要。无功受禄，这种事我是做不来的。”

“鸿渐，你别耍小孩子脾气好不好，反正先穿就是了，不要难为我这个中间人。就算是我这个中间人送你

的总行了吧。”

方鸿渐不好再追问，便收下衣服说：“对了，活佑辅还邀请你我到他家去做客。”

辛楣斩钉截铁道：“我不去，要想去你自己去了。你去了，我就叫消防队去营救你。”

鸿渐道：“至于吗？”

辛楣道：“你去了就知道了。”

赵辛楣刚到办公室，朱心意便推门进来，对辛楣莞尔一笑道：“赵先生，我想请你到我家去一趟。”

辛楣道：“有事吗？还从没有人能荣幸地受到过你的邀请吧？”

朱小姐道。”你去就知道了。”

“好吧，漂亮姑娘的邀请不容推辞，不请方先生？”

“方先生如果肯来，当然欢迎。”

赵辛楣不知朱小姐这个葫芦里装的什么药，但既然发了邀请，就是龙潭虎穴也要闯一闯，何况是漂亮小姐的闺阁呢。朱小姐刚走，苏文纨便一阵风似的闯了进来，辛楣一见就道：“苏小姐，又有什么东西被卡了？”

苏文纨还没来得及喘气，就被赵辛楣冷言冷语刺了一枪，脸马上一阴道：“去你的，别以为到你这儿来就是求你来的，真不知好歹！”

辛楣一听就笑道：“这么说你来是让我求你的？本人一向独立，从不

求别人的，看来你今天的粥要施舍不出去了。”

苏文纨道：“说这些话脸都不红，在上海的时候是准天天跟在我身后？”

赵辛楣道：“那些时候我还幼稚，如今自觉稍微成熟了一些。”

苏文纨马上换上一副脸色，声音柔得如同淑女一般。“辛楣，我们不要到一起就算旧帐，以前我们是好朋友，现在不还是好朋友？”

辛楣长叹道：“有人是不想过去，可我忘不了。我要是不念着过去，那次准运证会给你？”

“算了，辛楣，今天我来可是向你发邀请的，不是和你算计过去的。”

“有劳曹太太大驾，我可实在难以承受。不过邀请就不必了吧？”。赵辛楣心里一阵好笑，平时总是自己请这个请那个，今天终于有人来请自己了，而且一来就是两个。事情就是这样，总是成双成对！不管是自觉的还是不自觉的。

苏文纨道。”辛楣，我告诉你，这可不是我的主意，是我们曹先生的主意。你看着办？”

辛楣大惊小怪道：“啊呀，我更不敢去了，我怕稍有闪失，曹先生就断了我的活路。”

苏文纨正色道：“你少耍贫嘴，你说去还是不去。”

“你容我想想。”

“没时间让你想，我现在就定下来。”

赵辛楣咬牙跺脚，一副赴汤蹈火的模样道：“我豁出了！什么时候？能不能容我先过个团圆年？”

苏文纨“扑”地笑出声来道：“又不是要我杀你剐你，干吗这么大义凛然的？告诉你，我家的腊肉早做好了，用不着你这身肥膘。好，我走了，记着腊月二十的晚上到我家吃饭。认识我家吧？”

赵辛楣道：“不可能不认识，我就是不认识自己家，也找得到曹先生的府邸。”

苏文纨道：“少贫嘴。”

苏文纨略一沉吟，像个刚怀春的小姑娘似的道：“叫上方先生。”

赵辛楣道：“他去不去我可做不了主。”

苏文纨不容置疑道：“都得去，否则拿你是问…”

苏文纨一溜烟地走了，赵辛楣心里可犯了犹疑。请客肯定是苏文纨的主意，可曹元朗居然会这么大度？同情兄相见，分外眼红，不过眼红也罢，眼蓝也罢，辛楣如今已不会再为苏文纨伤心，只怕是到时候场面一定很难堪。

晚上辛楣和方鸿渐来到朱小姐的

家，按了门铃，来开门的正是朱小姐。朱小姐一见他俩，马上绽出一片腓红的笑容道："太好了，我还正怕你有临时公务来不了呢。要不然我一个人冷冷清清地开 BirthdayParty，那可太扫兴了。"

方鸿渐一听忙问道："谁过生日？"

朱小姐道："当然是我，还能有谁？"

鸿渐道："唉呀，我总以为漂亮姑娘都是在夏天出生的，没想到数九寒冬的也能孕育出美来呀。"

朱小姐笑道："方先生你真会说话。长相跟季节有什么关系？"

方鸿渐道："大有关系"啦，夏天雨水大，湿气多，所以出生的小孩皮肤就跟水做的似的。冬天这么冷，小孩由温暖的母腹贸然来到这个冷酷的世界，一冷一热地，准好看不了。"

朱小姐噢道："那我呢？"

方鸿渐自知失言，一时不知如何回答。辛楣插话道："朱小姐属于例外。不过朱小姐过生日，为什么不提前打个招呼？让我空手而来，扫了主人的兴致。"

鸿渐道："对呀，朱小姐，带点小礼物来给主人过生日，客人的心里也舒但些。"

朱小姐道："太客气了，你们只

要来就够给我面子的了，我怎么还敢要你们的礼物？”朱小姐的家里是一栋精巧的二层小楼，楼前楼后树荫浓密，从外观上就能看出朱家的地位与品味。一进楼，朱小姐便把他俩人领到了二楼的小客厅，小客厅四壁接着几幅油画，古色古香的欧式家具映着温柔的烛光。中间小方桌的四个桌角各点了一对蜡烛，牙白色的桌布上放着两只酒杯。朱小姐一进门便拉了一把椅子到桌前，又随意地从酒柜中取出一只酒杯，这一切做得都是那么自然，不露痕迹。“今天我把父母和仆人都打发出去。家里只有我，今晚你们可以自自在在地玩一晚上。”

说罢就在辛楣对面坐下，为辛楣和方鸿渐斟上酒，道："这是法国的波尔多红葡萄酒，按说应该掺点甜酒，方先生在法国留学，一定对此很在行。"

鸿渐道："我在法国的时候，只喝得起啤酒。再说品酒是贵族绅士们的爱好，对于穷人，喝酒是度日的办法，所以品酒与喝酒之间的区别，就和创造财富与消耗财富之间的区别一样。"

小姐追问道："那方先生是品酒的人呢，还是喝酒的人。"

方鸿渐被追问得哑口无言，自己虽说称不上是品酒的富人，可又创造

了多少社会财富呢？社会地位与酒是方鸿渐随口制出来的，一旦关系自己，就不知该如何评价是好了，辛楣在一旁道：“从某种意义上讲，方先生当然算是品酒的。别看不是腰缠万贯，可他是精神上的富有者。精神上的富有者是不能用酒来衡量的。”

方鸿渐赶忙岔开话题道：“我们是不是扯得太远了？今天是心意小姐的生日．我们还是为寿星祝寿吧？”

三人都举起了酒杯，朱小姐涨红了的脸苹果般光彩四溢。有人说，女人如水果。少女是甜美多汁的苹果，美妙可口；少妇是圆润的蜜桃，果香四溢。在男人的眼中，女人却如水果。

不同的女人，当然会令男人联想起不同的水果。但有趣的是，大部分男人看见美女，都会联想起苹果。女人与水果的关系真是纠缠不清，害得许多男人明知不对，却依然总想偷吃“禁果”。朱心意当然知道自己的美丽会让男人联想到什么。在蜡烛光的映衬下，朱小姐脸上一抹桃花，万种风情，眼波暗暗地传向了辛楣，赵辛楣深懂此间含义，他用眼角膘了膘鸿渐。方鸿渐此时似乎对刻花的酒杯发生了兴趣，紧皱双眉，聚精会神在研究雕花的纹络。赵辛楣见方鸿渐已舍己而去，便只好郑重地对朱小姐道：“Happybirthdaytoyou。”

朱小姐沉醉道：“Thankyouforlove。”

方鸿渐懂英语，即使不懂，此刻他也能从语调中听出其中的含义，只是此时他不能作任何表示罢了。他了解辛楣，他知道辛楣不会坑害自己，辛楣也是没办法。自己追求过的并不一定是爱过的，人的行为的荒唐逻辑常常故意耍弄人的感情。不过鸿渐并未感到任何妒意，他知道，辛楣比自己更需要理解和爱情。

朱小姐站起来冲辛楣道：“我们跳舞吧？”

赵辛楣此刻的那张脸已如冰库的冻肉，作不出任何表情。辛楣道：

“方先生跳得很好，你请方先生吧。”

方鸿渐慌忙道：“跳舞？我不会呀。还是和辛楣跳吧。”

辛楣道：“我也不大会……”

鸿渐知道辛楣碍于面子，不好接受邀请，便道：“真是笑话，哪有在外交公署做过事的人不会跳舞的？”

朱小姐见二人不自然在推让，便笑出声来道：“我看你俩呀，都会跳舞，可就是不想和我跳。今天的寿星佬儿要生气了。”

辛楣马上挽起朱小姐的手道：“别，别，我可不敢惹小姐生气，把朱小姐漂亮的脸蛋气丑了，这个责任万万担不起。鸿渐，放音乐。”

方鸿渐此时又生气又想笑，心想辛楣跳舞，我放音乐，这不成了一仆二主了？但又一想，为辛楣效劳，当是兄弟本身。留声机放出的音乐轻柔舒缓，朱小姐驾轻就熟得把头偎在辛楣的胸前，听着自己的心跳与辛楣的心跳声慢慢合在一起，她觉得全世界的幸福已被她占尽了。脚下舞步轻曼，心中柔情荡漾，朱小姐仿佛变成了一片羽毛随风飘浮，最后完全溶进了无边无际的天空之中。

失去了心爱的东西，可称得上痛苦，而不敢接受心爱的东西，则更痛苦。赵辛楣正处在这极度的痛苦之中。自从第一次见到朱小姐，一个令他心

动的印象便如慧星的尾巴一般久久地印在辛楣心中，抹也抹不掉。相处时间长了。不仅没有淡漠，反而越来越强烈。朱心意的一举一动，一笑一颦，都使辛楣心有所动。可自己是有家有口的人。面对这样一个纯洁如白纸的姑娘，辛楣时时压制自己的任何非份之想，不让他们冒出头来。他以为如果朱小姐有了恋人，他或许会轻松一些，所以他竭力把鸿渐和朱小姐往一块撮合，但他发现事情并不是想象的那样。他能看出鸿渐对朱小姐也有好感，而这使人在痛苦之上又背起道德的十字架，以后的路程恐怕更为艰难。

从朱小姐家里出来，赵、方二人

都沉默无语。回到家里，方鸿渐径直上了楼，辛楣跟妻子打了个招呼便也跟进鸿渐的房间。辛楣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点起一支雪茄，他觉得有必要向鸿渐作些解释。人到了为自己的行为做解释的时候，往往显得笨拙。赵辛楣费劲地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在向外吐道：

“鸿渐，请你原谅我。”

方鸿渐听辛楣的语调如此沉重，不禁哈哈大笑起来，道：“辛楣，你真以为我在生你的气？没有的事，我根本就没有爱上朱小姐。我发现我的心冷得像块石头，以这样的心，我想我大概不会再轻易爱上哪个女人。”

辛楣道："真的？不，不可能，鸿渐，你不要骗我。"

鸿渐道："我骗你干吗？辛楣，我真希望你能幸福。再说，自从那天我遇到唐晓芙我心里又……"两个人就这样长谈了近一夜，到天该放明时才各自睡下。

赵辛楣能得到鸿渐的谅解，心里自然畅快了些。兄弟之间的嫌隙没有了，但痛苦依然存在。朱心意的一片心思，辛楣早在感觉，如今展示到桌面上来，辛楣的痛苦也就更直接，而且历历在目。方鸿渐轻松地表白一番让辛楣放心地去睡了，可他自己却睡不着。方鸿渐知道朱心意的心里没有

他，所以这不能算是失恋，而只能算是一次男人眼里的无疾而终的艳遇。尽管这个时候唐晓芙从记忆的深处冒了出来。可这不过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及。方鸿渐想来想去，心中还是空空落落。他一直睁着眼，看着白光布满房间。

第二天早晨，佣人把一封从上海的电报送到方鸿渐的房里，方鸿渐打开一看，是父亲打来的：

鸿渐吾儿汇款收讫以后不必再寄只身在外更须珍重自爱父豚翁

电报上提到的汇款一事使方鸿渐觉得疑惑，自己并未向家里寄过钱，虽说已经上班半个月了，但还没到领

薪水的日子，更别提往家里寄钱了。

赵辛楣这一宿也没有合眼。望着身旁熟睡的妻子，他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天大亮时，他就干脆起床，到外面用刺骨的凉水洗了把脸色，试图让大脑清醒一些。这时方鸿渐从楼上跑下来，挥着电报问道："辛楣，这是怎么回事？"

辛楣看完电报，把它往桌上一扔道："你往家里寄钱，问我干吗？"

方鸿渐红头涨脸地道："我要是寄了钱还问你干吗？说，是不是你干的？"

辛楣见瞒不过去，只好淡然地道：

“小事一桩，提它干吗。”

鸿渐红着脸说：“辛楣，你这样我承受不起。”

辛楣瞪眼道：“什么承受得起承受不起的，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只要你心里别埋怨我赵辛楣这个朋友不够意思，我就知足了。”

辛楣的一番话让方鸿渐脸上火辣辣的。想到自己一直不成气候，拖累了家人和朋友，心里实在不好受。古人说三十而立，可自己如今连家都还没有，谈何立业，方鸿渐抓起电报，默默地看着辛楣，轻声道：“辛楣，多谢。”

辛楣道：“鸿渐，言过了，你我

之间不谈这些事。好了，我上班去了。我真羡慕你可以整天在家歇着。对了，我昨天听《新渝周刊》的人说，他们那里有空缺，今天我再打电话过去问问。”

辛楣在委里开了一天会，下午散会后就跑到街上找到一家花店，买了一大把鲜花，顺便选了一只细竹蔑编成的小筐，把花放进去，做成一个精致的小花蓝。提着它走了几步，觉得不妥，又在报单手里买了两张报纸，把花篮细细地包好，这才托着它又回到自己办公室，并让秘书把朱心意叫来。朱小姐一进办公室。就感到了一阵花香的气味，但此刻她最注意的还

是面前这个魁伟高大、具有磁石般引力的男人。

“朱小姐，昨天没能给你带点礼物，今天补上。祝你跨入人生第二十二个春秋。”说完便从身后拎出这个精美雅致、带点山野气息的花篮，递给朱小姐。花本来就如自然界里的其他东西一样，没什么特别的含义。但当花被聪明的人类赋予爱情的意义之后，男人献花给女人。花便担当了一个使自己感到莫名其妙、却让送花者和受花者感到快乐的角色。花若有知，定会感到一种受人戏弄的愤怒。

不管辛楣的心里怎么想，朱小姐对这场面已在心中温习过一千次，但

事到临头的时候，她意外地愣了一下，但很快就如一只燕子飞到辛楣的脸上，叭地吻了一口。此时惊呆的是赵辛楣，他没有想到这一举动会在瞬间内完成，也没想到被一个自己喜欢的漂亮姑娘的感觉，竟是如此美妙。三十多年来，他还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一个几乎称不上吻的吻，却驱散了大脑里所有的思想。朱小姐那对荡漾着爱与渴望的双眼正盯着自己，是一种不允许有半分退却咄咄逼人的盯视。辛楣的心中如同有一道大墙，紧紧束缚住情感的冲动。

据说理智与情感的抗衡，构成了忧郁症的病因。当一个人的理智完全

能够扫·败情感的冲动时，那他就走向了死亡，但当他的理智被情感战胜时，他却并不能获得新生，也许他将毁灭得更惨烈些。然而赵辛楣心底汹涌的波涛慢慢地摧毁那道大墙，他感到自己的身体和那道大墙一起崩裂、坍塌，他揽过朱小姐“婉约派”宋词一般的腰，俯身在那朵温暖湿润的红唇上轻吻了一下。就是这一下，他心里所有防线都崩溃了。朱心意没想到自己所构织的幻想会这么块地成为现实，成为自己来不及准备的瞬间，她激动地哭了，低低地倾诉心中最深层、也是最真情的情话：“我爱你……”

不知过了多久，两个人才慢慢分

开。辛楣感到一切仿佛都凝固了一般，血液停留在心脏之外，心脏如同抽不上水来的水泵，扑扑地空转着。

赵辛楣下班回家后，妻子马上迎出来道："辛楣，你瞧方先生，他出去买了这么多东西回来，你看该怎么办。"、大厅中央的桌子上堆了一堆东西，有吃的，有用的，还有些衣服。辛楣一见马上问道："鸿渐，你这是干吗？打算自己开火做饭？"

鸿渐道："这不是过年了吗？买点年货过年，无可厚非。"

辛楣道："家里什么都有，用你出去买？你还有多少钱？给我交房租，交饭钱！"

辛楣真有点火了，方鸿渐只好笑道：“辛楣，这不过是我的一点心意，你要是看不上，就是逼我出去找房。”

佣人王嫂在一旁道：“方先生真客气，还给我买了双鞋，这怎么好意思。”

辛楣挥挥手道：“都收下吧，把这些东西都拿下去。鸿渐只此一回，你要是什么时候在我这儿住腻了，你就去买东西，我就知道你要走了。”

鸿渐道：“以后再不买了。”

阿珂和佣人都出去后，辛楣把方鸿渐拉到身边，轻声道：“口袋里还有钱吗？用钱的地方多着呢，不够的话从我这儿拿。”

鸿渐道：“还有。再说马上就领薪水了。”

辛楣责备道：“你呀，太不实在，多好的朋友也会觉得你不跟人家一条心。”

晚饭后，辛楣把下午朱小姐的事告诉了鸿渐。鸿渐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二人闷坐了一晚。

第二天白天，鸿渐去了中央图书馆，领了整月的薪水，刚要离开，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便立即写张纸条。其中写道晚生仰慕潘、宋两位先生高深才学，深得二位教诲，使本人有了人生寂寥之感，挥之不去。故辞去本馆工作，以谋他路，求能恢复活下去

的信心。望体谅晚辈心情云云。叠好塞进潘佑辅的门下，扬长而去。

走在路上，方鸿渐想到也许该去潘家看望一下，一来表示一下心情，二来也领略一番世间奇观。但转念一想，不去也好，否则真如辛楣所说，需消防队把自己救出，那不真闹出笑话。权且让当作谜，留待以后再去探险。

回家后方鸿渐便把自己一时冲动辞去工作的事向辛楣讲了一遍。赵辛楣听完道：“辞去也好，等春节以后，我和《新渝周刊》的主编说说，你到那儿去做事，也还算个正式的职业。”

辛楣的口气就如《新渝周刊》是

他家办的一样，方鸿渐听了半信半疑。不过又想，辛楣总会有办法。这时辛楣又道：“鸿渐，苏文纨明天请咱俩去他家，说那个四喜丸子要会会咱们。”

方鸿渐道：“他是不是吃油腻太多，想换口味，尝点素的？我不去见他。”

辛楣道：“你这又何苦呢？你怕他？现在不应是你怕他，而是他怕你，他怕你抢走他那敢想敢干的老婆。”

鸿渐道。”去了有什么意思？我怕见了他那胖脸，吃不下除夕的年饭。”

辛楣道：“不对，你要是见了他，

保你胃口更好。那么肥乎乎油腻腻的，谁见了不想咬上几口？”

其实曹元朗既然敢请方鸿渐和赵辛楣到家里来，心里自然早有准备。这一两年来，曹元朗已经高官在座，而且通过自己主管战时物资的这点权力，已经发了大财，所以方鸿渐和赵辛楣早就不彼放在眼里了。不过既然苏文纨提出请客，那就不妨做个样子给他们看看，让这两个败下阵来的情敌知道。此时的他已不复是当年的新派诗人曹元朗了。所以他命所有的仆人提前准备了两天，以应有尽有的奢华来迎接这两位卑微的贵宾。果然这一切努力起到了效果。方鸿渐和赵辛

楣刚一跨进曹府，不禁面面相觑，怀疑自己是不是错走进天方夜谭中的阿拉伯王宫。这里被搞成除了显示富有，只能说明俗气的金碧辉煌，似乎是曹元朗抢了国民政府的金府。就连门边站得像标枪一样的仆人身上也穿着法国王宫卫士式样的服装。相比之下，鸿渐和辛楣两人确实显得寒酸。

首先迎出来的是曹元朗，他把自己打扮得像头穿着盔甲的猪，也许是领结打得太紧，脖子上的赘肉富态得在硬领外面上下抖动。曹元朗放开以示豪爽的音量道："赵先生，方先生，稀客呀，怎么一直不登我的门呀？看不起我曹元朗。"

辛楣道："你的门槛太高，只怕我们这些平民百姓进不来呀。"

曹元朗道："赵先生说哪里话，我只愁请都请不来呀。"

方鸿渐插嘴道："你这一请，我们不就来了，还是曹先生鸿运高照，不肯赏脸吧？"

这时苏文纨从楼上跑下来，一颠一颠地竟如青春少女。今天看来她对自己狠下了一番功夫，最新型的卷发披在脑后，一件高级礼服露出了瘦削的肩膀，脸上的脂粉也多得足够在大街写标语用，涂了口红的嘴唇依然显不出丰厚，只有牙齿整齐洁白得用不着修饰。她一下楼来就热情地叫：

“辛楣，鸿渐，欢迎欢迎。元朗，快把客人请到楼上。”

楼上的这个大房间，广阔得可以打马球。据说这幢房子以前是一家法国银行的办事处，所以建筑带着明显的法兰西风格。四面墙上排着上百只蜡烛，乍看上去像个篝火营地。房间中央摆着一个长形桌子，上面堆满在重庆搞得到和搞不到的各种山珍海味。但这里第一眼就吸引了方鸿渐注意力的不是这些，而是桌边静坐着的一个人，唐晓芙。

虽然方鸿渐第一次见到唐晓芙也是在苏文纨的家里，可这次看到苏文纨来，一路上只顾盘算怎么对付曹元

朗、苏文纨夫妇，根本就设想到苏文纨的表妹也会出现在这里，所以乍一见唐晓芙，方鸿渐一愣。

可唐晓芙并没对此感到意外。自从那日见到方鸿渐，并发现他旁边有一位漂亮姑娘后，她就预感到自己的生活也许会有所改变。但她发现方鸿渐身边的“方太太”并不像表姐所描绘的那样丑陋不堪“像只不会下蛋的小母鸡”，她又为此迷惑不解。后来听表姐说方太太没和方鸿渐一起到重庆，唐晓芙不禁从心里暗自佩服自己在上海时的决定如何英明，并暗自发誓再也不想见到他。但表姐一发邀请，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来了，也许是因为

他的理智还远远战胜不了感情的冲动。

苏文纨在一旁把两个人的神色看得清清楚楚，道："方先生，这位客人不用我介绍吧。"

鸿渐道："当然，我们已经见过两次面了。"

唐晓芙一愣，问道："方先生，怎么是两次。"

鸿渐道："一次在国泰影院，还有一次，是在第一礼堂门口的海报上，唐小姐，这不会错吧。"

唐晓芙脸上顿时一片绯红。

主客都分头坐下后，赵辛楣首先发话道："曹先生，虽说我们以前只见过一面，可我与曹太太却是自小一

起长大的。”曹元朗道：“赵先生，虽说文纨经常提到你，可我不记得咱们以前见过面。”

辛楣道。”曹先生当然记不得，在你的婚礼上除了曹大人，你的眼里大概不会再有别人了。”

曹元朗若有所悟地点点头。辛楣继续道：“曹大大自小就聪明过人，捧得洋博士文凭不说，在选择夫婿上也自有高明过人之处。果然曹先生如日中天，仕途大展，辛楣实在佩服。不过辛楣倒想请教曹先生荣升的秘诀所在，我也愿效法步尘。”

曹元朗被辛楣几句话捧得心旷神怡，笑容可掬，道：“哪有什么秘诀?

不过就是家父曾训导过的‘心快、眼快、手快’这六个字，按父命行事就是了。”

辛楣拍大腿道：“这就是秘诀呀。我赵辛楣只恨没能早些请教，不然也不会落得现在这种境况。曹先生，为了你的腾达，干一杯！”

曹元朗杯酒下肚，话也就逐渐多起来：“其实这做官就跟结婚一样，起初觉得挺新鲜，挺有意思，如今也就习惯了，觉得很平常。别人见你都说恭维话，唉，不想听……”

方鸿渐马上道：“曹先生难得你做了这么大的官还能明察秋毫，官品可嘉，我方鸿渐敬你一杯。”

苏文纨此时已看出赵辛楣与方鸿渐之间是早有预谋，要让曹元朗今天出丑，便要拦住曹元朗，可还没等她站起来，曹元朗已经第二杯下肚，苏文纨只得暗自叫苦。这时辛楣又道："我以前曾听说曹先生才学过人，尤其是诗做得最好，曹先生最近有无大作？读出来让我们听听。"

曹元朗本来最不善喝酒，只是做官以后才学会品一点，但酒量仍有限。今天禁不住辛楣与方鸿渐的连捧带挤，猛喝了两杯，头就开始发晕。今天既然准备就绪，就不能在喝酒上输给对方，所以还拼命打起精神来，抵抗辛楣与鸿渐的轮番轰炸。曹元朗用白手

绢蘸蘸额上的汗道："我已经很长时间不写诗了，不过过去的诗我还记得……"

苏文纨在一旁看得清楚，自己若再不援手，曹元朗的丑就要出定，忙插嘴道："辛楣，方先生，你们俩个的婚礼可没有一个通知我的，今天在这儿，你们是不是要受罚呀？"

辛楣忙道："曹太太说得对，确实该罚，尤其是鸿渐，连我都没通知，更该罚。"

方鸿渐急忙道："你别扯上我，你的婚礼我不也是在上海才听说？"

辛楣道："我俩该罚，可曹先生更该罚，你们结婚时我和鸿渐可都在

上海，你连喜酒都没请我俩喝，这该如何交代？这样吧，曹先生今天补罚三杯，我和鸿渐作陪。”

这一连串的轮番轰炸，曹元朗终于项不住了，在厕所是拼命向外呕吐。也许是他领结打得太紧，他的肉脸涨得象紫茄子一般。苏文纨跑前跑后地张罗一番，又命仆人把曹元朗扶进卧室躺下，这才回到客厅。

曹元朗出了客厅以后，赵辛楣与方鸿渐相视窃笑，祝贺预谋成功。可这时一直没说话的唐晓芙却对他俩生气道：“吃不到葡萄，也没必要把葡萄拔了，你俩今天是没安好心。”

辛楣道：“唐小姐，你不要以为

我们像女人一样心地狭窄。”

唐晓芙道：“我看你俩还不如女人呢！”说完唐晓芙就猛地站起，一个人走到窗边看山城夜色去了。这时苏文纨进来，怒气冲冲地对赵辛楣道：“辛楣你做的好事！在上海时你把方先生灌醉，今天你又跟曹先生过不去，看来我这辈子是得不到你宽恕了。”

辛楣道：“不错，你是让我伤透了心。”

苏文纨见辛楣干脆一语道破天机，语气便缓和下来，道：“辛楣，都过去那么长时间了，你何必还耿耿于怀，我当时也无意要伤害你。”

方鸿渐见二人扯起旧帐，自己不

便掺和，就站起来慢慢走到唐晓芙身后。尽管他知道，失去的不可能再拥有，但站在她身边，也能感受到自己这颗枯竭的心所最渴望的回忆。唐晓芙慢慢转过头来，眼睛里充满了感伤，道：“你不是已经忘了过去了，为什么又要相逢？”

鸿渐道：“时间是过去了，可是记忆却抹杀不掉。”

“那你为什么不把它埋葬了？省得时时回忆起来让人伤心。”

“为什么要把最美好的东西埋葬呢？难道人就该生活在丑恶中吗？”

唐晓芙的眼里有了泪。她记忆中的人没有变，还是她心目中的那样善

良、痴情。唐晓芙道：“方太太好吗？”

鸿渐道：“没有方大大。”眼睛转向窗外，除夕前夜的山城，有一份令人感伤的美。

晓芙道：“你撒谎，表姐说过的。”

鸿渐转过脸，看着唐晓芙道：“我没有撒谎，你表姐也没有说错，只是如今已经不存在了。”

“为什么？”唐晓芙搞不懂一对夫妻为什么会分手，只有相爱才会结成夫妻啊!

鸿渐道：“这很难说清楚，日子久了，理由就会明白的，我现在也搞

不懂。”他不想把这些事说给一个已经不相干的女人听。

晓芙道：“那天站在身后的那个女人是谁？”

方鸿渐笑笑道：“那不过是辛楣的一个朋友，我们一起去的？”

方鸿渐撒了谎，因为他知道人生的悲剧很多都是源于误会，他自己已经尝过这颗苦果。而唐晓芙的脸突然红了，低声道：“瞧，我问了这么多，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你想问，我想答。”

方鸿渐久久地凝视着眼前这个女人，半天才深情地道：“晓芙，你好吗？”

苏文纨与赵辛楣正在房间的另一头窃窃私语，似乎正谈着青梅竹马的美好时光。

夜深了，方鸿渐送唐晓芙回家。此时方鸿渐觉得吹在脸上的夜风都是温柔的，因而脚步也显得轻快，只是自己故意在一步一步慢慢走，因为方鸿渐觉得唐晓芙的家好象马上就到，这个休止符可是他最不愿标上的。

唐晓芙问道："那天你觉得我演得怎么样？"

方鸿渐道："请原谅，我没敢进去看。"

"为什么。"

"说实话，我怕见到你。"

“那今天不也是见到了吗？你还怕不怕。”

“怕！”

“那你为什么还要陪我。”

鸿渐道：“怕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不会怕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怕是一种特殊的感情，正像爱一样，怕也是有瘾的，你要是让强盗抢走了，我怕瘾上来，可如何是好？”

方鸿渐在同一条街道上在同样的夜空下对两个姑娘说出类似的话，他自己都觉得脸红。幸亏正在黑影里，唐晓芙不会看到的，于是便唐突问道：“那天跟在你身边的小白脸怎么样。”

唐晓芙一听便想，方鸿渐也终于

憋不住了，要探探口气，便故意说道："他很好哇，我们之间很谈得来，他很体贴我，很懂人情，很……"

唐晓芙忽然扑在方鸿渐的身上抽泣起来。月明星稀，轻轻的哭泣声传得那么远……

第七章

今天是除夕，清晨一大早佣人就开始上上下下打扫起房间院落，赵辛楣和方鸿渐被赶得没有地方呆，干脆离了家到附近的一座茶楼里坐下。虽说这座茶楼已很破旧，许多楼板也有些朽了，可生意仍挺兴隆。小老板年龄不大，却一脸和气，尤其值得称道

的是掺茶技术极高超，一手探的下几个碗碟，一只手提着开水壶。用最简练的手法完成沏水盖盖的动作，动作之流畅看了让人眼晕。

辛楣和鸿渐上楼来，小老板忙给沏上茶。辛楣给小老板拜个早年，小老板急急忙忙回礼，慌忙中险些把茶碗打翻。辛楣赏了他些钱，这才唯唯诺诺地走了。

方鸿渐道："辛楣，你出手的派头比得上香港的韩平远，就好像你是重庆最大的慈善家。"

辛楣呷口茶道："这个不敢当，本人只施钱不施粥。不过话说回来，使钱交点朋友没什么坏处，早晚用得

着。”

楼下熙来攘往的人群络绎不绝，过年总要有个喜庆的气氛，置办点年货是必要的。今天是买年货的最后一天，从正月初一开始，生意人也要停工在家过年了，所以今天街上的人特别的多。一个卖春联的小摊前几个姑娘叽叽喳喳地笑个不停。辛楣见到，就对鸿渐道：“鸿渐，你看那几个姑娘怎么样？”

方鸿渐看了点头称是道：“这山里的姑娘就是比上海的强。”

辛楣道：“这句话在这儿用不准确。应该说重庆的姑娘比上海的强才对。”

“反正不管哪儿的强，跟我都没啥关系。”

方鸿渐做出一副狐狸吃葡萄的表情。辛楣笑道：“情况不是这佯吧？昨天两个人亲亲密密地回家，出曹家门时连看都没看我一眼，让我心里好一阵难过，鸿渐你不要有了情人就忘了兄弟。”

鸿渐道：“辛楣，你又说笑话。昨天晚上我是只顾上唐小姐了，你怎么样？”

辛楣装糊涂道：“什么怎么样？”

“你和苏文纨谈得怎么样？”

“鸿渐，你也不动脑子想一想，能和她谈得怎么样，还不是聊聊小时

候的事。你走了之后聊起她婚后的事，发现她又要咧嘴哭，我赶紧告辞溜了，就这样，过了一个痛苦的夜晚。你看是不是请我一顿补偿我的精神损失。”

街上那几个姑娘还在那里快活他说笑，方鸿渐想起一句老话。”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方鸿渐觉得自己就如站在一个大戏台上表演一出活话剧，所有的角色都是小丑，而台下并没有观众，只有这些演员一边表演一边欣常自己和他人的丑态。在这个世上，人生下来就是小丑，一个可怕的心理变态者。唐晓芙的突然出现，使方鸿渐觉得眼前又有了一丝希望，就如一堆铁末边上来了一块

磁石，可是爱与占有欲常常结合在一起，方鸿渐也不能把它分隔开。能爱唐晓芙是件容易的事，可要得到唐晓芙的心则太难了。方鸿渐认为前途吉凶未卜，心里也颇忐忑。这时辛楣道：“鸿渐，你说这个除夕的晚上该怎么过？”

鸿渐不知道此地的风俗，如果是在老家，那全家人就聚在一起吃团圆饭、放爆竹，便道：“你以前怎么过的就怎么过呗。”

辛楣一副挖到金子的模样道：“鸿渐，重庆这地方除夕的花会很好看的，我看咱俩邀上唐小姐和朱小姐出来看花会怎么样？”

“主意蛮不错，那你妻子怎么办？把她一个人抛在家里？”

辛楣略一沉吟，道：”我们可以在十二点之前回家去吃团圆饭。就是这个主意，鸿渐，上街去买些爆竹去。”

方鸿渐在辛楣的怂恿下拨通了唐晓芙家的电话，听筒里传来了方鸿渐最想听到的声音：“喂，是谁呀。”

“是我，方鸿渐。”

听筒的那一头沉默了半天，才慢慢响起低低的声音道：“来电话干嘛？你不是爱写信吗？”

方鸿渐的心脏要从嗓子眼里窜出来了，他知道前方亮起了绿灯。

“写信怕你不给我回信，所以才打电话。”

“那你不怕我把电话撂了吗？”

“不怕，我可以再打，永远打下去……”

小心翼翼地放下电话，方鸿渐就如一只饿极了的猴子三步两步窜到楼上。辛楣见他一脸兴奋的模样，知道唐晓芙答应出来，自己这颗心也算落了地。

中国人过年的这几天是一年中最疯狂的日子，苦干一年攒下来的钱在这几天恨不得全部花出去，仿佛一年苦干就为了这几天似的。只要是日子稍能过下去的人，这几天买起东西来，

就像发情的母猫一般亢奋。白天就这样忙忙乱乱的过去了，吃罢晚饭，赵辛楣与方鸿渐就换好衣服，整整齐齐地出了门。临到门口，阿珂还追上来叮嘱无论如何半夜之前要回来，要回来吃团圆饭。山城的夜晚本来就非常迷人，今天又加上是除夕，人流涌动，更显出一派热闹景象。虽然现在是战时，日本的飞机却并不经常光顾，只要刀不架在脖子，他就照样吃饭、睡觉、过年。

　　方鸿渐与赵辛楣二人出门后，就商量先去接哪位小姐，两个人都僵住了，谁也不好意思说先去接自己心爱的那位。愣了一下之后，两人又开怀

大笑。辛楣道：

“真蠢！那朱小姐既不是鱼，唐小姐也不是熊掌，可以兼得。谁近先接谁。”

二人到了朱小姐门口，按了电铃。铃声刚响过，朱小姐就跑出来，拉着便要走。这时从楼上下来一位老者，把他们叫住。此人就是朱心意的父亲，赵辛楣的主管上司朱之颐。此人毕竟做过金陵大学的教授，虽说已步入政坛，但仍不脱学者风度，他微笑道：“辛楣，心意已嚷了一天，要和你们一起出去玩。我把她交给你，你可要把她囫囵地还给我，否则……”

朱心意道：“爸爸，你放心吧，

连一根毫毛也不会丢在外面，bye。”

离开朱家，鸿渐打趣道：“唉呀，早知道这样我带个鸟笼子出来就好了。”

朱心意不解方鸿渐的意思。方鸿渐继续道：“带个鸟笼子出来，把朱小姐关进去，这样拎着它逛街，我们看上去也气派，朱小姐也很安全，岂不两全其美？”赵辛楣和方鸿渐都大笑，朱心意涨红了脸道：“要真有这么大的鸟笼子，我就把方先生装进去。然后在旁边摆上好吃的东西，让你光眼馋，够不着，哼，看你还敢气我不。”

警报解除了，日本人的飞机根本

就没来，大家长吁了一口气。街上又开始有了行人。唐晓芙看看四周道：“这儿哪像过年啊，我看倒像刚来过强盗似的，真不好玩！”辛楣灵机一动道：“我倒有主意，就是不知道你们喜欢不喜欢。”

唐晓芙问道：“好玩吗？”

辛楣道：“先保密，跟我走。”一行四人，来到辛楣和鸿渐喝茶的那个茶楼前，辛楣让他们三个等一会，然后自己就上楼去。几分钟后辛楣下来，领着三人穿过一条黑暗的巷子，来到了江边。江边的一个小码头上拴着一条小木船。朱心意疑惑不解地问道：“这是干嘛？”

辛楣道："我们办个江中观月酒会，怎么样？"

唐晓芙跳脚喊道："赵先生，真是好主意！"

朱小姐问道："可今天是除夕，哪有月亮啊？"

方鸿渐道："就权且以灯为月，或者干脆叫凭江观灯会。"

四个都上了船，小船不大，但四人坐上去还很宽绰，船中央有个炉子，旁边堆了很多炭。唐晓芙环视了小船一番，道："赵先生，不管是赏月还是观灯，总得有点物质食粮啊，不然不就成了清灯孤盏的尼姑庵了吗。"

辛楣笑道："别急啊，我会变魔

术，你们闭上眼，我一挥手，东西就全……”

辛楣的话还没说完，茶楼的小老板就从黑影里跑来，手里拎着两个特大号食盒，边跑边向辛楣道歉：“赵先生，让您久等了，刚才说来了啥子小日本的飞机，店铺全关门了，等我砸开门，这工夫就耽误了。哟，赵先生，你和小姐们别在风里吹着呀，我给您支了棚子，这个炉子可以点上火，坐锅烧点开水温酒……”。

小老板麻利地在小船上支起一个布棚，并把炉子里的炭点着，还翻出一个小锅，从江里舀点水坐上。赵辛楣塞给他些钱，他起初推辞不要，后

来才收下，高高兴兴地走了。唐晓芙打开食盒，发现里面的东西足够开一桌正式酒席的，惊叹道。”赵先生，你真会变魔术呀！”

辛楣一脸得意之色，道：“这不过是个朋友而已，帮我点忙，小意思。”

方鸿渐见辛楣假谦虚，便道：“朱小姐，你要是有什么办不了的事，跟赵先生一说准没问题。比如说你恨日本飞机总骚扰重庆，你就跟赵先生说，赵先生冲天一挥手道；‘回去吧’，那些日本飞机就扭头玩命往东洋飞。”

辛楣、朱小姐大笑。

寒风吹过，确实很凉。好在四个人现在围炉而坐，风已不显得那么刺骨。大家摆开酒菜，拉出一副酒中仙的架势，要和过去的那些文人骚客比一比。江畔的山城灯火通明，一个除夕之夜就这样开始了。

辛楣举起酒杯道：“今天我们四人在这儿相会，终究算是有缘分，这里呢我最大，所以我先敬三位一杯。”

方鸿渐插话道：“辛楣呀，喝酒呀还是找个正当理由的好，理由多得很，不必装什么大哥。”

辛楣道：“今天是除夕，就为除夕也该喝吧。”

鸿渐道：。“辛楣，你没懂我的

意思。古人最讲究在船上赏月饮酒作诗，今天虽说没有月，可也别破这个例呀。”辛楣道。“那好，你以为我还会输给你不成？两位小姐，咱们以诗下酒怎样？每人作一首诗，作不出的喝一杯酒。”

朱小姐和唐晓芙都同时提出抗议。鸿渐道：“辛楣，斜川兄不在真是一大遗憾，要是他在，光听他讲诗就够了，今天没有大诗人……”

鸿渐道：“我看咱们吟古人诗下酒怎样？吟不出罚酒。”

这样大家才勉强同意。辛楣道：“我年岁最大，我先来。不过你们可要沿着我的诗题走，不得走题，走题

要罚的。”

唐晓芙叫道：“你倚老卖老，算不得数。”

“杏桃催换新颜色，唯有寒梅老一年”

吟罢辛楣就得意地望着方鸿渐，方鸿渐在几个人中古文底子最厚，故不推辞，吟道：

“爆竹一声乡梦破，残灯永放客愁新”

辛楣马上叫道“鸿渐，真让人扫兴，什么乡梦客愁的，不好，罚酒。”

唐晓芙在一旁打断辛楣的话道：“赵先生，方先生吟乡梦客愁该罚酒，那你吟什么寒梅又老就不该罚么？我

看都该罚。”

赵辛楣与方鸿渐面面相觑，只好各饮了一杯。下面该轮到朱心意，朱心意死命推辞道：“我在这里算不得数，不会吟诗，也记不起几首。”

朱小姐羞涩万分，赵辛楣出来圆场：“朱小姐的西学深厚，她父亲曾做过我的英文教授，今天不是比赛英文，我看不要为难朱小姐好不好？”

鸿渐极大度地道：“辛楣，这个容易，你只要替朱小姐把这杯酒喝下也就算过了。”

赵辛楣争辩道：“我替朱小姐吟一首不成吗？”

方鸿渐道：“酒你替喝了，诗就

用不着你吟了。”

辛楣无法只得把酒喝下，便对唐晓芙道：“唐小姐，现在看你了，你若要推辞，方先生是一定会替你把酒喝了的。”

唐晓芙道：“即使我吟不出，也不会难为方先生。”

唐晓芙快人快语，却刺痛了朱心意的心，唐晓芙略想了一下，吟道。

“花动一红明屋角，山寒乱碧到樽前”

吟完，唐晓芙就大大方方地坐下。赵辛楣一见，只得自己又出头，搜肠刮肚地想以前背过的那些唐宋诗，看哪句能派上用场，终于又被罚不少酒，

渐渐地辛楣觉得船好像动起来，顺江漂下去。

江风凛冽，方鸿渐把自己的外套披在唐晓芙身上，自己却不禁打个冷战。炭火正旺，火光映到詹晓芙的脸上，她深情正久久注视着方鸿渐。

等茶楼的小老板把醉酒的赵辛楣扶到家时，已经是夜里一点多了。方鸿渐把两个姑娘送回家再囫到辛楣家时，正见到阿珂一人在门厅里暗自垂泪。辛楣已经睡下了。方鸿渐向赵太太敷衍地解释了几句就地到楼上睡下。这一晚的诗意与酒意围绕着他，他又想起在上海的父母，不禁内心愧疚，很晚才睡着。

这一晚阿珂根本未曾合眼。今年春节是她第一次离开父母过年。平素辛楣很少在家，她总觉得一个男人应该在外面有自己的事业，可是今年阿珂感觉大不一样，屋外鞭炮声传来春节的喜庆，可自己却一个人坐守在孤灯旁，默默地盼望着辛楣早点儿回来。今天佣人们都回家过年了，整幢楼里就她一个人，她仿佛能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当防空警报响起的时候，她觉得自己像一条破旧的船板在风浪里穿行，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时针滴答滴答地晃过了十二点，在时针的左侧记录着过去的一年。在这一年里，自己结婚成家，长成了大人。而这一

年的最后一刻却是孤身一人寂寞地结束。而时针的右侧又意味着什么呢？又将迎来怎样的一年呢？她连想也不敢想。

初一早晨，阿珂发现辛楣有些发热，就赶快去请来大夫。大夫看完说问题不大，打一针养两天就好，阿珂这才放下心来，方鸿渐下楼时发现阿珂的眼还有些肿，他也觉得有些愧疚，但也没有说什么，就坐下来吃早点。这时电话铃声响了。刚进门的王嫂赶紧去接。

“喂，对，这是赵先生家……赵先生病了……还没起床，对，看过大夫了……”

见王嫂放下电话，方鸿渐问道：“是谁来的电话？”

“是位小姐。哟，我忘了问她是谁了，真糟糕？”

方鸿渐挥挥手，让她别介意这事。吃完早饭，鸿渐就来到辛楣的卧房，见辛楣打完针后已经平静地睡着了，便悄悄地退出来，到客厅里叫通了唐晓芙家的电话。电话响了半天，才有人接起，从对方说的“喂”字，方鸿渐就能听出是谁。

“晓芙，是我，鸿渐。你刚起床？”

“不，我还没起呢。”

“那是我吵醒你了吧？”

“是的，我本来不想接，可我猜出来是你。你好么？”

其实唐晓芙撒了谎。她还没起床这不假，可并不是被方鸿渐的电话吵醒的，而是被另一个电话，秦禹打来的电话吵醒的。唐晓芙正在做着迷迷糊糊的梦，床边的电话铃响起，唐晓芙慌忙中止了自己的梦，抓起听筒，听筒里传来秦禹颤抖的声音道：“晓芙，你好吗？”

唐晓芙一听是他，便火冒三丈：“你干吗这么早打电话？烦死人了！”

“晓芙，我吵醒你了吧？我只是想……”

唐晓芙打断他的话道：“我们之

间没有什么好谈的。”

秦禹哀求道：“晓芙你听我说，我打电话来是想向你问好，想成为今年第一个向你问好的人。”

晓芙道：“对不起，昨天半夜已经有人向我问过了。你不是第一个。”

“晓芙，我可以给你写信吗。”

“对不起，不可以。”

唐晓芙撂断了电话。不一会几秦禹又打来电话，唐晓芙一听就马上挂断。唐晓芙使在电话另一头的秦禹断了最后的一丝希望，而秦禹也使唐晓芙伤透了心。

世上的姑娘们总以为自己是骄傲的公主（只有少数极丑或极有头脑的

姑娘例外），而这些公主心里的白马王子应该是：跨下的马是雪白的，没有一根杂毛；人也是洁白的，没有一丝杂念，至少脸是白的。骄傲的公主世上有几亿，可这样的王于去哪里找呢？也许造物主根本就没有这么高超的技术。所以这些公主们都失望了，唐晓芙就是其中一个。秦禹的追求曾完成了她的一个理想，那就是秦禹从未有过过去，这情欲萌发后的初恋。所以唐晓芙一度把全部感情倾注到他身上，她以为这些感情会在这片纯洁的土地上生根结果，长成葱绿的丛林。可是她渐渐的失望了，失望得那么彻底。所以她要收回这一切，重新寻找

能够使他主存的土壤。就在她放下电话的那一瞬间，她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有了过去，而且已经不止这一次。在电话中，唐晓芙告诉方鸿渐，初五晚上在第一礼堂，南华剧社将继续演出《玩偶之家》，她将第二次扮演娜拉。方鸿渐答应这次不怕了，一定去看。方鸿渐刚难舍难分地放下电话，朱心意就跨进大厅。方鸿渐一见到她，不禁暗暗为辛楣担心，而这时阿可已经迎了上去。

“小姐，您找赵辛楣吗。”

朱心意上上下下打量一番自己情人的老婆，心里便有了数，说道：“您是赵太太吧，我是赵先生的下属，

昨天是我们一起出去玩。刚才我打电话来听说赵先生病了，我特地来探望。”

阿珂刚才被来人打量了一个仔细，心里便有些发毛，此刻又听赵辛楣就是和她一起出去的，心里不禁更难受。眼见来人年轻漂亮，一副时髦女郎的模样，与自己相比更显得楚楚动人，惹人怜爱，不自觉心里生出了女人所特有的敌意。

阿珂没好气道：“赵辛楣他还正在睡觉，小姐你……”

方鸿渐把这一切看在眼里，连忙上前道：“朱小姐，辛楣昨晚受了点凉，大夫看过了：不碍事的。”

朱小姐不知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露出一副担忧的神情道：“方先生，真不碍事吗？”

“真不碍事的，放完假，辛楣就能上班的。”

朱心意似乎一块石头落了地，道：“啊！那就好，那就好。”

朱心意的这块石头正砸在阿珂的心上。朱心意的每一个表情都没逃出阿珂的眼睛。女人对同性的观察是最细腻精确的，如果我们的科学家能有这种观察力，我们也许早就进入到了更伟大的文明社会了。可惜的是女人的这种观察力并未给她们带来解脱和理智，反使她们陷入了更深刻的情感

矛盾之中。阿珂根本就没弄清朱心意是什么时候走的，他也只记得朱心意临走曾对她红口白牙笑一笑。在这一笑里，阿珂感到了威胁与侮辱。

方鸿渐虽然看出了事态苗头不对，但也没能遏止住事态的发展，因此心里暗暗为辛楣担忧。赵辛楣很快就好起来，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亏得他身体壮才没怎么当回事就过去了，如果换成方鸿渐，半个月内起不来床这是肯定的。

这几天家里非常清静，阿珂和往常一样，操持着家务，辛楣和鸿渐平时就躲在楼上聊天。辛楣为了那天的事，心里很不好受，可是又不知道该

怎么向阿珂解释。

辛楣道：“可我配谈爱情吗？”

“为什么不？”

朱心意的眼睛朦胧了，眼前这个所爱的男人对爱情是那么渴望和执着，而且是那么迷人，朱心意为自己的胜利深深陶醉，因为她知道自己已经改变了一个人，一个自己所爱的而且又深爱自己的人。

雪越积越厚，踩在上面咯吱咯吱地响，街上的人非常稀少。赵辛楣和朱心意走出酒吧，两人依偎着走在这雪地之上，后面留下了一串歪歪扭扭的脚印。辛楣突然间道。”你以前爱过别人吗。”

心意低下头慢吞吞地道：“男人不应该问姑娘这种事，这样不礼貌。”

辛楣道：“一个男人如果爱上了一个姑娘，他就有权利知道她的过去。”

朱小姐抬起头问：“真的吗？男人都这样。”

辛楣道。”是的。”

朱小姐一副无奈的样子，道：“好吧，我以前爱过一人……”

辛楣问道：“他现在结婚了吗。”

“他那时就已经结婚了，那还是在我上学的时候，他教我们英国浪漫主义文学，他叫普利夫森，是苏格兰人，他妻子叫简，人长得很美，他还

有个两岁多的孩子，叫斯各特，是个可爱的小男孩。我还记得给我们讲湖畔诗人华兹华斯，那么生动，感情丰富而细腻。我听得几乎要落泪，可是他不知道有个姑娘在心中爱慕着他。我们非常好，常去普利夫森家聊天、喝茶。简也很好，很喜欢我。可我从没有向他吐露心事。欧洲战争一开始，他就回国了。这条围巾就是简送我的。”

辛楣间道：“你们再没有联系吗。”

朱心意摇摇头，又慢慢地道：“我现在还很想念他们。”

辛楣道：“这我能理解。”

朱心意抬起头道："真的吗？不过我现在又爱上了一个人，我愿意用这条大围巾把他裹起来，让他一生也不离开我。"

辛楣道："是谁？"

"你"

朱心意用手抓住围巾的两头猛地套住辛楣，拉到身边，深情地吻着辛楣。赵辛楣也紧紧地拥抱着朱心意，两人在寒风中裹着这条大围巾，站在积雪之中，久久地吻着。

方鸿渐今天可不如辛楣那样运气，先是被辛楣骗了一通，到唐晓芙家中时，唐晓芙却早就去了礼堂。方鸿渐不知道演戏毕竟不如看戏，不能等开

幕铃响后才进场，这就如结婚，新娘总是要在宾客到来之前就打扮好，不然恐怕双方都扫兴。方鸿渐刚要走开，佣人又从门口探出头道："先生，你姓方吧？小姐给你留下了一张戏票。"

方鸿渐发现票上的座号是三排一号，最正中的座位，其实唐晓芙早发现第三排是台上最容易看到的座位了。所以找剧院经理要了这儿的票给方鸿渐留下。方鸿渐走进剧场时，开幕铃已经响过，他只得慌慌张张地找到座位坐下。台上破旧的大幕徐徐拉开，露出一台简陋的布景。这哪里是挪威的资产阶级之家，分明是卖殡葬品的小商店，所有的这些都是用金银纸糊

的。方鸿渐真怕待会儿台上还会审出个纸糊的人来。台上的灯光很刺眼，可演员们的表演却非常认真，唐晓芙在台上扮演了又一场人生，演得很动情，使台下的方鸿渐心中紧一阵松一阵。方鸿渐一边欣赏着易卜生剧作的杰出之处，一边为唐晓芙担心，怕她会因为自己而分神。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戏也渐至尾声，唐晓芙在台上却难得分出神观察一下三排一号的观众的表情。在舞台强烈的灯光下很难看清黑乎乎的观众席上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在戏剧人生中畅想惯了的人不能习惯现实人生的原因。

当最后一次掌声热烈响起时，唐

晓芙和方鸿渐都长舒了一口气。方鸿渐像兔子一样窜到台口，向唐晓芙热烈地祝贺，那模样就如同易卜生本人为东方大学生对他的剧本的精彩演绎而兴奋不已一般。这时唐晓芙也看到了方鸿渐。她想哭，把哭压抑了很久，终于见到一个可以让她把这哭释放出来的人。唐晓芙激动地流出了泪，泪水冲乱了脸上的油彩。

观众都散去以后，方鸿渐跳上舞台，来到后台化妆间，悄悄地站在正在卸妆的唐晓芙身后，突然道："唉呀，出走的娜拉怎么又回来了？"

唐晓芙一惊，对镜子里的方鸿渐道："告诉你娜拉并没有走，走了的

是唐晓芙。你快别看，这样子怪难看的。”

唐晓芙此时脸上的确很可笑，一片一片的油彩与卸妆油混在一起，娜拉变成川剧中的夜叉。

方鸿渐笑道：“我就爱看丑的。”

晓芙道：“去，朋友们该换衣服了。你去剧场门口等我。”

唐晓芙并没有希望方鸿渐会带去鲜花来。她对鲜花已失去了兴趣，不过她倒是盼方鸿渐会站在剧场门口，冻得哆哆咦咦地等她一宿。等她慢吞吞地走出剧场时，她才发现外面已是一片银装素裹，方鸿渐站在雪地里，手中捧看一大把冰糖葫芦，足有十几

支。鲜红的山楂和白雪相映，显得分外晶莹。

鸿渐道："我要把这礼物送给我的可爱的娜拉。希望她再不要从我身边走开。"唐晓芙接过一支冰糖葫芦，狠狠地咬上一口，道："我演得怎样？"

方鸿渐低头略沉吟一番，试探地问："要我说真话？"

"当然是真话。"

鸿渐装模作样道："依我看，嗯，比舒绣文不稍差一点。"

唐晓芙笑着捶了方鸿渐一拳道："就知道你嘴里没好话。不过，我要是有一天能和舒绣文一样，那我死了

也心甘情愿。”

鸿渐赶忙捂住唐晓芙的嘴道：“不许这样说。我看你只要努力，总有一天赶得上格丽泰·嘉宝。”

“要是真那样就好了！”

唐晓芙幻想着自己有天会真地成为神秘女郎嘉宝，在银幕上重塑一次茶花女，体验那动人心魄的爱情。可是她没有想到的是，茶花女的爱情是以悲剧结尾的。

方鸿渐自从走出剧场大门，就意识到了唐晓芙已不再是过去那个天真的姑娘，她变了，变得成熟起来，变得使你相信“娜拉”是一定会出走的。

唐晓芙突然问道：“你怎么不说

话了？”

方鸿渐答道：“在分享快乐的时候最好别说话，这样你能听到欢乐的声音。”

晓芙道：“真的能听到？”

“你仔细听”

积雪在脚下吱吱地响着。

“我听到了，吱呀，吱呀，是不是？”唐晓芙兴奋他说，鸿渐道：“不对，吱呀，吱呀是耗子磨牙，快乐的声音就是你的心跳……呼呼。”

唐晓芙又去仔细听，一会儿说道：“我听不到。算了，快乐就快乐呗，干吗去听？鸿渐，等我毕了业，我就到正式的剧团去演戏，做个正式的演

员……”

鸿渐道：“不打算做政治家了？”

唐院芙道：“戏剧比空洞的理论更有效。”

唐晓芙相信理论是挽救不了众生的，倒不如戏剧还能赚下几滴眼泪，或许会使某些人良心发现，立地成佛。而方鸿渐却觉得戏剧不过是一场假人生。假人生也罢，真人生也罢，最终都免不了有个结尾，即使是喜剧，结束之后也是悲哀的。

方鸿渐问道：“如果娜拉离家出走之后，也是像你一样，有位男人陪着她在雪地里散步，那会怎样？”

唐晓芙想了想道：“她一定会嫁

给他。”

“真的。”

方鸿渐听到了这句话，无疑就同得到了爱的许可一般，一把抱住了唐晓芙，紧紧地把她搂在怀里。这一时刻是唐晓芙盼望已久的，只是还从未有人得到过她的允许。这一次她同意了，或许是不能不同意。她轻轻地命令道：“吻我。”

街灯把雪地中两人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

第八章

一年半以后，虽然前线战事仍紧，日本已逼近支那半岛，不过重庆仍是

升平景象，大大小姐们依然出入于舞场与宴会，先生老爷们仍在麻将桌上通宵达旦，外界的事跟他们好像没有任何牵连。方鸿渐在柳茂寅的直接指挥下像一条猎狗，跟在名人先生与名人太太背后，搜索一点遗落的花边新闻，对此，方鸿渐起初还有点兴趣，后来便兴致索然，即使哪个女演员背地生了个孩子，他也懒得过问。只是这一阵子他又有些兴奋起来，每天急急忙忙的，像前线的情报员，这是因为唐晓芙马上就要毕业了，方鸿渐还在关心她的工作问题。早在半年之前：方鸿渐已经搬出了辛楣家，在离晓芙家不远处租了一间公寓，因为这样来

往更方便些。这一天刚吃过晚饭，方鸿渐又来到唐家，径直来到唐晓芙的卧室。唐晓芙马上扑过去，在方鸿渐脸上吻了一下道：“你看该怎么办叶方鸿渐一愣，只见屋里所有的柜门都打开着，床上地上到处是散乱的衣服。方鸿渐问道：“怎么？日寇刚来扫荡过？”

晓芙道：“你净说笑话。毕业典礼我穿什么衣服？”

方鸿渐随手捡起一件道：“这件不是挺好吗？”

唐晓芙虽然学了四年政治；可在方鸿渐的面前却没有一点女领袖的手段，她对付方鸿渐的技巧还限于撒娇

和流泪。不过就这关，仍把方鸿渐哄得服服帖帖。所以方鸿渐只得答应明天陪晓芙上街去买衣服，为了打扮漂亮些去参加后天的毕业典礼。

鸿渐道：“你总得先把这堆衣服收起来吧？”

唐晓芙道：“你得帮我一块儿收。对了，今天表姐给我来电话，说也要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方鸿渐觉得奇怪，道：“苏文纨还有这等雅兴？”

唐晓芙道：“她哪里是去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她是去陪王尔恺，王尔恺要在毕业典礼上代表国民政府致辞。这种场合总少不了他。表姐也越来越

讨厌，居然天天陪着这种人，真恶心。”

方鸿渐本想给苏文纨与王尔恺打个臭肉与苍蝇的比方，又觉得在唐晓芙的闺房中说出这种词，不免有些脏，所以就没有说出口。

鸿渐道：“晓芙，你别光顾了眼前的毕业典礼，工作的事你打定主意没有？”

唐晓芙一听便道：“又是工作，工作，真烦人。反正到国民政府里做衙役，我是不去的。”

唐晓芙把自己的前途想象得如好莱坞电影一般，充满了朦胧浪漫的格调，而到单调世俗的写字楼里去混上

一天，那简直不可想象。

政治教育往往培育出两种人，一种人为了达到自己目的，不惜出卖他的亲爹；还有一种人则厌恶政治以至于到了厌恶把自己无辜送进政治圈套里的亲爹。反正做父母的把子女送进政府这一行当时一定要当心。

晓芙对鸿渐道：“你说我能不能不工作？”

唐晓芙这天真问话险些没使方鸿渐喷饭，学完政治理论之后去做家庭妇女，这简直是世界上最荒唐的事。

鸿渐道：“那不行。”

晓芙质问道：“为什么？”

方鸿渐郑重地道：“因为我怕你

会变成离家出走的娜拉。”

方鸿渐回到自己住的公寓后，发现赵辛楣正躺在自己的床上蒙头大睡。方鸿渐毫不留情地把辛楣推醒，赵辛楣一脸苦相道：“你怎么刚回来？让我苦等了一晚上。”

赵辛楣这一阵子一直痛快不起来。和朱心意相恋这一年多来，两人感情笃深，可辛楣心里却越来越沉重，因为他心中毕竟有个解不开的死结。一边是爱情的甘甜，一边是心中的愧疚，两者折磨着赵辛楣。他常常从睡梦中惊醒，一下从梦想坠人痛苦的现实中，这其中的滋味，辛楣体验至深。这就如一条鱼在两张网前徘徊；是投身于

这张网还是那张网？抉择本身就是痛苦，辛楣曾经以为这种痛苦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淡漠。但是他不知道感情可以淡漠，但更大可能是越堆积越强烈、最后会膨胀到让人难以承受的程度。今天辛楣到方鸿渐这儿就是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要向朋友倾泻一下自己的感情，因为他今天知道了一个能够彻底改变他现在生活的消息。

辛楣没精打采地道：“阿珂她怀孕了。”

方鸿渐愣住了。近半年来辛楣和他无话不谈，方鸿渐对赵辛楣的心思自然也了如指掌。赵辛楣此时垂着头，仿佛被抽了筋一般，全身的肌肉都松

弛着，似永远地失去了力量与信心。方鸿渐理解辛楣这时的心情，因为自己也有过亲身的体验。这种打击总是来得这么突然，令你手足无措，茫然若失。谁知道即将来临的会是怎样一段漫长，痛苦的心灵之旅。

鸿渐道：“朱心意知道了吗？”

辛楣摇摇头，仿佛要把所有的烦恼摇掉，道：“我还没敢告诉她。鸿渐，你说我怎么向她开口啊？”辛楣沉吟了半天道：“不告诉她，对不住她；可告诉她，我……”

方鸿渐点点头，表示理解了赵辛楣的意思，可自己又能帮助他些什么呢？在这个问题上谁都无能为力，最

终采取决定的只能是辛楣本人。

方鸿渐坐在辛楣对面的椅子道：“辛楣，最终你还是应该有所决断，这件事不能再往下拖了，拖下去对谁都没好处。”

“可，鸿渐，我不能……”

赵辛楣心里的话实在难以向外人表达，即使是方鸿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赵辛楣真正地沐浴在爱情的滋润中，他从朱心意身上发现了许多许多自己从未享受过的东西。他觉得生命是这样可爱。朱心意的一覃一笑都使他感到人活着的美妙之处。朱心意就是赵辛楣这只小船上的锚，失去它就会随波漂流，永远也找不到码头。

可是当他一回到家，所有的心情就会被关在黑洞洞的房间里，他可以从阿珂微笑上看出不能饶恕自己的谴责、赵辛楣难以承受这种压力，唯一逃避阿珂对自己关怀的方式，就是把头扎进书里通宵达旦地研究政治理论，或者一进家门就蒙头大睡。可是在他半夜突然惊醒的时候，总会发现阿珂在睡梦中淌下的眼泪，眼泪打湿了枕头。在妻子面前，赵辛楣不能饶恕自己的行为，而在情人面前，他又愧对这样一位纯洁的姑娘。赵辛楣这座天平在两个砝码之间摇摆，永远也不可能平衡。

辛楣道："鸿渐，有时我真想远

远地逃出这儿，到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去，过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

方鸿渐摇摇头道：“不，你逃不出去，因为你谁也割舍不下。”

方鸿渐一语中的。赵辛楣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他不愿去伤害任何一个。而往往在不愿去伤害谁的同时，你已经伤害了她，这就是人生的自然规律。阿珂的怀孕，确实出乎赵辛楣的意料。在婚后的很长一段日子里，阿珂一直没有怀孕，时间一长，辛楣也就疏忽了这个问题。如今这个问题突然冒出头，使赵辛楣的心里更增添了一层沉重。

辛楣道：“也许到了该结束的时

候了。”

方鸿渐没有明白辛楣的意思，但他却深为辛楣担心，唯恐辛楣会闯下什么乱子。人在头脑混乱的时候最容易冲动，而冲动的结果又必然使头脑更加混乱，这就是悲剧产生的根源之一。

方鸿渐劝道：“辛楣，我想你先不妨冷静下来，仔细地想一想这一年多时间里的变化，再做决定也不迟。”

辛楣道：“我还能怎样？我不能失去心意，离了她，我活着还有什么滋味？每天都是客套、虚伪、狡诈和欺骗，我烦透了，只有在心意身边，我才能感觉到我还是个人！”

赵辛楣的话也出自肺腑，使方鸿渐心里好一阵难受。只有真正经过磨难的人，才能体会到人性的崇高。这一年多来，赵辛楣对永远没完没了的政务实在厌倦了，一份固定格式的公文可以在你的桌子上停留三个月，下属的脸上永远带着谗媚，假话如雾气一样无所不在，打着灯笼难找的真话却也要裹一层虚假的包装。辛楣的政治理想全部破灭他发现无论书本上的理论多么精彩，在现实中也只是一片空谈，因为理论是由有知识的傻子写的，而现实是由没有知识的聪明人操纵的。一个精明的人要想不受苦难，常常只须不精明就足够了。但装疯卖

傻，赵辛楣却总也做不来。

自从辛楣与朱心意相恋之后，国防委里的几个眼尖嘴快的人马上把爆炸性的消息传到所有能够蔓延流言的地方。奇怪的是，这些人往往并不是中统或军统的特务。如果美国的中央情报局稍用心把他们训练半个月再给几块美金的话，所有中国人的机密都将成炒罗斯福总统桌上的红头文件。这样一来，所有看过朱心意一眼的男人都成了赵辛楣的死敌，而辛楣也成了所有女同事嘴上奚落的对象。赵辛楣对此倒并没有太介意，这些闲言碎语对一个大度的人来说不值得太费心思。然而朱心意则胸脯挺得更高，脚

步也踏得更响亮，气得国防委里所有的人都眼冒凶光。

最终没得出个结论，辛楣就心事重重地走了。方鸿渐又替朋友担了阵心，这才睡下。

明天早晨，方鸿渐刚到《新渝周刊》社，曹主编就晃荡着如一条灰色面口袋的大衫像根棍子般地追上来，拽住鸿渐道：“鸿渐，你可给我闯了大祸了。”那条沙哑的嗓子一着急，简直比驴子发情时的叫声还难听。

曹主编红着眼道：“你采的那篇《豪乐舞厅红舞女之死》可捅了大漏子了，那个舞女原来是警察局李宪延局长的情妇，这下把李局长惹恼了，

已经派下人来了。鸿渐，你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方鸿渐淡淡一笑道：“我怎么知道她是李宪延的姘头，他又没告诉我。对了，主编，借此东风咱们再来一篇《姘头死因不详，局长另觅新欢》怎么样？保证受欢迎。”

曹主编此时已经急得冒汗：“你饶了我吧，再写脑袋就保不住了。你赶紧写一篇道歉信给李局长，然后在报上发表一篇采访有误，文不属实的文章。”

方鸿渐不愿和他再急，便点点头进了办公室。柳茂寅一见鸿渐进来，就关好门愤愤不平道：“姘头死了，

他李宪延就这么急得火上房，真不要脸！方先生，你别理老曹那一套，看看李宪延能把咱们怎么样？忘恩负义的家伙，不要脸！”

方鸿渐听别人说过柳茂寅曾是李宪延眼里的红人，后来人老珠黄人，李宪延看上了豪乐舞厅的红舞女楚云云，为此柳茂寅曾大病一场。楚云云突然死在舞他里，柳茂寅乐得像一只发情的蚂蚱，忙叫方鸿渐去采写了一则消息，就是这则消息使曹主编上上下下窜了好几天，最终才把这事平息下去。

柳茂寅见方鸿渐无动于衷，就板起面孔吩咐道：“我听说德祥剧院的

女演员刘美如坑了老板一笔钱跑了，你去调查点情况回来，写篇报道。鸿渐，你以后要多注意点这方面的行情，对自己有用。唉，人心不古啊！”

柳茂寅那尖尖的嗓音还在屋里绕梁时，方鸿渐走出办公室，一直来到唐晓芙家，然后两个人一起上街逛起商店来。唐晓芙今天看起来兴致蛮高，兴冲冲地转完一家又一家，把方鸿渐累得双腿酸软，便哀求道：“晓芙，咱们歇歇怎么样？”两个人进了靠马路的一家茶楼，找了一个靠窗通风的座位，慢慢喝起茶来。方鸿渐抹着满脸的汗水道：“你怎么不托你表姐给你弄点衣服？这满大街转，也不一走

能找到可心的。”

晓芙道：“我才不穿她那些用飞机运来的走私货呢。再说，我也求不起她呀。”

苏文纨现在的气魄可比从前要宏伟得多了。以前从香港托人带些服装，化妆品之类的小玩意，油水终究不大，如今攀上了王尔恺悄，走私的路子就越走越宽。她把从驻印度的英军手里买下的布匹、服装和生活用品打好包装，装上国民政府的军用运输机直抵重庆，这里面利润可就难以想象了。除去打点一些关卡的费用，苏文纨自己总还能留下一大半，她现在犯愁是把钱存进哪家银行更保险的问题。

方鸿渐把今天早上在报社里的事向唐晓芙叙述了一遍，逗得害晓芙咯咯地笑个不停。

晓芙道："这大可笑了。不过鸿渐，我看你还是另找家报社，做点正经事，每天搜索跟踪那些风月消息多无聊。我看你们主编和柳茂寅准是心理变态者。"

鸿渐道："话虽这样说，可称心的工作哪能那么好找。"

晓芙道："你可以托赵辛楣嘛。"

方鸿渐苦笑道："辛楣此时已经自身难保噗。"就把辛楣的事告诉了唐晓芙，唐晓芙听完低声道："阿珂真可怜！"

鸿渐问道：“为什么？”

晓芙道：“我要有了丈夫，就绝不允许他有二心。”

鸿渐问道：“如果夫妻之间没有感情呢？”

晓芙道：“没有感情怎么会缘给他？”

没有感情怎么会嫁给他？这也正是阿珂不懂的地方。自从去年春节朱心意来到家里以后，阿珂也逐渐看出了辛楣的心思，她也同时陷入了痛苦的深渊之中。在这场三人的感情游戏中，阿可是个弱者，她无法阻止丈夫把感情投到另一个比自己漂亮迷人的女人身上，她也无法割舍与丈夫的关

系）因为她牢记先人的训导，忍耐是女人的美德”后来父亲曾问起关于赵辛楣在外面的传闻，她都搪塞过去，因为先人也训导过家丑不可外扬。然而对阿珂说，忍耐的背后就是眼泪，而且还只能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泪水才能无所顾忌的流下。做女人太难了，她不能让辛楣知道她的心事，这种痛苦不可能与别人分享。可是当有一天她发现自己怀孕了的时候，她几乎要晕过去了。她不能让孩子一出生就只有半个父亲，该到鼓足勇气的时候了。

今天辛楣吃完晚饭后，便一头扎进书房，随便抱起一本书便瞎读起来。

虽说书面在翻，可脑子终究集中不起来。今天在楼道里遇见心意，只打了声招呼便走过去。赵辛楣鼓了几次勇气也没敢把她叫回来。辛楣恨自己软弱，恨自己多情。但转念想，终究还是自己割舍不了这份感情。手中的书在一个小时内刚翻了两页，可心思却驰骋了几千里。就在这时，阿珂悄悄地站到了身后。

辛楣回头问道："有事吗？"

妻子下意识地摇摇头，过了一会才说道："我只是想和你坐一会儿。"赵辛楣觉出了事态有些不正常，便放下手里的书，为妻子拉过一把椅子，并把自己的椅垫为妻子铺好，示意阿

珂坐下。

辛楣道："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辛楣仍有些不解。

阿珂笑笑道："没什么，就是想看着你。"

赵辛楣笑道，摇摇头，表示不解妻子为什么要这样，然而辛楣心里却明明白白。现在到了该说清楚的时候，被动不如主动。赵辛楣掩饰不住内心的忐忑，平静地道："阿珂，咱俩婚后我一直在外面瞎忙，在家的时间不多，没能娟顾你。从现在开始，我打算不再出去了……"

阿珂不敢相信辛楣说的是真话，她欣喜地屏住呼吸，两眼重又放出光

芒。辛楣继续道：“我俩一直也没有能在一起好好说会儿话，这回你怀孕了，我争取多抽出饲问来陪着你，在外面，我的确爱上了一个……”

阿珂一下扑到辛楣的怀里，捂住他的嘴，道：“别说了，我不要听。只要你能总在我身边，这就够了。”阿珂的眼泪第一次当着辛楣的面肆无忌惮地喷涌而出，那样畅快、舒服。也许，好好地哭一场，这也是一种幸福，她的心都快碎了，扑在辛楣的怀里哭成一团。两年来憋在心中的悲哀痛痛快快地倾泻而出。

辛楣怀抱着自己忘情流泪的妻子，心中那么平实，他体会到一种消失已

久的轻松。但就在他抛却压抑在心中的愧疚，体会轻松的时候，一种隐隐的不安义渐渐袭上心头：该怎么向朱心意解释呢?

重庆的夏天是最难熬的日子，酷热像丢不掉的影子粘在每一个人身上，赶不走、挥不去。有人调侃他说；他发现重庆的狗舌头比别的地方的长。一阵一阵的湿热铺天盖地包围着所有有汗腺的动物，最后每个人身上都是水淋淋的。这时的人们最盼望下一场暴雨，或许能带来一丝荫凉。

西南政治学院的毕业典礼就在学校的一片开阔的草坪上进行。临时用木板搭了个台子，上面遮上一个凉棚，

台上摆好一排排的长条凳子。唐晓芙她们这些毕业生在前排的长凳上坐好，方鸿渐就远远地坐在最后。一会儿人来得差不多了，院长庞争博士就忙着整理主席台上的桌布，并吩咐学生再去拿几个杯子。庞争博士是中国第一批留学生之一，在巴黎著名的印象派画廊里和莫奈、雷诺阿等人的作品一同展出过。可回国后，不知在哪里混了十多年，后来他摇身一变就做了西南政治学院的教务长，很快又升为校长。到现在为止，庞博士恐怕连颜料管里的颜色也分不清了。不过在战乱中的中国，当官毕竟要比搞艺术来得实惠。

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开到主席台旁停下来，那个长着一副鹰钩鼻子的王尔恺和打扮得雍容华贵、满身的珠宝叮当乱响的苏文纨先后从车里跳下来，款款地走上主席台，身后留下的一片脂粉味熏得最前排的几名男生捂上了鼻子。

庞争博见人来齐了，便敲敲麦克风，清清嗓子，大声道："国立西南政治学院第八届毕业典礼仪式，现在开始啦。"台上和台下响起了劈劈啪啪的掌声，就像杂货铺里炒崩豆的声音一般，清脆而又零落。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国民政府新闻署副署长，我国最年轻

有为的青年政治家，王尔恺先生。王先生足以称得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典范，是你们这些毕业生今后走进社会后要学习的楷模。”

庞博士的这番吹捧使王尔恺饱心情愉快，稍稍欠起身，严肃地点了一下幅度很小的头，仿佛头点得大些就不足以称得上典范和楷模。

庞争博士继续道：“今天我们还请到了政府教育署后管处的杜处长，《新民报》的逮主编，清风禅院的主持一凡大师。今天光临我们典礼仪式的还有重庆最知名的社会名流、里昂大学文学博士苏文纨女士……”

苏文纨摆动全身，脸上做出既谦

逊又高傲的笑容，向台下摆摆头以示社会名流在此。唐晓芙气得皱起眉，她回头望望方鸿渐，见他正捂着嘴笑，就向他做了个鬼脸。

庞博士介绍已毕，自然就该轮到王尔恺致辞。王尔恺掀掀被粘汗湿透的制服，站到麦克风前，做了一通关于时事与当代青年前途和任务的报告。王尔恺的报告，威力远胜于火辣辣的太阳，直讲得这些毕业生们头晕目眩，仿佛只要明天一跨出校门，马上就变成了社会的栋梁之材。方鸿渐在台下暗暗称奇，怎么这样一个没心没肝的家伙也会出汗。

顶着酷暑，终于熬完了这冗长的

仪式，人们马上树倒猢狲散，各自到凉快的地方避暑去了。方鸿渐刚站起来，就见苏文纨脸通红通红地向自己走过来，方鸿渐想躲已经来不及了。苏文纨名流气息扑面而来，朗朗道："鸿渐，没想到在这儿碰上了。"

方鸿渐点点头道："是没想到，出乎我的意料。"

苏文纨用手帕当扇子抽打着，道："你和辛楣怎么这么长时间不去我家了？我们曹先生可很想你们呀。"

鸿渐道："不会吧？是不是曹先生最近有什么花边新闻想让我报道报道？"

方鸿渐的揶揄并没有使苏文纨感

到难堪，倒使方鸿渐很窘迫，就如一条猎狗遇上了一只并不想逃跑的兔子。

苏文纨道："鸿渐，告诉辛楣让他上我这儿来一趟。"

鸿渐道："你干嘛不自己打电话告诉他。"

苏文纨道："能打电话还用你？"

正在这时，庞博士和一批校董点头哈腰地陪着王尔恺走过来。苏文纨马上掉过头去和他们热情地攀谈起来。方鸿渐一旁自觉没趣，便掉头去找唐晓芙。唐晓芙此时正在主席台边的荫凉处兴奋地和一个男人交谈，当看见方鸿渐走来，便一把拉注方鸿渐的手激动他说："鸿渐，这位是先锋剧艺

社的罗念北先生，罗先生导演过很多戏……”

方鸿渐上下打量了这位导演，只见他年龄与自己相仿，只是留了一嘴弯弯曲曲的胡须，脸上有许多饱经思虑留下的皱纹，衣着也很随便，背带西裤晃晃荡荡地挂在跨上，看模详像个久经忧患的艺术家，只是脸上残留的一两颗粉刺还透着一分年少的模样。罗念北倒蛮客气，与方鸿渐见过之后谦虚地道：“我是来请唐小姐到我们剧社去做演员的。我们看过唐小姐的表演，觉得她很有潜力，能够成为一名很好的演员，所以剧社特地派我来请唐小姐。尽管我们剧社薪水不高，

不过……”

方鸿渐打断他的话，插言道：“让我们考虑一下、回头通知你。好吧，那就这样，再见！”说完便拉起唐晓芙走掉。

唐晓芙忿忿地道：“我干吗不答应下来。”

方鸿渐道：“这件事你应该慎重地考虑，这是关系你前途的大事。”

唐晓芙气愤地挣开方鸿渐的手道：“有什么好考虑的？我喜欢演戏，我愿意做演员。人家找上门来，为什么不答应？”

方鸿渐也着急地道：“你应该考虑你的专业，你的专业是什么？”

唐晓芙大声地叫道："我讨厌政治，我不愿意做狗苟蝇营的政客。"

这些话恰巧被路过的庞博士与几位白发苍苍的校董听到，顿时就有两位晕了过去。

方鸿渐哀求道："那也应该再慎重考虑呀！"

晓芙叫道："我的事不用你管！"

唐晓芙真是气急了，她怒吼一声便撒腿跑了。

人在这难捱的酷暑中心情自然不会畅快。赵辛楣面对着心爱的朱心意，脑子里盘算着难以说出口的话，心情自然更是不好受。朱心意似乎看出了辛楣此时的心情，便款款地坐在一旁，

等着这个心爱的上司训话。

赵辛楣几次咬了咬牙关，想不顾后果地一吐为快，可是话却如长了腿，拼命往嗓子眼里缩，虽用力往外挤，到了唇边上便再也挤不动了。最后只得慢吞吞地道："心意，你知道，我……真心地爱你。"

朱心意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大事，但她从辛楣的表情上已经看出一种不祥的预兆，她不敢问，不敢让这样不祥过早地来临，而且她还心存侥幸，所以就轻轻点点头，辛楣继续往外吐铅球一般地涨紫了脸道："可是，我妻子她……她怀孕了。"

朱心意乍一听，并没觉得天要塌

下来，可略一冷静，两个人便都陷入了可怕的沉默之中。赵辛楣不知道下面要刮起一阵什么样的暴风，但既已说出口，那么下面就是刮二十四级台风也只能静静等候了。朱心意坐在那里，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有一双细手痉挛般地绞在一起，暗示了内心的激烈矛盾。

还是赵辛楣忍不住了，声音中带着一丝嘶哑，道：“心意，请你原谅我，我并不想伤害你，我知道离开你我活不了，可是事情却……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

朱心意那张苍白的脸仍然没有一丝表情，可细腻的面颊上却滚落下两

行晶莹的泪珠，悄然无声地滑到她的胸前。她被这突如其来的消息惊呆了，她知道自己再不可能是个快乐的女孩，自己马上要面临的是心上人的离去，这时自己可能要伤害的不止是一个人，而是两个，包括一个尚未出世的孩子，但是自己心中开得正艳的爱情之花怎能容得枯萎?

此时的赵辛楣已是手足无措，他不忍心让这未经风雨的幼芽遭到彻底摧毁，他慌忙抚住朱心意的双肩，轻声道：“心意，原谅我，我不是你应该爱的人，我对不住你，是我害了你。”

“不！”朱心意突然抬起头，紧

紧盯住了眼前这个温柔诚实的男人，泪落如雨。

朱心意发狂地叫道："不！我爱你！你不能在我的生命中消失掉，我不会放你走。"说着就扑到辛楣的怀里，紧紧抱住他，唯恐他会化做一缕轻烟溜掉，辛楣所有的担心已全消失得无影无踪。辛楣暗骂自己卑鄙，错看了心意，他此时才懂得爱情会使人不顾一切，会使人疯狂。辛楣紧紧抱住心意，他知道这是一条永远也割不断情索。

朱心意低低地抽泣："我早就知道，我不可能完全占有你，但是我要分享你，分享你的痛苦和欢乐，因为

我爱你！”

当天晚上，赵辛楣一个人在酒馆中喝了一通酒，醉醺醺地回到家时，发现妻子已经睡下了。看着妻子那甜美的睡相，他心中一阵酸楚。

唐晓芙跑回家后，把毕业证书远远地掷到角落，就一头扎在床上哭起来，她哭得是那么痛心，哭一阵便又觉得自己非常好笑。本来今天是应该庆祝的，一来是结束了自己的学生生涯，二来是重庆最有名的剧团登门聘请，这实在是个好的开端，只是让方鸿渐从中一搅和，所有兴致都没了。她心里痛骂方鸿渐，要一辈子再也不见到他。晚饭时家里人来劝，她就是

不肯下楼，硬赖在床上，想着今天所有的事，想着自己有一天会赶上舒绣文或上官云珠。

就在唐晓芙为自己描绘未来的理想蓝图而暗自得意的时候，门吱呀一响，方鸿渐闪身走了进来，倚在门框上。唐晓芙一见方鸿渐，马上怒火冲天，只是不好发作，便板起脸硬梆梆地问道：“你来干什么？我不要见到你。”

方鸿渐一副漠然的样子，轻松地道：“我不过是要来宣读一则广告。”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香烟盒大的纸片，有板有眼地念起来：“今晚七时，国华剧院上演中会剧艺社最新剧

目《天国春秋》，导演：应云卫，主演：白杨、舒绣文、项。现仅余票两张，三排一座二座……”

唐晓芙忽地从床上蹦起，一下扑到方鸿渐的怀里，兴奋地送上一个热吻。她笑了，笑得那么开心。

八个月以后，阿珂生下一子，辛楣为他取名茫儿。

再过半年，也就是同年九月十四日，唐晓芙主演了新剧《日出》，引起了巨大轰动，重庆各大报刊都在醒目位置刊载了当时的盛况。

1945 年的夏天，重庆又迎来了难捱的季节，这时的前线捷报频传，后方也是人心鼓舞，似乎很快就能夺回

被敌人占领的老家。这时先锋剧社正排演一出戏《打回老家去》，唐晓芙扮演其中的女主角，一个漂流他乡的女学生孟思归。剧社从早到晚地排练这出戏，目的是要早日推出，鼓舞国人的抗日情绪。唐晓芙已经在台上跑来跑去的快十个小时了，她几乎要站不住了，嗓子也说不出话来。罗念北却仍挥舞着手臂，大声地训斥着，似乎他有使不完的力气。罗念北对男主角吼道："快点，念得再快点，感情还要充沛。这里不光是你对思归的爱情，还有你对故土的眷恋，最重要的还是对日本鬼子的仇恨。晓芙，再集中精力，坚持一下。"

唐晓芙再也坚持不住了，恰好这时方鸿渐手里托着个纸兜走进了剧院。饥肠辘辘的唐晓芙恨不得马上饮餐一顿，然后美美睡上一觉，她太累了。罗念北看出此间演员们的心怀，只得无奈地一挥手道：“好吧，就到这儿，休息三十分钟。”

方鸿渐坐在后排的观众席里，把纸兜里的芦叶粽子递给唐晓芙。唐晓芙仰在椅背上如狼似虎地吞食着。方鸿渐问道：“罗念北是不是疯了，排戏哪能这样干，这能演出情绪来吗。”

晓芙咽下一口饭，道：“罗导演说过，这出戏需要的是激情与鼓舞民众斗志的献身精神，而不是追求什么

表演技巧。”

　　方鸿渐奇怪地拧起了眉毛，道：“哈，真没听说过还有这种戏剧流派。是最新的发明？”

　　晓芙道：“去你的吧！这是战争时期的戏剧，我们要给民众的不是娱乐，不是艺术，我们的戏剧是抗战的武器。”

　　方鸿渐恍然大悟：原来戏剧是抗战的武器，这么说只要多招募几名女同学，多排几出这样的活报剧，那日本鬼子就会望戏披靡，不战自溃了。这倒是抗战救国的最简单的办法，不仅救了国，还发展了洋洋大观的戏剧艺术，一石两鸟，真是绝妙的主意。

唐晓芙突然想起了什么，道：“鸿渐，你是不是正在调查霓祥剧院的苗红玉的私情？我劝你要当心，今天我听一个朋友说，苗红玉除了和剧院老板关系暧昧以外，好像还是王尔恺的姘头。”

方鸿渐疑惑道：“王尔恺的姘头不是苏文纨吗。”

唐晓芙道：“你别瞎说，表姐和王尔恺好，不过是要保住曹元朗的官职，听人说王尔恺要整曹元朗。”

鸿渐惊讶道：“哈，王尔恺也太苛刻了吧”曹元朗连老婆都献出来了，王尔恺还和他过不去，连我这个局外人都看不下去。”

唐晓芙道："你就别看那么多了，只要在苗红玉这事上你别把表姐扯进去就行了。"

直到半夜时，这出《打回老家去》才排演出个大概。罗念北已经声音都发颤了。

"就这样吧，明天早上九点钟开始彩排。后天晚上正式演出。"

所有演员都恶狠狠地盯着这个杀人不偿命的幕后魔王，说自己并不是演员，而是资本家手底下的童工。

方鸿渐陪着唐晓芙回家。街道上难得见到一个人，偶尔有些黑影在巷子口露下头，便又缩进去，唐晓芙很少这么晚走夜路，心里有些怕，便紧

紧搂住方鸿渐。恐惧与疲劳一块儿袭上来，使她一句话都不想说。

　　方鸿渐也是脚步沉重。与心爱姑娘一起漫步，应该别有一番日情趣，可如今却不比往日。唐晓芙已经成了重庆演艺圈内享有名气的新星，而自己依旧在名人尾巴后偷偷摸摸地跟着捡些又丑又臭的消息，越耸人听闻越好。方鸿渐觉得自己很卑鄙，活得像一条只敢在夜里出来觅食腐肉的野狗。而唐晓芙也许是太一帆风顺了，至今仍充满了热情和理想，直率和爽朗一直是她最明显的特征。方鸿渐爱她，但又觉得自己配不上她。自己是那么肮脏，仿佛看一眼都会玷污她。两人

走到方鸿渐的公寓门口，方鸿渐停下脚步说："晓芙，想不想到楼上坐坐？"唐晓芙点点头，到楼上给家里打了电话，说住在朋友家，不要等她了。她然后匆匆洗把脸就躺下睡了。

这一晚，方鸿渐在门厅的地上睡了一夜。所谓现实主义者，就是在欲望袭来的时候能用理智压抑冲动。

这一晚，赵辛楣睡得很不踏实，因为前一天管理档案的林景年实在憋不住，终于还是向国防委员会的所有主任告发了陈凡散布共产主义言论的事，并汇报了他向赵辛楣检举陈凡这一过程。辛楣从主任办公室出来时，正遇见陈凡被宪兵捆绑着带走。陈凡

向他投来憎恨的目光，这目光困扰着他，他无法解释，无法向任何人辩白，心里的委屈只有自己知道。自从生下茫儿以后，阿珂变得又白又胖。为了照顾孩子，家里特地又请了一位奶妈，辛楣下班后也就很少离开家，每当看见茫儿那白嫩的小脸带着变化多端的表情时，辛楣心中总是有说不出的快慰。可赵辛楣同时也发地朱心意再不像以前那样快乐，即使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心意也总是沉默少语的眉头紧锁，目光呆呆的，只有一双手紧紧地拉住辛楣胳臂，唯恐他会冷不丁跑了似的。

如果一个人将他对恋爱、政治、

宗教、学术之类的意见全部记录下来，从少年直到老年，那么最后将出现一大堆前后不一互相矛盾的东西。

明天早晨，赵辛楣刚到办公室，就被叫到主任的办公室。经过三个小时的劝勉与审问之后，辛楣满头大汗地逃出来，刚到办公室就见朱心意一脸惊恐的神色："辛楣，没出什么事吧？"

辛楣尽量装出一副无所谓的态度和语气道："降职、处分，反正还不至于进集中营。"

朱心意捂住了自己的嘴，她知道厄运就要来临。辛楣淡然地道："心意，这一切早在预料之中。我早就知

道，我早晚会被赶出这栋大楼。不过，也许有一天我会自己从这儿走出去。心意，别为我担心，只要我身边还有朋友，我就会勇敢地活下去。”

朱心意紧紧握住辛榍的手道：“不管怎样，我都永远地爱着你。”

辛榍道：“天是不会掉下来的，心意，晚上我们去吃饭怎样？痛痛快快地喝一通。”

外面响了两下敲门声，朱心意忙放开辛榍的手。就在这神色慌张之时，苏文纨推门走了进来，自然把里面的情况看了个一清二楚。

苏文纨道：“辛榍，你雅兴不小哇，都到了火烧眉毛的时候，居然还

有心思在这谈情？”

朱心意厌恶地看了一眼苏文纨，便快步走了出去。辛楣示意苏文纨坐下，问道：“曹夫人怎么有空儿到我这儿来做客？不怕沾上关系吗？”

苏文纨道：“你别不识别人的好心，我什么时候坑过你？”

辛楣道：“你是没有坑过我，可曹先生坑我不浅呀。要是没有曹先生，也许现在别人会叫你赵太太。”

苏文纨恼怒道：“辛楣，你别提以前好不好？你知道吗？你庇护陈凡这件事已经捅到上面了。事情闹大了，没你什么好结果，赶快想个办法。”

赵辛楣道：“有什么办法好想？

犯了这种事，别人避你还避不及呢，还会援之以手？”

苏文纨沉吟片刻道：“王尔恺绝不会帮你，这条路走不通，我看我去求求曹先生的哥哥怎么样？也许他说话会起点作用。辛楣，你看呢？”

辛楣心中感激苏文纨在自己最孤立的时候挺身相救，但是他觉得这一切不过是场玩笑。被一个人捅一刀，反倒去央求和这个凶手一样的凶手来搭救自己。或者被一个贼偷了东西，却请来另一个贼把偷走的东西偷回来。这不是很滑稽、很无耻么？

辛楣道：“不不，文纨，我感激你的好心，只是我觉得这一切不过都

是一场空，即使还坐在这个位于，也不会像从前一样了。对这些名禄，我已经不在乎了。”

苏文纨的才智足够领会辛楣的意思，便道：“你既然想得开，那我也就放心了，不过以后你不要糟蹋自己，烦的时候到我家来，我来陪你。”

对这后半句话，辛楣根本就没听进去，所以也就没能领会苏文纨的意思。动荡时代，事事在变，人人在变，以昨天的眼光来衡量今天的事物，那就绝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苏文纨留下了一片脂粉香，赵辛楣被它熏晕了头，干脆倚在大扶手椅上睡起觉来，恍惚之间，陈凡冲进了办公室，举起

手拷肉自己头上砸来。辛楣被吓出一身冷汗，这时才发现自己做了一场梦，辛楣打个哈欠，感到睡意犹酣，或许觉得梦中的历险是一种比较安全的娱乐，复又把头靠到椅背上，继续开始梦里的旅行。

待到辛楣一觉醒来的时候，天色已近黄昏。只是天气仍热得很，热浪一阵一阵地从脚下一直席卷到头上，让人喘不过气来。辛楣到盥洗室里冲了个凉水澡，这才带着朱心意上了街。

在大街两侧，人们拉把竹席便躺下，身上的布已经精简得不能再精简，乍看上去仿佛到了人肉市场。满目尽是些大腿和光着的脊梁。朱心意皱着

眉头和辛楣在这横七竖八的人肉中穿行。

心意皱着眉头道：“快躲开这儿吧，真恶心！”

辛楣微微一笑道：“躲开这儿？哪里都一样，只要有人的地方就让人恶心。”

心意恶狠狠地道：“日本鬼子怎么不往这儿扔炸弹？”

两个好容易找到一家餐馆，发现里面居然也躲满逃避暑热的人，只好退了出来。最后两人来到重庆最好的旅店洲际大饭店的西餐厅，这里倒蛮清静，而且优雅的环境使人从心里感到一丝凉意。花钱可以买到舒适，但

钱并不能改变心怀，当然这要除去那些求钱若渴的人。侍应生勤快地走过来递上菜谱，辛楣让心意点了几个菜，自己也选了几个，另外还为朱心意要了个冰镇水果三得。侍应生谦恭地问道：“您要什么饮料？”

辛楣道：“白酒。”

侍应生迷惑不解地望着面前这一对很洋化的人，又问道：“什么？对不起，本餐厅不供应白酒。”

辛楣道：“白酒！”

“啪”地一拍桌子，桌子上刀叉碗碟震得一阵乱响。侍应生忙跑到柜台和经理商量，一会儿便从外面买回来一瓶白酒恭恭敬敬地送上来。

朱心意虽然知道辛楣今天心情不好，喝酒会醉，可是实在不好劝说，不愿再为他添烦恼。辛楣几杯酒下肚，头就有些晕晕的全身的汗毛眼全张开了，酒气和杆气混在一起。

辛楣道："你说一个人要是把所有东西全抛弃了会怎样？"

朱心意不愿回答他这类问题，因为你抛不掉所有，如果你抛掉了什么，那不过是要以此来换取些别的东西罢了。

"一个人来去，赤条条无牵挂，过去戏词都这么唱，这种境界可谓天然也，只可惜我不是个禅院里的和尚，不然我就载歌载舞地进山林里去，一

去不回头。”

朱心意望着有些醉了的赵辛楣，心里如同刀绞，嘴上清脆地骂道：“懦夫！”

赵辛楣听了这两个字，虽然已是醉意朦胧，却被这清脆的声音惊醒。这并不是因为他没有听过这两字，而是从没有听过这两个字会从眼前这位心上人的嘴里说出，而且更没想到会是冲着自己。

朱心意道：“你不要以为受这么点挫折就一切都完了，没有，地球仍在转，人还得活下去。你以为你把所有的东西全抛弃，你就会轻松了，告诉你，不会的，到那里你会更痛苦更

孤独，因为我割舍的是别人对你的爱。你不要以为爱情是你的身外之物，随便就能抛弃，告诉你，抛弃了它就等于抛弃了生命。”

朱心意气愤地说着，眼角也滚动着晶莹的泪。赵辛楣张口结舌，目瞪口呆。酒意未消，更添新愁。他忍受不了这几年内心里的痛苦和冲撞，他开始哽咽。他知道自己并没有任何抛弃一切的勇气如果有的话，早已不会落得如此的田地。然而自己又不可能占有一切。理想成了永远抓不住的肥皂泡，感情则变成了垂钓者的浮标，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永远没有自己的位置。赵辛楣已经不可能去抱怨谁，

而只能把所有的过错全部归咎于自己。怨言是上天得自人类的最大贡物，也是我们祷告中最真诚的部分。辛楣哭了，哭得无比伤心，哭得那么旁若无人。世人的哭大致有三种情况：一种是哭给自己看的，这种人往往顾影自怜，越哭越伤心，觉得只有哭出来，自己才算得上悲哀的人，这种人往往连自己有几根手指都不敢肯定；还有一种是哭给别人看的，觉得只有哭出来才能博得人们的同情和怜悯，这种人往往狡猾而又富于心计，他是知道自己有几根手指的，但就是不知道别人把它当不当做手指；再有一种便是辛楣此刻的哭，这是一种忘却别人与

自我的，最由衷而了无目的哭，如果不哭出来他也许会马上发疯，他心里所有的创痛必须全都化作泪水，恣意奔流，在这种哭中饱含了他对生活之渴望。

辛楣哭道：“心意，我不是个值得你同情爱恋的人，你说得对，我是个懦夫，因为我永远也不敢正视现实和面对自己。在内心，我是个最自私的人，我不愿放弃你可又不敢放弃家庭，我知道离开你就意味着我生命的终结，可这有多么自私，因为我的生命建筑在你的痛苦之上。我是个不配你爱的人……”

辛楣含泪说的这些话，句句都如

针尖般刺进朱心意的心，她还能说什么呢？她愿意为一场没有尽头的旅行付出自己最可宝贵的青春，即使在所有的希望都破灭时，她仍不改初衷，任由自己的感情在这条遍布荆棘的长路上跋涉，这是这位柔弱女子身上的所有的勇气和倔强。尽管她明知自己决不会取得结果性的胜利，但她仍把全部身心投入到这场爱情消耗战之中心她只牢记两个字：我爱。这句只有两个字的人生座右铭，鼓励着她踏出了心灵与感情的节奏。

赵辛楣最终道出了自己的心声，这时他觉得自己轻松了，不再为什么东西所压抑了。最终他醉得不省人事。

朱心意把辛楣送回之后，痛哭了一夜直至天明。

唐晓芙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睡在方鸿渐的床上，这才想到昨晚的事，可她怎么也记不起自己为什么会这么大胆、肆无忌惮地在这里过夜。这就是人类大脑尚不完善之处，因为它还不能时时为人类行为逻辑做出解释。

方鸿渐这时已经做好了早饭，他见唐晓芙醒了，便探进头来道：“小姐，快起床，请用早餐啦。”

方鸿渐这一副侍者模样像个雄性激素分过多的大丫头，唐晓芙被他逗得咯咯笑，笑了一阵唐晓芙就又板起脸来道：“为什么勾引我到你这儿来

过夜？你安的是什么心？快交代！”

方鸿渐嘻皮笑脸地道：“勾引？我勾引过你吗？勾引你就为了让我自己去睡地板？要是真有这样的事，那不妨别人都来勾引勾引我，让他们都尝尝睡地板的滋味。”

唐晓芙依旧板着脸道：“就是你勾引的，快说，说是你勾引的。”

鸿渐也板起面孔道：“好，说，是你勾引我。”

方鸿渐把唐晓芙的话重复了一边，把唐晓芙气得险些笑出来。

唐晓芙道：“不对，是你勾引的。”

方鸿渐走到床边，轻轻抱住她，

嗅着她的发香道："好，是我勾引的，行了吧？可是，你倒开导开导我，我用了什么手段勾引你呢？"

唐晓芙倚在方鸿渐的怀里，温柔地听着他胸膛中激烈的心跳，自己也感觉如同浮在云彩之中。她这是第一次和男人在床上拥抱，觉得全身都酥了似的，轻轻地道。"随便你用什么手段都行。"

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方鸿渐虽然对此道并不陌生，但他毕竟是第一次和一个在自己心目中占据了几乎全部位置的女孩子紧紧地拥抱在柔软的床上，他的心同醉了一般，不能清楚地意识到什么，只觉得仿佛在阿拉伯

飞毯上飘荡一样，四周掠过的是数不情的云线和沁人的风。他突然跪在床下，把晓芙的手紧紧地贴在自己的胸口，紧张地道："晓芙，嫁给我吧：我求你。"

唐晓芙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呆了，随即就调皮地道："如果我说不呢？"

方鸿渐急急地拦住道："这个时候不能说不。"

晓芙道："那要是我说，我不愿嫁给别人，只愿嫁给你呢。"

方鸿渐惊喜地道："你同意了？"

唐晓芙又摇摇头，拉长音道："没有。"

鸿渐问道：“为什么？”

晓芙道：“因为我现在的心情不好。”

方鸿渐温存地抱住她，问道：“什么时候心情才能好起来呢。”

晓芙道：“那要等到这场战争结束。”

闹钟急促的铃声结束了这场温柔的求婚，唐晓芙慌慌张张地跳下床，抹了把脸，胡乱往嘴里填了几口吃的，便和方鸿渐一起急忙忙地赶往剧院。

彩排正点开始了，可台上却如暴风雨来临前的蚁窝，乱得一塌糊涂。詹晓芙站在台上根本想不起昨天导演是怎么教的，急得罗念北仿佛站在钉

板上一般。最后这场彩排终于以一面景片的轰然坍塌而告终。

演员们坐在舞台边儿上听着罗念北的训话。罗念北的脸涨得如一只熟透的西红柿，脸上那几颗顽强生存下来的青春痘也显得分外醒目。罗念北气急败坏道："大脑！大脑！你们有没有大脑？要是连台词都记不住还配作演员么？这出戏是要给全国四万万同胞的，而你们竟然这么敷衍了事，你心里还有没有爱国主义的热情。"

罗念北在台前大嚷大叫，方鸿渐远远地坐在台后面心中暗笑。很多人都爱谈热情，仿佛没有了热情，地球就会冷却下来。可是人类的热情毕竟

感动不了地球上的异端，否则日本人还会到中国来吗？希特勒还会用飞机大炮去狂轰滥炸欧洲吗？热情的人往往也是最危险的人，而且热情也直接导致恐怖。德意志人对希特勒的热情不是到了无以复加程度吗？而且热情的另一种说法就是缺乏冷静，没有冷静的判断自然没有理智。缺乏理智往往比缺乏热情更危险，因为热情会导致战争，而理智则会促成和平。世界局势虽这样，夫妻之间也是这样，谁见过一对同样充满热情的夫妇过得长久了？

罗念北的暴风雨已渐渐刮了过去，阳光又露出头来，台上这些演员又叽

叽喳喳他说笑起来。罗念北“啪啪”地拍了两下手，提醒大伙注意，动作潇洒而且富于洋昧。方鸿渐想他一定是在好莱坞或百老汇跟着美国导演们学过些导演风度学。

罗念北道：“注意，今天下午两点重新彩排，置景工赶紧装好景片，所有演员不许离开剧场，都背熟你们的台词。”

大伙全都泄了气。唐晓芙向方鸿渐做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表示无能为力。方鸿渐只得站起来，偷偷地向晓芙飞了一吻，便走出剧院。

在这段午休的时间里，并没有人按罗念北的吩咐去背熟所有的台词，

而是照旧云山雾罩地聊大天，从欧洲的马其诺防线一直聊到她家的孩子每天都要尿湿几块尿布，大千世界，无所不包。而罗念北似乎更擅长此道，此刻凑在唐晓芙跟前大谈他向美国某个著名的大师级导演学艺的经历呢。罗念北确实向美国人学过艺只不过那个叫道尔顿的人并不是什么大师，而是个到中国捞钱的穷电影放映员。罗念北这个似乎浑身充满了艺术细胞的导演，出生在一个毫无艺术气氛的商人家庭，祖宗上溯十代里，没有一个会弹琴绘画的。他从东吴大学会计科毕业后，在一家小影院做了小会计，后来结识了道尔顿便跟他学放电影。

罗念北自幼聪明，放映机在他手里没几天便弄熟了，影院老板发现以后就解雇了道尔顿，因为给罗念北的月薪还不如道尔顿的三分之一多。道尔顿就这样气鼓鼓地回了国，临走时送了罗念北一句赠言："你这割了尾巴的猪。"

不过小影院毕竟不是能留住罗念北的地方，不久他就辞去了那儿的活，到银马影公司当了设备维修工。后来日寇逼近上海，大部分电影明星都来到重庆，罗念北就尾随一位暗中倾慕的女明星来到重庆。重庆这城里没有什么电影设备，而罗念北绝不会屈尊再做什么电影放映员。正在这时，几

位青年有识之土发起组成了先锋剧社，罗念北马上去神聊一通，就从此开始了他的导演生涯。罗念北一通猛吹，使唐晓芙觉得美国电影大师除了格里菲斯和卓别林之外，第三把交椅就该是道尔顿的了，因此大为感伤，为自己没能跟大师学过艺而感慨再三。

方鸿渐来到周刊社，发现社里冷冷清清。方鸿渐这才想起今天是发薪的日子，于是便推开楼道尽头的那间房门，果然见全社同事差不多都在此围观麻将大战。主编老曹自然是当仁不让，坐定第一把交椅。此刻麻将桌上正战云密布，狼烟四起，曹主编的眼睛像两只铃铛般地悬在鼻梁之上，

紧盯着战局的变化。其他三位也是头冒大汗，赤膊上阵，摆出一副把老婆输出去也在所不惜的架势。他们见方鸿渐进来，便呛喝道：“方先生来得正好，今天举行麻将风水流转决赛，方先生也来几把。今天不上可要遗憾终生的哟。”

方鸿渐推让道：真不凑巧，今天我和人约好了，不然也和诸位战上三百回合，比个高低上下。”

众人道：“方先生好气魄，真不愧英雄横空、赵云再世。”周刊社这些人平常报道花边新闻惯了，所以平时口头总带些英雄美人之类的典故。据说还有人排出过中国古代百名英雄

百名美人的座次，也就是说一定要把李元霸与金兀术谁的能耐大的问题槁清楚。

方鸿渐趁洗牌时间问曹主编道：“曹主编，霓衣剧院苗红玉的事还搞不搞。”

售主编的脑袋像老和尚手中的木鱼一样点着，不加思索地道：“搞，当然要搞。哪个红似玉？”

曹主编还没转过神来，方鸿渐就已经走出了这片战场，向楼外跑去。

这场没完没了的彩排终于在晚上十点多时，在全体演员的一致努力下得到了罗念北的首肯。当方鸿渐陪唐晓芙走在回家的路上时，月已升至中

天，地上洒满了如水的月光。方鸿渐轻松地踢着石子，仿佛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

鸿渐道："你们那个罗导演可真有意思，急起来就像只树上的猴子。"

唐晓芙嗅道："你又挖苦人了，其实我倒蛮喜欢他的。"

鸿渐道："喜欢他？"

唐晓芙反问道："是呀，吃醋了？他人聪明，又有才气，而且我觉得他重要的是……不俗。"

方鸿渐感到心里有些酸溜溜的，追问道："那我俗吗。"

唐晓芙故意咬牙切齿地道："俗，俗，庸俗得很哩。"

不知道先人是怎样为庸俗下的定义，诚然下里巴人是俗的，可阳春白雪就是雅的么？实际上，装出来的高雅才是彻头彻尾的庸俗，而装庸俗恐怕只有神经有问题的人才做得出，因此也就不能说是雅的了。古人又说：大俗大雅，大雅大俗。真不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反正怎么说都有理。由此可见俗与雅不过就是事物在人心中的反射，什么玻璃反射出什么光，此问厚薄，无可厚非。

这一段路，方鸿渐今天走来，觉得特别的短，不一会儿就要到了唐晓芙的门前，方鸿渐恨不得重新再走两趟。他问唐晓芙道："今天早上的话

没忘吧。”

唐晓芙茫然地反问道：“什么事？”

鸿渐道：“晓芙，你不要装傻好不好。”

唐晓芙故意气他道：“你这样突然地问我，我怎么知道你在问什么？”

鸿渐道：“就是早晨你答应我的那件事。”

晓芙道：”哪件事呀？我答应你什么了？”

方鸿渐真有些急了，急急地道：“还能是哪件？当然是你答应嫁给我的那件事。”

唐晓芙这才咯咯地笑起来，气得

方鸿渐直跺脚，但就是拿她没办法。晓芙道："那件事我可没答应你噢，我说是等战争结束了再给你准信儿。"

鸿渐急道："你要翻悔，说话不算话！"

唐晓芙笑着拉起方鸿渐的手，悄悄地滑进方鸿渐的臂弯里，仰望着深迭的天空，幽远地道："我要一个小家，房顶就是缀满星星的天空，床下流过一条潺潺的小溪，我就坐在床边钓鱼，你呢，就在床上种上大片大片的百合花……"方鸿渐听着唐晓芙这与现实毫不沾边的幻想、嘴角露出一丝由衷的微笑。

辛楣这一醉，便是十天。虽说酒

意早已消了，可心病不减，每每想起便愁眉不展，所以干脆躲在家里不去上班。一个人望着茫儿的时候，才觉出一点快意。

阿珂听说了陈凡之事，心中为丈夫担心，唯恐辛楣会被卷进去，落得身败名裂，便常忧愁得落泪。但在辛楣面前，还要时时劝导辛楣，不要大放在心上。这期间苏文纨来过两趟，每一次都是从王尔恺那里听得些消息便来通知辛楣。辛楣估计不会有性命问题，心里也就坦然多了。况且此时欧洲战已经明朗、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和苏俄红军已经合围了柏林，估计这场战争不久就会结束，日本人也不会

再坚持多长日子，国民政府也已经开始考虑接管被占领土地问题，此时没人还有闲心来管这件事。所以赵辛楣也就乐得自在，躲在家中颐养身心。这一天他正抱着茫儿午睡时。忽然为一阵鼎沸的人声所惊醒，人声里还夹杂着不少鞭炮声。他正茫然不知发生何事时，阿珂兴奋地冲进来，两眼炯炯地放着光道："辛楣，日本投降了！"

唐晓芙听到日本投降的消息时，她正在剧社的休息室里听罗念北神聊。由于付不起剧场老板所要的场租费，《打回老家去》这出活报剧一直也没能上演，罗念北也像打蔫的树叶，腰

再也挺直不起来了。于是每天缠着唐晓芙：探讨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日本人投降的息传来，剧社里的人欢呼雀跃，拥抱在一起。罗念北便趁机一把抱住唐晓芙，装出一副兴奋得再不能自持的样子，仿佛他拿刀子捅了人，责任不在他，而在抗战胜利使人疯狂。他迅速用留着小胡子的嘴吻了一下唐晓芙。唐晓芙并没有在意这些，因为这个时刻让人顾不上细枝末节，人们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八年的苦难岁月就要过去了，即使最绝望的人也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就在这时，方鸿渐兴冲冲地跑了进来，见到罗念北拉着唐晓芙不放手，便跑过来拉起唐晓芙

跑出了剧社。两个人来到大街上，大街上挤满了疯疯癫癫的人们，吵吵嚷嚷，似乎全重庆的人都上了街。方鸿渐和唐晓芙来到一间酒吧，酒吧里也挤满了举杯庆祝的人。方鸿渐要了两大杯啤酒，就在柜台边对唐晓芙举起了酒杯，道："来，让我们纪念这个难忘的时刻和这个不平凡的日子。"

唐晓芙激动得不知说什么是好，于是便和方鸿渐重重地碰杯，喝了一大口。

方鸿渐又道："让我再来庆祝我俩最不平凡和最有纪念意义的一天。"

唐晓芙问道："怎么就是我俩？这一天可是对全国民众都有纪念意义

的？”

方鸿渐笑道：“因为在这一天，你答应了我的请求。”

唐晓芙一下明白了方鸿渐的意思。这两件在生命中最值得纪念和激动的享同时到来，使她真有些难以自制。她兴奋得当众亲了方鸿渐一下，亲完就涨红了脸。方鸿渐绝没想到唐晓芙会当着众人的面亲自己，这种举动在英法那些开放社会司空见惯，可在中国却具有开天辟地的意义。方鸿渐按捺着自己的喜悦，凑过头说道：“我爱你。”

此时王尔恺却是愁眉不展。抗战胜利的消息他自然要比别人知道得早，

可他并没有兴奋起来，而是觉得胜利来得过早，如果战争能再拖上两个月，对他将是更有利，因为他正为眼前一份报纸大动肝火。这份报纸正是《新渝周刊》，周刊上通栏大标题是《霓衣女伶传腓闻，政府要员露奸情》，里面清清楚楚写着霓衣剧院的苗红玉与几个男人的好情，其中一个还是政府×部的要员。凡与国民政府有点联系的人都知道，这位×部的要员指的就是王尔恺。王尔恺心里很清楚这一点，自己与苗红玉的奸情平素是很少有人知道的，可这次《新渝周刊》将它捅出来。虽然没有明提自己的名字，但对自己的前途仍十分不利，特别是

正处在这个关头，日本人走了之后需接管敌占区，这可是个天大的美差。如果被别人抢去，自己会后悔半生，而且自己一生名禄都将会葬送在此。偏在机会来临时，这篇文章出来作梗，王尔恺怎能不怒火中烧？他又捺着性子把文章仔细读了一遍，这时他才注意到这篇文章作者的名字：方鸿渐。于是他叫通了《新渝周刊》主编的电话。

方鸿渐与唐晓芙在酒吧里喝了杯啤酒，觉得还不过隐，想找几个人一块儿聊。可四周尽是些陌生人，总不能和人家贸然地享受着欢快的心情吧。于是他就拉着唐晓芙挤过一条又一条

街，来到赵辛楣家。此时赵辛楣正在屋子里乱转，好像乐善好施的富人看着粥凉下去却没人来喝一样。他见鸿渐和唐晓芙来，马上就兴奋起来，像一条终于看见兔子的猎狗，大叫道：“鸿渐，毕竟是老朋友，关键时刻还真想着我。”

茫儿没见过父亲如此激动，便扑到妈妈怀里大哭起来。辛楣大叫追：“大嫂，弄酒来，鸿渐，咱们一起喝几杯。”

阿珂在一旁道：“辛楣，愀蘸茫鸷攘恕！?SPANlang=EN-US>

辛楣道：“那怎么行？”白日放歌须纵酒’，今天是大喜的日子，怎

能不喝酒？鸿渐、唐小姐，来坐。依我看，阿珂，你也来喝几杯，今天咱们都聚在一起，痛痛快快地庆祝一番。”

方鸿渐和唐晓芙也来劝阿珂，阿珂见不好推让，就抱着孩子坐在辛楣身边。酒菜很快就摆上了，辛楣举起杯子道：“来，都举起杯来，庆祝今天这个大喜的日子。”

唐晓芙的脸一下就红了，方鸿渐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因为这毕竟大巧合了。赵辛楣看出有些异样，便问道：“鸿渐，你和唐小姐是不是有心事呀？说出来与我听听。”

唐晓芙赶紧摇头；道：“没，没

什么。”

方鸿渐却不愿向朋友保密，他希望能与辛楣分享自己的快乐。唐晓芙一把没拦住，鸿渐脱口而出道：“今天我俩订婚了。”

晓芙羞得不知要藏到哪好。女孩子就像走私的人藏匿私货一样，总爱把心事私藏起来，与亲爱的人偷偷分享。

辛楣大笑道：“这可是天大的喜事。王嫂，再去多弄几个菜，你们的订婚仪式就算在我这儿办了。恭喜你们。”

阿珂也很兴奋，为了方鸿渐终于有个归宿。女人对此的心肠总是很软

的。辛楣俯在阿珂的耳边低声说了句，阿珂就快步去了卧室，很快又回来坐下。辛楣举杯道："鸿渐，唐小姐，我祝你们相亲相爱，白头携老。"

阿珂也说了两句祝福的话，唐晓芙红着脸道了谢。方鸿渐见辛楣为自己的婚事感到如此喜悦，心中也非常感激，毕竟朋友之间情同手足。虽说自己亲人都不在身边，但有了晓芙和辛楣，心中也就觉得很满足。古人支平生得一知己足矣，而自己得一知己，又得一红粉知己，岂不理我足矣?

辛楣道："鸿渐，订婚是生平一件大事，如今你找到了唐小姐，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幸福。以前人们都说才

子佳人，郎才女貌。你们俩是郎有才女有貌，唐小姐更是才貌双全，真是世上难找的一对。我没什么好送你，就拿这个戒指来表示一点心意吧。”说着辛楣从妻子手里接过一个精致的首饰盒，打开来，里面是一枚保存很好的金戒指。

辛楣郑重地递给方鸿渐道：“这是我结婚时给阿珂买的，她戴不习惯，所以一直放在那里。阿珂愿意把它转赠给你俩，藉此表示我们的心意。不过话说回来，鸿渐，你还是要给唐小姐买结婚戒指的哟，不然就要委屈唐小姐喽。”

方鸿渐接过戒指，心里暖乎乎的，

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而自己能给予辛楣，却太少太少。方鸿渐感激道：“辛楣，多谢了！”

辛楣笑道：“咱们兄弟就不必客套了吧？现在问题是不知道唐小姐喜欢不喜欢呢？”

阿珂也道：“这就是我们一点心意，请唐小姐收下。”

唐晓芙不好意思地道：“赵先生、赵太太的心意哪能不喜欢呢？鸿渐，给我戴上。”

唐晓芙生性高傲，一般不接受别人的馈赠，但今天见阿珂肯把结婚戒指送给自己，心中不由得感激，只是表面上不愿流露出来罢了。方鸿渐小

心翼翼地为唐晓芙戴上戒指，大家这才一起笑起来。这时王嫂进来道："赵先生，有位朱小姐来看你。"

辛楣一愣，心想朱心意怎么又突然登门？不管怎样，还是先请讲来再说。仍对王嫂道："来得正好，快请。"

阿珂已经很长时间没见过朱心意，但在心中总抹不去她的影子，朱心意这个名字成了她心中最大的隐患，一想起她心里不禁就一阵发紧，但今天她既然来了，自己总不能怯场。

朱心意自从那日与辛楣分手之后，心里一直七上八下的，她说不清这是一种什么感觉。这种感觉随着十天没

能与辛楣见面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尽管她有时也告诫自己不要和这个舍不得老婆孩子的懦夫来往，但最终她服从不了理智，因为她知道自己爱他，爱这个什么都不能割舍的男人。今天她听到日本投降的消ⅲ悴挥勺灾鞯叵蚰易呷ィ颜夥萑苍糜胧约鹤钋装娜艘黄鸱窒?堝撬欢ń吞⑾掷锩嬉丫圩藕眉父鋈耍芯踝约菏欠荷骷娜⒆嗫嗵娜耍窃㈢纷撬霾坏健健U傜卑㈢媛渎蠼降亍⒁砸桓鲽卟淖颂锹袄溃骸爸尊⋯悖嬉窘】夭停虢!?SPANlang=EN-US>

朱心意同样彬彬有礼，贵族式的家庭教育起到了效果。

朱心意道：“赵太太，你好！”

方鸿渐站起来道：“朱小姐来得真巧，我们正在这儿庆祝抗战胜利呢，朱小姐能来我们真高兴。”

辛楣这时心里也略平静些，跟着鸿渐的话道：“是啊，不过今天庆祝的可不光是抗战胜利，还有鸿渐和唐小姐的订婚大喜呢。”

朱心意道：“真的祝贺你们！”

朱心意高兴地拉着唐晓芙的手，心里却不禁感叹自己的命运不济，不能像葡芙那样能跟如意郎君自由地结合。大家都坐下以后，辛楣突然问方鸿渐道：“鸿渐，你打算今后怎么办？?SPANlang=EN-US>

抗战胜利的消息忽然传来，方鸿渐还没想以后的出路，只好摇摇头道："不知道，也许以后会长期留在重庆。"

这个想法是突然出现，所以也就脱口而出。他不知道自己在哪儿会好些，只不过他是不再回到上海去了，不愿再见到那些勾起伤心往事的街道和拥挤不堪的人流。

辛楣笑道："总还会有点理想吧?这样吧，唐小姐你是我们这些人里知名度最高的，你先谈谈你的理想，以后打算干点什么？…"

唐晓芙笑笑，略一思索道："抗故胜利了，我打算回上海去，去拍电

影。也许以后我会到美国去，去好莱坞。”

辛楣：“唐小姐理想远大。鸿渐你呢？”

方鸿渐：“晓芙去哪我去哪就是了。”

大家哈哈大笑，齐称方鸿渐是“贤内助”。方鸿渐说话有时也是有口无心，不过要讨晓芙喜欢罢了。辛楣道：“唐小姐宏图伟略，方先生妇唱夫随，可羡可敬。我赵辛楣可与你们大不一样了。也许有一天。我会到山沟里去做个山村野老。反正我是不会随国民政府回南京的，他们也不会收留我。唐小姐是学政治的，如今却

走上了舞台，我这个学政治的，却早晚有一大会上断头台。可悲啊！不提这些，鸿渐喝酒。”

赵辛楣想起自己的处境，不禁黯然心伤。他总忘不了陈凡在临走时投给自己的那蔑视的一瞥，暗想历史功过无人得以评说，自己不过一走卒耳，奈何不得大局，所以马基雅维里的《君主论》读得再多，也不过纸上谈兵。唐晓芙见身边的朱心意闷闷不乐，便问道：“朱小姐打算以后干什么？”

唐晓芙的问话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尤其是辛楣和阿珂，他们不知道心意会说出什么来。朱心意摇摇头，话语中带出了重重心事道：“不知道。

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去美国。”

“也许有一天”，辛楣懂得这话的含义，心中不禁又为这个被自己所伤害的姑娘感到愧疚。赵辛楣坐在朱心意与阿珂之间，就如两人手中的一根绳子，迟是会被拉断。

从辛楣家出来时，夜已很深了。但这个夜晚不比往常，街道上还三三两两地聚着兴奋的人们。人们似乎从死亡的边缘爬出来，又看到了生命的希望，唐晓芙倘佯在这胜利的气氛宁，脑子里又开始勾画起美好的前景。

晓芙对鸿渐道，“Hol1ywood，SunsetStreet，加利福尼亚的海滩……鸿渐，你说从上海到美国要坐多长时

间的船？”

方鸿渐听着唐晓芙不着边际的幻想，不禁笑出声来，道：“怎么又打算去好莱坞了？不想要缀满星星的房顶和可以钓鱼的床了。”

唐晓芙道：“当然要，只不过我以后一定要到好莱坞去。”

鸿渐打趣道：“去找那个道尔顿？”

唐晓芙哼地一声：“你别总是冷嘲热讽的行不行？我可不想在重庆这个山沟里蹲一辈子。这帮政客在哪儿住过，就给那里的民风留下贪婪和狡诈，想起他们就烦！”

方鸿渐何尝不烦，只不过年龄大

些了，“忍”功也就练得强些，总不至于像孟母那样把家搬来搬去。鸿渐道：“晓芙。先别提这些，我们结婚吧，早点嫁给我，我都等不及了。”

唐晓芙又笑了，道：“急什么，都到你嘴里的肉还怕跑了不成？不过虽说婚订了，我还得考验你一段，看你是不是一心一意地爱我，要是你还长着个偏心眼，哼！绝没你的好果子吃。”

唐晓芙出语强硬，似乎还保留着过去的作风，可实际上好民风已经变了，她已经不再要求她所爱的人有清白无暇的历史。但是她至今仍不能忍受的是，爱她的人还会爱着别人。幸

亏方鸿渐忘性强于记性，否则唐晓芙绝不会和他善罢干休。唐晓芙又道："再说，想和我结婚，得答应我几个条件，第一你得给我盖一间我要的那种房子……"

方鸿渐道："这容易，我只要把房盖挑开，你就能看见星星了。我再把水龙头打开，让自来水漫游床下，嗯，至于你是否钓得着鱼，那就不干我的事了。第二呢？"

唐晓芙捅了一下方鸿渐，又道："这第二嘛，我去哪儿你也得跟到哪儿，听清楚了吗？"

方鸿渐点头答应，唐晓芙又说："这第三条……你要永远听我的话才

行。”

说实话，方鸿渐对这三条都不能接受。没有房盖下雨怎么办？再说方鸿渐能用法语背诵《人权宣言》，自己还曾想把《人权宣言》译成中文，所以他对这后两条根本不可能接受。只是好在晓芙不过是一派戏言，自己也就无需当真。

鸿渐道：“晓芙，我想咱俩如果能早定下日子，我好通知家里边，也让家里做些准备。”

唐晓芙一惊，随即道：“我可不想到上海那个小市民窝里去结婚，俗死了，咱们要结婚，就去个荒山野岭，找个没人的地方，塔上草棚，也许永

远就不回来了。”

鸿渐道：“那你不想演电影了。”

唐晓芙一噘嘴道：“草棚可以搭在加利福尼亚的海滩上嘛？”

方鸿渐真是抵挡不了唐晓芙这些奇怪的想法，没有办法，只得闭上了嘴。

到了方鸿渐的楼下，唐晓芙不自觉地跟方鸿渐上了楼。唐晓芙奇怪，莫非这幢楼里有块大磁石？否则为什么会这样吸引着自己？女人只要能和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冒多大危险都在所不惜，上楼之后，唐晓芙就像公主一样坐在那里。方鸿渐为她倒了杯水，又给她准备了洗脸水。这时唐晓

芙才发话道：“鸿渐，结婚是件大事，别操之过急，我们还是等一段时间，等局势平静了再办好不好？”

方鸿渐还能说什么？再急岂不成了想老婆想疯了的老光棍？只好答应道：“行，不是说过我听你的吗？不过今晚你要答应我个条件。”

唐晓芙惊讶地道：“怎么，你也有条件？这日本人一投降，世道是要变了。是什么条件？坦白吧！”

方鸿渐低声道：“今晚我要在床上睡。”

唐晓芙一沉脸道：“好吧，我答应你。”

没想到唐晓芙会如此爽快，方鸿

渐险些蹦起来。可还没等方鸿渐蹦起来，唐晓芙又道：“我去门厅睡。”

这一下方鸿渐就像泻了气的车胎，迅速瘪了下去。堂堂男子汉总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来。而自己刚才误解了唐晓芙的意思，不禁又有些羞愧难当。方鸿渐听唐晓芙插好了里屋的门，这才在饭厅的过道里铺好被褥睡下。躺在梆硬的地板上，想着唐晓芙一人享受着宽敞的大床，心里不禁有些痒痒的，就这样折腾了半天这才睡去。

方鸿渐和唐晓芙从辛楣家走了以后，朱心意也要告辞。这时夜已深了，总不能让这样一个单身姑娘自己走回家，所以辛楣理直气壮地提出送朱心

意，阿珂自然也同意了。等二人走后，阿珂心里又酸溜溜地骂朱心意好有心计，为什么不和方鸿渐、唐晓芙一起走，本来他们是同路的，这样又把辛楣勾引了出去。阿珂酸楚了一阵，便到卧室里哄孩子睡觉。

从家里出来，辛楣也觉得心中宽敞了许多，只是见身边朱心意仍闷闷不乐的，便不想打破这沉默。柏拉图曾说过：明智的人因为有话要说才说话，愚蠢的人则为了必须说话而说话。晚风习习，虽然刮到身上仍觉得是热的，但总比没风要好。二人沉默地走着。路边一个卖杂货的小摊，小摊上拴着几只气球。小摊主人吆喝着说买

两只气球可以用来庆祝抗战胜利。辛楣觉得这个小商人很可笑，不过还是买了两只，把其中一只塞到朱心意手里。朱心意拉着气球让它在身前身后飘动，辛楣的那只稍小一些，晃了两下辛楣便放开手，让它飘飘悠悠地消失在黑暗的天空里。一会儿辛楣终于憋不住了，问道：

“真打算去美国？”

心意又沉默了半天，才低低地道：“没有办法，自然会去。”

辛楣没能领会心意话里的意思，又问道：“去了干吗？”

“躲避。”朱心意简短地回答他。辛楣此时才明白，心里好一阵难受。

可他同时也知道解释的力量在此时是显得多么苍白无力，他长叹了一口气，仿佛自言自语地道：“这一切都是缘分，缘分到头，什么也改变不了。”

“无耻。”朱心意利索地骂道。她没想到辛楣会说出这种话来，因为她一直以为辛楣深爱着她，她一直生活在爱情与占有的矛盾之中。可今天赵辛楣似乎染上老庄的超脱，超脱对朱心意来说大异于感情上的背叛。

朱心意道：“你不要以为只有你一个人才痛苦，不要以为只有你才有感情而我们却是游戏般地追逐。告诉你，你这种人不配谈感情。”

赵辛楣险些再次哭出来。他的痛

苦朱心意怎能体会得到呢?

辛楣一把拉住心意，想把自己腹中的所有苦水全倒出来，可是话到嘴边又停了下来，自己能够解释什么呢?吞吞吐吐半天才冒出几个字:

“心意，请相信我，我……我爱你。”

朱心意“哇”地一声哭出来，捂住脸拔腿就跑。辛楣上前拉住她，可她却挣脱了他的手迅速地跑向黑暗里。

辛楣就这样一直随着她，直到见她的窗子亮了灯，这才蹭蹭地走回家里。

赵辛楣花了好长时间才一步一步踱到家门口，一推院子的大铁门没有

推开，再用力才发现铁门已经上了锁。平时无论多晚，门房都要给他留门，辛楣回家以后才敢上锁，今天似乎情况有些异样。于是辛楣便敲敲门，里面没人应，辛楣顿时火起，把铁门拍得山响。过了好半天，王嫂才扣着衣服和扣子慌谎张张地跑出来，恭敬地解释道："先生，门房老李今天回家了，太太吩咐我锁好门。您不是不回来了吗？"

辛楣晓得其中奥妙，便大踏步上楼到卧室。阿珂这时还没睡。见辛楣怒气冲冲地进来，便动也没动冷冷地道："怎么这么晚才回来。"

辛楣恼火地答道："你不是希望

我不回来了吗？”

阿珂道：“哟，哪有把丈夫往外赶的？要是有啊，也是鬼迷了心窍。”

辛楣道：“我看你就是让鬼迷住了心窍，不分东西南北。”

阿珂又淡淡地问道：。‘是不是朱小姐家很远啊？需要这么长时间。”

辛楣早就听出阿珂话里的讥讽，只不过不想发作罢了，所以随口答道：“是很远。”

阿珂又道：“是不是在嘉陵江对岸啊？这么远，朱小姐来咱家一趟真不容易。”

辛楣此刻有些按捺不住了，嚷道：“你有完没完？”

阿珂依旧平静地道：“我倒是想完啊，可就是有人不想完，陪着这么漂亮的小姐走夜路，谁会想完？”

辛楣这一晚上的火全部爆发出来，就像一只被咬了尾巴的狮子。怒吼道：“你那么多闲言碎语，滚到外面讲去，少在我面前弄这一套。”

阿珂依旧没有动，但眼泪却马上流下来，哭泣道：“你吼什么？不怕别人听到？心里愧不愧，自己知道。”

辛楣怒道：“有愧？对，我是知道，我对不起人家清清白白的姑娘，我心里的难处你知道吗？你几时关心过我的心事？这个家里你要是不想呆，你可以走，我决不拦你！”

阿珂马上大哭起来："你在外面勾搭了野女人却要轰我走，赵辛楣，我看错了你。"

辛楣回手一掌正掴在阿珂的脸上，阿珂一下子倒在床上，这时辛楣觉得自己血往上撞，头像个高压水袋般随时都会炸开。辛楣吼道："你这个不懂人意的女人，你污辱人家清白姑娘，你还算人吗？"

阿珂此时的哭声之响亮，惊得天地无声，泣得鬼神出汗。这也怪不得她，她自打出生以来还从未挨过如此的重击，特别是这一巴掌是出自天天和自己同床而眠的丈夫之手，心里的冤屈足以使六月飞雪。辛楣此时的气

仍在劲头上，继续吼道："我回家晚一点你就冷言冷语，告诉你，我要是不念着夫妻的名分，我早就走了。你还想把我关在门外，不让我进这个家，你要是再胡搅蛮缠下去，明天关到门外的就是你！"

辛楣觉得不把胸中这口恶气吐完，就难以平息自己心中的怒火。这时王嫂又一次扣着衣裳的扣子跑进来，连推带搡地把辛楣推进书房，这才掉过头去劝阿珂。

辛楣坐在书房里，心头的火好长时间才得以慢慢消下去。他不明白终日与自己厮守的妻子为什么会与自己所想的相差那么远，他也不理解为什

么女人的心肠会这么狭窄，平索通情知礼的妻子竟然会说出这么污辱人的话来，这实在使他大吃一惊。赵辛楣想着自己乱糟糟的家，想着朱心意那积蕴着痛苦的脸，想着无辜被绑的陈凡，他觉得世上这一切都似乎在开他的玩笑，所有的讽刺，讥笑和嘲弄都向他而来。他真不明白人生的真谛所在。

阿珂在卧室里哭哭啼啼了一宿，赵辛楣也一宿未能合眼，直到天光亮。

方鸿渐醒来时，亮晃晃的白雾已经挤满窗户，回头望望里屋。里面还没有任何动静。想知道现在几点了，可手表昨晚放在里屋没能拿出来，方

鸿渐只好又在地板上赖了一会儿。后来听得窗外人声越来越嘈杂，这才爬起身穿好衣服去敲里屋的门。

鸿渐把嘴放在门上细声细气地道："公主，起床吧，该上朝了。"

唐晓芙显然是被方鸿渐叫醒了，睡眼惺忪的答道："真讨厌，别来吵我，我还睡呢。"

方鸿渐没办法，只得自己洗脸刷牙，收拾好早点自己先吃。做完早点见唐晓芙还没动静，就想敲门，可转念一想，算了，让她睡吧。走出门口，鸿渐突然想起手表没戴，钱包也没拿，只得回身又来敲门，唐晓芙又一次被惊醒，嚷道："你想干什么？真烦死

人了，你还让我睡不睡？”

方鸿渐只得陪着笑脸，仿佛唐晓芙隔着门板能看见，小心翼翼地请求。只可惜唐晓芙没有一双能穿透门板的眼睛，否则是无论多么贞洁的姑娘都会为他敞开胸扉。

鸿渐道：“晓芙，我的手表、钱包在里面呢，你让我拿出来好不好。”

晓芙道：“小气鬼，不会偷你的。”

方鸿渐只得又解释：“我得去上班，不带手表钱包哪行啊？你就行行好。”

唐晓芙道：“让你进来，你可不要有任何越轨行为：而且你得背朝着

我才行。”

方鸿渐连连应允。唐晓芙穿着方鸿渐的睡衣跳下床，蹑手蹑脚地走到门前轻轻打开门销，然后又迅速跳上床道：“进来吧，背对着我。”

方鸿渐倒着走进屋里，磨磨蹭蹭地戴好手表，装好钱包，突然一转身一下子扑到唐晓芙的身上吻着唐晓芙的脸，唐晓芙起初还假装反抗，后来干脆抱住方鸿渐两人亲热地吻起来。一会儿唐晓芙把方鸿渐推下床，说道：“你食言，好坏！我得罚你。”

方鸿渐笑道：“任打任罚，听你吩咐。”

唐晓芙道：“我今天不去剧社了，

我罚你回来时给我带好吃的回来，听见没有？早点回来。”

方鸿渐点头应允，这才锁好门美滋滋地去上班。

方鸿渐一跨进周刊社的楼道，就觉得气氛有些不对。本来战后第一次见面，同事们应该庆祝庆祝抗战胜利才对，可是方鸿渐发现这些人都如见了鬼一般拼命躲着他，方鸿渐倒如老猫进了耗子窝里一般。他奇怪发生了什么事，会让大家见他都肃然起敬。他一跨进办公室，同层的几人本来正跟春官故事起劲，一见方鸿渐进来，马上都神情严肃起来，一个一个都用劲改起稿子来，其神态如同搓麻将输

了钱要翻本一般。

方鸿渐搞不清发生了什么事，也就不敢多言，规规矩矩地坐在写字台前无所事事地翻动着桌上的杂物。这时柳茂寅蹑手蹑脚递过了一张纸条，唯恐别人发现似的，马上又搁了回去，方鸿渐打开纸条一看，上面用清秀的瘦金书写着五个字：速去见主编。方鸿渐估计事情不妙，忙去找主编。临出门对向柳茂寅点了下头以示谢意。可柳茂寅连眼都没敢抬，慌乱地涂写着什么。

方鸿渐一进主编办公室，只见曹先生正和一位女记者亲密交谈着什么。这位女记者生一特大的头颅，头颅下

面接着四肢。如果跳民间的大头娃娃舞，她只须在脸上抹点油漆，断不会有人识破。若不是亲眼所见，方鸿渐绝不会相信人脑袋有这种长法的。那女记者一见方鸿渐，忙告辞溜了。只有曹主编不失大将风度，恭恭敬敬地为方鸿渐倒了杯茶，又递了一支烟。方鸿渐觉出这不是好兆，于是单刀直人道："曹主编，今天我见大伙都躲着我，这是因为什么？"

主编道："嗯，没什么，谁躲你了？"

方鸿渐道："有话就干脆说嘛，何必躲躲闪闪的呢。"

主编装模作样清洁嗓子，道：

“方先生，是这么回事，你别往心里去，事情不算大。是这么回事，上次你的那篇关于苗红玉的稿子发了以后，反响非常好，非常好。可昨天新闻署下了文，要查封咱们周刊，我上上下下跑了一通，总算是免了，大家都保住了生路。”

方鸿渐搞不请主编闪烁其词到底要说什么，也就附和地点着头。

主编接着道：“可文里有一条，说方先生有信仰问题。方先生去过德国吧？听说那个姓马的共产党就是德国人。不过方先生请放心，我是绝对不信的。咱们共事这么长时间，我是绝对了解方先生为人的，可那文里要

社里调查你。方先生，我实在为难啊，还请你体谅我的苦衷。不过我倒是有个办法，方先生不妨换个工作，这样上边也就不会再纠缠这件事了。而且方先生一直在剧社里屈就，我心里也实在不安呵……”

方鸿渐看着那张人道主义的嘴，不禁笑了起来，原来这世界实在可爱得很哩，马克思生在德国，所以去过德国的人就有了信仰问题，这么说希特勒也是共产主义者了？方鸿渐明白曹主编的意思，所以就器宇轩昂地站起身道：“曹先生，您不用往外赶我，我自己走。我就不信哪儿都是王尔恺的天下。”

曹主编忙站起身解释道：“方先生不要动怒，王长官吩咐下来，兄弟我也是实在没办法。”

鸿渐道：“曹先生，谢了。”

说罢，方鸿渐就大踏步地走出了《新渝周刊》社。等到了大街上，方鸿渐茫然四顾，这时他才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第九章

方鸿渐这几天情绪一直不好，连续跑了几家报社，都被婉言或强硬地回绝，仿佛串通好一般。其中一家干脆连见都不见，害得方鸿渐跑了好几趟。绿林好汉可以说：“此处不留爷，

自有留爷处。”可方鸿渐硬是没能找到留他之处。无奈方鸿渐只得灰溜溜地回家。

方鸿渐逃回自己的公寓，闷头躺在床上，茶饭不思。回想自己留洋归来这几年，如种树一般，栽一棵树挪一个地方，从没有在哪儿长久过，也从没种活过一棵。方鸿渐抱怨自己的命运不济，可抱怨又有什么用呢？唐晓芙这几天经常抽出时间来陪他，现在日本鬼子已经投降了，那活报剧也就自然没用，害得罗念北干嚎了几天，大骂日本人无能，若再坚持几天，等《打回老家去》一公演，日本就马上投降那该有多好。无奈之中罗念北又

想起一个办法，排演莎翁的名剧《哈姆雷特》，并叫嚣要以此剧来解释这场战争的原因。王于的情人这个角色自然非唐晓芙莫属，所以唐晓芙又忙起来，每天在罗念北的集中营式的训练之后，就已经疲惫不堪，等来到方鸿渐这儿，也劝不得他几句，所以两人也常常闷坐着，各自为自己的烦脑心事发愁。

这一天晚上唐晓芙又脸色苍白地来到方鸿渐的公寓。她见方鸿渐眼球动都不动地仰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就知道今天又是一无所获，便轻轻地在方鸿渐身边坐下，拿出在路上为他买的点心道："起来吃点东西吧，瞧你

这样子，至于这样吗。”

方鸿渐道：“怎么不至于？居然混到让女朋友买饭吃了，还有脸活着吗？”

唐晓芙道：“什么女朋友，我们不是订婚了吗？我是你的未婚妻。”

方鸿渐道：“那就更没脸吃了，让老婆养着丢人！”

唐晓芙的脸顿时变了色道：“你吃不吃？看来我给你买吃的是逼着你死，是不是？”

方鸿渐被唐晓芙这一训才缓过神，知道自己言语触犯了她，忙安慰道：“别发火，我吃还不行？”

情人们的脸是最喜怒无常的，说

变就变，而且往往从小处着眼，大处着手，仿佛一颗扣子没系好就能引发世界大战一般。此时方鸿渐软下来，唐晓芙也缓和起来，温柔地抚在方鸿渐的肩上道：“鸿渐，我们结婚吧？结婚后我们搬回上海去。到了上海我去电影公司拍电影，你也再去找事做，就是找不到，我也可以养着你。”

方鸿渐道：“哪有电影明星和一个流浪汉结婚的？被人家知道后，会笑得满上海遍地是牙。”

唐晓芙恼火地问道：“为什么不可以？我愿意这样，别人管不着。”

鸿渐道：“我可不愿意这样。”

一个自尊心极强的人最难以接受

的就是被心爱的人怜悯。方鸿渐不可能接受唐晓芙的施舍，即使这正是他所需要的。两个人不欢而散。唐晓芙回到自己的家里时还搞不清方鸿渐为什么会拒绝她的请求，她苦思冥想好一阵，才得出个不敢肯定的结论：也许这是年龄上差距造成的吧。

方鸿渐自己在公寓里孤零零地躺着，心里的滋味也是很不好受。每天自己经历这种时刻，总是感到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孤独。漫漫长夜之中，他感到一丝凄凉，这种感觉逐渐地包围住了他。使他透不过气来。直到天该放亮时，他才下定了决心去找赵辛楣，此刻唯一能帮助他的就是辛楣。

别人都做不到，包括唐晓芙。

赵辛楣自从醉酒之后，就再也没有去上班，他一个人躲在书房里，无所事事，也做不了任何事。他觉得只有以这高高的书架作掩护，才能躲开尘世间的一切恩怨。好在国防委也再没有来打扰他，因为审查他的文件在呈报给上司时被辛楣父亲的一位好友发现，便偷偷地撤下来，后来就没有再提起这事。现在正是要分割胜成果的时候，谁还有心思管他呢？自从动手打了阿珂以来，赵辛楣一直没有到卧室去过，尽管心里也时时觉得自己不该动手，但仍对阿珂很失望，所以也就不愿再去见到她。阿珂倒是来过

几次，可辛楣却一直没有理她。阿珂无奈，只得回卧室抱着茫儿饮泣。王嫂每天把饭送来，等他吃完再把碗端出去。赵辛楣也觉得好笑，怎么自己把自己软禁起来了，但是他仍不愿跨出房一步。在这黑洞洞房间里，时时萦绕在他脑海中的还是朱心意，这拂不去、挥不走的影子使他想起了过去几年里所有美好的时光。当时的心情如今想起来真让人心动，无奈过去的已不可能再回来，尽管心意依然纯洁，依然像一片白帆的影子，但自己已是垂钓的衰翁，不愿打破这平静水面上美丽的倒影。在这段时间里他还想到过苏文纨，如果当年求爱成功的话，

苏文纨或许不会像如今这样自甘堕落下去，而自己也不会这样蜗居在家，忍受着感情的折磨。赵辛楣不禁长叹：人各有命，其中的缘分是变不了的。变的永远是人，而不变的是命运，命运是永恒的。

就在赵辛楣倚在临时搭就的床上胡思乱想时，方鸿渐走了进来。

方鸿渐一进来便问道："辛楣，怎么还没有缓和。"

赵辛楣长叹道："大战是结束了，可东西方冷战又开始了。"

方鸿渐自己拉了把椅子坐下。辛楣道："我告诉你，鸿渐，结婚是个错误，无论和谁都一样，你可以不犯

错误，但不能改变错误，你不要以为你自己的选择全是正确的，正确就是错误的预演。也许你和唐小姐会是例外，但我看可能性不大。

方鸿渐听辛楣这一番宏论之后便反问道：“那你要是跟朱小姐结婚会是怎样的呢？”

辛楣道：“这里咱先说清楚，我可一直没动过这个念头。”

方鸿渐紧追不舍地问道：“假如，假如你和朱小姐结婚会是怎样呢？会不会也是个错误？”

辛楣沉默了半天，才低声道：“也许相见就是个错误。”

两个人又聊了半天，方鸿渐把这

两天的遭遇说了一遍，辛楣也觉得纳闷，事情很蹊跷，怎么会连个商量的余地都没有。于是辛楣给一家报纸的副主编、自己小时候的朋友去了电话。一会儿辛楣就放下电话回到客厅对方鸿渐推开手道：“事情全明白了，你不必再去瞎跑了。王尔恺他已通知了所有的报馆、学堂和杂志社，不允许任何一家雇用你。你可把王尔恺得罪得够呛啊！”

“这个王八蛋！”方鸿渐一声清脆的国骂道出了他心中所有的怨恨。人在受到指责或非难时，往往有三种对付办法：不屑一顾，大骂，改正。不屑是假的，改正是不可能的，所以

通常采用这第二种方法。事情明白以后，方鸿渐只有以骂来对抗，可是这并不能有损王尔恺半根毫毛，不过是平息自己心中的愤恨罢了。最切实可行的只有闭住嘴，低头想点办法。

辛楣道："骂是没有用的，而且王尔恺是主管文教的，别人谁敢违抗他？只有托人直接去敲开王尔恺的关节，让他睁一眼闭一眼，然后我再找我的老同学，通融通融，这样事情或许能有个结果。"

方鸿渐觉得辛楣的想法过于天真些，简直就像天方夜谭。便道："这怎么可能呢？王尔恺怎么会自食其言？他明摆着是要让我难堪，让我走投无

路，脸面丢尽，他就高兴了。”

辛楣道：“鸿渐，你不要太冲动，冷静下来就会想出办法。我倒觉得，有一个人能让王尔恺俯首贴耳。”

“谁。”方鸿渐想不出谁会有这么大的本事。辛楣神秘地道：“苏文纨，只有她才能办成这件事。前天曹元朗已经陪着长官去上海去了，这一好时机，王尔恺盼眼都蓝了。苏文纨只要肯帮忙，王尔恺没有不答应的道理。”

方鸿渐一听就泻了气，道：“苏文纨怎么会帮我？恨我还来不及呢。算了，这个办法不用想、肯定碰一鼻子灰，反让他们看笑话。”

赵辛楣死说活说，方鸿渐就是不肯去求苏文纨。辛楣一见这情景，心想只有自己出马了，好在苏文纨这一阵一直对自己很殷勤。赵辛楣也只有盼着过去的情份能帮方鸿渐渡过这次难关。

方鸿渐从辛楣家出来就来到先锋剧社找唐晓芙。排练场里罗念北正满头大汗，浑身哆嗦地表演着哈姆雷特当时复杂的心态。活像一条注射了兴奋剂的疯狗。方鸿渐耐着性子等到下午晌间，便拉着唐晓芙到一家餐馆吃午饭。一路上把辛楣所说的话向唐晓芙复述了一遍，气得唐晓芙大骂王尔恺是个混蛋，引得路人驻足观看。两

人在一家西餐馆里坐下，唐晓芙要了意大利通心粉，因为她到四川后，最吃不惯辣椒，特别是当上演员之后，为了保嗓子，更不能吃有刺激性的东西。方鸿渐点了牛排和汤，方鸿渐道：“今天由我来做东，反正我在银行里还有点钱，花光了之后再说。”

唐晓芙只得无奈地点点头道：“好吧，你既然要摆阔气，我也没办法，等你有一天变成穷光蛋。我看你怎么办？不过虽然同意你摆阔，但今天咱们谁都不许提那烦心事，说点轻松的话题好不好。”

方鸿渐实在想不出自己怎么才能轻松起来，便问道：“什么话题轻松

呢？”

唐晓芙歪着头想了想道：“我们谈谈将来、结婚，还有结婚以后的事怎么样？”

方鸿渐苦笑起来，亏得她居然提起结婚，方鸿渐这个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的男人，一个栖身之处都没着落，哪还有脸皮结婚啊。不过今天既然说定不许提烦心的事，也就只好沿着话题听她讲下去。唐晓芙见他一脸的无奈，情绪也受到打击，有些不悦道。“你别这样，仿佛结婚是什么坏事似的。不是你嚷嚷着要结婚么。”

方鸿渐道：“结婚当然不是坏事，不过也得选择个时机。你看我目前这

个样子够与你结婚的资格吗。”

唐晓芙道：“怎么不够？我说够就够。你又提它了，真讨厌。”

讨厌的方鸿渐只好做出不讨厌的笑容来献给唐晓芙，而唐晓芙依旧能感觉出这副笑容与几天前已经不一样了，她觉得好像这次失业给了方鸿渐很大的打击，他有些万念俱灰，唐晓芙只好以自己的美好前景劝诱他。

晓芙道：“鸿渐，今天我听剧社里的人说，剧社很快就要迁回上海，愿意去上海的，剧社可以统一搬迁。我们也回上海吧，你可以到上海再找工作。而且今天我碰到了上海银马影业公司的老导演张钧尧，他说他可以

推荐我到银马去演戏。鸿渐，你在听吗？”

方鸿渐的耳朵在听，而大脑已经在云游四方了，对他来说，唐晓芙已经算是飞黄腾达，命运女神正向她微笑。而越是这样，方鸿渐越是觉得她离自己越来越远，干脆就变成了一个头带光环的影子了。方鸿渐想，这一切来得这么突然，没等自己缓过神来也许已经与你擦肩而过，不留下一点痕迹，而她自己所有的无非是一片空虚。

唐晓芙见他目瞪口呆的，便有些发急，敲着他的脑门道：“你别呆呀，你说话呀，真拿你没办法。”唐晓芙

被气得晕头转向，干脆自己闷头吃面条。方鸿渐也觉出自己有些失礼，连忙掩饰。古人评论男子气魄的一条标准就是：喜怒不形诸于色，有点心事使全盘画在脸上，也确实有失男子汉气度，于是鸿渐便振作起来，狠狠吃掉半块带着血丝的牛排，然后咽净嘴里的残渣道："晓芙，人各有志，高人有大志，矮人有小志。比如你吧，出了校门之后便一路顺风，如今全重庆有一多半人知道你，而且有很多人都崇拜你，可你呢，又想着要演电影，让全国的人都崇拜。这样该知足了吧?你却还想去美国。让全世界的人都爱你，这就叫做高人有大志，可也有人

就想找个稳稳当当的职业，可以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的存在，但身边却有着几个知心的朋友，这就叫做矮人有小志，比如说我就是此类。不过话说回来，不管大志小志，总得看以眼前的路数活着，总不能……”

方鸿渐说这些话不过想说出自己的心态，哪知唐晓芙越听脸越变色，两道眉毛直直地拭起来，牙也咬得紧紧地，吓得方鸿渐不敢再说下去。

唐晓芙却从牙缝中挤出几个字道：“说呀，往下说呀。”

方鸿渐不知哪里又惹唐晓芙不快，只得忐忑地等她发火。唐晓芙道：“什么高人矮人的？都是胡说八道！

你不要为自己的行为掩饰，你不过就是不想去上海罢了。我知道你心里根本就没我！”

唐晓芙说完就快步走出餐馆，方鸿渐想追上她，犹豫地站起来又坐下，望着眼前这些食物发呆。自从唐晓英的大照片在重庆各大报刊的文娱版刊载之日起，方鸿渐就感觉她再不是过去的唐晓芙。在唐晓芙身上有了很多变化，尽管她依然那么纯洁，富干活力，可方鸿渐还是能感觉得到她的变化。但是这种变化是起自唐晓芙的身上还是发生在方鸿渐的心里，这可实在说不准。总之两个情人的关系就像一架天平，一个砝码盘在上边，另一

端的砝码盘自然就在下边。但唐晓芙刚一走远，方鸿渐就感到了由衷的寂寞，便结了帐，继续回公寓去睡觉。不睡觉还能做些什么呢？总不能到每个人面前去哭诉自己的不幸，犹如乞讨者亮出自己残缺不全的肢体，以博得一些廉价的怜悯和同情。

刚刚吃完午饭，辛楣就把自己重新装扮了一番，刮去十几天没有修理胡茬，换上自己最挺括的衣服出了门。王嫂见辛楣在家猫了这些天后突然干干净净、器宇轩昂地出门而去，不禁有些吃惊，大有蜀犬见了太阳的感觉，赶忙去报告了阿珂。阿珂听了也大喜，因为那天大闹一场以后，她也觉得自

己实在过分，总想和辛楣和好，可是辛楣躲在屋子里不出来，自己也拉不下脸来向辛楣道歉，于是就这么拖下来。今天突然听说辛楣穿得衣冠楚楚地出门，心里自然欣喜，但又不自觉地为他担心，不知他出去会做出什么事来。

　　辛楣走在滚烫的石头路面上，觉得自己很可笑，像个大木偶。这么热的天气，自己却穿得一丝不苟，而目的却是为了讨人喜欢，这种事，赵辛楣还是第一次做，有点去做贼的感觉。辛楣忍着酷热安慰自己：谁见过这样绅士派头十足的人去做贼的？离曹府越近，辛楣心里就越嘀咕：苏文纨会

不会帮这个忙呢？苏文纨若念自己往日一片痴情的话，也许是会的，但如果王尔恺态度强硬，不买苏文纨帐，那苏文纨即使肯帮忙也终究不能扭转乾坤。但是这总需一试，试后方可知分晓。赵辛楣也只有暗自祈求老天保佑，能放方鸿渐一条生路。

到了曹府门前，辛楣已是通身大汗，这鬼天气能使人虚脱。辛楣按门铃的手不禁有些发抖。仆人打开一扇小窗户见外面站着一位相貌堂堂的绅士，忙陪几分性感十足的笑脸，把赵辛楣让进客厅坐下，便上楼去报。一会儿苏文纨穿着长睡袍一副倦容地走下楼来。

苏文纨眉开眼笑道："哟，辛楣呀，怎么在这么热的天光临呀？快，跟我上楼去，楼上凉快些。李妈，给赵先生倒杯冰茶来。"

苏文纨听佣人说有位赵先生来见，心里便清楚了个大概眉目。她知道鸿渐惹恼王尔恺这件事，王尔恺也曾问过她是否了解方鸿渐，被她吱唔过去。说心里话，她不愿管方鸿渐这件事，因为只要对王尔恺有所求，那他就难跟个苍蝇般地转着你纠缠不休，直到占有你。苏文纨可不愿过早地就让王尔恺尝到甜头，她知道这种人，一旦得手便会很快地腻了，那样被他如敝履一般抛置一旁的日子就不远了。几

天前曹元朗随接收大员去了上海，这可正是王尔恺求之不得的好时机，苏文纨聪明地意识到了这一点，便索性关起门来，不去招惹王尔恺。苏文纨连日躲在卧室里睡睡觉或随便看点闲书。正在她吃完午饭刚刚睡着的时候，佣人就来禀报，所以苏文纨便披上睡袍下了楼来。

赵辛楣忐忑不安地跟着苏文纨进了她的宽大的卧室。床上的被子还散乱着，窗户上也遮着一层纱帘。这里的确比外面凉快许多。苏文纨示意辛楣在自前的沙发上坐下，自己则在梳妆台前梳妆。李妈把茶端进卧室，见床上零乱不堪，便要收拾。苏文纨道：

“不必了，赵先生不是外人。”李妈赶紧关好门出去，心思大太今天真奇怪，居然在卧室里接待客人，男女毕竟有别嘛。赵辛楣坐在这里事情非常尴尬，他这还是第一次坐在别的女人的卧室里，而且眼前卧室主人还只穿着睡袍。他闻得到一股淡淡的脂粉香。为了掩饰自己的局促，赵辛循只得闷头把一杯凉茶全喝下去，全身又冒出一阵大汗这才感觉舒服了些。

她从镜子里可以看到辛楣的神态，便悠悠地道：“你可以把外套脱下来。”赵辛楣按照苏文纨的指示把亚麻西装脱下来搭在一边，见苏文纨不再理会他，只好自己先打破沉默，道：

“曹大太。”

苏文纨叫道。”又这么称呼？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不要这么称呼我。”

辛楣此刻显得很紧张。连忙改称道：“苏小姐，我……”

苏文纨又一次打断他的话道：“你还是像以前那样叫我文纨吧。”

赵辛楣觉得自己像是站在激流中的一块石头上，左右为难。没办法只得从牙缝中挤出一些声音：“文纨，我这次来是……”

苏文纨这时已经梳妆完，便站起身走过来道：“我知道你是为什么来的。”

辛棚的脸腾地红了，感觉真如小偷行窃时当场被主人捉住一般。苏文纨款款地紧挨了赵辛楣坐下，柔情脉脉地道：“是想来和我聊天的是不是？”辛楣只得尴尬地点点头。

苏文纨继续道：“我这一阵子也是，总想找朋友聊聊过去的事。这阵子闲下来，总是想在上海的时候，连做梦都梦到。”

辛楣紧挨着苏文纨，能清楚地感受到她身上的热量和散发出的女人的体香。辛楣告诫自己要持重，一走要把握住自己才好。他想挪挪身子与苏文纨拉开些距离，可自己已经在长沙发的尽头，无处可挪。赵辛楣后悔自

己为什么一来就坐在沙发边上。苏文纨似乎已经感觉到了赵辛楣浑身不自在，便道："辛楣，怎么不说话呀？你不是要和我聊天的吗？你呀就是这样，和旁人谈起来锋芒毕露，一见我就不愿说话。辛楣，你记得我们在上海一起喝茶聊天的事吗？"

那些事赵辛楣怎能不记得，若是苏文纨当时答应嫁给自己，怎么还会有今天这种尴尬的场面？所以赵辛楣只得硬着头皮和苏文纨谈起了往事。也许是空气不太流通，赵辛楣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苏文纨身上所散发出的那种女人特有的气味，这种气味和法国香水的味道混合在一起，在这女人

气十足的闺房里幻化成一种十足的诱惑力，它橡一匹扯不断的纱渐渐地把辛楣从头到脚地裹住，令他从手脚麻木到五脏。辛楣为了掩饰自己的失态，只好说起以后的出路。苏文纨一脸哀怨地吐露着心事，道："反正这重庆是呆不下去的，等国民政府迁回南京，我就回上海去，让曹元朗一个人住在南京，反正也不远，我一个人也图个逍遥自在，而且上海还有那么多朋友。辛楣，你也回上海吧，我有些心事就想同你讲……"

辛楣沉重的摇摇头道："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还能怎么样呢？守着的是你不想得到的，可割舍的却

是永远爱着的，所以去哪儿都无所谓，还能做些什么？”

辛楣的心事打动了苏文纨，她想不到这个仪表不凡，曾经野心勃勃的男子会变得如此消沉，她眼角里有些湿润滚动着。辛楣继续说着，他觉得身旁的这个自己曾疯狂爱过的女人正是自己表达心情最合适的听众。辛楣动情了，他觉得自己应一吐为快。渐渐地那股迷香又缠绕到心头，他抬头望去，发现眼前的苏文纨听得那么专注、那么含情。罩着这幽暗的光线，她似乎全身充满了女性躁动的魔力。这时赵辛楣感觉到了苏文纨那湿润的臂膀缓缓地宛如一条游动的蛇一般缠

在自己的腰间，他能感到苏文纨那轻快的心跳声和她腋间所分泌出的淡淡幽香。赵辛楣的心飘忽起来，再也找不到落脚的地方。在这温馨的诱惑中，他觉得自己是多么需要面前这个女人，多么需要她的温馨和那光滑的肌肤。而苏文纨那一对醉意朦胧的眼睛里也正流露着对爱抚的渴望和情欲的骚动么？赵辛楣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猛地把苏文纨搂在怀里，苏文纨也顺势把头倚在辛楣的胸前，两个人都失去了控制。在这炎热的下午，在洁净的窗纱背后，在这熏熏然的脂粉与体香的诱惑下，情欲战胜了理智。

方鸿渐回到家里以后，胡思乱想

了一通闷头睡下，一直睡到了日头偏西才起床。下楼后随便找了一家饭馆狼吞虎咽了一通，才慢慢地在街上瞎逛起来。方鸿渐很奇怪为什么自己的肠胃会这么好，也许是自己大脑麻木了的缘故。怪不得大街上痴呆的傻子都那么粗壮结实。是啊，聪明人往往胖不起来，石刻上的孔圣人不就是很瘦吗？唐代的大诗人李贺不也瘦得跟个病鬼似的吗？十字架上的耶酥基督不更瘦得让人看着痛心不已吗？方鸿渐瞎转了一通，忽然看见一家影院正放映一部美国笑片，方鸿渐信步走进去。银幕上的劳莱和哈代这一胖一瘦正在插科打浑地闹个不停，引得满场

大笑不停。方鸿渐也陪着笑了几声，可他突然发现自己并不想笑，也笑不起来，就中途在黑暗中摸了出来，晃晃悠悠，漫不经心地踱回自己的公寓。

方鸿渐刚走到梯上，就看到一个黑影坐在那里，抱着头不知是苦思冥想还是睡着了。方鸿渐过去抱住她，只见唐晓芙正哭得泪流满面。方鸿渐顿时觉得自己如同个该上绞刑架的罪人，她连忙打开门，把唐晓芙抱到房里，让她倚在床上。唐晓芙依然饮泣不止。

晓芙一股委屈道。”我就知道你不会去接我。”

方鸿渐连忙偎在唐晓芙身边，尽

量用最温柔的动作来拥住她，小心地道：“原谅我，原谅我心里烦乱。”

唐晓芙并没有同以前一样不依不饶，而是止住了哭泣，低声地道：”你不去接我，我就自己来了。没办法，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本不想来的，可是这次我知道我是爱上你了。这一次不是儿戏。”

方鸿渐从没有见过这个高傲的姑娘这般表达自己的心情，他知道让唐晓芙受了委屈，他恨不得自己去死上几遍来弥补自己的过失。唐晓芙又道：“鸿渐，我不愿意见到你哀伤的样子，看见你那痛苦，我心里就不好受。我不该气你，我越想越怕，怕失去你。”

唐晓芙把头深深地埋在方鸿渐的怀里。方鸿渐被店晓芙的真情深深地感动，他激动地抚摸着怀里这个抽泣着的小女孩，不知道说什么是好。

真正打动人的感情的总是朴实无华的，它不出声，不张扬，埋得很深。它有一种特别的力量，当一切喧嚣静息下来后，它仍然工作着，穿透可见或不可见的间隔，直达人心的最深处。两个人紧紧地拥在一起，眼泪与感情交融在一起，化做一片沉默。

唐晓芙缓缓地抬起头，眼中还荡漾着旋转的泪花。晓芙道：“鸿渐，我们结婚吧，别管别人怎样，只要我俩总能在一起，我就什么都不怕。”

方鸿渐点点头，这一次他是真心的。

洗漱完毕，方鸿渐又自觉地抱起铺盖卷去大厅，唐晓芙在床上叫住：他道：“站住，今天让你在床上睡。”鸿渐道。”我可不想让我亲爱的宝贝儿去睡地板。”唐晓芙羞涩地道：“今天没人睡地板。”方鸿渐以为自己听差了，但仔细一回味，便高兴地蹦起来，把铺盖卷一扔犹扑上床来，两人亲热地吻到了一起。就在这时，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这不合时宜的敲门声把方鸿渐的鼻子险些气歪，他大叫着把门打开，门外站着赵辛楣。

赵辛楣记不起是怎样逃出苏文纨

的卧室的，反正此时太阳已经西斜。他不愿回想自己做了什么，只觉脸烧得像块红透的炭，五脏六腑都像要裂开一般。他急匆匆地冲回家里，把自己关在书房内，痛苦地走来走去，像头饿极了的狼。犯罪，赵辛楣的大脑里此时只有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像一把利刃把他剖开，他觉得自己的心在淌血。然而血却冲刷不掉罪恶，反而使它越来越明显。赵辛楣此刻连怀疑自己的能力都没有，唯一能做到的是让血更往头上冲，把自己冲晕，把意志冲垮，最好把自己冲得失去知觉才好。不知过了多久，他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怀疑自己的道德和良知，怀疑

自己行为的可支配性。在这痛苦的混沌中，他忘记了环境的存在，他只有狂嚎，像失去了孩子的母狼般的狂嚎才能减轻他心头的罪恶感。眼前恍惚过的是苏文纨膨胀着的肉体、耳边还回响那罪恶的喘息声。他努力不使自己咆哮出来，但牙龈流出了通红的血。他就是这样品着自己的血来忏侮自己犯下的罪恶。因为这罪恶并非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对他心中的人犯了罪。此时辛楣根本不敢去想象朱心意的存在，因为在这肮脏的时刻，想她也是对这个纯洁姑娘的玷污。辛楣痛苦得要将自己的胸膛剥开，看看里面流淌的是红色的鲜血还是黑色的泥浆。这

个自我感觉罪恶深重的人欲把自身投入到监狱之中让欲望的火焰吞噬干净。

赵辛楣觉得再没脸见任何人了，因为自己抛弃了道德和对他人的良心。他不能指责苏文纨，然而这一切对自己却绝对不能饶恕。他想起了朱心意、想起了阿珂、想起了茫儿，他觉得自己没脸去做那位姑娘的情人，没脸去做那位贤惠妻子的丈夫，没脸去做那个无知幼童的父亲。他忍受不了自己身上所发散出的糜烂的气息，他只有麻醉自己，使自己沉醉在酒的迷惘与孤独之中。赵辛楣冲出了家门，来到一家破旧肮脏的小酒馆，把那些劣质酒拼命往肚子里灌。他眼前晃动的仍

是苏文纨肉体与朱心意那含情的微笑，他拼命要把这两者分开，可是他做不到。后来他的大脑完全被酒精占领了，他倒在酒精与痛苦交战的战场上。不知多久他才醒来，酒馆里已经没有几个酒客了。他晃晃悠悠地走出酒馆，走到漆黑的大街上，昏暗的路灯把他的影子时而拉得好长，时而又压得很短，赵辛楣意识到是该做出最后抉择的时候了，自己已经为这段行程划上了句号，没有必要再拖延下去，拖延下去只能增添些无谓的烦恼，所以他晃晃荡荡地来到方鸿渐的公寓。

方鸿渐见赵辛楣酒气冲天、心事重重的样子，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妙

的事。唐晓芙起初还觉得很不好意思，但见赵辛楣这副模样，便赶忙穿好衣服。把辛楣让进屋里。赵辛楣此时已经不太完全地清醒过来，他和唐晓芙打了声招呼，便让方鸿渐给他倒杯茶来。方鸿渐问道："辛楣，发生了什么事？"

赵辛楣低头沉思半晌，才慢慢地道。"我要走了。"

方鸿渐愣住了，这晴天霹雷一般的消息使他惊呆。

鸿渐问道："去哪儿？"

辛楣道："不知道，也许会去北平。"

方鸿渐急急地问道："这是为什

么？辛楣，你告诉我。”

赵辛楣摇摇头道：“一言难尽。”

唐晓芙也劝道：“赵先生，有什么事不能坐下来慢慢地商量呢？何必这样。”

赵辛楣苦笑道：“我已经走到绝路上了，不可能再在这儿呆下去。其间的恩恩怨怨是说不清楚的。”

方鸿渐被辛楣这含含糊糊的话搞得更加糊涂，唯恐他真的办出傻事。

鸿渐道：“辛楣，你不说清楚我是不会放你走的。”

赵辛楣苦笑道：“鸿渐，我还不至于去寻死，你放心，你我朋友还会相聚的。我要走了，不然家里又要插

门了。”

说完赵辛楣便站起身要走，方鸿渐道：“我去送你。”

辛楣摆摆手道：“不必了，你陪着唐小姐，我自己能回去。”

赵辛楣晃晃悠悠地消失在楼梯下。方鸿渐和唐晓芙目瞪口呆地望着空荡荡的楼梯，不知该如何是好。这一夜，两人都没合眼，想着明天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夜里外面下起了大雨，直到天亮时才停。

第二天早晨方鸿渐把唐晓芙送到剧社，便踩着积水来到辛楣的家中。辛楣家中正乱成一团，佣人们上上下下地搬运整理着东西，很多东西已经

被打成捆。辛楣和妻子正指挥着哪些东西该放在一起，哪些东西该装在哪个箱子里。方鸿渐发现辛楣面容憔悴，眼睛里布满了血丝，阿珂精神倒是蛮好，只是脸上带着一丝抹不去的疑惑。

赵辛楣一见方鸿渐来，便迎出来道："鸿渐，你来得正好，我马上就走了，很多东西都带不去，你喜欢的尽可拿去，否则我也就当垃圾扔了。另外我走了之后，还有不少东西，你看着给卖了算了。"

方鸿渐问道："辛楣，怎么走得这么匆忙？"

辛楣笑道："反正横竖得走，晚走不如早走。我已经派人去旅行社订

机票了，如果顺利的话，明天就能飞到汉口，然后换火车去北平。行李旅行社会帮我弄到北平的。”

方鸿渐又问道：“去北平有着落吗？我倒是有几个大学同窗在北平，只是不知道现在都怎么样了。”

赵辛楣摇摇头道：“不必了，我父亲的一位好友在北平燕京大学任职，我可以先去投靠他。好在家里还有些产业，在那委屈不着的。这样，鸿渐，咱们去外面茶楼里坐坐。”说罢辛楣便拉着方鸿渐走出家门。

阿珂望着两人的身影，心里不禁犯嘀咕。她不知道这一切变故是因为什么。昨晚辛楣醉意蹒跚的回到家里

便一直进了卧室。阿珂有些喜出望外，因为辛楣已经七八天没进这屋的门了。辛楣换了衣服，洗罢澡就躺在妻子身边，阿珂见辛楣不说话，便给他倒了茶。这时辛楣才突然道："咱们明天收拾一下东西，去北平。"

阿珂以为他在说醉话，便没搭理他，可见他神情严肃，不像是说着玩，这才有些慌张，忙问道："去北平干嘛。"

辛楣道："离开重庆，我讨厌这个地方。"

之后辛楣就再也不说话了。阿珂搞不清这个葫芦里装的是什么药，也就不能再问。

只见辛楣翻来覆去睡不着，阿珂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大事。虽说离开这块生长的地方，心里有点依依不舍，但终究能让辛楣与朱心意分开，毕竟也是件好事。所以早晨起来，就支使佣人开始大搬运。

辛楣和鸿渐又来到那茶楼。这时茶楼里的人还不多，小老板热情地照应着，让二位坐下，辛楣挥手让他去忙自己的事。方鸿渐这才问道："辛楣，到底是怎么回事？闹得我心里七上八下的。"

辛楣笑道："我不能不走哇，在这多呆上一天，我就多一分痛苦。"

方鸿渐道："你别这样闪烁其词，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辛楣道：“即使没发生什么，我也不可能再在这块是非之地呆下去了。再说我做出了对不起来心意的事，我没脸再见她，所以就得走。鸿渐，你也别再细问了，以后会告诉你的。”

方鸿渐更迷糊，只是不好再详问下去，便道：“你到北平之后干什么呢。”

辛楣道：“教书，或者到玻璃厂摆个地摊代写家书，反正衙门里我是不去的。”

方鸿渐笑笑：“我不知道究竟是怎么回事，我也就不说什么了，不过辛楣，我希望你多保重，一定要自自

在在地活着，有一天我也许还会去看你的。”

辛楣激动地抓住方鸿渐的手，道：“我当然盼着这一天，不过我要劝你，在结婚这事上一定要慎重，踏过了这道门坎可就难了，当然，我更盼着你的好消息。…”

二位以茶代酒，就此代为饯行。临别时方鸿渐又问道：“不想再见见朱小姐了？事情总该有个了断。”

赵辛楣摇了摇头道：“算了，见面也徒增伤感，这样不辞而别更好，等我有了着落再向她解释吧。”

临走时辛楣还再三叮咛不要方鸿渐去送，以免当众掉眼泪，说罢两人

郑重地注视了对方一眼，赵辛楣这才大踏步地走了。方鸿渐望着辛楣远去的背影，心里升起一股莫名的惆怅，这惆怅缠绕着他，使他久久不能忘怀。

从茶楼里出来，方鸿渐就到了先锋剧社，和唐晓芙说了辛楣的情况，唐晓芙也稀嘘再三，为辛楣感到可惜。晚上方鸿渐和唐晓芙二人又商量是否去为辛楣饯行，犹豫再三，终究是没有去。

这一夜方鸿渐翻来覆去睡不着，想着来重庆后的许多事，也念着二十四小时里的变故，脑子里乱成了一团。唐晓芙在身边已发出均匀的鼾声，她睡得那么香，像一个不谙世事、无忧

无虑的孩子。方鸿渐觉得自己是个垂暮的老翁，面对着这样一个无知清纯的姑娘，心中勾不起一丝欲望。后来方鸿渐干脆爬起来，坐在床沿上抱住头沉思起来，方鸿渐记得在欧洲留学时读过笛卡尔的一句话：如果你想成为一个真正的真理寻找者，在你的一生中至少应该有一个时候，要对一切事物都尽量怀疑。方鸿渐知道自己并不是个真正的真理寻找者，但他仍不能不怀疑周围一切的合理，他甚至开始怀疑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对他来说，所祈求的幸福来得这样快，而不被欢迎的痛苦却久久不愿离去，这违反逻辑的一切使方鸿渐不得不怀疑它们的

真实性。自己在梦中渴求已久的女人如今就睡在自己身边，而知心的朋友却在一日之间离你远去，生命中所有不能承受的东西如今全压在你的心头，使你不能忘情地生活下去，这就是摆在你面前的现实。辛楣这一走，不知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面。往昔的印象如一把过时的折扇被收藏起来，当你再打开时，它会不会还是原来的模样。唐晓芙舒展的肢体在薄薄的单子下显出了明显的轮廓，她那么美，像古希腊的雕像。而方鸿渐却不敢肯定，她是不是属于自己，占有她的同时是对她的爱还是对她的伤害？在唐晓芙毫无戒备的这一夜，方鸿渐连碰她一

下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他不敢肯定这样是毁灭了眼前这个纯洁的偶像，还是毁灭了自己这个孤独的夜行者。

第二天，方鸿渐收到了由辛楣家佣人送来的一封信，方鸿渐打开见里面还另附一封信，上书“转朱心意小姐亲启”。方鸿渐打开给自己的信，只见辛楣以他一贯潦草的字体写道：

鸿渐：

当你收到我的信时，我可能已经乘飞机飞到半空中了。鸿渐，你我朋友交往这么多年了，我相信你是了解我的为人的，可是我却做出了你不能相信的事。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会这样，这也就是仓惶出走的原因。

鸿渐，我记得你以前说过，女人就如衣服，遗憾的是你我都不能像所说的那样洒脱、玩世不恭，这也许就是我们最大的弱点。我仓促结婚已经是犯下了第一个错误，昨天我又犯了第二个，如果我还继续留在重庆，那将马上迎来第三个错误。我不能这样一错再错下去，尽管现在还不知道北平会是个什么样子，但我想它对我来说毕竟是个新的环境，在那里我也许会把过去淡忘。虽然我知道错误是永远不能够更改的，但毕竟应该试一试。

鸿渐，这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见面，你在重庆要多保重。我在茶楼里对你说的话你要慎重考虑，千万勿

蹈我的覆辙。另外，请你把我附上的信送给朱小姐，请你转告我对不起她。我的房子里还有许多东西，你替我把它们处理掉，房子也卖掉了，反正我永远不会再回重庆了。钥匙在王嫂手里，你去要过来吧。一切事务由你做主。

但愿我们以后还能见面，问唐小姐好！辛楣即夜草草

方鸿渐看完，大为感慨，叹好友此时竟然如此凄凉，心中不禁大戚。唐晓芙这时从屋里探出头来问道：“谁的信？”

鸿渐道：“辛楣叫人送来的。”

“说什么？”

“他已经走了，要我处理善后的事。”

为辛楣送封信，方鸿渐也是鼓了几次勇气，他知道这封信对朱心意来说意味着什么。当方鸿渐跨进国防委员会黑洞洞的大门时。他顿时感到了一种被吞噬掉的感觉，也就对辛楣的出走有了点模模糊糊的理解。他进去一问，才知道朱心意今天没来上班，曾打来电话说身体不舒服，方鸿渐只好到了朱心意的家里。在朱家的门口，方鸿渐又鼓了一次勇气才走进去。在客厅里等了一会，朱心意才匆匆跑下楼来，脸上带着惊恐和疑问。她并没有直接向方鸿渐提问，因为从方鸿渐

的脸上已经能猜出大概。她缓缓他说：“昨天我给赵先生家里打过电话，可电话局说这个电话刚刚撤掉，赵先生是不是要走哇。”

方鸿渐佩服这个聪明女孩的才智，又不忍太伤害她，只好说：“辛楣让我给你送封信来。”

朱心意急急问道：“他为什么自己不来？”

鸿渐道：“他已经走了。”

朱心意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她想不到那个梦中的人已经离她而去，远走高飞。她急急地从方鸿渐手中夺过信匆匆地读起来。这一切来得太快，既在自己的意料之中，又远远超出自

己的想象，心中紧绷着的弦一下子绷断，精神就会由此崩溃。朱心意读着信，脸却渐渐地变得惨白。方鸿渐怕她经受不了，想劝上几句，可又不知道说什么是好，无奈之中，只得盯住她那如雷雨到来前的乌云变幻的表情。朱心意读完信，那张惨白的脸一丝表情都没有，像一尊没有生命的石雕。过了好长时间，她才悠悠地道："得不到的东西是强求不来的。"

方鸿渐忙道："辛楣他心中有很多苦。"

朱心意点点头。这时方鸿渐注意到她的眼里没有一丝泪水。方鸿渐又劝了她几句，便起身告辞。临走出大

门时。鸿渐对朱心意道：“辛楣临走时让我转告你说，他对不起你。”

这时方鸿渐发现她眼中滚出了大颗大颗的泪水，扑簌簌地把衣服打湿了一大片。方鸿渐不忍看下去，仓惶地离开了朱家那深邃的庭园。

方鸿渐用了几天的则间才处理完辛楣的财产，尽管这一段时间房产和旧物的价格猛跌，但也卖了一大笔钱。方鸿渐把这笔钱存进了银行，准备有了辛楣的消息后再给他寄去。

罗念北在这些日子里也运气不济，由于几位演员联合向剧社提出抗议，抗议他不顾演员的死活过分拉长排演时间，而且态度极其傲慢粗暴，特别

是对他的戏剧知识提出了疑问。剧社的几位股东合计了一下，便停止了他在《哈姆雷特》这出戏的导演工作，另外请了一位曾在英国皇家戏剧学院深造过的导演陶伯里来导演后，马上换掉了几名演员，不过唐晓芙还是稳稳地扮演她的奥菲莉亚。方鸿渐也曾经见过陶伯里这个人，发现他很多地方与辛楣相似，只是不知是气质上还是长相上，陶伯里上任后。唐晓芙排戏紧张程度并不比罗念北在时差，往往也是一拖就到大半夜，害得方鸿渐经常苦等。也许这些带艺术禀赋的艺术家们都喜欢熬夜，似乎只有在黑暗的时候，他们的艺术细胞异常兴奋。

他们总自称艺术是为少数人欣赏，实际上是这些艺术品怕羞，见不得人罢了。唐晓芙在这位英派导演的指点下，演技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她也喜欢上了奥菲莉亚这个角色，平时似乎总有些沉浸在丹麦王宫那阴森肃杀气氛中的感觉，甚至在吃饭走路的时候，也带出一副王室成员的派头。

唐晓芙整天去排戏，方鸿渐一天到晚无所事事，便上街瞎转或躲在茶楼里，一泡就是一天，一日方鸿渐从一张别人丢弃的报纸上看到一则小消息：我国学术界两位泰斗潘佑辅、宋浊流夫妇不幸逝世。文中简要报道说潘宋二先生为了保护华夏文化遗产，

不让优秀典籍流失，在自家中搞了个善本绝版书库，存书几万册。因潘宋二人为支援前方抗战及战后重建，只用油灯照明。不慎失火，使得两位泰斗葬身火海，我国千万学子无不痛心疾首云云，方鸿渐读罢，着实为那几万册绝版典籍伤心。古人说，偷书不为偷，为窃，可既然窃得这许多价值连城的财富还怂味人的学问就此烧掉，方鸿渐倒没觉得什么，因为即便不烧掉，留着也没什么用处?

闭着也觉得无聊，方鸿渐便到剧场里看唐晓芙排练。陶伯里穿着笔挺的吊带裤，白衬衣的硬领像白纸板一样，手里还舞着一只类似文明棍的东

西。他不象罗念北那样窜来窜去，倒是手中的打狗棒舞得欢天喜地，看上去让人眼花缭乱。方鸿渐在剧场最后排的黑影里看得津津有味，罗念北不知从什么地方钻出来，坐在方鸿渐的身旁，和他打起招呼来。然后又压低嗓音，低到方鸿渐分不请是人说话还是蚊子吵架的程度对他说："方先生觉得这出戏怎么样？"

方鸿渐敷衍着答道："挺好。"

罗念北又摆出一种特工接头的架式道："我是说姓陶的这家伙导得怎么样？"

这种问题方鸿渐实在难以回答，只得道："不懂，不懂。"

罗念北道：“方先生太客气了吧。方先生在伦敦、巴黎这些戏剧故乡深造这么多年，一定造诣精深，方先生是真人不露相啊。”

罗念北大概以为伦敦效外的牧羊人也能人人背诵莎士比亚的戏剧集，塞纳河畔的清道夫也在香树丽舍大街演过轻歌剧。方鸿渐不禁笑道：“我虽说在那些地方混过几年，可大剧院我却从来没去过。”

罗念北一脸失望的神色，道：“方先生，你瞧陶伯里那样，也配导莎翁的名剧，一碗温吞水。没有激情的戏剧能叫做戏剧？顶多算下流酒吧里舞女的下流演出。”

方鸿渐附和地点着头。罗念北见自己被这位留过洋的学者认可，便更起劲地数落起来：“他陶伯里不过就是跑到不列颠去做了几年花花公子，回来就指手划脚，他有什么？哈姆雷特的悲剧性格要真像他所说的那样，那这出戏我也写得出，真是荒谬！”幸亏罗念北还知道自己写不出《哈姆雷特》，否则莎士比亚准要愧得一头撞死在他家厕所马桶上，否则也肯定会被罗念北仍不知数落得体无完肤。方鸿渐听得心烦，便装着要打几个哈欠。罗念北仍不知趣地数落着，方渐鸿只得倚在椅背上睡起觉来。不入耳的话是最好的催眠曲，方鸿渐一会儿

就睡着了。当他被推醒时，唐晓芙正站在身边。方鸿渐睡眼惺忪道："排完了？走吧。"

唐晓芙咯咯地笑道："没有，还早着呢，这一段戏里没我，我就跑下来陪你。"

方鸿渐觉得好笑，自己来接她，而她却来陪自己。这两者都没有错，但组合在一起都让人发笑，大概世间所有的悲剧和喜剧都起源于这种组合。台上还在一丝不苟地排练，扮演哈姆雷特的演员此时被陶伯里逼得已不像深宫中矛盾重重的王子，倒更像个三天没找到一点食物的乞丐。唐晓芙笑道："陶伯里导演真有意思，排起戏

来简直像个监工。”

方鸿渐道：“我看他不像监工，倒是像条牧羊犬。”

唐晓芙道。”你又挖苦人，我看你就像条……大懒虫！”

方鸿渐长叹一声道：“牧羊大也罢，大懒虫也罢，反正都得找饭吃，有人吃肉，有人吃草，阶级就是这么区分出来的。”

唐晓芙嗅道：“你又来了，再提这个就不理你了。”

两个人都沉默下来，谁也没有说话，一会儿台上叫着唐晓芙演戏，方鸿渐就自己孤苦伶仃地坐地空荡荡的座椅上。看着台上世界之外的局外人，

没有任何人注意到自己的存在，好像自己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气一样的透明体，或者全人类都变成了瞎子。

方鸿渐耐不住心里不可抑制的寂寞，转身走出剧场，找到一家小酒馆，一直喝到酒馆打烊。醉醺醺地回到家中后，发现唐晓芙并没有来过，但方鸿渐已受不了太阳穴的剧烈疼痛，一头扎在床上，和衣睡下了。

这一晚唐晓芙是独自回家的，罗念北涎着脸要送，被她一口回绝。她回到家中，很久不能人睡，直到天该放亮时，才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天是对方鸿渐来说已经无所谓的星期天，他一天没有出门，像只

猫一样的在屋子里去嗅来嗅去，试图找出一点能打发掉时间的东西。后来干脆把屋子里能扔的东西全部扔掉，干干净净地打扫了一遍房间，然后洗个澡，爬到床上继续睡觉。这一天唐晓芙没有来找他，他也不想去找唐晓芙，就这样熬到了天黑。赵辛楣走了已经几天了，方鸿渐想他可能已经安下家来，大概不久就会有信来。辛楣走后的这一段日子是方鸿渐感觉最难过的时光。如今已不能再和辛楣一起聊天喝酒，而其他的熟人没有一个能够代替辛楣的位置。和辛楣在一起就觉得一切那么自然合理，而同别人则觉得那么不协调，包括与唐晓芙相处，

在方鸿渐的眼里，唐晓芙变得越来越高大起来，而看自己则自惭形秽，方鸿渐知道这是无法更改的趋势。方鸿渐回国已经六、七年了，从上海到重庆、犹如翻山越岭一般，翻过一道山梁，前面还有一道，他相信自己就是翻山越岭的命，到了坦荡的平原反而会不适应，所以他情愿这样翻下去，一直到再也爬不起来为止。那时，生命同情感一同死去，唯留下一星半点的记忆在别人的大脑里，想到这儿，方鸿渐嘿嘿地笑起来，在空荡荡在房间里，这笑声显得很空旷。

星期日这天，唐晓芙过得也很寂寞，只是和方鸿渐赌气，所以才不愿

去找他，于是就躺在床上翻看莎士比亚戏剧集和梁实秋的文集，看了半天也自觉没看进一行字，所以就干脆把书一扔，抱头躺在床上想心事。这时门吱呀一声，苏文纨走了进来。苏文纨还是浓妆艳抹的，只是气色好看了些。唐晓芙和她打了下招呼，苏文纨道："晓芙，成了大明星就看不上表姐了是不是。"

自从到了重庆以后，唐晓芙就越来越瞧不起苏文纨。起初是因为她放下书本去香港干走私，后来又发现她与王尔恺混到了一起，所以苏文纨在她心目中的地位由原本不高变成了负值，就像小山包塌成了盆地。现在再

见她，从她的言谈举止到梳妆打扮，觉得哪儿都看不惯，所以就冷冷地道：“哪能呢？表姐是重庆的红人，又是……博士，谁敢看不起呀？”

唐晓芙本想说又是王尔恺的情妇，但终觉大有伤苏文纨的脸面，就没有说出口。苏文纨倒是没有在意，亲热地坐在唐晓芙身边，用手拍着她道：“你也学会捉弄人了。跟表姐不许这样说话。”

唐晓芙道：“表姐不是这样和我说话？”

苏文纨装出生气的样子嗔怒道：“你这小姑娘都该嫁人了，怎么还这样调皮？对了，你那方先生怎么没来

陪你？”

唐晓芙一啄嘴道。”谁要他来陪？怪让人讨厌的。”

苏文纨笑道：“吵嘴了是不是？你要是不要，我可找他去了。”

唐晓芙道：“你找去好了，我正愁打发不掉呢。”

苏文纨笑道：“你这个小机灵鬼，我要真找他去还不把你心疼死。说真的，方先生今天还来不来？”

唐晓芙仿佛恍然大悟道：“噢，原来你来这不是陪我，而是找方鸿渐来了。这可不能告诉你。”

苏文纨被唐晓芙捉弄得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得表情严肃地道：“晓芙，

我找方鸿渐干吗？我要找赵辛楣有重要事，你快说吧。”

唐晓芙见她表情严肃，便道：“他不会来了。”

“那他在哪儿？”

唐晓芙道：“你不知道？赵辛楣走的时候没有告诉你吗？他去北平了，已经走了十几天了。”

这消息对苏文纨来说过于突然，她想象不出辛楣为什么这么匆匆忙忙地走，也许那一天他就是和自己去告别的。苏文纨这么想着，跟上就答道：“他走的时候没和我讲，不过走之前他去了我家一趟，我还以为他是让我去找王尔恺替方鸿渐求情的呢。”

苏文纨笑了起来，为自己的想法感到有些不好意思。唐晓芙却被这句话吸引住，问道："他去过你那里了？那你找过王尔恺了吗？"

苏文纨道："瞧把你急的，不找过王尔恺我来这儿找方鸿渐干吗？"

唐晓芙问道："王尔恺怎么说？…

苏文纨看着唐晓芙着急的模样笑道："他答应了，他给《新渝周刊》打了电话，让方鸿渐马上去复职，不过，他让方鸿渐给他赔个礼，这事就算过去了。"

唐晓芙兴奋劲儿一下又凉了下来，道："给他赔礼？别说方鸿渐不会去，

我也不同意。丢人！”

苏文纨道：“瞧你俩这穷酸劲儿！赔个礼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不就又能干事了吗？这点事算什么？”

唐晓芙还是撅着嘴，道：“这可不好办，他肯定不会去的。”

苏文纨知道拗不过唐晓芙便道：“这样吧，先让方鸿渐去上班，赔礼这事先看王尔恺的，他要是问起来我再去求他。好了，我的话会说了，也用不着找你那方先生了，你把这转告他吧。”

等苏文纨走了，唐晓芙本想去找方鸿渐把这个消息告诉他，转念一想，不如等方鸿渐来找她时再讲，要不又

助长了他的威风。

第二天唐晓芙排戏的时候就有些魂不守舍，总偷偷往台下的观众席上看，看看有没有个黑影坐在角落里的那个惯常的位置上。可是她失望了，观众席一直到晚上一天的排练结束都是空的。唐晓芙生气地往外走，罗念北又跟了上来，脸上贴着一副谗媚的笑，道："晓芙，我送你回家吧，我们同路的。"

唐晓芙道："好吧。"

唐晓芙爽快地答应下来，这可把罗念北美得够呛，马上踩着狐步对唐晓芙又说又唱。两人刚一出剧社大门，唐晓芙就愣住了，方鸿渐正倚着门口

的是电线杆望天愣神呢，看样子已经等了不短的时间了。唐晓芙只好对正大嚼着天上掉下的馅饼的罗念北道：“对不起，有人接我来了，你先走吧。”

罗念北气得哼了一声，瞪了一眼方鸿渐，仿佛方鸿渐抢走了他嘴里的馅饼，掉过头，朝反方向走去。

唐晓芙走到方鸿渐面前，等他发现了自己，便不理他快步走了。方鸿渐快步跟在后边道：“别耍小孩子脾气好不好？我有事嘛。”

晓芙不依不饶道：。‘有事办你的事去，何苦来接我？跑这么老远，真让你费心。”

方鸿渐只好赔不是，道：“都是我不好，成了吧？以后我再不敢不接你了总行吧？”

唐晓芙的火气可远没消，赌气道，“你好，你哪不好？我可没说你哪不好。”

方鸿渐只好步到前边拦住她的路，道：“晓芙，你慢点好不好？咱俩又不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赛跑。晓芙，我这老前辈老胳膊老腿的可与你比不了。”

唐晓芙被他引用的“典故”逗笑了，就连捶他两下撒娇道：“老前辈要是不让我快走，那老前辈就背着我走，那样你走得多快多慢我都没意

见。”

方鸿渐一听。真地猫下了身子道：“这我最拿手，也最情愿。请上马。”

唐晓芙朝他弯着的背狠捶了一下道：“起来吧，谁让你背？你告诉我，你今天怎么这么高兴？有何缘故，细细道来。”

方鸿渐道：“缘故自然是有的，不过到我那里之后再告诉你。”

唐晓芙见方鸿渐老好巨滑的样子，便一语道破天机：“你要是愿意睡地板，我就去！”

方鸿渐长叹一声，显出一副极度失望的模样。

在方鸿渐的公寓里，唐晓芙高做

得如同个公主般地道：“说吧，再吞吞吐吐我就走了。”

方鸿渐装模作样道：“告诉你吧，不过你先作好准备，不要一下乐晕过去。今天我在蕉竹书院谋了个差事。怎么样？是好消息吧？”

唐晓芙不解地问道：“蕉竹书馆是干什么的，是教书法的吗？”

方鸿渐摇摇头道：“据说这是个重庆文化名人聚会的地方，就比如说是……法国的文化沙龙的意思。”

唐晓芙有点感到惊喜，但又不解地问道：“你去那干吗？”方鸿渐道：“那里有个退役的老军阀，会写几笔字，想出本自传，让我去给他整理整

理。”

唐晓芙顿时泄了气，道：“去干秘书啊，抄抄写写，丢死人了。”

方鸿渐的脸腾地一下红了。这份工作是目前能找到的最好的差事了，他自己还满意，可被唐晓芙这么一说，他简直觉得无地自容了，所以不禁有点发火道：“那总比闲着强。”

唐晓芙却笑呵呵地道：“你别急呀，我可为你找到份差事。”

方鸿渐不相信她的话，以为她在开玩笑，厉声道：“我就是上街要饭，也不会与罗念北、陶怕里那些人为伍。我真怕他们把莎士比亚搞得在坟墓里睁开眼。”

唐晓芙道：“谁让你去剧社了？即使你想去我们还不一定要你呢。”

鸿渐问道：“那是什么差事？”

晓芙道：“让你回《新渝周刊》怎么样。”

方鸿渐一听就笑道：“你别拿我开玩笑了，那个曹主编还敢再要我？除非他胖起来。”

唐晓芙板起脸道：“我可是和你说真的，昨天表姐到我家说的，她说她已经求过王尔恺，王尔恺同意了。”

方鸿渐笑道：“王尔恺真是良心发现。咦，苏文纨怎么会知道这件事？而且她怎么还会为我求情？”

唐晓芙想了想，道：“表姐好像

说过赵辛楣去过她家，好像是赵辛楣求她去找王尔恺。”

方鸿渐一下子就明白了所有的原委，他感觉头一下子就大了，血在往上冲。他怒吼道：“这种肮脏差事我不去。”

唐晓芙被方鸿渐的怒吼吓坏了，便问道：“为什么？”

方鸿渐抑制不了自己的冲动，道：“反正我不去，谁爱去谁去。他妈的，王尔恺这个浑蛋！他可把辛楣坑了。”

方鸿渐想起辛楣逃离重庆惨状，不禁心中难过，自言自语道：“辛楣，我对不起你！”说完方鸿渐就抱头蹲到了地上。赵辛楣和方鸿渐虽然以所

谓“情敌”的身份出现，可这些年来两人感情日渐笃深。方鸿渐一直觉得愧对辛楣，辛楣处处关心照顾着自己，为了自己的事辛楣居然能去求苏文纨，而且因此给他心灵造成了这么大的伤害。方鸿渐心里无论如何也受不了朋友的这份情意，方鸿渐恨不得跑出去与王尔恺，苏文纨之流决斗一番，挤个鱼死网破。唐晓芙不明白其中到底有什么缘故，她还搞不懂人间的一些肮脏勾当，虽然她能猜出个大概眉目，但就她的理解，辛楣还不至于逃离重庆。一个纯洁善良的人永远也不会知道肮脏的程度。

唐晓芙也蹲在方鸿渐身边，轻轻

劝慰着他。可方鸿渐此刻什么也听不进去，他脑子里满是真相大白后的愤怒和悔恨，他后悔自己害了辛楣，害了朱小姐，也更感激辛楣对自己的一片情意。过了一会儿，方鸿渐稍平静了些，唐晓芙又问他这是怎么回事，方鸿渐低低地道："这里面的事你还不懂，你就不要再问了。你转告苏文纨，多谢她一片好心，也请你转告她，说我对不住辛楣。"

唐晓芙更加莫名其妙，不知方鸿渐闪烁其词地到底是什么意思，所以又问道："那《新渝周刊》你还去吗。"

方鸿渐一听又火了，嚷道："当

然不去。让她苏文纨去好了，我不能去喝辛楣的血。”

唐晓芙没想到自己一片好心会招为这样一通暴风骤雨，她委屈地哭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方鸿渐也心痛得一言不发，于是两就这样沉默了半夜。

这一夜方鸿渐又主动地睡到了过厅的地板上。唐晓芙听着他沉得的叹气声，也一夜没能合眼。

从这以后，方鸿渐更是少言寡语，平时总是一个人呆呆地楞神。《新渝周刊》自然是不会去，连蕉竹书院的差事也退掉了。唐晓芙看着方鸿渐这副样子，心里害怕他会出点什么问题。不过方鸿渐每天还是准时来接她，然

后把她送到唐家，然后再一个人到街上瞎逛，逛到后半夜才回自己公寓里埋头睡下。日复一日，天气渐渐有些凉了，方鸿渐却仍是这副样子，而且逐渐连自己的装束也不注意起来了。《哈姆雷特》马上就要公演了，唐晓芙进入了最后白热化的攻坚战。陶伯里此时也失去了过去一贯的英国绅士风度，开始变得憔悴疯狂起来。每天唐晓芙能见到方鸿渐的时候只有晚上回家路上这段时间，可方鸿渐总是一言不发，难得听他说些什么。唐晓芙觉得方鸿渐真是变了，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得孤独、暴躁、坐立不安。唐晓芙总是试图来感化他，开导他，

让他还能像以前一样幽默轻松、温柔，可是如今除了身体和五官没有变化，唐晓芙几乎很难再找到以前方鸿渐的影子。她从心里有些失望。

每天早晨一睁眼，方鸿渐就觉得自己从梦的安全岛一脚跨进了痛苦的泥淖，而且不以自拔。方鸿渐痛恨人为什么不能一觉不醒。可是睡觉也是困难的，因为睡着之前的这面时间最难熬，就像一个犯了大烟瘾的人眼巴巴地望着还没到手的鸦片一样，这个滋味实在难以品尝。然而为了忘掉一切，又不能不硬着头皮去闯，这就比什么都可悲。

痛苦是一切幸福的前奏曲，而幸

福的散场则意味着痛苦即将来临。方鸿渐怀疑自己已经跨进了这个奇怪的圈中，而且可能注定逃不出来了。每天一醒来，跟前就晃着辛楣那远去的影子，这种不能接受的事实时时敲击着他，使他怎么也难以忘怀。晓芙虽然每天都会以她的爱抚慰自己，然而方鸿渐觉得这更是难以接受，因为这无异于把一桶清流的山泉浇在一片干涸的、永远也长不出草的土地上。作为一个男人，这是比污辱自己都难以接受的事。每天的报纸上都预告《哈姆雷特》的上演日期，唐晓芙已经成了重庆学生心目中的偶像。每晚剧社门口都会围着一群人，要目睹一下唐

晓芙的真颜。方鸿渐走在她的身边，觉得那些目光就像刀子一般在割裂着自己，自己就如一个荒唐的骑士，陪着纯洁高傲的公主走过那条灰暗的大街。恋爱的痛苦比任何喜悦都值得一尝。

方鸿渐此时已经深深地体会出爱情与结婚完全是两码事，因为任何人都不能够把它区分开而又合拢到一起，这是一个关系生活、理想与现实的问题，这二者永远都是矛盾的，它就如一件你想做的事与你必须要做一件事之间的关系一样，不可逆转。这就是残酷的现实。就在方鸿渐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对自己的境况进行推理的时

候，房东敲响了他的门，而且从门缝下塞进一封信来，方鸿渐捡起信，见信下角写着北平两个字，便知道这一定是辛楣的信，忙撕开读起来。

鸿渐：

我想你一定等急了吧？这么长时间没给你去信是因为我刚刚安定下来。我乘飞机到汉口后便换火车先到了天津的哥哥那里，与阿珂见过了我的母亲。在天津盘桓数目后才一人到了北平，通过朋友在西四一带找了处房子，而且在燕京大学文学院谋了个职，又回天津把茫儿接到北平，这两天刚刚稳定下来。北平给我留下的印象还好，这里官僚气息稍少些，街头上多是没

落的八旗子弟和江湖艺人等，至少我感觉要比重庆和上海强许多。鸿渐，也许这里适合你的发展，你不妨来小住一段时间。重庆给我留下了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我现在还抹不掉那段恶梦，不仅别人伤害了我，我也伤害了别人。鸿渐，这一段经历你不要再提起了了，因为我想把它深埋起来，在我即将再犯人生的错误时，我想它会跳出来提醒我。鸿渐，请转告朱小姐，赵辛楣从心里祝福她有一个美好的将来，也请她把我忘掉，因为只要她记着我，就无异于加深我身上的罪恶。

另：斜川兄也到了北平，现在清

华文学院任教授。他也嘱问候你，盼你能早日来北平聚首。问唐小组好！
盼复辛楣拜上

方鸿渐读完赵辛楣这封信，心里稍觉轻松了一些，便连忙提笔写了封长信，把自己这一段的心情及对辛楣的感激之情淋漓表达一番。写完时都已经过了中午，方鸿渐赶忙到邮局把信航空寄出，又取出辛楣卖房的钱按照地址寄了出去。寄完之后，方鸿渐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件大事般的，心情舒展了许多，便到饭馆里胡乱吃了口饭，就快步来到先锋剧社的排演场。剧场里正乱成一团，置景和美工正忙着把丹麦王宫的那些粗大的柱子立好，

灯光师也正拉着电线，试图让所有的灯全能亮起来。陶伯里站在舞台中央，比比划划地叫得正凶，舞台下一群记者正围着唐晓芙采访，镁光灯的烟雾噗噗地升起，宛如过节的烟花一般。唐晓芙看上去虽然略带倦容，但举止得体、落落大方地应酬着那些穷追不舍的记者。方鸿渐发现记者群中居然有《新渝周刊》的主编曹先生和柳茂寅。方鸿渐奇怪曹主编为什么会亲自出马。记者群中曹主编与唐晓芙贴得最近，那一张干脸险些顶到了唐晓芙的鼻尖上，正露着一口大马牙喋喋地问上不休。柳茂寅站在最外面，显出一副不屑一顾的神态，手中不耐烦地

记着什么，可一双圆眼却不停地往陶伯里身上飞。方鸿渐远远地站在这里，看看这热闹的场面，心里有着一种说不出滋味。这时唐晓芙透过记者们丛林般的脑袋发现了方鸿渐站在远处，便喊了一声，要分开记者们走过来。这帮记者们一见马上蜂拥向方鸿渐奔来，不知道为什么，方鸿渐感觉到一种说不出的力量在向后推他，他解释不清这是什么力量，反正只有服从，于是他拔腿逃出了排练厅，唐晓芙失望地站住了，她清楚地看着方鸿渐消失掉，心里升起一股悲哀。这时记者们又把她包围住，开始了鸟群般的叫嚷。唐晓芙生气地拨开这些长舌妇们，

躲在化妆间里痛苦地流下了眼泪。方鸿渐一口气跑回了公寓，一头扎到水管下，让凉水把自己浇个透，好使自己清醒下来。当全身都淋满了水的是他意识到结束了，眼前这种情况已经不能用泪水和酒精来麻痹自己，应该很清楚地知道，路到了尽头。这时他非常清醒，清醒得如一个透明的冰人。

今天晚上是《哈姆雷持》这个戏的最后一次彩排，明天即将正式公演。彩排成功极了，坐在后排的方鸿渐被唐晓芙塑造的那个奥菲莉亚感动得落了泪。奥菲莉亚和哈姆雷特之间痛苦的爱情像一张巨大的网紧紧地罩住了方鸿渐，他从中似乎深有所悟。随着

幕落，响起了一遍又遍的掌声，方鸿渐的心也溶化在这掌声之中了。

唐晓芙万万没有想到方鸿渐又出现在剧社的门口，她高兴地跑过去拉住方鸿渐，方鸿渐激动地道：“演得棒极了！你应该到好莱坞去，那有你的发展前途。我祝贺你！”

唐晓芙激动得简直要哭出来，轻快地吻了一下方鸿渐道：“谢谢。”两个人走了一段时间，唐晓芙突然问道：“白天我叫你，你怎么头也不回地走了？”

方鸿渐笑了笑，轻松地道：“我想我该走了。”

唐晓芙噢了一下道：“当时叫人

好难堪，以后你要再做出这种事来，我就永远不理你了。”

方鸿渐笑了笑，没说话。

唐晓芙又说：“给你，明天的戏票，三排一号，记着明天带鲜花来。”

方鸿渐接过戏票，深情地吻了下唐晓芙道：“晓芙，我祝你成功，我也希望你能有个世上最美好最幸福的未来。晓芙，记住，我爱你。”

唐晓芙不解地问道：“干嘛说这些？”方鸿渐摇摇头，挽起唐晓芙走向黑漆漆的夜色之中。

这一夜方鸿渐睡得那么香，那么轻松，仿佛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

这轻松甜美的梦被急促的敲门声

打破，房东从门缝下塞进一封电报，方鸿渐打开一看，顿时觉得天昏地暗，电报上书：父病故速归鹏图

方鸿渐不能想象对自己谆谆教导的父亲会如此快地离他而去。这一切仿佛都如一场梦似的，倏忽来了，又倏忽之间去了，生命就如一个肥皂泡，释放尽它璀璨的颜色之后就迅速地破灭，再也无踪无影。方鸿渐迅速跑到旅行社，用最后的点钱订好了明天一早去上海的班机。回到公寓收拾好行装，浏览一下四周，要与这座给他留下爱情和痛苦的山城告别。这时他插在口袋里的手触到了一张纸片，他掏出来发现是唐晓芙给他的入场券。方

鸿渐望着这张入场券，想到应该与唐晓芙再说说话，于是就伏案给唐晓芙写信。

晓芙：

家里来电，说家父已经病故，我要回上海奔丧。晓芙，我知道这一去可能是咱俩的永别，也许以后也不会再同你见面，也许在我们白发苍苍的时刻还能遇到一起。但不管怎样，我都永远爱着你。晓芙，我知道我俩就如生活在两个星球上的人，虽然心相印，但却永远不可能生活在一起。我敬佩你的理想和追求，而且我相信你一定能够成功，可是这一切对我来说是那么遥远和陌生。晓芙，请原谅我

不辞而别，因为我不忍看见你落泪，也不忍破坏你的前程。晓芙，我会永远记住我俩在一起的这段日子，因为它是我生活中最美好的一段，我会把它珍藏起来，让它成为鼓励我活下去的勇气和信心。晓芙，不要为这段感情落泪，不要用泪水来冲掉它，让它永远鲜活如初。

晓芙，请记住，我永远爱你！方鸿渐即日

方鸿渐封好信，长吁了一口气，仿佛自己终于走到旅程的终点，一切即将结束，只有明天才可以等待。方鸿渐把房子退掉，又把信交给房东，请他转交给唐晓芙。方鸿渐在街上走

了几步，想象着今晚的《哈姆雷特》可能出现的成功，想象着明天各报头版上唐晓芙自信而甜蜜的大幅微笑，忽觉得自己的信是那样寒酸，像一个痛打自己耳光博得一些掌声和面包的红鼻子小丑。其实要说的话早已说尽，留下一封一钱不值的信又有多少必要呢？方鸿渐回到公寓，向房东索回那封信，然后拎着箱子走到江边。这是嘉陵江与长江的交汇处，两股江水在这里造出巨大的喧哗，搂着抱着向东流去。方鸿渐从兜里取出信，撕成碎片，抛向江中。白色的纸片纷纷扬扬地落到水面上，像一群蝴蝶。方鸿渐看着纸片随波而去，直到消失在浩瀚

的浪波之中。

晚上，剧场门口华灯竞放，里面不时传出阵阵喝采声。方鸿渐徘徊在剧场的门口，他知道奥菲莉亚正在里面向哈姆雷特吐诉着痛苦的爱情。他多想再进去看上一眼，可是看上一眼又能怎样，他怕就在这一眼中，他的心会软下来，会犹豫起来。方鸿渐再也不敢犹豫，因为这瞬间会毁掉唐晓芙的一生。他来到正在打瞌睡的看门老爷面前，把手里一捧葱翠欲滴的鲜花递给他道："请您把这束花交给唐小姐。"

"哟，是方先生，怎么不进去。"

方鸿渐摇摇头，便掉头慢慢地走

进黑暗之中。

随着引擎的轰鸣，山城被渐渐甩在身后。方鸿渐望着这越来越模糊的城市，望着细得宛如两条银链般的长江、嘉陵江，他记不清这里留下他多少微笑、欢乐、痛苦和忧伤。

第十章

一下飞机，方鸿渐就感觉上海已经相当冷了，灰蒙蒙的天空压在头顶，让人有一种喘不过气来的感觉。鹏图穿了一件蹩脚的西装，招着手在机场的铁栏杆外面等他。

见了鸿渐，鹏图哭丧的脸上露出一丝哭一样的笑容，说他已经等了一

个多小时，以为飞机今天过不来了。六年不见，鸿渐发觉鹏图老了许多，眼睛深陷在眼眶里，知道他为父亲的丧事费了不少心，心中升起一层敬意。鹏图帮鸿渐拎过箱子，引他上了一辆似乎出不了机场就要散架的汽车。汽车抽风一般地叮叮当当地上了路。为了盖住汽车的声音，两个人不得不放开嗓门说话，与两人的心情极不相称。

　　鹏图告诉鸿渐，丧事已经办完了，还算顺利。本来豚翁想死后葬回故乡，但一来那样要多花好多钱，包括路费、请客的钱等等，二来主上老人死后还遭旅途的颠簸，也实在是儿女的不孝，便就地安葬了，费用主要是鹏图出的。

鸿渐问道：“是什么病呢？”

　　鹏图道：“不清楚。近半年来，他总说浑身不舒服，咳得厉害，常常咳得方子都没法抄。十五日那天中午，阿丑去他房里喊他吃饭，见他趴在桌上。阿丑以为他睡了——以前他曾经这样睡着过。阿丑过去推他。阿丑说只是轻轻一推，他便哗地掉到地上。阿丑吓坏了，喊我们，我们扶他到床上，发现他身上已经凉了。毛笔把那部还未录完的药典染黑了一大片。他一直说要等你回来，帮他把那药典搞完，十四日晚上他还说过这话，他相信你。”

　　鸿渐觉得喉咙里很热，胸口似乎

被什么东西堵着。他用力把领带扯松，却丝毫不能减轻堵的感觉。他眼睛望着前方，前方的玻璃上蒙着一层尘土，看不清路上的景物。鸿渐用手揉揉眼睛道："他病后没请过大夫吗？"

鹏图道："你是知道的，他向来不相信西医、中医他又觉得未必有他懂得多。他从自己摘抄的方子里选了几副药吃了，没见起什么作用，可他自己总说感觉好多了，谁也拿他没办法。"

进了家门，晚饭已经准备好。方老太太从里屋出来，定定地端详着鸿渐，她的头发已经完全白了，脑上布满蛛网般的皱纹，两只眼袋松松地垂

着，如同瘪了的气球。方鸿渐红着眼扶她坐下。不知从哪里钻出一个八九岁的孩子，两支鼻涕探头探脑，神出鬼没。鹏图对这孩子道：“阿凶，大伯伯回来了，快叫大伯伯。让你爸妈出来吃饭。”

阿凶一抽鼻子道：“我爸还没回来。”瞥了方鸿渐一眼，便径自坐到饭桌前。其他房子里的人听到声音，都纷纷出来。东房出来的是鹏图媳妇，背后跟着十二三岁的男孩子大概是阿丑，另外一个是七岁左右的阿泰，缺了两颗门牙，西房出来的是风仪媳妇，怀抱着一个不知什么时候新添的，也分不清性别的婴儿，后面也跟着一个

七岁左右的男孩也缺了两扇门牙，方鸿渐记得他叫阿安，或者另一个叫阿安，他叫阿泰。

两位媳妇一出来，便一齐叫道：“哟，大哥回来了，什么时候到的，坐了一路飞机很辛苦吧？”吵得方鸿渐脑袋要炸。两人刚嚷完，凤仪媳妇怀里的孩子又尖声哭起来。鹏图指着那哭得伤心的孩子道：“这是你的小侄女，叫非烟。”

鸿渐记得，“非烟”这名字是豚翁早就题好了预备着的，现在果然派上了用场。非烟尖锐的哭声几乎要刺穿屋顶，凤仪媳妇道：“她是饿了。”便泼辣地撩起衣服．把奶塞进非烟嘴

里，哭声立刻停止。

鹏图问凤仪媳妇道："凤仪去什么地方了？他不知道今天大哥回来么？"凤仪媳妇道："他当然知道的，可是不能因为大哥回来就不出去挣钱了。"

鸿渐皱了一下眉头。

鹏图道："我们坐下等吧。"

鹏图让鸿渐坐在方老太太身边、过去一直是方豚翁坐的位置上。方老太太如睡着了一般，始终垂着眼。方鸿渐坐定，才看清一直站在鹏图媳妇后的阿丑。阿丑好象根本就不认识方鸿渐，直楞楞地盯着方鸿渐的脸，让鸿渐觉得自己脸上一定沾了什么东西，

几次忍不住想用手去擦。阿凶似乎早已等得不耐烦，见大家坐好，仿佛得了许可似的，一头扎进饭碗里，咕叽咕叽地往嘴里扒饭，像是一只饿坏了的猫。阿泰、阿安仇敌一般对视着，一动不动。天完全黑了，鹏图起来开了灯。昏暗的灯光画到人脸上，仿佛桌子四周围了一圈鬼。

鹏图道："大哥，菜已经凉了，我们还要等吗？"

凤仪媳妇把眼睁得只剩下白色，义正辞严道："怎么能不等？出去操劳了一天，回来连口饭都没有，有这道理吗？"

鹏图无可奈何地望着鸿渐。鸿渐

自知没有一家之主的地位，羞愧地把目光移往别处。凤仪媳妇道："我们先吃也不是不可以，但总得给老三留出一些吧？在外面跑不也是为了这个家吗？"

方老太太的抬起垂了半天的眼皮，淡淡他说："凤仪也许在外面吃了，就是没吃，回来再做也来得及。"

凤仪媳妇像是没听见，吩咐早已吃完了的阿凶道："给你爸爸拨出一些来。"

阿凶立刻取来一只大碗，懂事地从每个盘子各拨出一半莱来，捧着送到西屋里去。

鹏图忍气吞声地道："我们可以

吃了吧？”

凤仪媳妇道：“二哥这话好像我不让大家吃似的。大哥是知书达理的人，你说干活的人就该饿死么？”

方鸿渐心里越发堵得难受，早就没了胃口，摆摆手道：“吃罢。”

鹏图媳妇早就忍不住了，抄起筷子在四个菜盘时弄出些稀奇古怪的声音，道：“阿丑、阿泰快吃，愣着做什么？”阿丑把目光从方鸿渐脸上收回，转移到他妈的脸上，见他妈瞪眼，连忙拿起筷子夹了两三粒米，送进嘴里，嚼着。阿泰学他哥哥的样子，数着碗里的大米。鹏图媳妇的手啪地落到阿丑的脑袋上，骂道：“蠢货！你

以为能给你单独开伙？快吃！”阿丑扭曲了嘴，竭力忍着眼泪，终于忍不住，“哇”地号陶起来。阿丑这一哭，提醒了非烟，非烟吐出奶头，也亮开嗓门陪哭。阿泰，阿安却吃得呼啦呼啦响。方鸿渐只觉得自己的脑袋裂开了缝，脑子被揪到半空。他见方老太大的眼角挂着一颗浑浊的泪，心中一阵酸楚。他想拍上桌子大骂“浑蛋”，或者一把掀翻了桌子。他以为自己的脸一定胀成了紫红或者铁青，但在别人看来，他的脸色不过是一种病态的苍白。他颓唐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慢慢地走进他自己的房间——那原本应该是佣人住的小屋，战争一结束，佣

人便回到老家，空出了这间屋子。

一个人的重要性，通常是在他死后才被大家认识到的。方鸿渐历来认为，方豚翁这种人是世间最没用的，自以为是全人类最正直、最明事理的人，真理就像自己的掌纹，被牢牢地刻在自己手心，只知品头论足，空泛议论，没有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的本事，却总端着那没人瞧得上的架子，保持着一钱不值的气节。方鸿渐从方豚翁那里继承了不少东西，却独没有继续他最重要的东西——持家的本领。方豚翁在世时，这个家再破败，但总还是一个家，至少大致的框架还在。现在老大爷撒手去了，整个家的担子猛

然间压到方鸿渐的肩上，作为长子，他无法推卸，但他却忽然明白了，方豚翁生前承担着多大的负荷。鹏图推门进来，开了灯，道："不吃点饭怎么行。这个家要靠你，以后的事还多着呢。"

鸿渐道："我吃不下。"拉把椅子让鹏图坐下。

鹏图忿忿道："三媳妇今天太不像话，你刚进门就闹得这样，明显是要给你个下马威，这还了得。"

鸿渐道："我出去这些年，家里的事过问得少，全然失去了做长子的责任。如今家里成了这样，我的责任尚且难以推卸，自然无法撑起家庭的

重任。”

鹏图推心置腹道。”你是大哥，当然该你说了算，否则家哪里还成个家。”

鸿渐知道鹏图说得不错，一个家总要有个人支撑局面，长子的义务也是老早就确定了的，只是今晚的这一出已经令他焦头烂额，不知以后还会出现怎样精采的场面，想想都怕。

外边的门哗哗啦一阵乱响，凤仪的声音高亢而明亮：“大哥回来了么。”

鸿渐和鹏图迎出去，见凤仪摇摇晃晃地进了门。凤仪如今长得又高又壮，唇上蓄了一道酣畅淋漓的胡子，

一见鸿渐，便摸着鸿渐的手臂，高声大嗓地道：“你回来了，真想死我了！”一股酒气直喷到鸿渐脸上。

鹏图板着脸道：“大哥今天到家，你是知道的，怎么回来得这样晚？”

凤仪转着舌头要说话，被鸿渐拽进屋里，问道：“吃过了吧？”自知是多此一问。凤仪道：“几个朋友硬拉着去吃饭。猜猜酒桌上遇到了谁？”

鹏图道：“你喝了这么多酒，今天就不要说了。大哥刚回来、坐了这么长时间的飞机，让他早些歇着罢，有话明天再说也不迟。”就推凤仪去他房里。凤仪一挥胳膊道：“大哥刚回来，就不许小弟说说话？我有好多

话要说与大哥听呢？猜猜我遇到了谁？想你也猜不出，孙柔嘉！”

鹏图生气道：“你怎么这么不懂事？”

鸿渐道：“鹏图，你先去睡罢，我倒也想和凤仪说说话。”

凤仪对鹏图一撇嘴道：“你先去睡罢。”

鹏图不情愿地往外走，又回头看了一眼，才出去关了门。

鸿渐问道：“你刚才说遇见了孙柔嘉？”

凤仪道：“那还有错？我从前的大嫂子，现在的商人老婆。你别急，听我说。今天这酒不是无缘无故地喝

的，上个月我帮别人的忙做成了一笔生意——对，做生意，你弟弟现在就是干这个。做成一笔就够用一阵的，但更多的时候是做不成，或者就根本没有生意可做。不说这些，刚才说到哪儿了？对，上个月帮人做成了一笔，吴老板压了半年的一批货，我帮着推销了出去。这笔买卖我没赚多少，可是救了那吴老板的急。他愿意和我建立长期联系，今天这酒就是他请的。我没想到他会带着老婆，更没想到他老婆会是孙柔嘉。你说这世上的事还有比这更巧的么？”

鸿渐尽量不动声色地问道：“她怎么样？”

凤仪道：“谁？孙柔嘉？滋润得很，吴老板是个痛快人，花钱很大方。那孙柔嘉满身的金银珠宝，照得人睁不开眼。只是听吴老板私下说，孙柔嘉不会生孩子。看起来好事不可能都给了一个人了。”

鸿渐道：“对孙柔嘉我倒没什么惊奇的，可是我发现你变了许多，最让我惊奇的是，你变得油滑了。”

凤仪叹口气道：“我何尝不想干一份领薪水的差事，可是这种差事就不是为我这种人预备的。”

鸿渐道：“你打算就这样漫无目的地混下去？”

凤仪道：“又能怎么样呢？烦心

事大多，爸爸这一去，家里乱得呆不下去。你听说了吧，二嫂主张分开过，天天为这事闹别扭。任她这么闹下去，我看妈早晚要给她气死。”目光中流露出无限愤慨。

鸿渐道：“分家的事我还没听说，不过我想，从兄弟们的角度考虑。分开过当然好些。但从妈的角度考虑，这家不能分。”

凤仪道：“我也是这样想的。爸爸刚过世，闹出去，也把脸面丢干净了。”

鸿渐道：“这事先不提。不过家里的事你也要多照应点单靠哪一个人恐怕不行。不早了去睡罢。”

躺在床上，鸿渐才觉得身体极其疲乏，可那睡意总也不来。静寂的黑暗中，非烟的哭声、阿丑的号陶声、阿泰、阿安呼啦呼啦的吃饭声、三媳妇的叫嚷声以及二媳扫的敲打盘子声汇成一股热闹的声浪，在某个不远不近的地方频频出击，骚扰那正在靠近的睡意，捉之不着，挥之不去、终于又将床板的吱呀声也拉进这声浪中了。

这些日子方鸿渐翻了豚翁留下的未编完的药典和大本日记，发觉方豚翁竟很有些留名后世的欲望和想法。不说药典，单说这些日记，就完全是写给别人看的。方鸿渐看着觉得脸红，暗想：《颜氏家训》之类的名著会不

会也是这么造出来的？这种事情在西洋也是有先例的。道德修养极其恶劣的弗朗西斯·培根，居然写得出《论人生》、《论爱情》之类岸貌然的文字，并因此混了个思想家的美名，让人误以为他是个品性修养极高的谦谦君子。倒是法兰西的卢梭多少实在些，敢把邪恶的念头和行为如实写出却又被《忏悔灵》的标题冲淡，到头来依然是美化自己，只不过换了角度，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读日记的时候，方鸿渐觉得他不是在读方豚翁的日记，他觉得自己简直是在读孔子或者释迦牟尼或者耶酥或者穆罕默德的道德语录。假如能忘掉日记的真正作者，那

么读的时候还是很能受到些启发的，仿佛听圣贤的教诲。看来圣贤并不难当，关键在于肯厚起脸皮来自欺欺人。

鹏图在洋行里告了个假，提前回到家里，找鸿渐商议家庭事务。鹏图遮遮掩掩道："你已回来几天，不知你打算怎么办。"

鸿渐猜想鹏图是有话想说，便说道。"家里的情况你熟悉，我想知道你的看法。"

鹏图的目光漫无目的，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道："那晚的情形你也见了，凤仪整天在外面漂，难得过问家中的事，他媳妇又霸道得很，无人管得了，美珍与她一向有矛盾的。爸爸

在时一切还好说，他这一去，凤仪更是目空一切，气焰的人。美珍哪里是她的对手，夜里常常偷偷流泪。我不知道她这样无理取闹到底是何居心，妈的年纪也大了，真要被她气出个三长两短，该去向谁交代？大哥，那天我见你被她气得饭都吃不下，心中实在急。可是这家里的事该由你做主，只是生气解决不了问题，该说就得说，不能被她的气焰吓住，任她称王称霸，无法无天。”

方鸿渐没料到鹏图会说这些，但又觉得他说的并非没有道理，便说道：“你是知道我的，我这人没有任何管人的本事。你说我该怎么做呢？”

鹏图道："我不知道凤仪是什么意思，但我猜想，她天天这么闹，是不是想等到大家被闹得过不下去了，提出分家。分家的事由别人提出，遂了她的心愿，她却不担任何罪名，自然是再便宜不过。而且她平时话里，也总带着瞧不顺眼就分的意思。我与美珍商议过，与其被她搞得一塌糊涂了再分，不如趁早分开的好，大家各过各的，彼此少了接触，也能相安无事。你是留过洋的人，世面见得多，自然知道分家也算不得什么失面的事，而且妈的身体总比面子要紧一些吧？"

鹏图在洋行里混了几年，头脑灵活了不少，话出说得圆满了许多，令

方鸿渐暗暗吃惊。看来凤仪没有说错，鹏图两口果然是想出去过，却偏要打出为了母亲的旗号，飘飘摇摇的，仿佛忠义堂前那块“替天行道”的晃眼的招牌。这倒真如鹏图所说“自然是再便宜不过”。鹏图却也有鹏图的道理，这样一个乱糟糟的家，方鸿渐也觉得实在呆不下去。但分家毕竟不能像辞职那样，全看有没有兴趣。

鸿渐道：“父亲刚刚过世，就闹着分家，毕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而且我们全不了解母亲的想法，她也许宁愿守着这个矛盾百出的家，也不愿见它破裂。这事不如先放一放，大家都尽量克制，你也劝劝美珍，别耍小

孩子脾气，凤仪那边我去对他们讲。在一起过总还能相互有个照应，许多事情也方便些。”

鹏图点点头，看着鸿渐道：“大哥，我多说句话，你如今只身一人，无妻儿拖累，自然也并不晓得当家的难处。我以为，这个家你来当，但你必须树立起家长的威信，说话要管用，令行禁止，含糊不得。倘能这样，这个家或许还有救。”

在方鸿渐听来，鹏图无异于在说：“你自己掂量掂量，看能不能当好这个家。若不能，不如趁早散伙，即使能，也未必能保证不散伙。”

但方鸿渐很清楚自己不是当家长

的材料，只是这样说显得逃避责任。鸿渐道：“家只靠我一人当肯定不行，我想还是应该我们大家一起来当，什么事互相商量，同心同德，合舟共济，自然可以把家治理好。”

方鸿渐不自觉地把民主思想引人中国家庭，鹏图听了只觉得好笑。鹏图眯着眼道：“人人都参与管理，最终是人人都管理不了。就像这房子，尽是上椽子，没有顶梁柱，房子还是要倒。现在不是你谦让的时候，还是想想治家的措施罢。”

方老大太从未敢把方家的希望寄托在方鸿渐身上，但豚翁一去，她便没了主心骨。鸿渐这次回来，一举一

动，都在她眼里，觉得老大虽有一颗难得的孝心，性子却软弱，被两个媳妇吓得话都不敢说一句，实在让人失望。方家的破败是注定的了。方家的败落虽已成定局，但方豚翁毕竟是前清的举人，小县里的大绅士也毕竟是一乡之望，家产虽不多也总还是有一些。豚翁去世之前，曾遣鹏图回乡统计了一下老家的财产。鹏图回去后，发现战火竟遗漏了这个多少有些风水的地方。宅子虽已破旧，却还保留了旧时的尊严。从前的佃农也主动回来在田地里种上庄稼。鹏图依旧被人称为“二少爷”，觉得很不习惯。他大略估算了一下，老家现有的家产，至

少值四万元。鹏图还发现，方家过去的地位，已被一户新近最暴发的人家抢去不少，甚至大有逼方家下野的意思。这户人家姓袁，老太爷叫袁宗显，本来只是极普通的人，从未被豚翁正眼瞧过，却因了穿军服的儿子，一夜之间荣耀起来，中日战争一结束，袁老太爷那个八年没有消息的儿子，忽然以旅长的身份回了一趟故里，据说胸前的勋章足有三四斤重。袁旅长在家只呆了两天，第三天袁老太爷便动手盖新房，一切模样气势以赶过方家为标准。鹏图回去时房子正轰轰烈烈地盖着，有人递话过来，说袁老先生对方家的田宅很感兴趣，愿出四万元

买下，鹏图虽然心动，却不敢自作主张，返回上海与豚翁商量。

豚翁听罢，几乎背过气去，连声痛斥那袁宗显“沐猴而冠、一人得道、鸡犬飞升”，骂完袁宗显为“沐猴’、“鸡犬”之后便连篇累犊地咳嗽，方子都抄不成。方豚翁也确实没有想过要卖田产，更不要说卖给袁宗显这种人。他觉得上海不是久留之地，还是回老家做大绅士惬意。听鹏图说起袁家正在鹊起的声望，更是坐不住，觉得应该马上动身回乡。无奈身体一日不如一日，毛笔都几乎拿不住了，肯定难以承受回乡之路的颠簸，便指望自己开的方子能迅速见效，身体快些

好起来。实际上不吃那些药兴许还好，吃了那些药病情反倒日新月异，进展神速。

豚翁自知不久于世，乃告鹏图、凤仪，死后务将自己葬回老家。豚翁最大的遗憾，便是不能亲自回去灭袁家威风，乃再三叮嘱鹏图、凤仪，务必管理好方家祖传的家业，并将其发扬光大，自己将在地下看着他们重振方家声望。

鹏图、凤仪一味应允，多少给了老太爷一些心灵的安慰。方豚翁到死也不知道袁宗显买方家田产的真正出价，因为鹏图不声不响地隐瞒了一万元，只说袁家愿出三万元。不过幸亏

他不知道，倘若他知道袁家出的价码比三万元又多一万元，只会使他更为袁家的阔绰而愤。那里骂“沐猴”、“鸡犬”恐怕就不足以解气了，搞不好要直接骂起祖宗来，从袁世凯一直骂到袁绍，曰“好人绝不会姓袁”。

可是凤仪的媳妇凤琴却不象豚翁那么轻信，她差凤仪暗中回一趟老家，搞回了四万元的真情报，却没有从态度上表露出来。凤琴心下道：“鹏图你真毒辣，咱们日后再算账！”

这日鸿渐来到方老大太房里，与老太太商议今后的生计。方老大太觉得鸿渐不能总在家里闲着，该出去找些事做，做大哥的被兄弟养着，说话

自然硬不起来。方鸿渐觉得也是，吃人家的嘴短，确实该用自己挣的钱先将自己的嘴搞长、搞硬，只是倘若能找到一份差事，当初也不必往重庆跑，而且连一个熟人也没有，哪里找得到稍微称心一些的工作。

鸿渐道："妈妈说的有道理，我也想出去转转，找一份工作。"

方老太太道："洋博士毕竟不多，工作总是好找的。"

鸿渐见老太太又提起这见不得人的旧事，身上不自在，脸上却不再有潮红。转念一想，既然是骗子横行的世道，自己又何苦这样老老实实地做正人君子。那张博士文凭毕竟花了十

美金，至今未派上用场也确实冤枉，就算用十美金买工作，也算不得多么丑恶，韩学愈之流的教授位子不是坐得稳稳的么？所以乃翻箱倒柜地找那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虽然方鸿渐一直羞于提到文凭，可方豚翁却把那印着洋文的白纸当了宝贝，仔细地收藏在箱底，害得方鸿渐足足折腾出来。方鸿渐把它叠好了，装进口袋，想着自己也要招招撞骗了，脸这才有些微红。

晚上吃饭，算上非烟，一家十一口人一个不少地围坐在桌旁，不声不响地把饭吃完。这样安静的晚饭，鸿渐回上海后第一次吃，胃口大了不少，

被众人频频以惊异的目光注视。吃罢，鸿渐说：“阿丑、阿凶也该干点活，把碗筷洗了。”

鸿渐话音没落，美珍、凤琴的四只白眼就钉子般钉在他的嘴上。凤琴道：“做哥哥的该先给弟弟做个榜样才是。”

鸿渐听出她话里有话，是指桑骂槐的妙语，并无可以手里的把柄，侧脸去看美珍。美珍撇下了嘴，鼻子哼了一声。阿凶有了理论依据一般，对阿丑高声嚷道：“你是哥哥，你不干，我怎么会干？”阿丑不慌不忙道：“大伯伯也是哥哥，大伯伯什么都不干，爸爸却干。”被鹏图“啪”地一

记耳光，哭声轰然而起。这哭声又引来了非烟杀猪一般的尖叫。鹏图呵斥道：“浑蛋！说什么话！”阿凶幸灾乐祸地嚷道“不干就要挨饥，谁让你是哥哥。“兴奋得手舞足蹈，却将一只碗打到地上摔碎了，屁股上被凤仪踢了一脚，又在哭声中增加一个新的声音。方老太太叹息着回房去了。方鸿渐楞楞地坐着，只觉得那一巴掌打在自己脸上，那脚踢在自己屁股上。凤琴哼地一声拽起阿凶去了西屋，阿安也像一根尾巴一样跟了进去。美珍望着凤琴的背影道：“能教出好孩子才算怪了。”被鹏图白了一眼。凤仪道：“大哥，别与女人孩子一般见识，

碗我来洗。”

鸿渐回到房时，越发觉得老大太说的对，不能老是吃他们，再吃下去，自己要被他们生吃了。明天早晨，鸿渐谎称头痛躲过了早饭，估计鹏图、凤仪都出去了，才起床胡乱洗了脸，与老太太说了一声就出了门。

方鸿渐跑了几家报社，都声称正在减员，硕士博士都照减不误，自然不会那边减着这边却进人。那张克莱登大学的博士文凭被方鸿渐取出收起无数次，却没有一个人看上一眼。方鸿渐心灰意冷地在街上瞎逛，忽听得背后有人喊他的名字，回头看时，却空无一人。一会儿，路旁杂货铺的小

窗子里探出一只脑袋道：“鸿渐，往哪儿看呢？”鸿渐觉得此人面熟，但一时又叫不出名字，只得假装热情洋溢道：“是你呀，老兄。”上去握手，脑子里却在飞快地搜索着这人的名字。

那人道：“五年多没见了吧？你没怎么变，我一眼就认出了。”

鸿渐道：“是么？老兄你的变化可不小，开始我还真没敢认。”

那人叹道：“一言难尽。走走，喝两杯去。”把头如乌龟一样地从窗口缩回去，然后人通过门未出来。这人脸上胡子拉碴，脏得打绺的头发象拖把一样扣在头上，一件因油泥密布而变厚变亮的长袍从肩上空空荡荡地

挂下来，脚上是一双年久失修的黑色猪皮鞋。他冲窗口里面一个隐约可见的女人的影子喊道：。‘我和鸿渐去喝几杯，很快回来。”

鸿渐的肚子早就饿了，因此也顾不得去想“喝一个想不起姓名的人的酒是否道德”之类的问题，跟在这位施主后面，进了附近一家小馆子。施主出手倒很大方，不像身上的行头。酒菜摆了满满一桌子。

鸿渐没话找话道：“老兄，这些年你是怎么过的？”

鸿渐的话仿佛勾起了他的一段伤心往事，他放下酒杯，叹道：“日本人炸毁印刷厂之后，《邓林丛书》的

编辑出版计划也不得不下马。”

方鸿渐听到《邓林丛书》，便一下子记起了这人是谁，是已经久违的王先生。

“我和洪先生不肯半途而废，又从头搞起，而且基本搞成了。却不知什么地方得罪了日本人，派汉奸砸了逐日书局，绑走了洪先生，投进南京的监狱。据说给洪先生定的罪名是煽动排日情绪。日本人走了，国民政府却依然把煽动排日情绪的洪先生关在狱里，罪名据说又变成了混淆视听，蛊惑人心。”

王先生苦笑两声，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鸿渐道：“王先生怎么做起小买卖来了？没打算再回华美新闻社吗？”

王先生道：“新闻社倒是来请过我，说是继续回去做主编。可我对笔杆早就失去了兴趣，老婆孩子热炕头不是挺好吗？”

鸿渐道：“王先生想得开，活得也洒脱，敬佩！”

王先生道：“世上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与人打交道。其实有饭吃，活着，这就够了，别的都是身外之物，大可不必孜孜以求。方先生近来情形如何？”

方鸿渐把找工作的遭遇对王先生如实说了，王先生道：“若你还有兴

趣，不妨回华美新闻社，我可以替你说说，这点面子，他们不会不给。”

于是，方鸿渐很快又回到华美新闻社。

一天，方鸿渐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东吴艺专学报》上有褚慎明的一篇文章《中西艺术与中西哲学》。心想，褚大哲学家什么时候研究起艺术哲学了，乃对《东吴艺专学报》特别留意，两个月后又发现一篇《艺术情感论》，洋洋洒洒数万言，占去学报三分之一的篇幅。方鸿渐要通《东吴艺专学报》编辑部的电话，得知褚慎明如今乃是东吴艺专的艺术哲学教授，方鸿渐又把电话径直打到教授的家里。

诸慎明知道是鸿渐，喜出望外，约鸿渐公历新年去采薇家中一聚，并说采薇也时常提起鸿渐。

斜川与采薇分手后，褚慎明便成了采薇的座上客。起初也是与采薇大谈哲学加罗素，被采薇不冷不热地刺了几回以后，幡然悔悟，改攻艺术，从此人们说："褚先生比从前感性多了。"被东吴大学聘为教授后，学生中又流传着一个笑话，说褚教授从报上抄了一大堆名人通信地址，一寄信去，内容却不再是恭维，全改为"商榷"。信总共寄出一千封，回信却有一千零一封。"零"出的一封，是采薇女士与褚教授的"商榷"。除采薇

女士外，比较著名的回信人还有：黑格尔、李白、庄子、泰戈尔、贝多芬和毕加索。这些人四处吹嘘，他们与最伟大的艺术哲学家褚慎明教授通过信。至于学校里是不是真有这个笑话，一般人都不太清楚，但大多数人都是从褚慎明本人的嘴里听到这个关于他的笑话的。据说，诸慎明近来对潜意识和非理性爱好得发疯。

圣诞节这天，方鸿渐收到辛楣的信。信中说辛楣已经做了教授，讲授西方政治思想史，并说阿珂又怀孕了。信中着重提到朱心意，说她已如愿以偿地到了美国，正在加州大学攻读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学。信中道“她的天

真也正如当年我的天真，以为我门的教育可以改变我们的学生，将来通过他们去改变社会。届时我们正时刻地被社会摧残。我们甚至连我们自己都不能改变，光荣与罪恶都属于社会。但我们却常常为我们身上的伤痕谴责我们自己，却不知最好的方法是遗忘。”信的最后仍是希望方鸿渐能到北平去，两个人重新聚在一起喝酒聊天。

方鸿渐却毫无喝酒聊天的心思。他发现鹏图、凤仪两派之间既有矛盾，又有勾结。每当某一派与方鸿渐发生冲突时，另一派便十分默契地暗中把冷箭射向方鸿渐。方鸿渐被复杂的家

庭政治坑得叫苦连天。表面上，鹏图、凤仪还是严格属守中立。辛楣那种政治家总是输于政治，倒是这些没学过政治定义的人，对政治的真谛理解得很异常透彻，把玩得无比圆熟。

阿丑偷了阿凶藏在他枕头底下的两块糖吃了一块，阿凶发现少了一块，大吵大闹。凤琴便站在西屋门口对一万人演讲般叫道：“哪个不要脸的，偷吃弟弟的糖。你爹妈穷得连块糖都买不起了么？不要脸！怎么没卡到嗓子眼里憋死？”

由于所指过于明确，美珍自然不甘示弱，跳出来以同样的嗓门叫道：“你最好讲清楚，谁偷吃了阿凶的糖

了？”

风琴道：“谁偷了我怎么知道？谁偷吃了谁心里明白。”

美珍道：“我们阿丑还缺糖吃么？我们阿丑糖多得吃不了，不像有些穷光蛋，丢块糖就像丢了魂似的。想吃糖的话，我让阿丑送几块过去。”

风琴道：“哟，好像谁稀罕那块破糖似的。我们阿凶从不吃别人给的东西，更不要说偷吃了。”

阿丑从东屋蹭出来，站在美珍身边，道：“阿凶总是吃我的糖。”

美珍道：“听见吗？阿丑是不会说谎的。”

风琴道：“哟，这孩子现在成了

什么东西了？满嘴哪怕有一句实话也好。”

美珍气得白了脸道：“我们阿丑说了，跟三娘学不出好来。看看阿凶的德性，就知道他娘的德性了。什么东西！”

在这两个女人斗嘴的时候，鹏图和风仪都在家里，却像两个聋子，老老实实地呆在各处自己的屋里，对吵骂声充耳不闻。阿泰、阿躲在各自的门后，看得津津有味。正在给辛楣回信的方鸿渐被吵得一个字都写不出，实在忍无可忍，拉开门道：“你们有没有完？不就是一块糖么，值得这么吵么？吵得全家不宁于你们有什么好

处。”

风琴转向鸿渐道：“一块糖是小事么？道德品质的培养是小事么？孩子不该从小培养么？亏得还是洋博士呢，这点道理都不懂。”

鸿渐惹出一身不是，火更往上顶，红了脸道：“你们居然也晓得孩子需要培养，这事倒稀奇。”

美珍中了子弹一般跳起道：“大哥这话不对吧？我们的孩子我们晓得培养，莫非是你培养的不成？”

鸿渐道：“你们这也叫培养？这两个孩子将来若会有出息倒是件怪事。”

风琴道：“我们倒不指望他们将

来像大哥那样有出息。”

美珍道：“对，我们也不指望他们出去混什么博士，能规规矩矩地做点事，养养家，我们也就满足了。”

凤琴道：“既然吃的是中国饭，便老实实地做中国人，做点有用的事，别整天又臭又硬的，满肚子心计对不对？”

美珍道。“可不是，平时不见帮家里什么忙，这时候倒奔命似的回来了，为了什么？”

凤琴道：“还是惦记着这点家产。若是我呀，知道自己没为家里做过什么，是不会涎着脸回来的。”

美珍道：“说的是。若以为自己

的修养好，倒是做出点样子来让我们看看呀。”

风琴道：“对呀，让孩子们将来学学大伯伯的榜样。”

妯娌二人这边一唱一和，全不顾方鸿渐苍白的脸色。鸿渐哆嗦着嘴唇道：“想不想过了？不想过分家！你们不是早就盼望着这一天么？”

妯娌二人道：“哟，大哥，分家的事可是你说的，怎么倒成了我们盼望？老远地跑回来，难道是替别人分家？”

方鸿渐觉得自己遇到了两个纠缠不清的女巫，吵下去非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整个人恐怕都要被她们的舌

头切成肉末。转身回屋，砰地摔上门，心里生气：鹏图、凤仪这时候怎么成了两块木头？躲在屋里听自己的媳妇撒泼，莫非是一种精神享受?

鹏图自报奋勇要回老家变卖家当，凤仪一定要一同去。

鹏图道：“你信不过二哥吗？”

凤仪道：“二哥这是什么话，倒显得兄弟之间生分歧。回去有许多事情要处理，价钱也要不断地讨，多个人不是也有个帮手么？两个人总要比一个人想得周全，也可以节省不少时间。”

鹏图道：“你的意思我明白，但我毕竟去统计过一次，情况很熟悉，

不费多少事的，何必这么兴师动众？”

凤仪道：“我已有七八年没回过老家了，一直也想回去看看，正好这段时间也没什么事，一来可以帮帮二哥的忙，二来呢，也了却我多年的一桩心愿。”

鹏图再也无话可说。鸿渐做出最后决定，公历新年一过，鹏图、凤仪就处理家产，快去快回。

公历新年，街上并未显得比往日热闹。方鸿渐刻意打扮了一番后，便应褚慎明之约，前往采薇家去。方鸿渐急于要见的不是褚慎明，但他听褚慎明提起采薇，却勾起心中一段美丽的回忆。

采薇不是晓芙那种天真清纯的女性，也不是苏文纨那种女学者，更不是孙柔嘉那种煞费苦心的女人，采薇留给鸿渐的是一种全新的、异乎寻常的感受，方鸿渐找到一个可以准确概括这种感受的词汇。

分家的事已经基本敲定，方鸿渐心里多少感到一些轻松。太阳很好地照在街上，没有风，因此不那么冷，不那么凄凉。方鸿渐一边走，一边在心中描摹着采薇的样子，脚下轻快得像踩着风。影子跟狗一样跟在身后，一步不落。三三两两的路人，脸上木无表情，就像路旁那些呆板的楼房，又老又旧，却并不给人以沧桑感。时

有一些水果摊，摊主的叫卖声映衬着那些美女般水灵的水果，价格自然是贵族气的高傲。方鸿渐收住脚步，颐指气使地点出钞票，仿佛光顾高级妓院的公子哥儿，指点摊主在美人堆里挑出几个相貌气质俱佳的，装到小竹篮里，拎起来掂了掂，又望望那幢已经不远的熟悉的小楼，心中涌起一阵莫名的激动。

方鸿渐走进采薇的客厅时，墙上的钟正好敲到三响的最后一响。褚慎明早已经到了，正在细细地品着咖啡。方鸿渐和他亲热地打过招呼，便在褚慎明旁边的沙发上坐下。

诸慎明与过去可大不一样，西装

已变得相当合体，脸色也红润得多，而且神采飞扬，大有一日看尽长安花之意。褚慎明的得意自然有它的道理。既已抛弃数理逻辑，便再也不怕被女色搞乱心智，而艺术哲学又恰好需要对感性和迷狂做切身的体验。他对女人曾做过精彩的中西比较研究：西方的女人是老虎，色彩斑斓，威风凛凛，值钱的却只是那一张皮；中国女人是蜜蜂，看似平淡无奇，却是余味无穷。这就像中西绘画，西方油画把颜料厚厚地盖满整个画布，艳丽异常，但却厚重笨拙；中国画只需三两笔水墨，朴素淡雅，但却意境高远，采薇恰好集中了中国女性的全部优点，诸慎明

自称，他迷恋的并不是采薇这个人，而是中国女性的优点。他还自称是柏拉图式的“精神恋爱”，绝无任何杂念。所以今天赴采薇之约，早早地到来等候，因为他有一个理论：所谓情感，无不存在于等候之中。一旦你等到了，它便会失去它原先具有的意义。按照他的理论推演，一切意义都在路上，而目的地是毫无价值的，打个比方说，一个穆斯林长途跋涉去麦加朝圣，不舍昼夜。这时，圣地麦加并不是那个靠近红海的具体城市，而只是朝圣之路上，一旦他真的走到麦加，朝圣的意义就结束了。

　　褚慎明拽了拽挺括的领带，对方

鸿渐道，“此次回上海，鸿渐兄有何感觉？”

方鸿渐见他谈起感觉，便调侃道：“中国古人说：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此外又有言不及义、辞不达意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说。褚兄当然知道，感觉存诸心灵，是不可表达出来的。”

褚慎明只得干咳了两声道：“鸿渐兄才思敏捷，真该去学哲学。”

方鸿渐道：“可惜我已经乱了心智。”

这时，采薇笑着从楼上下来；对褚慎明道：“褚先生，论口才你可是远远比不上方先生的。好了，你们二位别斗嘴了，看看我这件衣服如何？”

采薇今天穿一件白色的真丝旗袍，旗袍下摆绘着几株黑牡丹，随风垂摆。方鸿渐一看，便知是采薇自己绘制的，而且与“回眸图”相差无几。诸慎明一见，大惊失色，连连夸赞道：“太美了！这种黑白反差再与采薇女士的气质配合起来，简直是天衣无缝啊！更主要的是……是它表达了一种感觉，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

不知褚慎明是真有感觉还是假有感觉，反正他急得抓耳挠腮，仿佛找不出表达感觉最准确的语言。采薇又问方鸿渐，方鸿渐微微一笑，答道：“记得前辈曾有过这样两句诗，不知记得准不准，尽勘世上有情处，始知

人间地构成”

采薇鼓掌道：“方先生真是才华绝代，诸先生，你可已经输了第二局喽。不过别着急，谁输谁赢都是我的朋友，请上席吧。”

褚慎明的脸这才由白转红，怕被人占了先似的匆匆坐到了采薇的身边。桌上并没有多么丰盛的食物，只有四菜一汤，但每道菜都色彩明快，清香扑鼻。采薇道：“今天这儿道菜都是用水里长的东西做的，主要就是莲藕菱鱼这四种东西。请二位品尝。”

方鸿渐弄不清采薇又在搞什么把戏。这四道菜连一个人的肚子都填不饱，总不能让客人饿着肚子回去。可

既然已经不够，自然就不能抢着吃，所以方鸿渐就一样夹了一点尝尝，果然味道极其鲜美，沁人心脾。

见二人都尝了一遍，采薇又问道："觉得怎么样？"

褚慎明又急着夸道："果然非凡，实在与仙境美味比美，清新之中露着一路华贵之气，雅而不媚，好！好！"

褚慎明猛夸一通后又拾起筷子把所剩无几的盘中之物全送进嘴里，以示不愿有遗珠之憾。

采薇又问方鸿渐觉得怎样，方鸿渐歪着头想了想着："不腻。"

采薇拍手称绝。这可气坏了褚慎明，他翻着白眼，仿佛被莲子粥噎住

了一般。采薇道：“方先生感觉真是准确，实在佩服。褚先生，这就叫做‘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褚慎明搞不清他们二人玩的是什么把戏，心中开始后悔放弃了哲学，不然用数理逻辑将此暴评一通，绝对叫二人作倾倒状。采薇招呼佣人撤了剩余的汤汤水水之类，换上了一桌正式的酒席。并让人取出一正宗的法国香槟，给两个人斟上。方鸿渐在法国呆过几年，自然懂得这香槟的优劣，连声夸好。

采薇举起杯说：，‘二位先生，谁能说出这香槟像什么？”

褚慎明这次学乖了，再不肯先说。

方鸿渐想了想，说道："这香槟就像人的感情，时间越久远就越回味无穷。"

采薇遗憾的笑笑道："方先生这次可是错了。不是香槟像感情，而是感情如香槟酒，咽下去之后很快就会谈忘，再没什么滋味了。"

方鸿渐恍然大悟。他从采薇家出来以后就一直把这话来回地品味，该到家时，他终于明白了自己一直痛苦不堪的原因。再好的酒也不可能永远含在嘴里，终有咽下去的时候。咽不下的永远是苦果，而咽下去又会觉得怅然若失，索然无味。如把酒含在嘴里，固然可以使酒香长存，却时时要

说话吃饭发愁；咽到肚里，因此失去了慢咂细品的缠绵，却多出一份了无牵挂的轻松。

鹏图、凤仪去了老家八天，春风得意凯旋而归。这八天，上海的家里出奇的安宁，仿佛大战前的战场一般。鹏图、凤仪一进门就说，这次回去发现，那些房子已经破得不像样，袁宗显察看了一番之后，便不想要那些房子。兄弟俩费了两桶唾沫，终于说通老头子买下。变卖家产的钱不如预想的多，却并没有亏，甚至多少还赚了些。总数是两万五千元，全部交给鸿渐掌管。其实，确如兄弟二人所说，这次不但没亏，还多少赚了些。原来

谈定的价钱是四万元，但兄弟二个回去后，开口便要五万少一个子儿不卖。袁宗显想这片田产想得要发疯。这是本县风水最好的地方，占不到这块地方，袁家的地位声望便要大打折扣。但老头子觉得多花一万元像割身上的肉一样疼，迟迟不肯答应。假如鹏图、凤仪再坚持两天，袁宗显就要沉不住气，偏偏鹏图、凤仪先沉不住气了，把价钱往下落了五千。袁宗显怕夜长梦多，立刻附合答应了。结果两方面皆大欢喜，都认为自己赚了便宜。兄弟二人拿了钱，不慌不忙地各揣了一万并编好了说辞，高高兴兴地回到上海。

方鸿渐收到两万五千元，便开始为分割财产发愁，他提议暂时不忙着分家，等局势再稳定一些。鸿渐道：“最近迁回上海的人越来越多，房价暴涨，不如等这潮这头过去，也省得为了买房多花冤枉钱。”美珍认为，早分家早找房，兴许能找到好一些的房子，而且“腾出来的房子还可以租出去收房租么？”风琴也随声附和。方鸿渐干脆挥了一下手说：“要分也得等过了春节再说。”

晚上，鹏图悄悄溜进鸿渐的房里，面有难色，鸿渐问他是不是有话要说，鹏图吭哧了半天才说：“我不反对过了春节再分家，可是你觉得目前这种

状况，春节能过得安宁么？”

鸿渐道：“这就全看你们的了。”

鹏图道：“风琴要撒起泼来，阎王爷能劝住美珍么？”

鹏图脸上顿时红成一片，嘴唇反倒显得洁白了。

鹏图刚走，凤仪又溜了进来。凤仪用食指描着唇上的胡子道：“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家还是应该过了春节再分。爸爸刚去世，妈第一次一个人过春节，我们该让她高兴才是。凤琴和美珍是天生的臭毛病，大哥不必搭她们。她们狗改不了吃屎。春节不远了，这段时间大家都在家，量她们也不敢把妈怎么样。不过我担心，将

来如果让她们和妈单独呆在一起，妈少不了受气。我想知道，大哥对妈的问题是怎么想的？”

凤仪说了半天，方鸿渐才弄清他的本意，不过是借口老婆脾气不好，不想赡养母亲。

鸿渐压了压火道：“妈的赡养问题我还没细想，不过我倒觉得，你们应该先拿出个意见来，谁也别想推卸责任！”

明天鸿渐到了华美新闻社，传达处的女人说有他一封信，拿过信一看，是辛楣写来的。信不长，说他在西四附近买了一套房，“宽敞得很，你带了全家来也住得下”，工作也轻松，

时间多得没处打发，常与董斜川饮酒聊天，但缺了鸿渐，“明显感觉聊不尽兴。希望鸿渐不妨“抽空来一趟，故地重游，定有无限感慨。”信末“又及”道：“斜川新近被一女弟子疯狂的爱着，令旁观者感动。斜川的铁石之心似乎有所松动。好戏在后面。”

鸿渐收好辛楣的信，去厕所小便，正好总编辑杜先生也站在小便池边，鸿渐冲杜先生点了点头，却被杜先生叫住，说请鸿渐查一查近期有关中国电影的资料，整理好，明天上午送到他办公室。刚回到资料处，传达外的女伶便送来一张今天的《新申报》，

临走时冲方鸿渐迷人的一笑，学的是某个电影明星。

方鸿渐摇着头翻开报纸，三版正好是电影专版，下方是大幅的新片广告《孽海情天》。导演陶伯里，女主角正好是唐晓芙。唐晓芙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漆黑的嘴唇，卷曲的头发，透出一种迷人的性感。眼睛四周虽然精心修饰过，热情的目光却没有多少变化，依然率直地盯着方鸿渐。鸿渐破盯得耳边发热，忙将目光移开，却又触到了另一则特意用花边框起的消息“孽海情天结良缘”，下边的文字说，电影明星唐晓芙与著名导演陶伯里明天下午三时将在教堂举行婚礼，

并于当晚七时参加在国泰剧院举行的《孽海情天》首映式。目光再向上移，是一篇关于陶、唐恋爱内幕的独家报道，号称《哈姆雷特》播种，《孽海情天》开花，爱情与艺术同步推进，中国电影界又一朵娇艳的并蒂莲云云。不知是记者的文字功夫太差，还是故事本身太乏味，方鸿渐没读完就将报纸弃之一旁，懒洋洋地靠到椅背上，杜先生布置的任务也从脑子里飞走了，飞得不知去向。

方鸿渐还没进家门，就听到了里面热闹非凡的吵骂声和哭喊声，鬼哭狼嚎一般。方鸿渐下了几次决心才推开门，里面却忽静下来，仿佛刚才的

哭闹都只是方鸿渐的幻觉。除了方老太大，全家人都在前厅里，泥人一般盯着方鸿渐。美珍捏着一小块报纸，擤鼻涕的手仿佛被沾在了鼻子上。鹏图手叉在腰间，与抱着胳膊的凤仪面对面站着，中间隔着将近一尺的距离。凤琴抱着非烟站在吃饭的桌子上。阿丑躺在地上，他弟弟阿凶稳稳当当地骑在他的肚子上。只有阿泰、阿安老实，规规矩矩地从厨房拿煤球，放在他们各自父亲的身后作弹药。这景象仿佛某些歌舞剧落幕前的造型，是最富于表现力的亮相，暗示着刚成为过去的暴风骤雨的猛烈程度。

方鸿渐面前并没有落下一幅紫红

色的幕布，那群体的造型也并没有坚持多久。先是风琴从桌子跳到椅子，又从椅子跳到地上。其他的人给她的两级跳搞泄了气，纷纷说："大哥回来了，"一壁活动了起来。鹏图拧着阿丑的耳朵，骂他："笨蛋要往东屋去。

鸿渐喊住鹏图道："等一下。"

鹏图停住脚，望着鸿渐，阿丑在他手底下挣扎着妄图摆脱受害。

美珍道："你放了他罢，我看他比你还勇敢些。倒是该有人拧你的耳朵。"

阿凶一脸胜利者的傲慢道："他打不过我。"

凤仪瞪起眼上表道："胡说什么！回房去！"

阿凶边往西屋走边说："阿丑打不过我，二伯也打不过你，我们怕他们不成。"

凤仪道，"滚！"

阿凶飞快地滚了。

阿凶一走，阿丑立刻来了勇气，对鹏图道："这小浑蛋就是欠教训，打一顿就好了。"

阿安在阿泰耳边小声说，"要给阿凶知道了，阿丑又要挨揍。"

鹏图的手放过了阿丑的耳朵，转过脸来等鸿渐说话。鸿渐道："你们回去照照镜子，看看自己像不像做父

母的。晚饭后都别出去商议分家的事。”说罢，不再理会众人，径自进了方老太太的屋。

方老太太正躲在屋里无声地落泪。分家的事鸿渐征求过老太太的意见，老太太只是说“由你们罢”，说自己没几年的活头了，被大家当做累赘自己也觉得没趣，不如早些死了省事也省心。鸿渐怪她不该说些不好听的活。老太太道：“这些日子每天做梦梦见你爸爸。看上去他又老了许多，瘦了许多。他这是让我快些去与他去做伴，两人彼此也有个依靠。”鸿渐说她越说越不像话了，“您好好照顾自己便是对爸爸最好安慰。”

方老太太见鸿渐进来，忙背过去用袖子拭泪。鸿渐道："妈，您别伤心了。看来这家不分也实在不行，年怕也过不安生。我想今晚就把这事谈开，先听听你的意见。"

方老太太神经质地点着头道："分罢，分罢。怎么分你们去商量罢。分了好，就分罢。"

晚饭极其安静。方鸿渐只觉得胸中憋闷，吃了几口就放下筷子。众人仿佛战士听到口令，一齐放下筷子，望鸿渐的脸。方鸿渐忙说："你们吃饭去，我有胃口不适，吃不下。别管我，你们吃罢。阿丑，快吃。"受了特别关照的阿丑带头抄起筷子，向饭

菜进攻。

看着阿丑把最后一粒米夹进嘴里，鸿渐道：“阿丑、阿凶、阿泰、阿安，大人要说话，你们回房去。妈，您也去歇着罢。”

该走的人走了之后，鸿渐环视了一圈脏盘脏碗之上的四张嘴脸道：“家怎么分，你们想好了么？”

四张脸僵硬得可以用钢钎撬下一层硬壳来，空气如凝固了一般，挤得脸上的表情动弹不得。过了半天。凤仪掏出一包烟，扔给鸿渐一支，喷出一股浓烟道：“分家的事要由大哥做主，大哥先说说罢。”

凤琴道：“对呀，大哥说完了，

我们下边才好说。”

鸿渐道：“我先说也行。我想，家具可以不用分了，是谁的都是很清楚，需要分的……”

美珍打断鸿渐的话道：“家具怎么就不用分了？锅碗瓢盆归谁？还有这张饭桌……”

鹏图推了他媳妇一把道：“乱插什么嘴？听大哥说完。”

鸿渐道：“需要分的，一个是钱，两万五千块钱怎么分？还有一个是房子，这幢房子分给谁？没分到房子的，该得到多少补偿？最关键的，是妈妈的赡养问题，是由她选择，还是协商确定？是由一个人养，还是大家轮流

养？这些问题你们都想好了吗？”

鸿渐说完，把脸转向美珍，她却垂下头装作没看见。

凤仪把烟按在碗里熄灭，道：“我的意见，钱平均分成四份，咱们哥儿仨和妈各得一份，拿了钱，看她愿意跟谁就跟谁。”

凤仪满有把握地认为，有凤琴在，方老太太绝不会跟他过。

鸿渐道：“鹏图的意见呢？”

鹏图好像被人从睡梦中推醒，懵懵懂懂地望着鸿渐，嘴里弄出些“哦啊”的声音。

美珍迫不及待地抢着道：“这幢房子虽然旧些，也值不少钱。妈的那

一份，不如就用房子顶了，给她钱也没什么用。钱嘛，就平均分作三份，你们兄弟三人每人八千三百三十三块。鹏图、凤仪都成了家，有了孩子，家庭负担重，但钱不能多拿，图个平均嘛。虽说大哥只是一个人，可早晚也要成家，所以一分钱也不能少。分家后，我们马上出去找房子，尽早搬出去，这幢房子就归妈，大哥也不妨还住在这儿，两个都不孤单了，彼此还有个照应。”

凤琴道：“二嫂这话在理。大哥是长子，又是单身一人，这些年一直没帮过家里什么，理当赡养老人，不过大哥和妈只两个人，又有房子，也

拿三分之一的钱，是不是太多了？”

凤仪通情达理地说：“多点也是应该的，大哥是长子。”

鹏图嗫嚅道：“不是因为阿丑是我的儿子，我才替他说话，阿丑毕竟是咱们方家的长孙。长子该多分钱，长孙就不该分一些么？”

凤琴道：“你还嫌少呵？你们家四口人拿的钱竟和我们这五口之家一样多，我们非烟就不是人么？”

美珍一脸的不屑道：“一个小丫头，也可以和长孙比么？而且，你怎么就知道阿丑不会再有几个弟弟、妹妹？”

凤仪道：“没影的事，二嫂最好

先不要说。你若真拿阿丑当长孙，就别只想赚便宜，赡养老人的责任长孙就不该负担一些么？”

美珍立刻变了脸道：“做儿子的把责任往外推，却要让做孙子的担，也不脸红！”

凤琴见凤仪吃败仗，心中不平，立刻挺枪跃马，冲到阵前，尖声道：“听听，说得多好！当时长孙生下来，有奶妈领着，我们阿凶当然享受不到长孙的福份，这会儿又把长孙拿出来想多捞钱，出这主意的人竟不脸红，也亏得脸皮厚。”

凤琴多年的积怨一吐为快，鹏图却气白了眼。媳妇为自己解了气，凤

仪又悠闲地点上一支烟，袅袅娜娜地吐着烟圈。

美珍带着哭腔道：“你也有脸多嘴！过门后你伺候过老爷子几天？鹏图这些年给家里交了多少钱？你问问风仪又交了多少？有脸与我攀比？”

凤琴冷笑道：“我怎么敢与你攀比？我就想不出隐瞒钱数这种……”马上自知失言，就住了嘴。

四个人紧张地注意着鸿渐的表情。鸿渐一愣，却没搞清楚凤琴在说什么。

鸿渐看看，疲惫他说：“十二点了，明天再吵，先回去把觉睡足。”

明天方鸿渐到了报馆，遇到杜先生。杜先生问鸿渐有没有把要他搜集

的资料准备好，鸿渐说还没有。杜先生显得很不高兴，说：“我今天就要用，你怎么拖拖拉拉？快些整理，十点钟之前我来取。”方鸿渐望着杜先生的背影轻轻骂道：“扯谈！”一进资料处，方鸿渐就看见那张“孽海情天结良缘”的《新申报》，抓在手里揉作一团，擦擦桌椅，准确地投入字纸篓。

杜先生十点钟来到资料处的时候，方鸿渐已趴在桌上睡着了。杜先生厉声喊了三声，方鸿渐才拖着口水从桌上抬起头来。杜先生眼里冒着火，无情地喷射到方鸿渐眼里。发怒的人的通病，就是一定要让人家看到他的眼

睛，似乎不这样便不足以证明他在发怒。其实如果他做一下调查，他会发现，没有一个人对他的眼睛感兴趣。发怒的人的眼睛并不特别好看。

杜先生忽然换了一副慈祥的面孔道：“你先回去罢，下午五点钟到财务处把你的薪水领了。我会告诉他们，今天也给你算上。”转身出了资料处。

方鸿渐坐了一会儿，擦擦嘴上的口水，心想：“他这是把我解雇了？”

下楼的时候，传达处正在接电话的女人叫住方鸿渐，一只手捂住话筒小声道：“方先生，今晚有空么？我有两张电影票，是首映式，女主角要到场。肯去么？”眼中流出无限的期

望。方鸿渐指指她的电话，示意她别耽误了正事，又挥挥手表示再见，便下了楼。

到了家门口，又听见里面传出振聋发聩的吵闹声、厮打声和哭喊声。方鸿渐再也没有勇气推开那扇门。他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便慢慢地退下来，回到街上。

战后的第一个春节快要到了，街上到处是喜气洋洋采办年货的人。方鸿渐折入一条僻静的街道，进了一家不大的馆子点了两个小菜，要了两瓶啤酒，慢慢喝着。磨磨蹭蹭地喝完，才是两点钟，离规定他去领薪水的时间还差三个小时。他漫不经心地在街

上走，思想早不知飞到了哪里，先是被一个背着、扛着、抱着，夹着七八个包裹的大汉撞了个趔趄，后又被一棵粗老笨壮的法国梧桐撞得满眼金星。方鸿渐不敢再让思想开小差，眼睛瞪得尽量大，提防着任何可能撞到自己的东西。几乎转了大半个上海，难捱的三个小时才捱过去。

从报馆取了薪水出来，天已经黑了。天一黑，时间就长了翅膀。方鸿渐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怕回家，像儿童怕黑暗一样，他甚至一想到那个地方，头皮都会发麻。不远处是一块被灯光照得雪亮的巨大的广告牌，醒目的大字写

着“孽海情天”，比这四个字更醒目的是一朵绽开着微笑的三米见方的脸，唇红得仿佛生吃了一头牛。广告牌下面是涌动的人潮。国泰剧院被彩灯装点得宛如一头浑身挂满珍珠、缀满鲜花、洒满香水的猪，人口处更是灯火通明得仿佛一张大开的鲸鱼嘴。人群忽然骚动起来，一辆披红挂绿的小汽车一路鸣着喇叭开过来。方鸿渐不知什么时候已经置身于汹涌的人潮中，被肉的波浪挟裹着、席卷着，向前拥去。车门打开，镁光灯立刻闪成一片。一个黑得像夜的影子揽着一个白得如梦的影子，挤开逻辑般严密的人群和沥青般粘稠的欢呼，镇定地、安详地

向那张大开的鲸鱼嘴走去。在这个场合，可以被称为人的动物，只剩下那一黑一白两个，其余的，不过是一个个毫无意义的符号，被无规则地放置在两个人周围。明天，这些符号将变成报纸上常见的形容词：盛大、热烈，便是这些狂热的人们所扮演的角色。盲目的热情容易冷却，但也容易重新变热，在这虚妄的繁华之中，最难得到的却是失望。

方鸿渐挤出入群，摸摸口袋里的钱和辛楣的信，头也不回地向火车站走去。

完。。。

跋

陈友政

记得我是八十年代初开始读《围城》的。平装的读散了，便又讨来精装硬皮本来读。反反复复，夜置朝拾，算来也有十余年了。于今细里回味了一下，感觉依旧碧桃满树，醒目醒心仍像在读一本新书。

论起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趣的书来，《围城》认了第二，怕是没有谁敢出声来认第一，有人端出先人的《儒林外史》、《阿 Q 正传》与这相提；有人请来卡夫卡。乔伊斯、普斯特、贝娄笔下的人物与之并论，想来虽因此热闹了一番，但确是不贴切的。《围城》之采，属“自出机抒，成一

家风骨”①已为世人所敬慕。其独特的学者式幽默，睿智警辟；其语言的博依繁喻，如“四面围攻，八音交响，群轻折轴，累土为山，积渐面高，力久而入”②。半个世纪的悠悠历程中，这本书带给大家多少人生的智慧和快乐。读过《围城》的人，恐怕都会有一种如入宝山，绝不会空手而归的感觉。《围城》的作者钱钟书先生五车之才学，早已在他的著作中渗透横生，并令几代书生心悦诚服，虽然他不愿将其学问之事弄成朝市显学，但好书的流传却往往是身不由己的。古时“名下无虚士”之说是靠口头和笔头传播的，而今印刷及广播电视业的发

达，必然会成就天下读者和观众的幸运。

古之文章为己，今天文章为人，钱先生“入厨作羹”③，想必是为众人之口。洋人杯里的咖啡是亚比西尼亚的牧羊人“舞”④出来的，而国人手中捧读的《围城》，似乎也有点咖啡味道。钱钟书先生是当今少有的学贯中西，承上启下的大学者。他“但开风气不为师”的宗旨，使其学问精通，品质高洁。钱先生说过：“大抵学问是荒江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朝市显学必成俗学。”这是真正无俗念的大学者的高论。无奈天下除二三素心之外，亦有无数群趋

若骛、争相研育“钱著”的俗人；高者探骊得珠，与其意会神会：低者仅得皮毛，如过屠门而大嚼⑤，虽不得肉，尚且快意，其实每当一部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巨著诞生，大都不会待其藏之名山。传之后人，知音者必会抢先揭示而出，厦成燕贺⑥并买丝绣之。这也许是自神农尝百草地传下来的美德，勤俭的国人总是不忍珠玉随风飘散，珍埋石下三尺的，钱钟书先生以自己深厚的学养，作文记启人心智，涉笔天然成趣，使我等诸生被《围城》转在城中十数年，却没有一丝“想逃出来”的杂念。这恐怕是钱老先生著书时未曾料到的。

读了很多年《围城》，从中得到无穷的乐趣和教益，但掩卷之余，却每每有一种没能完全过瘾的感觉，于是便向朋友们讨教：真是，这么一部了不起的书，为什么还有些意犹未尽的遗憾？

注释：

①语出《魏书·祖莹传》

②见钱钟书著《管锥编》。

③语出唐朝诗人王建《新嫁娘》："三日入下厨，洗手作羹汤"。

④传说亚比尼亚一牧羊人，见羊群吃了某树叶和果实后，兴奋得又跑又跳，便找来这种树叶和果实煎而食之。后来他在篝火旁与村民跳舞时，

大家都觉得他得很有劲，精神兴奋，经过了解，大家也都找来这种树叶和果实煎食，渐渐喜欢上了瘾，这就是今日之咖啡。

⑤语见曹《与吴季重书》。这里指虽领会不到这本书的主旨，读来却也总感到非常有趣。

⑥语见《淮南子·说林训》。意谓燕雀有了所建成的大厦为安身之所，故而相互庆贺。

⑦语见《汉书·杨雄传》。意谓文章不好，只能用来盖酱坛子。

徐雁《雁斋书灯录》关于《围城之后》的书札

所谓《围城之后》实系“《围城》

之后”，也就是钱钟书先生的名著《围城》（晨光出版公司1947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再版）的“续篇”。

但是，尽管我手头的这册《围城之后》（春风文艺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大32开，350页，定价16.80元）的封面和扉页上赫然印着“钱钟书”三个字，可事实上，其书并非钱先生自己的续作，而是假冒原作者署名的一部当代“伪书”（此属古代图书作伪中“作者之伪”一派）。而且，这部“伪书”的版权资料，也大有可推可敲之处。

两周前，我同书友钱军一起外出

访书，意外发现长江路西口有一家被一棵根深叶茂的人行道树遮蔽着的小书店，因为过去并不知道南京还有这家书店，便停车进去一窥，于是就买到了这部久已闻名的书。但我得到的这部书，并不是该“伪书”的“初印本”。手头保存的一篇张明亮先生发表在《羊城晚报?书趣版》上的文章披载，春风文艺出版社早在 1992 年，就印行了定价为 6.20 元的“鲁兆明”署名的《围城之后》。为此，钱钟书先生就曾经致函中华版权代理公司抗议道：“出版《围城之后》一书，充作我的《围城》的‘续集’，以我的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弄。此事发生于

原书作者健在的时候，又未征求我的允许，对我的名誉和著作权都是严重的侵犯。”

钱先生的话虽然说得义正辞严，但是斟酌起来，也并非无懈可击。这且不论，让我们还是来看看《围城之后》是如何来对“原书中人物任意歪曲搬弄”的吧。

《围城之后》共 24.4 万字，该书卷首的“内容简介”道：

时过境迁也罢，旧爱新欢也罢，城内城外还是风光依旧，爱情与人生是个永远说不完的话题。

孙柔嘉因车祸流产，夫妻间矛盾加深，使方鸿渐在上海再无可留恋

（之合）。诗人董斜川与才貌双全的夫人采薇也是貌合神离。方、董二人便一道到了香港。在澳门，方鸿渐巧遇旧习未改的鲍小姐，却又遭人暗算，只得到重庆投奔昔日好友赵辛楣，希望从新的生活中找到光明。方鸿渐在好友的帮助下，生活稍有转机。一个偶然的机会，方鸿渐遇到了昔日爱怜的梦中情人唐晓芙，于是，在方、唐之间及赵辛楣与太太阿珂和新情人朱心意、旧情人苏文纨之间，又演出了一场复杂而又奇特的情感纠葛。

唐晓芙学完政治，却转而投身戏剧与电影，并逐渐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抗战结束了，然而人民并没有学

（尝）到抗战胜利的甜果，那么，方、赵两人能够得到爱情的甜果吗?

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赠佳品。

这篇文字的荒唐无稽，倒首先不是在于对《围城之后》这部作品的“简介”，因为再“伪”的作品，总有其产生和存在的一段理由，以及自成一路的人物和情节；而是在于最后那段蛊惑性的话——“小说文笔清晰流畅，寓意深远，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赠佳品”。其中自

说其书“是世界文坛上的又一著作，深受国内外读者喜爱”，固然是大而无当、言而不惭的假话，而“把它视为无价之宝，馈赠佳品”一语，更使得与此书发生关系的写作者和出版者初始心思的“不传之秘”昭然若揭了：原来续作和印行《围城之后》，隐藏着强烈的市场动机和利润潜因！

其实，被著名文艺评论家夏志清先生称誉为“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和最用心经营的小说”的《围城》之有种种“系列产品”，无论是仿作还是续作（当然为之作“汇校本”，则是四川学人的一大创意），对照了中国文学史的成例，原本是在意料中的

事。

据我所知，自《围城》重行其市以来，有“鲁兆明”这种写作冲动的人士，大有人在。风晨雨夕，茗边席间，友朋们的谈话中，虽然还不至于“无时不说《围城》篇”，但诸如是叫《团城》，还是叫《新围城》这样的构思，恐怕是有不少人士曾经认认真真地推敲过，乃至面红脖粗地争辩过的。但将这样的写作冲动付诸笔墨，落实在白纸黑字上成书九章，到现在为止，确实还是仅此一见。

钱钟书先生在前述“抗议函”中说，《围城之后》的出版发行，“发生于原书作者健在的时候，又未征求

我的允许”云云，说明他老人家对于自己的作品，可能出现续作和仿作的现象，原是有过心理准备的，但老先生想不到的无非是及身而能见之（即“鲁兆明”署名本）。此次印行了10万册的《围城之后》，大概是为了吸取4年前的“教训”，在该书跋文中删除了原来有的出现“鲁兆明”字样的段落。

然而，任谁也不敢想的是，此次居然大胆到敢于直冒“钱钟书”本名！

且不说这样做，对于始作俑者鲁兆明的“名誉和著作权”是“严重的侵犯”；

便是对于钱老先生的“名誉和著

作权”的侵犯，就已不是“严重”两字所能了结的了，因为此举简直是对国家《著作权法》的巨大蔑视!

张明亮先生在题为《〈围城〉续集，纯属乌有》的文章中，认为《围城之后》对原作的“任意歪曲搬弄”，是“以彼神奇、成兹臭腐”，认为这部小说“俗陋得不可卒读”，“不啻焚琴煮鹤也”！其实，如果暂且搁下庄严版权、神圣法制之类的观念，其作品本身倒还是可以读读的。只不过满目讹误，有的已经“病”不成“句”，“错”难成“篇”，令人开卷愤懑。前引该书《内容简介》中，我加入括号的两处，即是明证。

一部学术性的《〈围城〉汇校本》，因为钱钟书先生的上诉，在一番沸沸扬扬以后终于获胜；如今，这部商业性的《围城之后》，其动机之晦暗、手段之卑下、影响之恶劣，胜前者无啻千百余倍。假如此种“现行”，还不能得国家专政机关之及时彻底的穷究严办的话，其奈版权庄严、法制神圣何！

（1997 年 6 月 1 日，夜）